

舒新城著

漫遊日記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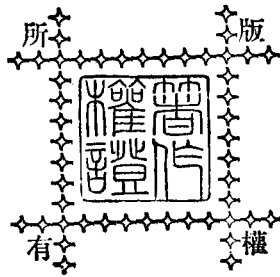


舒新城著

漫遊日記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漫遊日記 (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舒新城

發行人 姚 戟 楣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二二九六七)

## 序

我自十六歲（一九〇九）因讀曾文正公日記而學作日記，三十餘年來很少間斷。但以生活經驗的關係，初期日記所記的，大概爲課業之類。三四歲畢業湖南高等師範而後，一直到三十五歲（一九二八）雖然在職業上有教書、任學校行政職務及從事教育著述之不同，但仍在教育圈子裏過生活，日記所記述的，也脫不了與教育有關的事件。民國十七年夏改任辭海主編，十九年（一九三〇）入中華書局任編輯所長以至現在，雖然也是從事與教育有關的出版事業，但與社會各方面的關係較之純粹從事學校教育及教育著述者遠爲複雜，因而日記所記的也由教育而擴充到一般社會及人事人生各方面的問題。

三十五歲前直接從事教育的生活，有自傳式的我和教育詳紀之關於遊歷方面者亦有蜀遊心影及故鄉兩書。此兩書一記十三年由南京去成都以及在成都之聞見，一記二十年由上海返故鄉（湖南溆浦）之行程，都是從書中抽出，故均爲書信體。不過我的遊蹤實不只此。國外如日本、香港、國內如平、津、魯、豫、江、浙各地，都有短期的考察或遊覽。因素寫日記，所以所經各地，均有記載。不過初無

意於寫成遊記，故所載均甚簡單。茲因十七年秋由寧遷杭時，無意中將民八至十五年之日記失去，民八以前者亦以幾度移居而散失（現在所存者只十六歲時之一全年）對於十六年後之未散失者反增珍惜之念，而思有以整理發表之，以冀由個人生活的鱗爪中或可反映時代精神而為鞭策自己上進之工具。可是終以職務的關係不能如願。年來因國難困居孤島而稍有餘暇，但以國難故而不能利用此餘暇以從事所欲寫的工作，更因國難而惴惴於個人生活史料的日記將難永遠保存而更不安。於是以此僅有的餘暇將近十五年來的日記略為翻閱，以冀從過去生活中得一些安慰。但在日記中發見當時所剪入的時事材料及修學治事處已待人的片段見解與考察遊覽各地的風習人情，每以時過境遷而恍似夢境。此固由於個人生活之變化多端，亦足以見時代變遷與歷史演化的迅速。因就其中與社會風尚、時代精神、個人思想有關之重要紀載加以抉擇，而分為漫遊日記、史料偶錄、人生雜識三類，命長女澤湘摘錄之，得若干萬言，因分三部付印，冀將十數年之生活鱗爪集在一處，以減輕「惟恐或失」的慄懼，非敢言著述也。

此冊漫遊日記共分四編：一為扶桑紀遊，記民國十九年秋奉命赴日本考察出版業及教育的情形，二為北遊雜記，述民國十年及二十年赴平津豫魯考察教育的狀況，（民國十年者曾發表於

十年十一月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從該報錄出）三爲江浙漫遊記，述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休假期間之遠足與旅行的情形，四爲香港六度行，則述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困居上海因事不得不去香港的旅途概況，並將在各地所攝之照片擇要加入。四編之中，第三編所紀完全爲假日遊覽，故每在文字上表現優閑自在，但亦最足反映國難初期中社會秩序之安定，各種事業之勃興，亦卽中華民族不畏強暴之潛徵。「八一三」而後，爲着職責的關係，困居孤島，回想往跡雖有時不免有天上人間之感，但懸想到國運前途之光明，便又怡然自得，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必能回復故我，社會的各方面必有更長足的進步。三年來日夕所夢迴的青陽港的賽船，崑山的爬山，龜頭渚的聽潮，玄武湖的操舟，庚桑善卷兩洞的奇觀，海寧武康之間的竹巷，雪竇的瀑布，溪口的竹筏，以及京、蘇、杭、嘉、鎮、揚、川、湘、平、津、魯、豫等之舊遊地，與久擬遊而未曾遊的其他各地的大好河山，必能如願暢遊。那時將更詳寫遊記，以備再刊行一冊漫遊日記續集，以表現當時社會與個人生活的進步情形，以補償我四年來困居孤島的損失！

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上海

# 漫遊日記目錄

序……………一—四

扶桑紀遊……………一—六二

北遊雜記

一……………六三—八三

二……………八四—一二三

江浙漫遊記

從上海經杭州到南京……………一二五—一三八

青陽港及崑山……………一三八—一五四

常熟……………一五五—一五七

蘇州……………一五七—一五九



無錫

一五九—一八五

宜興

一八六—一八九

瘦西湖裏三小時

一八九—一九六

崇明

一九六—一九八

佘山

一九八—二〇〇

嘉興

二〇〇—二〇一

杭州

二〇一—二〇三

奉化

二〇三—二一五

香港六度行

一

二一七—二三〇

二

二三〇—二三六

三

二三六—二四九

四

二五〇—二五九

六 五

二五九一—二七〇  
二七〇—三〇二

2)

# 漫遊日記

## 扶桑紀遊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今日起行去日本。

早七時，公司卡車即來車行李，因係短期考察，故僅攜衣物數件，裝成兩箱。

● 七時三刻錢歌川夫婦來寓，同去虹口滙山碼頭。此行共七人：陸費伯鴻夫婦及其公子銘中與王瑾士、李暮歌川及我；李與歌川均任翻譯，歌川夫人爲送行也。八時由家出發，妻亦陪送至碼頭，八時二十分到，當爲攝電影數呎；八時三刻伯鴻等始到，九時開行。

船起碇時，留聲機奏西洋樂曲，用無線電放音。送者、行者各持彩紙，紙長數丈至十餘丈，直至船行紙盡，再揚巾揚帽各與親友道別，以至於彼此形影不見而後已。此情此境，日日演於黃浦江頭，但我尙

爲初嘗也。

船名上海丸，與長崎丸同爲日本郵船會社航行神戶上海間最速之二船，載重五千餘噸，今日午前九時起行，明日午前十二時可到長崎，後日下午三時半可到神戶。

船雖不大，設備還好：頭二兩等艙在第二層，每室一、二、三、四、五人不等，三等自十人至三十餘人；第三層少數客室外，爲吸烟室、交際室，均有書報紙筆；食堂在第二層，可容百數十人。此次客人不多，全船不過百餘人。每日西餐三頓，午茶一次；小孩則由保姆照料沐浴飲食等事。三等艙日人佔十之九以上。船出長江口後，風浪漸大，十二時後，西風迎面而來，船頗顛簸，同行者均未晚餐，瑾士、伯鴻夫人並嘔吐。六時半見海上落日甚美，起而攝影數張。夜雖就睡，但又熱又盪，頗不舒服；不過在同行中，尙以我爲最好。

### 十三日 星期六 晴

早六時，伯鴻即來室催起床，謂海景甚好。起至休息室稍坐，即早餐。飯後眺望海景，略似舟山：蓋羣島隱現，石礁矗立，已入日本海了。自長崎海口至門司，均爲日本要塞地帶，不許攝影，故僅能眺望而已。從上海至日本內海後，即用日本標準時而提早一小時，故早起看錶爲六時，船上已爲七時了。內

海多港，故船行平穩，有如在長江河中。照常例，午前十一時半可到長崎，因昨夜逆風，故下午一時半始到。同人均上岸乘人力車閑遊，至四時半方返。

長崎依山開埠，蜿蜒如蛇，其形勢赴日遊歷指南錄賴山陽一詩，很能描繪逼真，轉錄如下：

「一分是海二分山，夾海山爲碧玦灣；

官樓蠻館家萬戶，高低山色海光間。」

人力車在日本惟鄉間及小埠有之；長崎商業雖很發達，但不能列於日本大都市之林，所以人力

車還是與汽車同時通行。車輪大而車身高，較上海者至少高大三分之一，故推行甚慢。取價一定，每小時日金八角。故我們七人遊三小時，共車費十五圓，合國幣近三十圓矣。

日本少女

初到大德寺，寺依山建立，已數百年。頂禮者不少，

惟僅行禮布施，不燒香燭。寺外有通天閣，日人而營中

國料理（菜館）之商店。瑾士因病未午餐，趨入小食



久候彼不出，乃併上樓，並叫數菜共食之。則一切均日本式，惟菜味略似我國。食時每人予新筷一雙，每筷之中藏一牙籤，以紙裹之，紙上有籤語一，以下吉凶。二時去崇福寺，寺爲我國人所修，內有施粥大鐵鍋一，直徑近丈。三時去諏訪神社，爲日本國家神社之一，依山延半里，旁有公園及圖書館。我們飲茶其間，遠眺海景山色，風光極好，只可惜不能攝影。四時下山，在輪埠購現成照片數十張。五時起碇赴神戶，伯鴻之帽在岸遺忘，以其頭特大，無處可購（所失者係由德國友人在德特製者）故起碇後，特電長崎警察代尋。此行有數事可記：

一、車夫七人，每遊一處，有一人爲嚮導，對於各處情形，指示甚詳，而態度極謙遜，對於各地之歷史與特點尤能提綱挈領，釋要說明。到諏訪神社，由前門進，後門出，引導者之空車由其同伴代爲拉去，我們雜物也由他們代爲保管。且在途中休息，有兩人手不釋卷，閱覽晚報及雜誌，教育之普及，可以想見。

二、在諏訪神社下，見一乘腳踏車者，因讓我們的人力車，駛向學生羣中，將一年約十五六歲之學生撞着；該生衣服雖被污，但並不生氣，只回頭望着；乘車者則依車向之行禮，該生答之，略無爭執，各自前行。

三、日商人待顧客，禮貌極周，一進店門便叫歡迎。無論何物可以自由翻閱，乃至不購一物出門時，

店員亦必行禮，說聲「多謝。」非如我國南方商店之輕藐無禮。到埠交付車錢時，各車夫亦復鞠躬爲禮，全無爭持。

## 十四日 星期日

上午晴，下午雨。

午前船過下關之後，風景甚佳，經過島灘甚多，名稱不能盡記，亦不能盡舉，據指南所載如下：

「船過馬關關門之後，風景漸入佳境，先過周防灘、伊豫灘，復過來島，來島係瀨戶內海最狹之地，兩旁高山聳立，最大最快之輪船，亦須以最慢速度，牛步通過，頗覺另有興味。來島已過，所謂輕舟已過萬重山，却依舊在千百小島——波節岩、半島、縞島、小槌島、女木島、男木島等——中通過。過諸島後，前途豁然開朗，左首小豆島，右首四國山脈，宛然一幅畫圖。將到神戶時，可以看見明石古城，更有須磨舞子，海邊怪松，尤爲名勝。」

午餐後，海關派有專員在船檢查行李。成年者每人可帶雪茄五十支或紙烟百支、酒六瓶；其餘綢布等物，每人一件。因帶送人之綢達二十八匹，關員雖知非商品，但亦堅欲納稅，稅金與貨價等。

初議在神戶住一夜即去東京，故下午三時半船到埠前，即將行李交東方旅館接客者。不料到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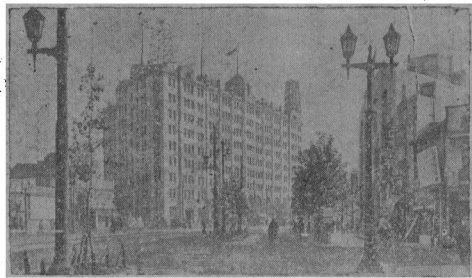


時，日本同業及友人之來接者甚多，歌川之兄慕班亦到。大阪黑越油墨公司並派專員二人履定汽車接往大阪。不得已，於四時一刻起行，五時一刻到大阪，寓堂島堂ビルホテル（堂島旅館）。

自神戶至大阪百有餘里，汽車雖須一小時，但急行電車只四十分。街道整潔寬暢。市區以外，雖係鄉村，但沿途仍有商家。路之兩旁空地甚多。到大阪則烟突林立，天空如霧。蓋此地爲日本第一大工商業地方也。

旅館共八層樓，建築與設備完全做西洋式，不過各種材料最大多數爲日本自製，不如我國之道地的倣效也。若不計匯水，房金價與上海略相等。（我與歌川兩人住雙鋪，日七元）。

到旅館後，除黑越之兩人外，並有他家同行（有自東京來者）代表來訪，周旋頗爲費事。六時晚餐於旅館後，留伯鴻在寓應客，我與歌川慕班外出，至大阪最熱鬧之街頭心齋橋大丸百貨店購文具及日文辭典。



堂島旅館

街上行人往來如織，交通器具，概爲電車、汽車。出差汽車遍街皆是：二哩內五角，市內一圓，招手即來，無欺假。各種設施略似上海，惟路寬而不甚平。可是一切都係日人自己經營，非如上海之讓與外人也。昨夜在船上，擬將見聞之重要者寫給湘等，先將稿寄吳翰雲請其先錄出在小朋友發表，再送給家中，當寫成序言一段。照今日情形，恐不能繼續也。

夜伯鴻因傷風發熱咳嗽，不能睡，十二時半爲之按摩一小時，始漸入睡。

## 十五日 星期一

晴，午前九時，黑越即雇定環城週遊公共汽車一輛，伯鴻因病未去，餘均同行。

九時半至川口天華俱樂部早點。天華爲完全華人所開之菜館，有亭榭花木，月租五百圓。據云生意很好，但菜極貴，二十圓一席，不及上海十二圓者。

公共汽車之賣票均爲女子，年齡很輕，不着和服，而着高跟鞋。制服略似數年前中國女生，短衣，對



大阪北濱街

襟、結領，下着摺裙。她們都受相當教育，路上經過各地，都口講指畫告客以地名、建築物名稱及其組織情形。每到一處，並下車引導解說。

出天華首到住吉神社。社在市南，爲國家神社之一。地址甚廣，外面臨街，概爲短礫石牆。牆內小石塔甚多，塔下爲石基，基上一方柱，刻「獻燈」或「常夜燈」等字。柱上立一方形之小燈塔，其中之燈均爲信士所獻。

進門，樹木寥落，地極幽靜，遊人甚多。空野之中有一大樹，高十餘丈，爲半鼓形，中有四段小陷，可據而上；過橋爲坪，再上爲神殿，男女之敬禮者絡繹於途。

次去天王寺公園，園在市之東南角，爲市內公園之最大者；有動物園、體育場、兒童遊戲場各種設備。動物園每人收費五錢，公園任人遊覽。體育場之練習球類者極多；兒童亦不少。

再次去天王寺：寺距公園約里許，爲唐時聖德太子所造，傳佛教入日本最早四寺之一。內有大梵鐘一口，長二丈六尺，直徑一丈六尺，厚一尺六寸，重四萬二千貫目（每貫目六斤）。有放生池，烏龜滿池，休息池中石上者以千計；有寶物館，藏有歷代名僧寫經及佛畫彫塑百數十種，大半爲中國所傳入。在佛教史上頗有研究價值。惜我不習佛學，僅向僧人購一四大天王紀念印而歸。

午後一時至白木屋午餐，也是八層樓的大建築。洋食中食取價均五角，和食四角。我們食中菜，每人飯一碗，一湯兩菜，並不貴於上海。女侍均少年，皮鞋洋服，招待殷勤，不收小帳。

三時半去大阪城。城爲豐城秀吉所造，以對抗幕府者。現爲軍事要塞，內駐兵藏軍器甚多，日人視爲要塞地帶，不許攝影，但聽人民自由入內遊覽，於門外購得照片數張。

城中最特別的爲巨大之石頭。全城均以石砌，通常都是長丈餘二丈之石，進二門有大石一方，可容三十六鋪蓆子；其面積之大，重量之重，在現在亦不易運輸，而況在數百年前。由此可見皇室之力量。

三時半返寓，伯鴻室中高朋滿座，有川島貞子者，川島機器商主人之夫人，現任朝日新聞記者，與伯鴻爲相識，介與一談，其常識與態度均好，約明日下午去參觀朝日編輯部文庫。伯鴻因傷風未愈，同其夫人等去寶塚溫泉休養。王李與我同行，十二時方返。我與歌川晚餐於天華，點菜三樣，費三圓半。

出天華後至心齋橋，街上漫遊，見柯達電影機價甚廉，11.9鏡頭百呎箱，在上海售美金一百五十圓。此間僅售日金一百五十圓，幾廉及一倍。照片每百呎十圓五角，亦比上海爲賤。但普通照片及照相機則貴於上海約三分之一；原因如何，不得而知。

街上新舊書店極多，而且均有人滿之患，所謂案內及繪葉書（指南，名勝片）尤到處皆是；街頭

巷口，常有女子設小座發售。由此可見其人民對於國情民俗之熟悉，與其宣傳之重視。

## 十六日 星期二 陰

早九時，黑越招待員橫內同其顧問大阪工業大學教員橫田榮佐來。早點後，九時五十分，乘旅館汽車同至王子製紙廠參觀。此廠爲大阪最大紙廠之一，關於印刷及日用之各種紙張均能製造，原料與機械亦大半採自本國。十時一刻到廠，由其工場長引導參觀。自放水、分析原料（舊布紙屑）溶化原料以至製成紙張，均逐步看到。工場建於二十年前，雖亦合用，但尙非最新式者。不過其空氣光綫與救火設備還算完備。

因不景氣之影響，廠內機械多停止，工人據云有三百餘人，但今日所見者不及此數；且有數處，好似爲應付我們而臨時召集者，其待遇尙不及我廠：每日工作男十一小時，女十小時（連吃中飯時間在內）已較我廠爲長。夜工工資亦照時間計算，不加津貼。辭退員工照法令只須先兩星期通知（我廠兩個月）；疾病則由廠中健康保險中支付六個月之六成薪金，公司不直接負責。月薪平均每日兩圓半。

一時回寓午餐。招待員不離左右，酬答費事，休息不能，而瑾士最苦。蓋此輩與我不相識，非有要事

可不理，他則非酬答不可，故連日發熱頭痛。

下午三時去朝日新聞參觀其工廠，至則川島已先在橫內並有一同學任製版部長，故關於工廠之各方面均經詳細引導。其捲筒照相版機械間之設備費四十餘萬圓，據稱爲東亞第一。東京朝日新聞的畫報也在此印刷。據云每日發行朝夕兩次，每次印一百二十萬份，照人口比例，銷路之大，可稱世界第一。

關於工人方面之設備有食堂浴室等等。工廠設備由瑾士負責紀錄編輯部則因欲詳看其文庫，而因時宴人多，諸多不便，改期再去。

五時半出朝日，橫內堅欲再去參觀每日新聞，以先有成約也。兩地距離雖近，但因此時正爲工作緊張時間，故等待半小時，始由專員引導。每日亦有日刊夕刊，銷數就其現狀報告所述，均在百萬份以上。但無完美之照相版設備。其特點有盲人用之點字新聞，每星期發行一次，爲日本全國盲人之唯一刊物；有英文大阪每日，國際宣傳之主要刊物也。此外有各週刊，則爲一般報紙所通具者。

初看點字印刷所，僅一高三尺、長二尺餘之腳踏機器一座，以針壓鉛皮成孔，再以紙入其中壓之。次看電傳照相，再次看工廠：因房屋建築已久，工廠設備頗不完善，工人有談話打架者。

最後看文庫。收藏照片甚富。每人立一指導卡片，後附由多處搜集之材料，亦均以卡片貼之，背面註材料之來源。於分類之外，再用五十音排列；關於各人之履歷亦如之。圖書分類用 *Expansive System*，但藏書不過數萬卷。文庫連圖書館共二十五人，專司收集材料，剪貼報紙，供給參考等事。其組織方法甚平常，但安置卡片之鐵櫃構造甚善，係長崎鐵工場所製，擬購一具。夜七時半出該社。

十七日 星期三 陰雨

午前九時黑越招待員即來，早點後，同去大阪工業大學參觀。該校設於明治二十九年，初為高等學校，昭和四年四月改大學。內分機械、工學、應用化學、釀造、冶金、造船、電氣各科。匆匆看其釀造及應用化學諸科。

參觀應用化學科時，遇其教授工學博士上野誠一，年五十餘，態度甚好；有上野實驗室三間，學生對之甚誠懇，上野對來賓亦謙遜，對於各種設施均詳加解釋。只惜我們對於自然科學之素養甚少，且目的只在工廠，故未能聆其好意。

各科均有小工場，設施較合理。一切由瑾士負責，不費。十二時出校。

午餐於阪急百貨店，亦八層樓建築。食堂設於最上層。五角之ズビトナンチ（快餐）有飯一碗，

拼盤一備兩葷兩素，又咖啡一杯，一人果腹而有餘。此爲改金本位後之現象，蓋生活程度降低也。

下午三時去心齋橋舊書店購書，得日本書畫骨董辭典一部，定價三十六圓，又カト卜圖案一部，定價三圓半，共以十五圓購得之。至丸善支店購日語書：丸善爲日本第一西書店，總店在東京，此間支店亦五層樓，組織及營業時間完全爲西式。

出國後，原擬每日寫一信返國以代日記，無如到大阪後，卽忙於酬應遊覽，信已數日不寫。而黑越兩招待員寸步不離，連處理私事之時間亦不易得。上午因決定去寶塚看伯鴻，乃將二人辭去，並告以後請不必過於客氣，便我們稍有時間整理日記書信。因午飯已過一時，而寶塚之歌劇於一時開幕，此去需一小時，不能入座，乃改至明日午前十一時半去。下午補日記至十六日上午止。

## 十八日 星期四 陰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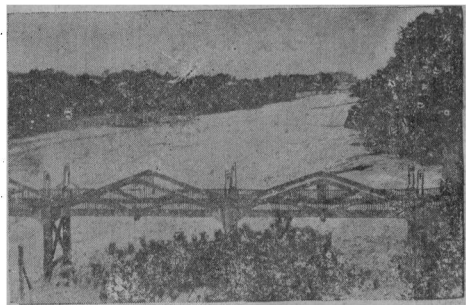
午前八時半方起床，補日記至十七日上午，並致協恭等一函，告以近况。十時半早點，十一時同錢、李、王等去寶塚，汽車行一時便到，計車資六圓二角。寶塚在大阪與神戶之間，屬兵庫縣。翠巒層層之中，夾武庫川清流，風景極佳，歷來以溫泉著名。明治四十三年，阪神急行電鐵株式會社設電車於阪塚神塚之間，四十四年五月一日發現新溫泉，市集日就發達。大正七年，設音樂歌劇學校，大正十二年後，陸



續設パテダイス（樂園）大食堂、小劇場、中劇場、大劇場等；昭和四年更建鐵橋聯絡兩岸，現爲全國民衆娛樂場所，其少女歌舞，有名世界。東京都各地人民以及外國旅客，無不專誠遊覽。

伯鴻等三人住在日本寶山館客棧，房間十餘蓆地，每人供給早晚兩餐，成人取費五圓、兒童三圓。據云飯食甚好，較都市生活爲低。伯鴻傷風仍未愈，談數十分鐘，卽同伯鴻夫人等去大劇場看歌劇。歌場建築於新溫泉之內；新溫泉除三劇場外，有兒童娛樂堂、圖書館、食堂、照相室等。園外並有ハナパーク動物園、酒館、電影館等，共爲一大建築。此外更有植物園、運動場、舊溫泉、愛の松原、中州園、寶塚ホテル等。因遊人常集，街市櫛比，大概爲飲食小賣店，並有書店數家。

歌劇除祭日（節日）星期日外，每日午前十一時、午後五時舉行兩次外，餘均一次，於午後一時開幕。節目每月變換一次，收門券三角，劇券三角，但觀衆仍常滿座，可見人民之休閒與對於歌舞之興趣。



寶塚千歲橋



寶塚歌女

今日所看之劇共三齣，第一爲日本舊劇五百萬圓，歌少白多；二名「ジセガタナ文」，音樂日西參合，甚悅耳；三爲ジリゼット（巴黎女子），係全西洋式。共二十幕，歷時二小時，動員最多時達百餘人，衣服與佈景極華麗。

尤令人嚮往，而取價之廉爲世界所未有，擬購其唱片不得；購歌曲集及照片數張。歌舞之表情與佈景均極合理，第二幕之音樂

六時出場，再至伯鴻處，持籌赴溫泉洗浴，頭等浴室每人取十五錢。水溫在百度以上，鹹而帶硫黃質，且爲日本式之池浴，故入水甚愉快。七時半同至日本館晚餐。菜僅牛肉一味，拌以豆腐、大蔥、米粉、各少許，臨時以火砵置平鍋燒之，每人再以一生蛋醃食，日名スキヤキ（牛肉燒）五人食畢，連皮酒三瓶（五角一瓶）及菜飯水果等，共正帳十二圓八十錢，再加小帳一圓二十錢，便爲十四圓合國幣二十四元。其價遠昂於洋食，爲始料所不及。

十時由寶塚乘高架電車返大阪，每人取值三十二錢，費時僅四十二分，既穩且快，上午的汽車，真

可謂洋盤也。

初到寶塚時攝影四張，並電影三十呎，有十餘呎專攝於劇場，恐光綫不足。

### 十九日 星期五 晴

因昨夜與瑾士談至一時方睡，故今晨九時半方起床。八時半即有客多人與瑾士週旋；十時後，田印刷所派寺西輝義來特約午餐，瑾士先與黑越訂好新四號方體字契約，至十二時一刻，寺西招待至南地町最有名之日本菜館本ミセキ，仍食スセキ。七人食畢，則費去二十五圓，較昨日尤貴。蓋此店爲日本最有名之料理所，設備特好，燒菜用電氣。客坐上即有茶一杯，點心一道，食點心之小籤插於二摺之小信紙式之角上，紙角與籤均印女侍之名，第一摺內之兩頁，內印店主敬白：「招待不周，請求原諒，並請留下姓名通訊處，以爲永久紀念」等語；第一摺第一頁，爲記姓名住所及意見之小紙，可以裁下；並有精美菜單一紙，作爲明信片之用。廣告方法，可稱無以復加。二時食畢，直趨朝日新聞看其編輯局及文庫。

編輯局設論說、整理、校閱、通信、外報、支那、經濟、社會、調查、運動、聯絡、寫真各部，及學藝、庶務兩課；除兩課外，均在一統間工作。每部數人或十餘人自成一組。先由通信部收集各地通訊，按其性質分配於

各部，再由各部編輯員編輯，交部長閱定，送整理部彙齊整理，最後交由局長核閱付印；調查部專司剪貼各種報紙雜誌，其分類法概用五十音排列。於各人照片則在「音」指導卡片之下照音序列各人名，並編一專用號數；此號數與材料貯藏袋者相同，遇編輯員需用某人之照片時即由其開一單，由調查課查出交去；其已製之銅版亦照此分類編號貯藏，故檢查甚為便利。此外尚有出版編輯部專司叢書年鑑等之編印；有計劃部，司改進及遊藝等事，均直屬於總務局。調查部另有文庫，係圖書館性質，在社之西隅。雖同在一建築物之中，但藏書樓用通氣法，即樓底用鋼條間開，不用水泥木板，設置儼然一小圖書館。藏書三萬餘冊，分類用杜威十分法，新書甚多。社員均可借用。

每日將文庫與圖書館併為一處，此則分而為二，相距甚遠，為人員及檢查便利計，每日之方法較好也。

今日雖曾參觀二時餘，但一切方法，殊少可採取之處，第一因其性質與書業編輯所不同，第二所用之分類整理等方法甚簡單。但有一事可取，即局長室設於編輯室之一端，門與桌案均同於各編輯員所用者，僅於門上以短扉隔之；局長對於全部同人既可一目瞭然，便於監督，而接洽事務，又可保持相當祕密性，而不擾及他人。

五時半回寓後補寫昨日之日記；七時，小林（黑越招待員）由神戶將以前因稅率問題之梳綱十二疋（每疋納稅十二圓與值相等）攜來。晚餐後，並由其請至本市最有名之道頓町松竹座（有兩電影場，一小歌劇場）看電影。一等取費二圓，二等取費一圓二十錢。片名 The Pagant, True to the Nature, 均美國產。第二片頗有名，爲 John Russell 所編，意在讚美土人之真摯，揭破文明之虛偽。其中有名言兩句：

“ You can steal property by law,

But can't steal love this way.”

“ The native's only God is nature,

“ The native's only law is love.”

歌劇名 レジェウ（民謠の旅）述美國女子旅行日本所見之各種民俗，西條八十作歌，中山晉平作曲，松竹樂劇部女生表演。共八幕，音樂在民謠方面，純用日本之舊樂，餘採西樂。全場最後動員達四十餘人，費時達一小時，在他處可成爲一獨立之歌劇，故取費雖貴而不算貴也。

日本影戲場，每演一次，時間繼續七八小時，週而復始，觀者可隨時入座，以看完一圓週而止，故甚

便利。

## 二十日 星期六 晴

午前七時起，補昨日日記。

十時參觀森田印刷廠，以凹版著稱，設備頗舊，十一時半即返。

十二時伯鴻等自寶塚歸。下午一時半同去參觀精版株式會社。此社爲日本精版印刷所之最大者，工場設備很新，光綫均取北向，有抽氣換氣裝置。客廳之設備甚精美，有貴賓室一間，尤爲華麗。據云，皇室貴族常來此參觀，故有皇族椅、貴賓椅。我們由其專務取締役招待入貴賓室，款以茶點、咖啡；參觀工廠全部，歷一小時餘，坐談亦近一小時，四時出社，並由該社攝一影，我則攝電影十呎。

六時半川島夫婦宴於本みやす本店，完全日本海菜及日本禮節。日俗，客人愈鬧，主人愈高興，故伯鴻講話特多。九時出，至心齋橋購電影片一百呎，並圖案數本，以カト圖案畫冊贈叔和。

商決明日去奈良小遊，後日去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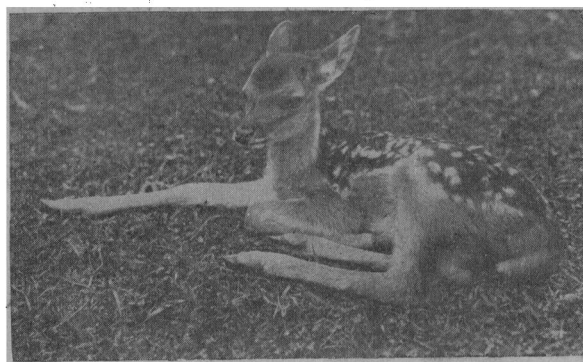
## 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

午前十時，黑越招待員邀遊赴奈良。乘急行高架電車，只三十五分鐘。途中經生駒，穿地洞數處，車

行均在五分鐘以上。

十一時半到奈良縣，街市建於丘陵之間，但汽車到處可通。今日爲星期，各地往遊覽者極多，每次電車無隙地，汽車亦感缺乏。出站後，乘汽車赴奈良公園，三分鐘即達。初看博物館，藏佛像佛刻極多，大半爲唐時故物。此外古兵器、藥器及新發見之古物亦不少。陳列室凡十三間，每間占地五六方丈，有專人管理。物品之入其內者，均稱國寶。購照片數十張及瓦文一冊，共費十二圓餘。

館在公園內，公園周數十里，樹木蒼鬱，有如叢林。到處關馬路、通汽車。並有公共汽車週行其間，遊人極便。奈良以鹿稱，公園中有鹿八百餘，極馴善，遇人不避，且迎面點頭求食。有專治鹿食者，以徑三吋之圓餅出售遊人，遊人以之飼鹿，鹿食之必點頭爲禮。更有飼鹿者，以洋芋爲食料，每給食時，吹號招集，各鹿聞號，齊集聚食。攝電影二十餘呎。



鹿之良奈

辛東大寺，（門券每人十錢）寺之建築概用木材，高十餘丈，建於一千三百年前。有銅大佛一尊，高五丈餘。大正間將寺重修一次，費百餘萬圓，其偉大可知。購小銅佛一尊。再去春日神社，亦國家神社之一。樹木更蒼葱參天。道路概以石砌，路旁之燈塔連綿不斷。社中有一古樹，同根生十餘種樹枝，亦奇觀也。

五時，黑越宴於山間之月日齋，爲奈良最上等旅館，建於半山之上，四面皆樹木石山，清氣襲人，儼然世外桃源。房屋純日本式，設備則參以西式。有彈子室，鋼琴室等等；菜則日式。照日俗，宴客先請洗澡，七時入席，招藝妓八人，歌舞喧笑，概爲謠詞，銘中亦演太極拳及麻雀與小孩等數齣。攝電影十餘呎。九時半方返，十時到寓。收拾行李。一時方寢。反光照相鏡開關損壞，久修不好。

二十二日 星期一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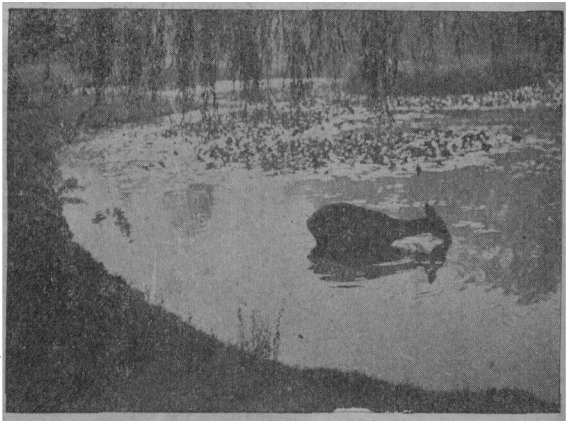


圖 公 良 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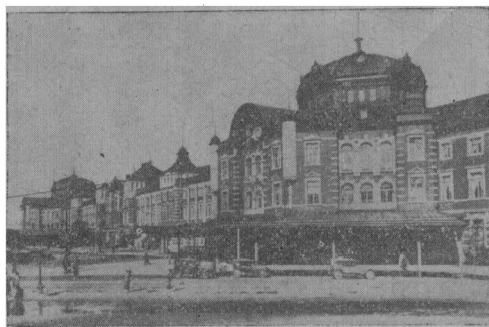
午前九時二十五分由大阪乘超特急車（最快車）赴東京，上午八時到站，同行歡迎者數十人，大概爲油墨印刷商而無出版業者。當由其接赴東京ステーションホテル（東京驛旅館）住宿。東京驛爲各種車輪之終點，火車、電車、汽車終夜不休。火車、高架電車到站與開出時間均用擴大機報告，騷擾不堪。因昨夜在奈良受寒，喉痛，夜不能眠。

到旅館卽由馬場帶交公司寄來之信四件，內附各處來信十餘件，當一一批復。叔和有函一，謂楫擬遊峨嵋後由成都東下。湘女一函，告家中近況。

東京自地震後，一切建築均西洋式，高樓有十餘層者。街道尤寬，幹路有寬至二十丈以上者。

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

午前同伯鴻瑾士等赴昨晚迎接各家回拜。因喉痛，頗不舒服，除公司信件外，家信亦未寫。下午三



東京驛車站

時同李暮至丸之內堀內醫生處診視，服藥兩次，效力甚少。

四時半赴油墨同業歡迎會。會設於東京最大之日本菜館萬安樓。日俗宴客必招藝妓，此次除藝妓外，並有雜耍。雜耍團共五人，二人司鼓與三絃，一人打雜，二人出場滑稽對白外，有茶杯、茶壺、球滾傘諸藝，手法甚高。雜耍前有印刷雜誌主任郡山演講半小時，僅以樣張述其現象，頗平凡。席間由馬場致歡迎詞，伯鴻答詞。當攝一影，席未終，照片即印出分贈諸人。萬安樓並贈手巾一條，該樓攝影一冊，並由菱田請我們書箋爲紀念，我寫「文化先驅」並代瑾士書「光彩煥然」各四字與之。九時半返。

## 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

午前十時同伯鴻、歌川訪汪榮寶公使及留學生督監王克仁。汪他出未遇，在王處談半小時。當決定我與歌川遷居。至神田區芳千閣定好房間，一時返寓，三時即遷入芳千閣。此處日書店甚多，夜市中之書尤多，夜與歌川至三省堂購書數十冊，又兩次至夜市購書數十冊。夜市之書均係小販擺攤，書上標明價目，多購亦略有還價，惟不能多減耳。各書販所販之書並略有分類：有專售畫片者，有專售小說者，有專售教科書或辭書者，惟大部書頗難得全備，選就後並可送到取值。

夜餐於中華第一樓，神田區最大之中國菜館，爲廣東人所經營，一切照中式佈置，惟參用日本分

食方法耳。菜外並售點心。

## 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

午前八時王克仁夫婦及其事務科科長張夢麟來訪，克仁堅欲請晚飯，以有他事請其改至雙十節晚上。十時同伯鴻、瑾士、歌川訪三省堂出版部長龜井豐治及渡邊六郎，二人均於上年赴滬相遇之舊識。約定三十日下午參觀三省堂各部分，並應其晚宴。

下午同伯鴻、瑾士等參觀秀英舍，由馬場、菱田、濱田三人引導。該舍爲東京四大印刷廠之一。以不景氣之故，昨日謝絕參觀，今日因馬場等之交誼，又復允許，但工廠工作甚少，有四分之一未開工。廠之設備與建築，亦少系統，凌亂處較吾廠還過之，不過範圍甚廣大，各種印刷均有。和文排字用打字機，尤爲特色。三時出，直至經濟雜誌印刷廠。該雜誌爲旬刊，印刷亦用捲筒機（機爲濱田所製），其銷數之廣，可以概見。

喉痛仍未愈，回寓後，即決定明日與歌川先去日光休息，蓋明日無主要工廠可看，馬場宴於橫濱，吾輩可不到也。

## 二十六日 星期五 雨

午前七時半即起行乘八時二十分車去日光十時五十分即到沿途風景甚好時在松林中穿過幽邃異常，路旁稻田遍野，丘陵如畫，日人稱日光爲世界名所，確有道理。到站乘汽車至日光神橋，寓小西旅館。到日十餘日，今日始住日本旅館，一切設備均日本式。客到館，主人及下女均叩首爲禮。房金每人五圓，供早晚兩餐。我因不食生魚，囑其改用熟者；飯尚可食。夜間被褥，墊一蓋一之外，並有厚棉寢衣。此間已入高原，溫度較東京低十餘度，晚間爲六十二度，天將明時只五十四度，故厚被亦甚適用。因天雨不便攝影，下午僅在小店購小孩玩具及照片零件等，共費十六圓。湘等需要及偶然送人之件，大體已備。

晚餐後去神橋一帶閑遊，自東京至中禪寺有電車直達，（在日光換車）自日光至湯元溫泉有公共汽車可達，各車每四十分鐘一次，交通極爲便利。夏間及十月看紅葉時遊人極多。

神橋爲日光勝景之一，右首有東照宮，留待伯鴻等到後再去參觀，故僅在橋旁瞻望。神橋現封鎖不通行，橋下爲溪流，清澈如鏡，潺潺動人；旅館可望水流，可聽水聲，靜居其間，故鄉龍王江之舊印象，一浮於腦中，不知何時再能飽嘗故鄉風味也。

下午致妻一函告以現狀，並致湘等及恂如各一畫片。

二十七六 星期日 晴

午前九時將神橋及旁邊之小學及其學生遊戲攝入電影。尋步行去車站接伯鴻等，途中經過茂林、街道（近車站）亦一並攝入。十時五分伯鴻等到，即僱車直赴湯元溫泉。平時每次每車需十五圓，現因不景氣與時間稍遲兩原因，在途中等候三小時，每次僅十圓。

十一時二十分，從小西旅館起行，經過神橋，即逐漸入山。兩車均爲福特山車，故上行尙可每小時行十五至二十哩。日光有瀑布八處，最佳者爲華嚴瀧，高四百尺；十二時達到。有新組之公司設梯於其上，梯間鑿地三百二十五呎達瀧，每人來回收費四十錢，本年八月十六始落成，我們來此，可稱機遇。

電梯底有隧道長十餘丈，道旁置寒暑表一，爲華氏五十度，較平地低十餘度。出隧道，再下降數十階，有小休憩室兩間；遊人佇立其中，流水自對面傾盆而下，聲如雷鳴，濺於石上之水，飛散空中，撲人如霧，沁入心脾。一般遊者多到此而止。再扶懸崖，沿亂石而下，又三百呎，達瀑底，則惟有水聲轟然，水沫霧



日光華嚴瀧

罩對面不聞人語，不見人形。到此者均留照片爲紀念，視爲難事。同行惟我與李、錢三人至底。攝電影三十餘尺，照片數張，徘徊半小時，復乘電車上，由車夫引至左方離數百步之小休憩所，可遠望瀑布之源。華嚴瀧爲日本最高之瀑布，瀑頭一瀉卽有四百尺，連下面之曲流，共七百餘尺，在世界勝景中亦稱奇觀；而水之清徹壯麗，更是令人陶醉，故日人之「心中」（情殺）者多從此墮下，以完其真美之願。勝境實足引人也。

看畢，乘車歷十分鐘卽抵中禪寺湖邊。一旅館午餐。中禪爲古寺，建於湖邊，湖卽以寺名。湖周數十里，四面皆蒼葱高山，烟霧不絕，湖水卽由各山而來。寺在湖之西，汽車可直達，湖南爲通湯元溫泉之大道，市房櫛比，蜿蜒數里。湖水清徹可鑒，有小划及小汽船供客賃用。寺中有寶物館四間，藏佛教舊物，遊人參拜者納銀十錢，寺僧隨處解說。惜於佛教之修養太缺，未能得其益處。

由中禪寺折回向湯元溫泉進發，沿湖行十餘分鐘，始盡湖周之三分之一。沿湖樹木密茂，汽車穿行其中，爲樹蔭所蔽，不見天日，誠勝境也。離湖沿未幾，卽抵龍頭瀧，爲八瀑之第二大瀑，長亦四百餘尺；惟曲折多，直瀉短，故遠不如華嚴之雄壯。再行十餘分到戰場原，平地方數里，草木枯寂，蓋爲沙粒地也。又十餘分鐘卽見又一湖，蓄水山中，清徹如恆，惟大不及中禪寺五六分之一，且有山丘拆而爲二，故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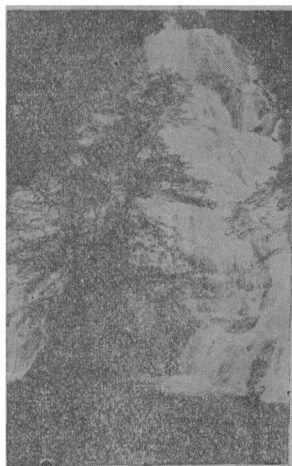
見其小。湖盡處即有旅館多所，我們息於靠湖邊之南間旅館。房間爲日本式，設施有純日式者，有帶西洋式者，伯鴻等及瑾士住日本室，我與李、錢住西洋室，房膳金每日每人五圓，供早晚兩食。

到寓正四時，我因攝影特一人外出，沿湖漫步。湖

水之洩發地卽爲湯治瀧；日光八瀑之第三大瀑也。高四百五十尺，寬百尺，因其曲折多而寬，故雄偉亦遠不如華嚴。由小道達瀑底，曲折難行，攀援上下，頗非易事。一人獨至底邊小坐，萬念俱寂，惟有楫之形影佔據全部心意。楫最愛水，果同行者，當可對坐終日也。

六時晚餐，飯菜遠勝小西旅館。蓋此間房地較廉，故飲食較豐。飯後無事，與伯鴻夫人及瑾士、李、李、李等又麻將四圈。日本規則不賭輸贏，每玩一次，收租費一圓，勝者不出，次勝者二十錢，再次勝者三十錢，負者五十錢。

夜購照片數十張，費二圓。在大阪、奈良之照片已洗出。喉痛稍愈。夜雨，室內溫度六十度，夜間只五十二度。



日光湯治瀧

此間旅館均有溫泉浴室，溫泉之硫磺氣味頗濃，遊客來此多以溫泉浴爲目的，每日照例兩次。男女同在一浴池，裸體出入視爲常事，且女子擦背亦由男子任之（亦有女子專任者）。蓋日俗本如此，習慣後對於兩性之神祕，反可因此打破而少出無謂之糾紛也。

## 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

早七時半入浴，八時早餐，早餐後看溫泉源，即在離旅館數百步之山麓，硫磺氣味薰騰，水溝概爲硫磺白色。水源凡三處，均以小木柵蔽之。水之溫度一百四十度，接入浴池後，必參冷水，始可入浴。

九時三十分乘公共汽車至中禪寺閒遊。因想攝影，與歌川二人單獨成組，沿中禪寺向北沿湖進。於小道茂林中行三十分鐘，經英使館達 *Beika* 別莊，因欲午餐而歸，沿湖行不及什一也。下午一時半，在湖頭大阪屋旅館午餐，食鷄一味，共費兩圓。及取款付帳，則皮包裏面之三百圓（或爲二百九十五圓）不翼而飛，殊爲奇怪。蓋昨日在小西旅館時曾看過，到此後，除洗浴外，皮包均不離身，且外面之零數三十餘圓，仍絲毫未動，獨失此一筆鉅數，真有不可解之處。去大阪時，瑾士亦未去二百六十圓，其情形與此相似，兩事又相類如此，真奇事也。乘三時公共汽車返寓，當將經過情形告伯鴻與瑾士，研究結果，亦無辦法，只得聽之而已。



夜飯菜特合口，食飯三碗，且睡甚酣，爲到東京以來所未有。俗語所謂「蝕財人安樂」於此偶驗之矣。

午後瑾士交一函，係楫於九月一日自眉州所發者。謂精神甚苦，日日望信，我竟因忙，十餘日不寫信，甚爲失望；並謂九月底起行赴平，望到平時看我信。言詞之間若不勝其憂憤。我們真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一月來我無時不爲她所苦，亦無時不思有以解決之，但至今想不出好方法也。下午擬復一函，因倦而止。夜雨，溫度如昨。

## 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

前日約定汽車十一時半來接，今晨九時半即來：蓋生意清淡也。仍十一時半起行。將達到中禪寺湖，有養魚場，車夫引導一覽；其蓄魚設孵化處，由孵化後再按其成長之大小，依次放入各池：概係青魚，據云魚種係由美國運來。此間樹木蒼翠，綠蔭蔽天，泉水潺潺，有如天籟，入其間儼然世外桃源。歷十分鐘而出，再經中禪寺華嚴瀧沿山而下，車從樹叢中通過，青氣冷氣逼人，閒坐細玩，神爲之奪。

自湯元溫泉，乘汽車直發，本一小時可達，今日因看養魚場及在戰場原前途汽車陷入泥中，費時二十餘分，下午一時十分方達日光町，即餐於神橋旁之日光食堂。飯後我與歌川至東照宮門外眺望。

過神橋沿石級上，杉樹合抱者兀立兩旁，蔭不見日，幽邃已極。拍電影十餘尺，輪轉機忽不能動，或係裝片時之錯誤也。因時間不濟，未入宮內。

乘四時二十五分鐘車起行，六時四十分即到東京，較去程還少十五分鐘。蓋日光地高，去爲上行，來爲下行也。沿途樹木成林，晚霞映射，儼然畫圖。從窗中望出，雲樹之變化極奇麗，二時餘之時間，完全費於觀覽晚景中。

到站，菱田濱田等均來接，當同車至ステーションホテル，得公司三函，小孩一函。公司無他事，只是報告近狀，並欲購五綫譜銅模一幅，當商伯鴻購備。宴菱田等於中華第一樓，十一人費三十三圓而菜不能吃，其貴可知。上海報已到至二十五日，飯後仍寓芳千閣。

### 三十日 星期二 晴

午前去丸善書店購西文書；店在東京橋，營業分兩層，下層爲日本書，上層爲西洋書、英、德、法、俄文書均有，而以英文者爲最多。並關美術間，陳列各種美術印刷品，中文者不少。旁有休憩室、食堂。店面在一畝以上，書籍分類陳列，任人參觀。選定數千種留一名刺存於其間，俟明日再選定去取。

下午一時去三省堂，因伯鴻等有客，直到一時半方來。由其出版部長龜井豐治、課長平井四郎、調

製課長渡邊次郎、社長兼營業部長龜井寅雄等招待。先由平井列表說明全部組織，於「重役秘書」之下，分編輯、出版、總務、營業、小賣、印刷六部及市內營業所與大阪支店。其最與中國情形相反者，即編輯與出版兩部在名義上雖屬平行，但實際前者完全受後者之支配。編輯分第一編輯、司教科書，第二編輯、司英語，第三編輯、司辭典，在外編輯則特約性質也。出版部分企畫、出版、調製、校正四課；編輯部專司輯稿，一切書稿之計劃與稿件之收退，其最後決定屬於出版部之企劃課。此課由各部主要職員組織委員會，遇有要事，開會商決。出版課司發稿校對（最後校對仍由編輯部擔任）等事，調製課司印刷、裝訂、重版等事，校正課司成書後之檢閱等事。總務部分庶務、計理、會計三課，計理司成本稽核，但亦無良善辦法。營業分販賣本部及販賣、宣傳（廣告）、倉庫（棧房）、洋書四課。吾局則以宣傳（廣告）、倉庫（棧房）屬總辦事處，而以會計直屬總經理，是其異點也。編輯部即設於營業部之樓上，僅四間，二十餘人，參考圖書即置壁間，為數甚少也。印刷所在大森，離營業部汽車六十餘分鐘。三時半去大森看其印刷所，房屋係地震後新建，為臨時性質，頗簡陋，惟地面甚寬，其一切設施，亦甚平常。由其工場長江井貫一等引導。四時半畢，至淺草福井樓宴會，龜田豐治着中國衣服與各部長招待，並於席前放其在中國所攝之電影娛樂來賓。對於吾局之攝影甚好。據云在中國共攝五千五百呎，今夜僅放四百呎。因此

我亦決定多攝，備將來可娛日本同行及各地賓客。九時半方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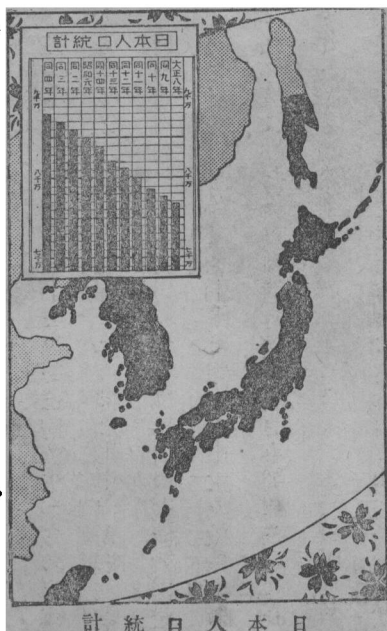
得楫九月六日自家所發之函，謂五年夢想的家鄉快樂，到家而後一無所有，精神上之苦痛，與在北平時一樣。且於四日接我信，極感不快，至全夜未眠。又不知其家庭中有何變故，一切思潮也都一一湧現於腦中，而和她一般地一夜不能安眠，真難解也。

十一月一日 星期三 晴

午前七時即起，補昨日日記。八時克仁來，漫談彼此生活。他對於政治職務甚感苦痛，擬辭職回國從事著作。九時二十分方去。

今日爲日本國勢調查日，故八時即由旅館將旅客之履歷詳寫一過，九時一刻並有警視所派員查詢。但態度極謙遜，

且爲便服（與國勢調查無關）惟詢問甚詳。十時由橫田菱田帶領參觀日清印刷公司、美術印刷公



司。日清分兩部，鉛印管理設備均平常，彩印房屋極狹，但管理甚好。美術僅彩機十二部，六年來均日夜開工，工人只八十八人，其效能在全國算第一。工場甚少，但清潔爲到日以來所未見。工友亦極有精神。二時至橫田本廠看其製印刷機（平板機、輪轉機均能製造），共有出品十六種，現在日本印刷界多用該廠機器。其工場設施之最足取法，爲水汀爐埋於地下，利用溫度上升，燃料省而効力大。二時至大隈會館，即在早稻田大學之對面，內爲花園式之佈置，有屋數間，藏大隈之遺物。明治二十二年他被炸時所毀之衣物均在。館中有其夫人銅像，他的銅像則建於大學中。學生往來如織，均制服而有英氣，非如我國學生之少爺派頭十足也。均以電影記之。

三時半至凸版印刷公司，此公司爲東京印刷廠之最大者，設置甚好。其照相網目版五十四吋者有五塊之多。由其社長井上源之丞導引，歷一時餘而畢。夜由濱田招宴於淺草草津亭，一切日式。八時十分即返。寫日記，與歌川商定明日工作，因克仁於下午帶來日華學會介紹書七件，備參觀學校及圖書館之用也。

照片洗出四打，只三張不可用。

復小孩等一函，告以近狀。

十一月二日 星期四 陰 夜大雨

八時至伯鴻處，彼等決定去膽寫堂參觀。我們本想參觀學校，因前日約丸善昨日去購書未去，故今日特去選書。自八時半至二時，始將應購之書約略選定。此次所購之書各科目均有，而偏重於文藝及辭典方面。帳須明日結出，大概當在二千圓上下也。出丸善至松屋吳服店購晒銀瓶五個，一大者留用，小者送人。楫若經滬，當送其一。並購零件數事，送禮之品大概俱備也。

十一月三日 星期五 陰

午前八時，丸善送簽字單來，共購書約四百冊，價一千八百零數元。九時三刻同至共同印刷社參觀。共同爲日本四大印刷公司之一，捲筒機達二十餘台，平板機百數十台，並有四色六色機各一座。印件以教科書及雜誌爲大宗，規模之大，在東亞居第一位。其社長大橋廣吉兼爲東京油墨公司社長，其兄某爲博文館社長，在日本爲第二流資本公司。十二時由共同去博文館。目的原欲看其編輯所，但主持者不願示人以內容，僅由其編輯部長森下岩太郎（任館中九種雜誌主任）及高橋藤磨（書籍主任）在客室坐談。當詢以工作時間、版稅、雜誌編輯、薪金各問題，據云編輯時間通常爲午前九時半至午後四時半，因各種書籍及雜誌均帶包工性質，故偶爾請假或早退遲到不扣薪，夜間工作亦不加薪。

版稅爲百分之十五至二十，視書籍之性質而定。書籍之愈專門者稅率愈高，反是愈低。薪金最低五十圓，最高六百圓；但不願明說。此爲西洋習慣，實亦不必問也。雜誌每種分別編輯，主任之下設助手三四人，至十餘人不等。據云雜誌在五年前銷十萬份已算難得，現因宣傳及於農村，目前則多可銷售至百萬以上。

一時至大橋家午餐，伯鴻夫人及其公子銘中已早在大橋已五十六，但精神強健，視之如四十餘人。其住宅爲西洋建築而帶日本風味。客廳有西式日式，但入室仍須脫鞋。餐時用日式小桌接長，上鋪台布。菜則日式而有中國味。蓋大橋曾去中國數次，揣摩我們的嗜好而備也。飯後遊其花園，園寬十餘畝，花木亭榭，頗爲壯麗；有池約半畝，其水源出自石中，數百年不斷，爲東京名所之一。明治天皇曾於明治二十六年幸其私邸，贈以銅瓶一個，陳之客室。在亭園攝電影二十餘尺，並由其共攝一影。

三時半遊園後，在其有御賜花瓶之客室吃茶。蒲團之傍，每人燒一檀香爐，爲極鄭重之典禮。名爲「茶道」。日俗通常有畫之友爲首位，本室因放御賜銅瓶，此方不設座而設於兩旁。銘中雖有座，但僅予以普通茶，以其未成年也。其夫人飯時陪坐，茶時雖有伯鴻夫人，亦跪於門外，而不能入內，並不能飲茶。入座時，主人跪坐，使女獻茶時，以綉帕貼扶，受者以雙手舉接，高與頭齊。飲時之茶爲青綠色，上有泡

沐浴之有如青萍映霞。茶僅一小杯而以五寸過徑之瓦碗盛之。煮茶者須受特別訓練。飲後由大橋引至煮茶處，以銅爐盛鐵鉢煮水，旁有小瓢一，碗及小包（當係茶葉）若干。一老女人跪於其前照料。據云此女人之夫爲博士，現任教某處，因其精於此道，特爲請來。此種茶禮，過於隆重，非貴賓不舉。我們今日竟蒙其以貴賓相待也。四時出至東京油壘公司參觀，五時復至其郊外新廠參觀。因無重大關係，忽忽一走而別。

夜決定明晨八時十五分去箱根。

十一月四日 星期六 晴

午前七時半去伯鴻處，八時十五分同在東京驛上車去箱根，行一時二十分於小田原下車，票則購至熱海。二等每人三圓十六錢，可用三日。由小田原乘公共汽車至宮ノ下溫泉，住奈良旅館。十時三十分到，卽入溫泉沐浴。下午二時十分再乘公共汽車遊蘆ノ湖，下午五時半方返。

箱根共有溫泉十二處，名湯本，在山麓塔ノ澤、宮ノ下、底倉、木賀、堂々島、強羅、小涌谷、蘆ノ湯、湯ノ花澤、仙石、姥子。除堂々島爲單純泉，前五處及末一處爲鹽類泉，後五處爲硫磺泉。各泉均有宿所，惟宮ノ下、蘆ノ湯、強羅等處較繁盛。



公共汽車由小田原至宮ノ下，每人八十錢。由宮ノ下至蘆ノ湖購周遊券，每人三圓三十五錢，小孩免費。自小田原，至宮ノ下海拔爲一千二百餘呎，氣候較東京約低四五度。沿途風景甚好，樹木茂密，但不及日光下段。宮ノ下以上則幾完全從叢林中逆行而上，道旁杉樹如竹林，清幽宜人。通常自宮ノ下乘汽車直到箱根町，乘汽船遊蘆ノ湖至湖尻上岸，再從另一路折而下回宮ノ下。因元箱根至箱根町約三里之一段風景極好，故在元箱根下車，即見湖水在望，向右折沿湖行約半里，有箱根神社，合抱杉樹，拱立兩旁，太陽從密葉中露至地上，有如未盡之溶雪，誠美觀也。據遊覽券所載，有國寶寶物拜觀券，則所藏佛教物品當不少。因間時不敷，未至社內。僅在外攝電影數十呎爲攝影，一人後行，將全湖風景攝電影一轉。湖水清如碧綠，湖旁叢林青秀，足與媲美，水與山與樹均遠勝西湖。並可於南邊天際白雲中遙見富士山。惟山高常爲雪蔽，富士如美人含羞，時隱時現，遠望之僅見山形之藍氣，其真面目如何，無由知之。四時十分，由箱根町乘汽船二十分鐘至湖尻，湖形狹長，兩旁山林密佈，如在畫中行駛。在湖濱休息二十分鐘，乘汽車起行，四十分到宮ノ下。途中概爲下行，山多砂礫，兩旁間夾以蘆，但無茂林蘆ノ湖或以此得名。

此間旅館均貴。我們所住之奈良旅館有花園、泉水、池塘，在此爲日本式之最優者，故日式房間供

早晚飯五圓至七圓，三餐八圓至十圓，我們取兩餐六圓者；午餐二圓至三圓，我們食二圓五十錢者。因我不吃生食，特備中國式之菜，但僅三味，一爲三肉丸拌粉湯，一爲三小肉餅，一爲炸明蝦一只。如此三味，合中國錢四圓五角，可謂貴矣。

十月五日 星期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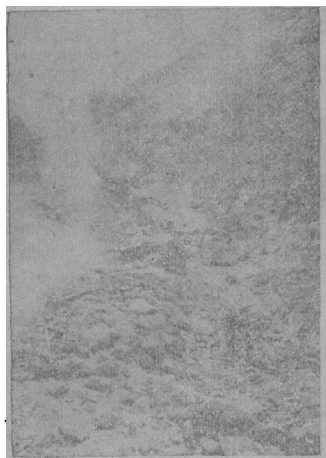
昨夜睡尙好；八時起沫浴，九時早餐，在本館花園攝影數張，並自着和服攝兩張。十時十分乘電車去強羅，行二十分，並等（三等）車費十八錢。強羅高出海面一八一四呎。有公園一，依山建立，古木成蔭，頑石生苔，幽邃之至。中有噴水池，池中蓄金魚甚多，遊人多在池邊觀賞。因今日爲星期日，東京之來此遊覽者甚多，故電車有人滿之患；公園亦到處是人，從公園山上之後門出，行百數十步至中強羅，乘登山電車凡五分鐘，至早雲山。車以鐵繩繫於輪下，用發動機牽拉。出站即去一福旅館午餐。下午一時半，步行至大涌谷，一稱大地獄，已死之火山也。山路崎嶇，但遊人甚多，孩童亦不少，有年約四歲之一孩，竟能隨



箱根山頂大涌谷

其父母達山巔，復隨之而下，真難能也。有小轎曰卡峨，以一柱橫貫一提籃式之竹器，設被墊甚軟，遊人可靠坐其中，上下一次須四圓，但無人乘者。經休息處凡三，即見黃石深谷，長達數里。途中並有溫泉及噴烟處；噴烟處於離數百步時，即聞潑潑潑潑，如腳踏機器車初發動或小汽油船開行之聲音。噴出之物爲硫磺及硫磺質之礦石，熱度甚高，加以硫磺氣味逼人，不可嚮邇。經噴烟處再循亂石小道上行一里許，則達大涌谷之頂，可望湖尻。有旅館二家，供人休息。旅館旁有湯泉一所，熱達沸點，水源有五尺見方地位，如沸水上騰，潑潑作響，水蒸汽散發，因風成霧，數十丈不見人物。惟於順風時可窺見水源之洞口。源旁數十方地，均圍竹柵，旁標「危險」字樣，惟留一門供遊人出入。

旅館侍者出售照片及零食，照片有遊覽紀念印戳，使人購贈親友。零食中有熟鷄蛋，則係因顧客之需要，臨時置蛋於竹簍中，放特備之湯泉孔中（在柵外），五分鐘即全熟。因其水有硫磺質，且非他處所有，故每蛋取價十錢，而購者仍絡繹不絕。三時半返強羅，原擬去強羅之千人風呂（千人浴室）。



箱根途中

此浴堂爲鐵道省所經營，入浴普通收費十錢，因購票有誤（購至小涌谷而找少一圓）乃直至宮ノ下（到站時告以經過，請其用電話詢早雲山站售票者，承認錯誤，不加票。）但達到時已午後四時十分矣。

今日攝電影二百呎，照片十餘張。

夜與伯鴻夫人等又麻將四圈。十時就寢。我對此極無興趣，雖係遊戲亦覺甚苦。蓋精神爲學術期望，文藝嗜好所佔據，無暇及他，雖在遊戲，心仍不在也。

十月六日 星期一 晴

午前八時半從旅館起行，乘八時五十分公共汽車，九時三十分到小田原，乘九時三十六分車去熱海，菱田已先在車等候，十時到熱海，由其引導住萬平ホテル。此館建於山上，落成於一九二七年，可俯瞰車站及海景，海平如鏡，無大潮大浪。沿海皆山，有溫泉，各旅館均有溫泉浴室，此館並將溫泉用水機打上；西洋式之各室均有浴間，附便所盥洗盆等，熱水即用溫泉。冬有水汀，設置在日本爲第一流。房間價目自七圓至十五圓，我與歌川兩人住一間，價八圓。無膳食。但面海，空氣極好，據云雖肺病者住此二月可愈。

午後二時半，由菱田雇汽車

兩部遊湯河原溫泉，汽車西行三十分鐘始達。沿海行約二十分鐘，餘十分鐘則行於田隴之鄉間。禾稻將熟，於太陽光下反映成金綠色，頗爲可愛。道旁農家櫛比，房屋雖矮小而整潔異常，男女小學生之自校放學而返者絡繹於途。農田灌溉仍用水力冲桐車，其情形

略與湖南益陽等處相似，將其情形攝入電影。湯河原溫泉之內容如何，未及詳察，僅在溪邊之橋上攝影十餘呎耳。未五分鐘即轉車東北行，四十分到魚見ヶ崎，爲熱海名所之一；全爲岩石懸崖，僅一攀援小道。但松樹成蔭，海水呈碧綠色；遊人入內須納五錢。平日有垂釣者，惟今日無之。由魚見ヶ崎，再折回至間歇溫泉；此泉從前日來三數次，來時噴水達數丈，其聲遠聞數百步；自東京大地震後，僅有溫泉



熱海噴泉

而不噴。行經其地，惟見石山中出氣如烟而已。再上爲來宮神社，正在修繕；內有大楠樹一株，據木牌之說明已二千年，周二十一尺，分三根，真偉大也。再折入梅園，園數十畝，概爲梅樹；有清泉頑石，極幽邃，惟惜來非其時，無梅花耳。自梅園出，直返旅館，已五時過了。今日各地均攝有電影共百五十餘尺，購有畫及題詞之照片數張。

此地溫泉極多，溫度在嚴冬有五十餘，暑時以海風之調和又只八十上下，故寒暑兩季之遊人特多。今日在箱根爲六十二度，到此有七十四度，入夜還有七十一度。但空氣清爽，溫度雖與東京者相同，但較東京舒適甚多。

旅館面海，在室中可望海面及海中之初島，熱海半圓形之街



熱海大浴場

市，青葱如畫之山林。有林泉之勝，而無海風海潮之擾人，頗爲可愛。入夜初島中與街市之電燈相對，映於海水中，藉月光之力，如滿天星斗平舖青草地上，誠奇觀也。

晚後在食堂外之草地散步，見有水果、花籃、元宵等置於几上，掌櫃謂今日爲中秋，各物係獻月公者，始知今日爲八月十五。日本雖改用新曆數十年，但舊節氣仍保存。十三年來，從未與家人分別過中秋，此爲第一次。不知孩子們在上海，思念如何？楫在五年內省親一次，今夜當在家中與父母等暢談，不至起行東返，在途中飽嘗苦味吧！

伯鴻近常說我思慮太多，我亦自覺如此。但愛我者、我愛者之葛藤，無法截斷，即在事業上有所專心致志，亦不能泰然自得，而況我對於事業根本無野心、無大志。楫常說她體驗的是「苦的人生」，今年來，我也與之有同感也。

### 十月七日 星期二 晴

昨夜溫度已七十，而被褥爲雙氈之上加鴨絨被一幅，僅蓋氈嫌薄，蓋鴨絨又嫌厚，乃開窗而用鴨絨，結果睡覺因熱而將被推去，卒大受寒。八時起即覺不適，入浴一次稍好，十時二十五分上車，頭疼欲睡，竟在車上糊睡二時，十二時四十分到東京驛（此次爲慢車，故費時多。）

到站仍往ステーションホテル取信與報。電馬場詢問，得信三件，均公司事。陳達夫允我返申後入所，頗爲可喜。二時半返寓。因大熱，服阿司匹靈二粒即睡，連晚餐亦未食。出汗甚多，並洩多次，精神苦悶異常，但尙能睡。

十月八日 星期三 晴

早八時三刻尙未起床，克仁來電約同去看學校，謂外務省有人招待，且所看者爲文理科大學、東京高師（大學卽高師所改，爲帝大之一部，高師雖存在，但程度降低）及盲聾學校，因思機會難得，勉強應之。未早餐卽驅車去，十時同去高師，外務省所派者爲文化事業部第一課課員小黑俊太郎，能中語，但同行有張夢麟及歌川亦無須其翻譯。克仁到此七月，尙未參觀學校，此次因我有此意，一方兩便，故特約外務省招待。他已看過兩日，此後還有三日，我們時間不敷，有三日已足，故決同行。

至高師已十時一刻，因欲遍觀全體，故各處均走馬看花。初至小學，次至中學，高師大學僅略看其授業情形及設備而已。其一切詳細情形具見該校刊物及電影（電影攝及學生活動者五十餘呎，設備三十餘呎）看後之感想如下：

一、設備完善 無論中小學，均有各科之特別教室及預備室，事務室並陳列公共參考書如普通



字典詞書之類。對於理化實驗尤爲注意；小學亦裝有自來水及電氣等。史地參考資料多由學生於假期及修學旅行時搜集而來。

二、生活有規律而活潑。兒童於下課時概在操場自由運動，教師亦然；但一聞鈴聲，則依次入室，決無喧擾聲音。中學生則在操場爲各種球戲，且一律制服。

三、有禮貌。小學生遇教師及參觀人無論識與不識均一鞠躬而過；禮貌本爲日本習俗，小學生即習慣成自然也。

四、清潔。地板玻璃窗均一塵不染；小學四年以上，除力不能勝者外，洒掃各事均由學生自行處理；此亦爲日本優良國俗之一。

五、更張慎重。日本教育爲集權制，一切法規均得由文部省訂定，故辦學者有一定方針可尋。教育者有新見解雖亦可試驗，但決不能漫然設施，必須詳細考量。即如男女同學，在日本已成教育界之問題，在實施上中學無男女同學者，小學有同學者，此間爲研究此事之利弊起見，特將學生分爲四部：第一部爲男子多級單式尋常小學，第二部男女同學，第三部尋常級男女同學，高小男女分級，第四部爲補助學校，即男女二級複式（各級科目，亦稍不同）以試驗之。

十一時三刻，幾暈倒，勉強支持至十二時出，至克仁處午餐，下午乃返寓靜睡半日，六時已愈。七時同歌川至中華第一樓晚餐，遇瑾士李暮，同日人一男一女在座，乃移席加入。男名前田公篤，善音樂，爲李在明治時之同學，女名丹，亦善歌，爲浪漫派之領導；現三十七歲不嫁，開一咖啡店於銀座。二人均善酒，且善談，忘形骸。九時飲畢，同至其咖啡座，地極小，僅容十四人。有少女四人，供客攜手擁抱，樓下賣菜、啤酒二瓶，汽水三瓶，結帳爲三圓七十錢，茶錢且去三圓三十錢，貴固奇貴，而遊客仍座不虛席，且多文藝界人。蓋丹現在仍在朝日新聞任有職務，故招攬學界據第一位。她雖親出招待，握手迎送，然而帳固照開收，決不還禮也。

## 十月九日 星期四 晴

午前十時同克仁參觀女子高等師範，仍由外務省派人招待，由幼稚園而小學、高等女學（中學）及本科；因時間匆忙，僅走覽一過。其設備與一般特點略如男子高師，惟特別注重家事各科：如裁縫、烹飪等，均有實習室。修身尤重作法，中學設有特別之日本室。示日本家庭設置。除小學及家事外，概男教師，外國語仍請外國人。小學女生均洋服，高女多洋服，高師多和服。高女及高師均有中國學生，烹飪實習室中亦見一人。共攝電影五十餘呎，烹飪實習亦攝入。贈該校圖書館以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一部。

十二時出，至克仁處午餐。

下午二時同至東京市千代田尋常小學校參觀，校址在千代田町，傍有町小公園，學校即借爲遊戲場。附有幼稚園及商業補習學校。

此校創於明治九年，距今已五十四年，去年重新建築，校舍共三層，並有屋頂運動場；佔地四百六十坪，建築費達四十三萬圓，故其堅固壯麗爲全市小學所未見。有特建之體育室一間，各種健身器具均備，而尤注意於胸部之擴張，爲東京各種學校所未有。因下午一時半即休業，故僅見兒童在校內遊戲溫習，未見授課。據其表載，全校學生共九百三十三人，每年均分爲男級女級及男女合級之三種。教師薪修照本市標準，平均八十三圓。

三時半去帝國圖書館。地址在上野公園，創於明治三十年，明治三十九年及昭和三、四年陸續增建，費達五十萬圓。書庫共八層，上四層均有漢和古籍，藏我國宋明版書甚多。我國清初銅活字古今圖書集成有兩部。閱覽室分普通、特別及婦女各種。婦女室足容三百餘人，每日開館一二時即告滿員，其國民好學之情形可知。書籍之分類仍爲舊式，共分八門：（一）神書、宗教，（二）哲學、教育，（三）文學、語學，（四）歷史、傳記、地誌、紀行，（五）國家、法律、經濟、財政、社會、統計，（六）數學、理學、醫學，（七）工學、兵學、美術

諸藝、產業、(八)類書、叢書、隨筆、雜書。據其統計所載，大正十四年閱書人數達三十八萬，貸書數達八十三萬，藏書數爲三十七萬冊。五時出至同地東京書業展覽會則已閉幕。六時同伯鴻等至求林堂晚餐。先到其東家西川家晤其夫人(西川已死)及其子西川忠章。伯鴻謂在熱海共費二百五十餘圓，爲到日來之第一次大洋盤。

西川之家即在求林堂間壁，地面雖小，但構造極精緻，有西式客室，日本客室。各室陳列小木偶泥偶等物特多，並有一室專供偶像，有神龕香案等等。

西川只一男，居長；現爲慶大一年生，極溫文有禮；女三，均入學，先人之賢，可由其子女行爲見之也。坐半時，同至長崎料理館寶家宴會，菜爲長崎式，味近中國者而種類特多；蓋求林堂之經理曾去中國，對於中國人之口味知之甚熟也。陪座者除馬場外，有西川夫人及其子女各一人。九時半方返。

十月十日 星期五 上午雨下午晴

昨日與克仁約定，午前九時由張夢麟至寓來接；張按時到，同去伯鴻處，約其夫人去市外明治神社克仁家。該處近神社，因神社爲公園式，故樹木叢茂，清幽宜人。室兩層上下，六小間，月租七十五圓，據云因地段特好而然，平常無如此之昂也。克仁夫婦及張君均居此。因政治職務爲暫居，故無所陳設。王

夫人黃淑班女士治家甚賢勞，故能如此。半時至公使館，晤祕書楊、鄭兩君及參事江洪杰等。十二時至監督處午餐。下午一時伯鴻夫婦與歌川去新三越吳服店，我則與克仁、夢麟去三會堂出席國慶大會。會堂設四階，可容千人，我們到時已滿座，一時半開會時，已立無隙地。與會者以學生爲最多，女子及小孩亦數十人。由此可見僑民對於國家之熱忱。開會時及來賓日人宮崎等講演時，均攝有電影。三時遇楊禮恭、王潤生兩君，均此間黨部人員。三時半同克仁及張君出至三越，則見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我們於二樓遇淑班等，乃卽退出，蓋三越新築落成，今日開幕也。

五時克仁宴於北京亭，爲國人所開，一切均中式，菜味甚好，席間有鬧酒者，頗爲喧擾，九時半散。同席男女二十餘人，除吾輩及一嫁黃君之日人外，均貴州人。

### 十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

午前十時同克仁去城西西學園中學小學參觀，中校在城外數里，地甚僻靜。校址雖不過二三畝，但有園林，頗可怡性。校舍簡單，設備除桌椅外尤無長物。蓋校爲私立，經費由校長野口援太郎負責籌集，爲之後援者其母校高師及其同學也。但因其採用道爾頓制，在日本爲獨創（去年始新改），故聲譽甚噪，常由外務省引導外人參觀。師生精神，遠勝於我們十年前在中國公學中學部施行此制之時。至

其設備則根本無採行此制之可能也。校長去歐洲未晤，與其主任平岡孝輔略談關於道爾頓制之問題，並允贈以我所作關於此制之著述。十一時半至小學，即在野口家中。學生共五十人，兼採道爾頓制及設計教學；學生甚活潑，成績亦好。教師男女專任者三人，技能科爲兼任，經費由學生每人付學費百圓。攝影二十餘呎。十二時十分出至克仁處午餐。

下午一時半與歌川至三省堂，會其營業部長末次保，商購書事，其出版課長亦來談。並晤龜井，商借電影放映機，及代售教育思想史事。思想史允先取三百部，電機明日送至旅館。

購書決定：(一)今年用小學教科書全部，(二)中學普通教科書全部，(三)該堂所發售之信紙信封練習本全部，(四)在書目中選定中學他科教科書，(五)選定雜誌目錄。以上均請照配，不再過目。關於普通參考書則在其店堂選購。三時半至店堂選定文學、娛樂、體育各書。

五時半返寓，六時克仁夫婦及張君來。克仁獨入室談，張君回國職務事。蓋他決定下月辭職也。允以先在外任編輯，月付百元，交稿自二萬五千字至三萬五千字。六時二十分同至中華第一樓晚餐。點菜五樣，共費十四圓。飯後在夜市購得英文書二十六本，只費五圓，甚歡欣；又購日本書二十餘冊，費二圓餘。

十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

十一時半步行至皇城，攝電影六十餘呎。十二時半至三省堂看書，三時全部選定。請其開一清單於十四日以前送交簽字付款。

電影機昨夜即已送來，但爲柯達C形，因未用過，不能開放。上午至無三の堂取片時，請其代演一過；五時去伯鴻處接片，大體均可用。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

午前去伯鴻處，因等馬場送款來久不至，乃剪接影片。十一時半馬場來，伯鴻瑾士亦於九時去參觀帝國印刷所而返。十二時半同至中華第一樓午餐，二時方畢。蓋有馬場及菱田在座也。餐後甚疲，回寓休息。在木匠丁丁之聲（旅館改房間）中竟能入睡，實到東京後之第一次。四時同歌川去神保町舊書店購書。則見同類之店數十家，中外新舊書籍均分類陳列，門庭之客，無異新書店之擁擠，學術之發達，人民之好讀書，於書店中即可窺知。購得英日文書六十餘冊，費八十圓，有數冊係自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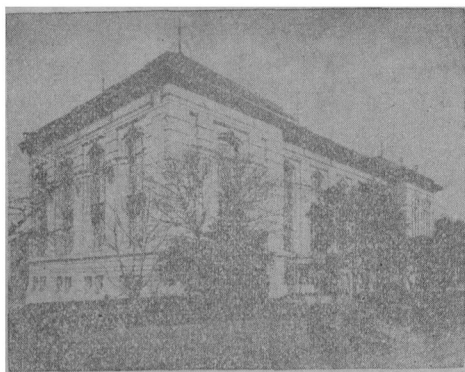
七時去伯鴻處接影片，則因所購之膠水不能用，已接者上機均脫去，明日得重購膠水，重新接合，殊爲費事。

九時與伯鴻長談，他說：今日下午在離東京驛不遠之地，偶得一麪店，麪只八錢一碗，且甚好，每人食二十五錢已極滿足，同一地方而食物售價相差如此之遠，亦奇事也。我們此次住ホテル，無處不伴洋盤，真無謂已極。且因無需要，雖在日住月餘，亦學不得幾句日語。如再來者必居日本旅館或下宿，以求節省金錢，學習日語。

決定二十日乘長崎丸回上海，船票均交由李暮君掉換。

十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

午前九時同歌川去上野公園，十時至芝公園，十一時至日比谷公園。東京之公園祇此三處。上野偉大，帝國圖書館、博物館均在其中，芝幽邃，樹林密茂，到時適某小學在其中開運動會，攝影十餘呎。日比則廣大，文化集會如音樂會等等常在其處。共攝電影二百呎。十二時至銀座購接片膠水。一時半起接片。五時至中華第一樓預備一切。蓋今晚我等還日友之宴也。六時客漸到，共九十餘人，分十桌。六時起映電影，七時止，中



東京帝國圖書館



間雖斷三次，但尙無大問題。此次已攝一千六百呎，已洗者一千二百呎，除去不能用者數十呎外，尙有千一百餘呎，因時間不敷，僅映八百呎，然已費去一時矣。菜全中式，正菜計十一種，有魚翅、燕窩、小碟連水果共十二種。日人之未曾食過中華樓者，覺得菜數多得可觀。日客全爲印刷、出版、印刷機器用品製造業，國人爲公使館、監督署及黨部職員等；惟克仁及夢麟去西京未到，並有中日女客十人，另由伯鴻夫人具名柬請者。席中伯鴻略述此次來日之目的及中華書局之概況，由李馨翻譯，日人由大橋代表致詞，無非中日親善多用日貨之語，由歌川翻譯。夜十時散。我與三省堂諸人同席，公使館楊祕書爲翻譯，席間三省堂營業部長末次保以前日所購之書帳見示，共爲千八百圓。

### 十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

午前九時同歌川至丸善購定訂正佛教大辭典一部，並與其地方課長長久繁商以後購書折扣事，允西書九折，本版八五至八折，外版九五至八五，預約及雜誌九五。十二時去伯鴻處。伯鴻等明日去神戶，因書籍多購無用，不如節省經費留待將來，乃決定明日同行。橫濱之行，亦即中止。午餐伯鴻等邀至車站附近之小館子，吃八錢一碗之日本麵，量不少，但味甜，勉強食之。蓋今日爲彼四十五歲之生日也。下午在瑾士處睡二小時。三時半淑班來約去新宿驛武藏野館看電影，共二片，一爲沈默之敵，一爲

放浪之王者，均美國產。後者爲有色，有聲者，尙好，惟電影場構造不佳，不甚通氣。八時半出，卽收拾一切，十時方了。

旅館結帳共爲一百六十餘圓，已付七十圓，來時說明住兩星期以上九折，乃主人初不肯減，繼允減五釐。

十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

午前七時卽起。七時半將書籍送交菱田，八時至伯鴻處，九時上車。下午四時四十一分到京都，川與我下車，行李直運神戶，伯鴻等亦均至神戶。下車直趨都ホテル；依華頂山而建，凡六層，有客室白五十間，及食堂彈子場等。樹木叢集，極爲幽靜。房價並不貴，普通雙房附浴室只售七圓，但寓客幾全爲外國人。

六時至街上散步。其清水燒之玩偶價廉物美，費一圓購一打，擬以半打送伯鴻夫人。並購照片數十張。此間街市閑靜，略似北平，所謂古都也。建築最大多數爲日本式，僅數大百貨店爲西洋式。街市之最繁盛者爲四條大橋，燈光輝煌，略似大阪。心齋橋其橫街有名新京極者，街口僅五尺，最寬處亦不過丈五尺，兩旁市房櫛比，各貨具備，並有電影場數處，取價均在四角以下。遊人擁擠不開，木屐聲宛似

音樂，至爲有趣。新京極之一巷，有店名スタン，英文 Standard 之音譯，義爲標準。其市招大書支那 リバ（中國）麵十五錢，洋食十錢，外有布帘數十塊（日俗飲食店及小賣店均掛布帘）以爲大店也。趨入一看，則爲依牆而立，長約三丈，寬僅四尺之一長巷，有寬一尺之長櫃檯，隔絕主客，檯內僅容一人行走，檯外連櫃檯面子伸出之六寸地，只有空地約二尺四五寸，設椅三張，但櫃上置食物之小鐵瓶，却有二十餘。櫃之一端用煤氣煮食物，一端設無線電收音機，壁上並有最新式之電鐘一具，及西洋畫片數張，食客常滿。以喝酒及食中國麵者最多。初以椅子不敷，故客人立食，後見數人依椅而立，並不就座，始知坐食爲例外。兩人各食麵一，餛飩一，洋食豬排一，又清酒一杯，共費一圓。麵之湯甚美。酒爲月桂冠牌清酒，爲日本有名出品，故到此店者大概喝酒。每酒一杯，取十錢，並送炒黃豆一小盤下酒，亦趣事也。此種形式，可稱酒吧間之正宗，不意於此間見之，惜不能攝入電影。

夜決定明日遊琵琶湖。睡甚美。

十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

午前七時起床，沐浴後至旅館花園一轉。園依山闢若干坪爲休息處，面積二三畝，有樹木陪襯，稱花園亦不愧。八時走至三條大橋早餐，各以二圓購琵琶湖迴遊券，九時十五分乘高架電車赴濱大津

(至遲九時四十分須由三條大橋起行輪船十時半開行也)歷四十分到大津爲濱琵琶湖之一市。市房長數里，商業頗盛；湖周數百里，爲日本之第一大湖。湖中島嶼甚多，最大者竹生、多景、沖ノ島。遊湖者每日自數百至數千，有太湖(琵琶湖之別稱)汽船株式會社，備約千噸之汽船數艘，供遊客乘坐，我們所乘者爲京阪丸。今日祭日(不知何節)，團體及個人遊覽者特多。同時開三船，本船共乘千餘人，以至三層艙位均無隙地，僅在船尾貨架上得兩坐位，略資休息。船之目的地爲竹生島。十時四十分開行後(每開行及每一停泊均奏西樂)，以爲十二時可到，故船上售午餐不會定食，擬在島上午餐。不料路綫甚長，竟至一時十分方到。僅泊四十分，遊覽尙來不及，更說不到吃飯。直至下午三時方得親子并一碗壓飢。

竹生島爲湖中島之最大者，水深而清澈可鑒，周約五里。登岸，見出售照片及土產者分別道旁。歷極峻石階數百，有觀音堂，辨財天等佛教建築，因時間匆卒，不及細看，僅攝外景數十尺而已。

二時五十分開行，先繞竹生島一週。後經多景島，甚小，周約一里，有寺及塔，未停泊，再經沖ノ白石，水中峙石兩塊，一大一小有如石筍，烏鴉麋集其中；均攝有電影。三時五十分到依崎長命寺，寺建山上，頂歷極峻石階八百〇八級(約五丁半)始達。道旁古木參天，較觀音堂尤爲清邃，爬上已汗流浹背，



當同至神有電車株式會社經營之浴室沐浴浴室設備甚精浴間全爲磁磚走廊及休息室均鋪地氈但取值每人僅十錢，蓋爲電車會社直營，專爲招待遊客，發展電車業務也。此地有湯ノ花者，溫泉之結晶體也，可醫神經衰弱等症，購兩盒。因欲回神戶參觀海港博覽會，故二時〇三分即乘車返，四十分到。攝影三十餘呎。仍在第一樓午餐。

三時半去海港博覽會第二會場參觀。會設於湊川公園，陳列者半爲海軍模型，半爲海洋產物。有世界一週館，設各通航地模型，以神戶爲出發地，橫濱爲歸宿地。購照片數種，攝影三十餘呎。出至兵庫埋立地第一會場，陳列者多屬實物及機械，並有圖表多種，價值較第二會場者大。惟五時半即閉門，未及細看，殊爲可惜。

夜餐仍在第一樓，飯後去街上閒遊，覺其較大阪東京靜，而鬧於京都。就個人印象說：我對日本所經過之都市，最愛京都。在西書店購書十餘種，費五十餘圓，並購得バリゼット及觀艦式進行曲唱片三張，費四圓五十錢。夜因熱，睡僅五小時而已。

十月十九日 星期日 晴夜雨

今日特熱，早晚均達七十四度。中午八十度以上。

九時半同克仁等去博覽會第三會場參觀。設於觀西學院（商科大學）入門之街，懸燈結彩，甚整齊，但場內陳列者幾爲商品及遊藝品。蓋海港軍事設備均在第一會場也。匆匆一覽，攝電影二十餘呎。十時十分至上筒井車站乘高架電車赴寶塚觀歌劇，來回票每人六十四錢，十時五十分即到。惟今日爲星期，又在博覽會開幕期間，故遊人特多。大劇場第一場之票早已賣空，第二場須下午五時開幕（星期及祭日兩次，平常午後一時一次）不能久待，乃觀其下午一時小劇場之歌劇（平日不演，中劇場爲日本新戲，每人售五十錢）演員雖係大劇場之一組，但設備及劇之內容均遠不如大劇場者。蓋大劇場爲正座，所以示外人者，小劇場僅爲補助而已。三時二十分閉幕，即趕車返，四時十分到寓。伯鴻已返。因見我們零件甚多，特請歌川出購籐箱一只。

六時去第一樓晚餐，由公司宴請大阪黑越及川島兩家，共到川島夫婦等七人，連克仁等共十七人，分兩桌，燕翅席每桌三十圓，菜甚好而價遠廉於大阪及東京。九時散席，克仁等因昨日得外務省特派員小黑之電，當夜去大阪。

致小孩各一博覽會明信片爲紀念。

十月二十日 星期一 雨

早雨，午前九時因雨即在旅館早餐侍者持菜單來。初以爲係定食揀取乃由歌川黠四樣付帳則每客三圓六十錢，爲歷來未有之貴早餐。十時上長崎丸，雨未止。旅館結帳共爲百四十餘圓，小帳開去三十餘圓。蓋茶房之小帳外再有小帳；其他如司電梯者、司關者、照料行李者均須開銷。所謂真正西洋式之旅館，一切均西洋化也。船於十一時開行，攝電影三十餘呎。船開漸晴，經過內海，風景甚好，攝電影五十餘呎。

下午二時半至五時半復楫一長函，共二十張，在四千字以上。告以在日（一）行程概況，（二）生活情形，（三）一般感想，（四）對於她去日求學之意見。由叔和轉交。蓋到日得其四函，因其此去必經上海，可以晤談，未曾一復。今日有暇，恐其逕去北平，故將四十日之經過情形爲概括之報告也。夜餐之菜單印有兩鳥，甚美，亦寄楫。並寄叔和一長崎丸照片，告以回國期及請代轉楫函。

晚八時半，食堂演電影，爲美國新聞片及滑稽片，歷時四十分，無甚意味。初睡於吸烟室。因內海無風浪，十時後仍入艙。二時風浪大起，照相機等均墜地。六時止。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

因昨夜逆風，十一時始到長崎，已遲二時矣。當上岸購水果零物等。下午一時開行，今日下午過東



海。本有風浪，因天氣甚好，浪極小。夜睡甚好。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

午前六時起看日出，伯鴻等已先起，因雲甚濃，景不甚好，但攝電影十呎，照片六張。

因昨夜無風，本應午後三時半到上海，乃一時五十分即到。

到時微雨，因函告同人謂三時半方到，故抵埠無人來接。二時十分協恭等到，妻及湖兒同來。平時海關檢查頗爲費事，今日有通濟隆照料，一律免檢查，故四時即抵家。

# 北遊雜記一

民國十年十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午前九時半乘特快車赴北京，十九日午後六時二十五分抵津。此行之目的有二：一、爲中國公學之風潮須與王敬芳先生接洽，二、爲參觀京津甯三處著名學校。我本預定直到北京，至津訪梁任公先生，悉王先生將於翌日來津，遂即在津候彼，寓日租界德義樓飯店。

天津雖係租界，但地曠人稀，絕不如上海之喧擾，旅館猶甯靜；賭博叫局諸惡習均無之，居其中儼如鄉間庭院，殊爲難得。夙聞天津南開學校名，今既至其地，遂決往參觀。原擬二十日上午去該校，適梁先生招談，未果。下午王先生來，談校事甚久，並約翌日下午同車赴京，南開之行，亦改至翌日。

二十一日 星期五

午前至南開學校，晤校長張伯苓先生，談教育問題甚久。該校校址在電車公司後，佔地一頃，但光緒三十年創辦時，學生只七十三名，校址即嚴範孫先生之偏院。今則分中學大學兩部，中學生千二百餘人，大學生男女二百餘人，總計一千五百餘人，校內執事並擬舉行大募捐，募建築以購地費三十萬。

元，預定添設女子中學。學校經費中學年需十萬元有奇，大學六萬元有奇，除中學每年受省款津貼三萬餘元及學費外，大學經費概由私人捐助。此校在純粹中國人之私立學校中，規模學額，俱首屈一指，然而該校校長及董事等十七年以來孜孜經營之熱心毅力有足多矣。因急須上車，未及參觀校舍及教學，擬返滬過津時，再去詳看一次。下午同王先生赴京，即住中原公司，適胡右清先生定明日起行赴歐美考察實業及教育，中原公司何君設宴於南園餞行，我亦作不速之客焉。席中與胡先生談及出國目的，彼謂此行固注重在實業及教育，但亦旁及於社會狀況；蓋實業及教育之發展與否，皆與環境有關係。回公司，暢談甚久，並承贈親書一屏。因商務印書館之教育雜誌明年由李石岑編輯，李在滬曾囑爲代約撰述人員，而胡先生夙注重教育，並辦理學校多年，遂請其將國外教育狀況作通信在教育雜誌發表。

## 二十二日 星期六

午前至高等師範晤周調陽君，周君係前在湖南高師英語部之同班學友，六年畢業後，吾在長沙，彼在衡州第三中校主持教務。今年因求知心切，特辭去校務至高師教育究研科研究教育。驟然相見，頗爲驚訝；蓋四年餘未曾晤面，我知彼在京，彼不知我北去也。原擬參觀學校，只以斯日係星期六，各校

下午無課，遂同周君至城南遊藝園一遊。八時往車站，送胡石青先生回寓，約周君明日遊中央公園。

## 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晨九時周君來寓，同至尚志學會訪林宰平先生未遇，繼至北京大學訪徐六幾又未遇。乃去中央公園，參觀衛生陳列所，監獄出品所。夜回寓，與王先生及李藻蓀先生擬定從明日起參觀北京男女高師及其附屬學校、北京大學、孔德學校、清華學校、香山慈幼院。清華與慈幼離城甚遠，並承王先生假以汽車與李先生同去，殊感激焉。

## 二十四日 星期一

午前至琉璃廠參觀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校，首遇該校教務課陸光宇先生，談論甚久，承引導參觀校內一切設備，並晤傅種孫先生。傅先生係該校數學教員，並在高師數理研究科研究數學，譯有羅素數理哲學，七月間在滬同住數日，聚談甚歡。此次見面，招待殷勤，至爲可感。該校現在學生百人，另有女生一班，以校地窄狹，均未寄宿。教職員對於校務頗爲熱心，校內組織有中等教育研究會，將各科分門研究。修業年限四年，至第四年分第一第二兩部：第一部注重文科，第二部又分工業科與商業科。下午並邀該校教務主任王先生談學制及其他教育問題甚久，一切詳情，當集合京津甯各教育家之談話

與各處中學校之現在實況，參合個人之主張，撰中學學制問題一文，在十一年一月份教育雜誌發表，此不具贅。

午前十一時在附屬中學參觀畢，承陸先生引至附屬小學，因時間促迫，未及細觀各班教授，但見其商場及兒童圖書館組織完善，爲其他小學校所少有。吾國出版界本不發達，關於兒童用書猶少，而該館陳列書籍頗多。據主其事者云：現已有書千餘種，分類依照杜威之十分法，星期日亦開放，任外面兒童來館閱讀。商場亦係分類組織，有糕餅店、文具店、衣服店等等，皆學生經營，教員輔導之。十一時復承陸先生引至高師晤教務主任程時燧先生，程先生前爲附中主任，對於中等教育頗有研究，與之談教育問題甚久，並代約其爲教育雜誌撰文。尋晤該校心理學教授張耀翔先生，相見即謂昨讀尊著，擬即通函，暢談一番，不料今日大駕忽來焉。蓋彼現組織心理學會，由該校研究科同學分搜國內關於心理學之譯著，余年來所作關於心理學文字亦曾爲彼輩搜集也。承贈關於心理學印刷品多件，並囑在滬介紹會員。我對於心理學頗有興趣，當允盡力。斯會係彼今年於南高暑期學校中發起，會員百餘人，除各心理學教授外，大都爲小學教師。內分研究、編譯、測驗、調查等四股，預定每季出季刊一冊，由中華書局承印發行。

下午由傅種蓀先生引導至女子高等師範附屬中校參觀，晤該校算學教員韓桂叢先生，承其懇切招待。該校校舍較狹，學生通學者甚多。但其陳設清雅，頗具美感。校內行政組織爲會議制，校內一切進行事項均由教職員會決議行之。職教員會之下分設教育會、教務會、庶務會，各會之下，又分設各種會議如學科主任會、操行批評會等。學校課程與教育部章無甚出入，不贅述。參觀畢即同傅先生至高師，略一走閱即回寓。夜在寓晤朱經農先生。

## 二十五日 星期一

八時同李藻蓀先生赴香山參觀慈幼院。該院係熊秉三先生所創辦，其收貧兒男女八百餘人。院址係前清行宮，地面極寬。山景清幽，極爲可愛。在北京居數日，頗覺悶沈，入其地，精神爲之一爽。校內組織設備，頗爲特別，茲略述如下：該院經費係熊先生於辦振餘款項下所提撥，此時每年需經常費約十萬元，因兒童之衣服、書籍、火食等項概由院供給也。據熊先生云：現在每人每年需百元以上，則八百餘人即需八萬餘元，加以教員薪金及校內雜用自非十萬元不可。院內原分教育股、職業股、事務股及評議會分任各項事務，除評議會外各股均設有主任負責專責。現以年在六歲以下之兒童甚多，特增設保育股，聘美人夫婦兩人主其事。教育股主持兒童教育事項，分設男女兩校舍，有高等國民兩科。並有幼

雅園，男女同學。職業股主持兒童之技藝訓練，事務股辦理院內庶務事項；評議會則由校長聘請京中著名學校教職員十人至二十人爲會員組織之，決議教育職業兩股進行事項，交由院長採擇施行。據熊先生云，前以院內設置未盡完全，評議會尙未組成，本期當可開會。此係該院組織概略。該院僻在京西，地曠人稀，且所收兒童，多係赤貧之子，既無家可歸，復少機會與社會接觸，若照通常學校之設備，學生入院數年或十餘年之後，勢必成爲純粹書呆子，置身社會，不僅不能治事，且不能生存。故該院之教育設備，須合家庭、學校、社會爲一爐。熊先生對於此事頗費經營，據云年來建築費已用去四十餘萬。院內有醫院、商場、農場、工場、圖書館、理化館、市議會、公園、村莊，凡日常生活所必需，所應需之件，無一不備，儼然一完好整齊之社會也。貧兒之幸福真不淺哉。

該院一切設備，不僅爲中國學校所無，卽世界各國恐亦少有。評者多謂其設備不類貧兒院，而以名額不廣，不能容收多人，及場面過大，恐難持久爲慮。惟據我個人觀察所及，設備完美，名額不廣尙非重要問題。蓋此時中國之社會，不完備之處甚多，一切組織自然不能如我們理想所期望。惟該院兒童年齡最大者只十四歲，小者三四歲，離成人之期，少爲六七年，多則十餘年。六七年至十餘年之後，中國社會情形當有所變化，變化之結果如何，雖不可預期，但主持其事者却不能不有一未來之社會的範

型使之逐漸實現；若主持者認未來之社會必須有此種種組織，則一切設備，雖與今日社會實況不十分相符亦不足責。至貧兒之所以爲貧兒，亦偶然的不幸，並無何種先天的預期，其機會應與非貧兒相等，決不能謂其一經不幸而爲貧兒，卽須永生於貧兒環境之中也。學額能廣固佳，不能廣亦無傷，以世界上待教養之人極多，只能盡其力之所能及，無法一一置於安適之域也。此爲我對於一般論該院者之意見。至我對於該院認爲急須留意者亦有數事：（一）該院實際教育狀況如何，因時迫促，未及詳看，不敢有所論列，惟見幼稚園生徒年齡有大至十歲者。詢其故，據云彼等程度不能入國民科一年級，祇好置於幼稚園。近來智力測驗法發達，考察兒童所得之結果，生理年齡與智力年齡多不一致，但除低能者外，常兒少有相差及三年者。幼稚生平均年齡在五歲上下，而有十齡兒童加入其中，此等兒童果係低能，則置於常兒之中亦難教授，若非低能，置於年不相若之兒童中，更難教授。蓋兒童因生理心理上之關係，年齡相差至一年以上，卽有顯著之區別；有許多事理爲八歲兒童所極容易瞭解者，以之教六歲兒，便覺費力，以其經驗復有差別也。我極希望該院注意及此。倘慮此等兒童之程度不能入國民科一年級，儘可設補習班以救濟之。該院既有兒童八百餘人，其中必不能無低能兒，似宜另設低能組以教育之。（二）學年制戕賊兒童個性，國內教育者幾無不知之。有許多教育者日思有以改革之，只



以爲經費、人材及部章所限制無法見諸實行，該院既係特殊學校，當然不爲部章所限制，經濟方面似亦無所困難，儘可多延教師，實行能力分組制，使學生個性得適當之發展。(三)院內兒童數百，一切衣食，現在雖由公家負責，但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能有生活技能。職業的陶冶，雖爲該院所特別注重，但總覺其不脫中國通常小學校之習慣；於此我極願介紹美國現時極流行之葛雷學校制度 (Gally school system)，盼該院主持教育者加以研究，擇要採行，以謀學生生活與社會生活接近，而使學生之技能增加。(四)該院設備既稱完備，對於教員之待遇亦希望有根本規定，俾教師能久於其事。(五)至該院圖書館，理化館均係新建，書籍概由熊先生以家中藏書捐入，自難責其全備，惟圖書館之設置係以兒童爲本位，則關於兒童用書，不可不多爲購備，甚望主其事者於兒童用書加意研究。(北高附小兒童圖書館頗可參考)理化館所藏關於生理標本尚多，惟少植物標本，倘教師能採集附近植物製標本，於教授理科當大有裨益。(六)他如教科書之編纂，對於兒童家庭調查與聯絡，我亦視爲重要者。不知熊先生及諸教師以爲如何。此外我有一種感想，即該院爲研究兒童學極好試驗所。通常小學校之兒童，雖亦可供教師之研究，但每年總有變更，對於一兒童頗難有繼續至十年以上之考察；並且小學生在學校寄宿者少，每日出入於學校、家庭、社會間，環境上當亦有幾許影響。該院貧兒既由院供

給宿膳，又多無家可歸者，在學校繼續之年限甚長，倘能施以團體及個別的考察，將其逐日逐年關於生理上心理上之變化，記載彙列之，於教育界實有莫大貢獻。尙望該院執事注意於此；更望近在北京之教育家留意焉。

本日參觀該院，承熊先生殷勤招待，甚感。午膳畢，即同李先生乘車赴清華學校，該校歷史，知者甚多，毋庸贅述。入校有一事頗足記述：吾輩驅車入該校，倉卒未在傳達處停車，比至該校科學館下車，則渺無一人，正在不知從何處晤辦事人員之際，忽來學生一人，殷勤問余輩何事，告以來意，彼即至教務課請該課職員來談，態度極爲和氣：可見該校平日對於學生訓練之一班。適該校正開職員會議，教務主任王先生未能引導，特遣庶務課胡君接見。問校內情形，覺不甚了了，乃晤該校高等科學生梁思成君。梁君現譯威爾士歷史綱要將成，在該校爲高材生，對於校務頗爲明瞭。承其引導至各處參觀：先至圖書館，並承該館主任指示一切。館內藏書甚富，分中文西文兩部。中文舊書目錄，仍照經史子集分類，中文新書及西文書則做杜威之十分法。據云每年該館需職員薪金及雜用費二萬元，添購書籍費二萬元。建築設備，在中國殊不多得。校內有體育館、科學館、醫院等，地面寬敞，建築宏壯，學生居其中精神上頗覺愉快。該校分中等高等兩科，中等科辦法與普通中學無大出入，高等科則全用選科制。學校行

政分五部辦理：曰總務、教務、齋務、會計、庶務，校中一切辦法係參合各國學制與中國教育部章程者。披露於報章者甚多，此不具述。惟關於成績評定之標準頗可研究。該校對於學生成績，無客觀的標準，只分超、上、中、下、末五等。將每班或每組學生人數作爲百分。預定每班或者每組百分之五爲超等，百分之二十爲上等，百分之五十爲中等，百分之二十爲下等，百分之五爲末等。如此計算，每班或每組之學生無論如何優異總有百分之五不及格。據梁君云，此規程未實行（八年實行）以前，學生對於社會事業頗爲熱心，自此規程實行以後，學生皆孜孜於功課，對於社會服務逐漸冷淡下去。有許多天資較劣或自尊心盛之學生，甚且寢食俱廢，以求及格與作前列生。此種辦法，以之敦促學生注意功課，固無以復加，惟各科學之成績無客觀的標準，完全以人數爲比例，無論如何，終有不及格者，則此組之不及格者，未見其學績必劣於他組之及格者，他組之及格者亦未必優於此組之不及格者。以一組爲單位，學績固有標準，合全校比例，實無平衡之準繩。此種驅策方法，不知在教育上之用意果何在；且所謂學問者，不僅書本上之知識，學校內之功課已也。學生在相當範圍內參加社會活動，所得之知識與經驗未必不及教科書與講演錄之所授與者，學生既有無妨功課之活潑之精神，又何不任其發展耶。

該校校舍頗寬，參觀畢已五時半，即趁車返寓。夜間傅種蓀徐六幾來晤談甚久。

## 二十六日 星期二

午前八時尚志學會李毓崧先生來，商議我在長沙第一師範所編之教育心理綱要稿件事。此稿原允交該會爲叢書，後以體例與該會叢書不甚合，即交商務印書館單獨發行。李先生之意頗誠，允回滬向商務言之。又去年曾以實用教育學一書交該會發行，此書現已五版，惟其中頗多謬誤處，教育心理學綱要不交該會，惟允將前書修改一次付去。李致謝而別。午前九時至北京大學晤徐六幾、胡善衡、郭夢良、羅敦偉諸君。由六幾引導至北大參觀。該校適正開學，一切尙未就緒，蔡子民先生又病在醫院，遂略一流覽，取得章程數種而返。下午一時晤瞿世英君於北京大學，即與六幾同至孔德學校參觀。斯校係蔡子民先生等組織之法華教育會所創立，一切組織制度，完全將教育部章程打破，並係絕對的男女同學。茲述其概略如下，以供國人參考，更望一般自命遵守部章之恂恂學士一寓目焉。

該校係單系制，定十年畢業。一年至四年與部章之國民學校程度相等，五年至六年與高等小學之程度相等，六年至十年與中學程度相等。五年以上各級之外國語科專教法文。此時已有八年級，學生男女二百七十餘人，女生較男生多十餘人。學校經費除學費外，概由校外捐助，每年共用一萬二千元上下。學校行政組織有校務討論會，研究議決學校一切事務；其下分籌款委員會、聘任委員會、教育

研究會、校務委員會四種；前三種皆由校內外人士聯合任之，第三種之下又分教科書編纂會、各科教授研究會兩科。第四種則由校內人員組織之，下分教務、文書、會計、庶務四科。校內無單設職員，一切職務概由教員分任；教員亦男女兼有，此時男多於女。該校校舍甚狹，男女生寄宿者十餘人。並有美國男女生二人。在該校談論甚久，一切詢問，均承該校教員輪流作答（因各人均有功課，不能由一人曠課陪客）甚為感激。惟當時所談教育問題，我至今尚認為須討論者略述如下。

第一、學制問題。該校由小學至中學共十年，比現行學制之年限短一年，現行學制中學以下之年限較前清又少二年（前清高小四年中學五年）除法國十一年外，其他英、美、德、日、有十二以至十三年者，年限既縮短，程度便相懸殊，在理論上便有討論餘地。又該校小學既縮短為六年，所定各科目程度，又與現在普通小學相等，我頗懷疑以該校六年之時間能否做完他校七年之功課。當舉此相詢，某君謂該校六年以前不授歷史、地理，可以騰出時間教授國文、數學等科，但數學程度頗趕不及，相差約一年。至七年以後能否補完以前未習之數學課程，補完數學課程是否與他科有妨礙，現在因無八年以上之學生，試驗未畢，尚無從斷定。然此就六年習完直升七年級之學生而言。倘習畢六年之學生即須直入社會做事，數學程度相差一年，不知發生困難否，此事實之須討論者。

第二、學科問題。該校六年前無歷史地理，當時亦曾問及。據云雖無歷史地理科目，但史地教材有時包含在國文科之中。此在四年級以下自無問題，五六年級是否須教以史地上系統知識，此亦似不可不加以討論者。

第三、男女同學問題。男女同學在中國教育界是一極大問題。稍舊之教育者極端拒絕，所謂新教育者，固亦有幾許人主張小學與大學可男女同學，中學不可，其理由爲中學時期正學生身心發育之時，男女同學恐發生兩性問題也。此議我不謂然；我在教育心理學綱要講兩性問題時曾經談及。該校男女學生有十八歲以上者，據該校教員言，歷來並無何種問題，我極望反對男女同學的先生少談禮教，實際到孔德學校去看看。

在孔德參觀畢仍回北京大學，與耿濟之、胡善衡、郭夢良、徐六幾、瞿世英等至東安市場晚餐，聚談甚歡。八時去彭一湖先生處，直談至十二時方歸。

## 二十七日 星期三

早車回津，下午再至南開學校參觀。復承該校校長張伯苓先生、大學主任凌冰先生、中學主任張敬虞先生殷勤招待，引導參觀全校校舍及設備。並承凌先生邀至私宅晚餐，談教育及心理學問題甚

歡，直至九時方返寓。

南開歷史，前曾言及，現就其學校行政組織及當日所見者約略言之，以供國人參考。該校現分大學中學兩部，雖同在一處，但其內部行政完全獨立。中學大學各設一主任，主持各部事務。中學分設教務、訓育、齋務、庶務、體育五課，各課設主任一人，因事務之繁簡，各設課員若干人；關於各課事務由各課會議執行，關於各課共同事務由校務會議議決，分交各課執行。大學部因學生較少，事務較簡，一切事務祇由主任與各教授會議執行，不分設各課。大學現分文理科及商學專科、礦學專科三科，文理科又分言語學、算術、天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與教育學五門。現行積點制（即學分制）；學生須習畢百四十積點，并考試及格始能畢業；平均計算大抵四年畢業。中學畢業生即可直接考入，無預科，此與部章及北京大學學制不同者。中學現仍四年畢業，係學年制，但因其同年級之學生甚多，可依各科之程度，分爲若干組，又年限已屆畢業期而所習之功課有一門或二門不及格者，升入本校大學後仍可一面在中學補習；則實際上即學科制也。中學前二年爲普通科目，後二年分文理兩科，至第四年文科之中又分爲文、商兩科。據該校統計，中學畢業升學者，占百分之九十三，又以入本校大學部者爲最多。升學人數如是之多，亦現在中學校之特殊現象也。

南開中學精神活潑，課外組織甚多。有一事頗足供各校參考者，即師生共同組織之校務會也。該校張校長於創校時即任斯職，至今十有七年，熱心毅力，百折不回，真令人欽佩。然在五四運動之時，學生因一時之誤會，竟發生絕大風潮，張先生幾至不能維持，後幸校友覺悟甚速，未幾即恢復原狀。張先生知學校風波之起，係由師生之間不相諒解，於是有師生校務會之組織。即由大學、中學教員學生各舉代表若干人，單獨組織會議，凡關於各該部一切事務，除學校行政外，概由各該部師生校務研究會詳細討論，交由校長核准執行。此種組織，確足以解除師生間之誤會，惟亦須師生對於校務有共圖進步之精神，始足以行之無弊。蓋教職員之間有不以校務為前提而以個人利害為前提者，反易被利用也。吾為此言，非不贊成其辦法，祇因現在教育界怪狀百出，事實上或不免發生問題，希望做行者審慎耳。

我斯日到校參觀，適係星期四。該校每星期四下午二時半至三時半為中學生集合訓話時間，三時半至四時半為大學生集合訓話時間。訓話者或主任、或校長、或教員、或由校敦請名人，題目臨時宣布，即以此為修身課程。學校一週內興革及學生所發生之重要事件均在此時由主任報告。斯日中學係張校長講演，以校內偶發事項為講演資料，予學生之印象甚深。其中有「我們相信教育能解決一



切問題，猶如宗教家相信天上有天堂一樣；天堂之有無，雖無人能證明，但在宗教家之感情上總稱是有的，總得設法向天堂走。教育能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現在雖不能證明，但教育者應當信以為『能』，向前努力做去。此數語吾輩教育者當共勉之。學生千餘人，相聚一堂，笑則舉堂哄然，靜則寂然無聲，平日訓育，誠不可及也。我對此種大集合之講演報告，極端贊成，惟中學學生四年之中，除此項講演之外，不另授以倫理課程，尚不敢贊同，理由過長，當另篇詳論，此不具述。

## 二十八日 星期四

午前赴北洋大學參觀。該校成立最久，工科地質科之設備頗完備，在中國可稱首屈一指。時間匆促，略一流覽即返。午後二時乘車返甯。

## 二十九日 星期五

午後四時抵南京，寓下關中華旅館，即電請南京高師陳啓天君來談。約翌日至高師參觀，並約晤王克仁、邵爽秋、向達三君。

## 三十日 星期六

午前九時至高師晤王君等，相見甚歡。斯日係星期日，照例不能參觀，因我明日即須回滬，不能久

留，遂由諸君引導至各處參觀一次，並在校旁菊廳午餐。菊廳係高師農科所附設，即在該科農場。廳內陳設清潔，一切點心酒菜均有出售；校內外遊人在內飲食者甚多。該校農科主任秉志先生，據云極能幹，一切設備均駕各科之上。現在經費除學校款項外，由外面團體及私人捐助者年數萬元。教育科主任陶知行先生原思一晤，因於日前同孟祿博士赴廣東講演，未獲見面，殊悵悵。餐後承王君等贈該校教育科心理學印刷物全份，並引至附屬中校參觀。該校主任廖茂如先生二十日赴京，在途中錯過，亦未獲晤談。校中一切組織與制度擬於「中學學制問題」文中發表，此不贅。參觀附屬小學並晤該校主任俞子夷先生，以時間迫促，未及細談，購該校出版之助教一本以備參考。午後並承向君引導至金陵大學晤袁自堂先生參觀其科學館，並乘便至暨南學校，五時返寓。預定明日上午參觀第一女子師範與第一中校。

### 三十一日 星期日

午前九時即至第一女師晤楊文偉先生。因先承王克仁君電告，故楊先生在校等候。接談後即至教務處，晤其教務主任陳希東先生，談教育問題甚久。該校除師範外並有中學班，一切辦法，大致與附中相同。十一時承楊先生伴至第一中校晤其訓育主任王衍康先生，談未久，校長陸殿揚先生來見，相

與討究學校中一切問題，直至十二時方罷。陸先生極誠摯，辦事熱心負責，學識亦足副之，所談關於學制及教育上重要問題，具擬在教育雜誌發表。彼任一中校長職僅一年，此一年中所經困難甚多，波折亦不少，現正擬刊行紀念冊，將其失敗成功之一切經過直陳於社會，以供參考。並謂彼等辦理一中有六字自勉，即「不負氣、不灰心。」此六字本抽象語，無論何事均可適用，但治教育者更不可不服膺。蓋教育乃工多效緩之事，若無毅力，勢必中輟；又因教育負改良社會之責，一切設施與現時社會習慣，總多少有不相容之處，最易引起社會反感，若因一時之氣而憤憤不平，潔身引退，則永無達到目的之日。此六字，我願一切教育者共勉焉。因事急須附車回滬，午後一時即回寓，夜十一時到滬。

中國公學風潮未發生以前，我原預定從十月十四日起，在上海各校參觀兩星期，即赴南京、北京、天津、杭州各處參觀，其意蓋以爲欲謀學校之教育能與社會生活接近，及確定教育方針，使中學教育能與小學大學教育相銜接，均不可不從事實際考察。現在雖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但先參觀京、津、甯各處，再返觀上海、杭州等處之學校，結果當無二致。惟以六日之力，參觀十餘校，每校所費時間均只數小時，各校內容，一瞬之間，自不能望其畢露。即與之接談者，亦因時間關係，未及詳加討論。上文所論列者，自信錯誤在所不免，尙望各校執事加以指正。我所提出之教育問題，亦望教育者加以討論。

我此次參觀各校之主要目的，爲學校行政之內部組織，其次爲學生團體活動，再次爲理科設備及圖書館；對於教學因時間過迫俱未細察，故上文論列均未及之。

此次參觀對於中學特爲注意。總合各教育者之談論，有下列數問題爲目前各校所感困難者：

一、學生入學與畢業後出路問題。

二、學生增加無法收容及學科制問題。

三、中學教育以升學爲目的抑升學與職業兼顧問題。

四、考試問題。

五、訓育問題。

學生入學問題；憶本年七月間陸殿揚先生曾在學燈有一文論及，閱者當可查閱不再贅；惟中學係介於小學與大學之間者，入學問題與中學本身及小學校之關係最大。畢業後出路問題除中學本身與大學之關係外，更牽及於社會，蓋照中國現行學制之規章言，中學固以升學爲目的，但在事實上則絕不然。就我此次調查所及者，只有南開中學畢業升學者有百分之九十三，其他各中校畢業升學者最多不及百分之五十；然此猶指都市而言，內地各中校畢業升學者當更少矣。此時國內專門學校

有限，每年不能收容如許中學生，則畢業者勢必有一大部分在社會謀職業；且因學生個人之家境及個性關係，亦不能盡入專門學校，則一部分學生如何處置。欲其在社會上謀職業，則照現行學制之中學，四年之內，實無相當之職業訓練，絕無有適當之生活技能。即曰有之，此時社會上對於學生猶以「讀書人」相待，亦未見能引用。則此一部分畢業生，主持中學教育者，果有何方法以使之各得其所；實現今中學校之一大問題，急須詳加研究以求解決者也。

學年制之戕賊個性，學科制之較爲完善，教育者幾莫不知之，然以部章、人才、經濟種種問題均不敢驟然變更；年來國內專門學校之程度逐漸提高，中學四年畢業之後，入學頗感困難，於是有主張五年者（如長沙之嶽雲明德及南京之一中是，惟一中是省立，章程變改頗有束縛，於規程上加一但書曰「但遇特別情形得延長爲五年」，據陸先生云，該校之第五年擬由校友會名義舉辦）但亦無統一辦法，此亦現在主持中學教育之問題也（寫至此適報載全國教育聯合會在廣東開會議決中學以下採六三三制，則此問題當可解決。）第三項有兩派意見，張伯苓凌霽冬諸先生主張中學完全以升學爲目的，不加職業教育，陸殿揚王克仁邵爽秋諸先生與我主張中學加職業教育。此問題與第一項第二項有連帶關係。學制系統既解決，則此問題即可迎刃而解。第四第五兩項討論者甚多，理由散

見報紙雜誌，惟至今尙無適當方法解決，尙望主持教育者，劃定範圍，逐段研究。我對此將有長文發表，此不再述。

我此次參觀所及，覺得各教育者有一種共同之新趨勢，即對於現行學制抱有不妥之態度，而思有以研究改革之也。此種趨勢直接固由於五四運動而後思想界大起變化，將從前之部章迷信打破有以致之；間接實由現行學制本身不良，不能以滿足社會需要，有以使之然也。現在學制系統經此次教育會聯合會議決，可以大定。但施行之困難甚多，施行後所產生之結果能否如現在所期望者，更難預定，則此種態度不可不繼續保存，研究精神更不可不繼續增加。此心此志，願與一般教育者共勉之。其他關於教育上之諸問題，一時不能憶及，以後再談。

吾此次遊津、京、甯三處爲時共兩星期，社會現象之足以引起我感觸者甚多；最足以使我不忘者，北京城內，黃如燐光之電燈，南京下關徹夜喧嘩之旅館。吾居京數日，眼爲之敗，居甯數日，神爲之昏，不知久處其地者，果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否。友朋聚談之足，以使我忘者，爲二十七日在北京東安市場與亞洲文明協會之夜談，二十八日天津凌霽冬先生家之夜讌，與南京菊廳及第一中學之暢論教育問題是也。

## 北遊雜記二

民國二十年五月三日 星期日 晴

午前七時起，料理諸事，八時半起行。五時至南京江邊渡江過浦口，熱達八十一度，頭暈口痛。車七時開行，晚餐時購沙瀘冷水一瓶飲之，大便驟通，較舒服。

今日有兩事可記：（一）京滬車上與兩日人對坐，彼等手不釋卷，並將閱畢之報紙剪存。所剪者爲大陸報之對於中國貿易統計，其人之地位頗不低，似公司經理，此種精神國人最缺乏。（二）在津浦車上見一李某（因臥車外均有姓名，故識其姓名）與其侍從談話。滿口官僚腔，而其侍從之滿口「是是」亦足以配之。李年約四十餘，面團團如大腹賈，攜其肥胖相似之妻同行。聽其口氣似爲財政官。口口聲聲誇自己節省，謂家中老太爺祇請兩人伺候。大奶奶二奶奶病入醫院，每日要數十元醫藥費無法出，囑其侍者住在公館諸事要節約，並責以每月拿津貼十二元除去膳食外應餘錢寄家，侍者除讚美外並談及某老爺某小姐之私事，此二人很可代表現在中國的官場現象。惜無暇詳寫耳。

五月四日 星期一

上午陰，下午雨，溫度上午七十，下午六二。

六時二十三分即到徐州車站。中國廢府已十餘年，獨鐵路郵政之地名仍稱府，行政之效率可知也。下車直寓徐州花園飯店十一號。房間大而陳設壞，日取三元。八時去中華書局晤經理王敬之君。上午同去參觀徐州中學初中部，晤其數學教員高季可君（近日因經費問題，各校長多去省請款。）據謂讀我書不少；係前江蘇五師畢業，教育常識頗好。他說現在學校一切科目均成爲文字講授，自嘆設備不好。參觀其理化、數學、國文諸科教課，均除講授文字外，無他教具。且以校舍狹隘，教室卽爲自修室，而桌椅過低，學生曲腰寫讀，於身體尤有妨害。參觀其圖書室，僅一見方地，藏書不到百種。我以爲此不僅是經費問題，無讀書習慣實是一大原因。他謂此地學生頗儉樸，但除讀死書外，不肯作他種活動；但如活動又易受不良思想之引導，實一可研究之問題也。當要求講演，却之。

繼至公安街小學，晤其校長吳君，全校學生二百八十餘人，分六級，每月經費不及二百元，教員月支十八元，尚須自備膳食，其生活之苦可知。但據王言，鑽營者大有人在，校長亦常更換。吳君着一粗毛灰夾衫，已破數洞而未補。學生均女子，蓋前爲女子高小也。校具極簡陋，幾無參考書可言，但正在改建辦公所，據云係募捐而來。



繼至公共圖書館，晤其館長李正昌（號運周）君，據云曾在上海見過我，曾任教育局局長；年四十餘，頗精幹，辦事亦老練而善交際。該館成立僅年餘，經常費三千元，竟募購得新舊書籍萬餘冊，且有若干日籍。此外如木刻二十四史等，頗爲外間所不易得。

繼至大巷口小學，晤校長孫君。校舍極狹，僅教室四，辦公室二，不及兩方丈。但學生四級共有二百七十餘人，表冊亦不少。經常費每月一百三十餘元。教師不用教本，均自編講義。當地人士很爲宣傳，恐魚魯亥豕，遺誤學生，或亦難免。蓋自編教材非有優長學識，豐富經驗，充足時間，充裕經濟莫辦，絕不能責之人人。到該校正十一時。值放午學，很以爲異。據云此地人民習慣每日兩餐；早飯十至十一時之間，夜飯四五時之間，故於此時放學。未及參觀其教學，托王君代覓其講義一併。

下午同王君去徐中實小，晤其教務主任周鴻儀（號柳堂）君，教育常識頗好，學校即張勳生祠，故校地很寬敞。學生二百七十餘人，經費每月千一百餘元，除去地方教育指導費外，月有九百元，較公安街多四倍半。設備雖較好，但趨於形式；其組織一如江南之實小，有所謂市政府、鄉鎮等等名目。無專科教室，每年級之教室中備有學生閱覽之書若干種，圖表若干種，但書多近日之文學作品，頗不適於小學之用。教學情形尙好，幼稚園尤難得。

繼至銅山縣立師範晤其訓育主任王君，亦謂讀我書甚多，並欲請講演，却之。全校共四級，中師各二，學生共二百七十餘人。經費每月千餘元。據其計劃表，擬採用道爾頓制。但少參考書及其他設備，恐採用亦多困難。晤國文教師史君，謂吾局高中歷史教科書過深。當請其將意見以書面寫寄。

繼至女中，晤其事務主任侯佩衡君，據云前曾聽過我的講演，堅欲請我向學生說話，仍却之。校爲府衙門舊地，故寬敞而疏落。此校設備較好，有圖書室，藏書可三四百種；有理化室，略備粗淺儀器；有藝術室，略有石膏模型及畫架。因已過三時，僅有圖畫一課，正教靜寫法。

四時半返寓。以明日放假，決定明日去開封。

今日之感想如下：

一、窮爲中國教育上之最大問題，要謀教育普及，不獨不要拘於現在的學校形式，即教科科目及內容，亦宜儘量求簡及與社會需要相合。

二、中國地方太遼闊，語言（如南方官話說「能夠不能夠」，北方只說「能不能」，南方說「房子」，北方說「屋子」）習尚均相差太遠，除了基本的人生知識與國民常識外，課程應儘量予地方以活動餘地。

三、「陋」亦爲中國的頂大問題，其情形正與「窮」相等。這所謂的「陋」不是指由物質的貧所發生的，而是指由習慣的「愚」所發生的。如房屋用具之不整潔，與無求知的習慣等。我以為倘若我們有了求知的習慣，雖無充裕的經濟，但絕不至設備上全無計劃（與其作形式的什麼市，不如將其時間來整理清潔，將其製招牌的錢來買書。）

四、人民的知識實太幼稚：一面要提倡讀書的風氣，一面要努力於基本知識出版物之發行，用大量生產及有組織的方法，切實從開通民智上着手（當然要從政治上努力製造應用知識的機會。）

五、感到此次新編之小學教科書無多大益處（詳編教學書，或於營業上有所補助）而國民百科辭書有立即編輯之必要。

六、貧與陋之現象既如此，個人物質生活上應力求節約，求知慾亦應努力發展。

在社會現象中當補述者，卽此地幣制之紊亂。每元換銅元五千文，但除極少數之四川當百當貳百銅元外，概係當地商號的票子。而票子又可將一千或五百文者分成兩半（橫分）以二百五十或五百文作用，可稱奇事。

昨日在車上想到人生問題，以爲人之生與死爲自然界之必然的因果，生爲出發點，死爲目的地，

所以有生之日即待死之時。不過在此生與死之間却不得不謀過渡的方法。就人生的本體說，也如草木一般，不過是若干原子的集合體而已，本無所謂意義。只因這「不得不」的時間太長，不能不假設若干意義，以免生活機械化的苦悶。於是有以宗教爲最後的歸宿地者，有以國家爲惟一的實體者，而努力將其畢生的精力犧牲於其上。實則一切假設都是「自騙自」的把戲。人生的活動，原可以食與色兩字包括之。不過僅僅食與色的滿足，絕不足以使人愉快；因爲這兩件都是暫時的，物質生活不能解決的人，自然要努力於求食，兩性生活不能解決的人，自然也要努力於求色。可是二者滿足之後，再無一種更高的理想以爲追求的目的，則人的無限自覺創造性便無所附麗而要感厭倦與疲勞。若以宗教爲追求的目標，因爲牠太渺茫，雖能滿足感情的要求，但不能滿足理智的需要；至以食或色爲追求的目標之非永久而單調更無論矣。故我以為在各種「自騙自」的生活方法中，要以文化觀爲最真實而最有用；因爲個人的死，固然爲必不可避免的事實，而社會的綿延也爲歷史曾經證明，而且永久會無變更的事實。則人於自存存種之外，更當努力於文化之發展，以爲這「不得不」的消遣方法，實是最要緊的事情。故人生應於食色滿足之中謀文化的發展，於發展文化之中使食色滿足，方稱完滿。故就業當注意到個人與社會的利益，求愛當注意到兩性的滿足與文化發展的協調。倘有其一或

二而妨害其他之二或一，都不足以稱完滿的人生。這可稱爲我的文化的人生觀。

八時半，敬之將車票送來，並湊足五十元爲零用。

夜間，軍警查棧，詢來由至詳，但態度尙好。

因隔壁住有某師長，開留聲機，甚鬧。

### 五月五日 星期二 雨 下午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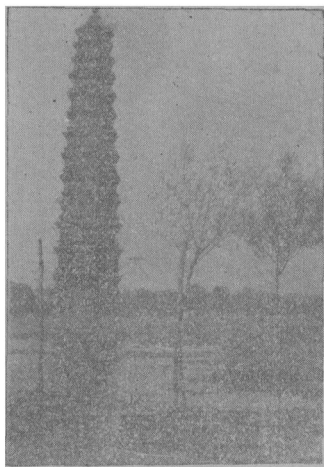
早七時敬之帶同學生一人來照料行李，敬之並送至車上。車八時起行赴開封。下午五時半到。正下雨，車夫圍搶行李，及上車則索價一元，否則放下，其兇橫較漢口之脚夫尤過之。不得已請警察幫忙。車夫一見警察，則又不敢動作，卒由警察開價三角拉至新華北街中華書局。但已超出平常價一倍。途中且恐其掉槍花而將行李拖去，故特別留於警察崗位。至局晤經理王澤生君，略談卽寓河南旅社。因房屋爲中國式，間壁均以板製，甚鬧，雨甚又大，不能睡。致伯鴻一長函，告以昨日之感想。

### 五月六日 星期三 晴

此間風沙本極大，因雨宛如江南，殊爲難得。

午前九時去河南大學訪李廉方、劉天予、王效文、王希和諸君。廉方親出迎，堅欲講演，約以下午四

時爲教育系諸生講中國教育出路問題。當由廉方天予陪同至第一小學參觀，校址甚敞，辦法與形式略如南方。赴博物院，見陳列各種風俗及人種模型，據云係馮玉祥所爲。藏佛像甚多，均係洛陽所掘出者。赴圖書館，以聖廟爲館址，藏書數百種，復藏新鄭出土之古物，鐘鼎、爵觥甚多，甚難得。正午由廉方等四人宴於又一村。菜中黃河鯉魚味極美，一魚兩吃（一製湯，一清蒸）更爲別緻。但魚價甚昂，每魚須兩元餘（據云每斤要二元五角）飯後效文堅欲拍電影，乃同返寓取電影機，則見河南二師校長王春元（號紀初）君一函並高芝生君一片，堅請二時講演，以已與大學約定，復以明日再說。同至龍台，爲宋太祖鑾座舊地，在城外，兩面爲長河，中夾一堤，台高十餘丈，據云係宋時遺物，現改爲公園，當攝電影二十餘呎。尋至鐵塔，高十三層，二十餘丈，形如竹筍，皆琉璃磚爲之，佛像甚多，且可登；甚偉大之建築物也。塔後有銅佛一，高三丈餘，其偉大爲素所未見。三時去河大參觀，從大門起遍貼歡迎我之標語寫有「教育專家」「導師」「中國教育改造者」等詞，真是哭笑不得，由



塔 鐵 封 開

此可知標語病之傳染力量。其校舍之建築地面均甚好，惟藏書不多耳。校旁爲省黨部，前省議會舊址，富麗堂皇，爲他省所無。

返寓，澤生來訪，約定明日還請廉方等。四時第一女師校長盧文齋君來訪，堅欲請演講，十時高級中學又來電話請講演。如此忙碌，非病不可。到平非靜養三日不能見客也。

### 五月七日 星期四 晴

午前八時半去第一女師，頭門內仍貼有歡迎標語，略爲參觀，卽停課請講演，題爲中國女子教育問題，以嫁妝教育、裝飾教育爲現在女子教育的癥結，而以經濟獨立爲診治之方法。十時去第一師範，參觀半小時，亦停課請講演，題爲教育零感，將缺乏求學習慣，注重形式，不注重實際生活三事略爲說明。十二時由高芝生及王紀初兩君邀請午餐。

下午本約定去高中，並由其教務主任錢鶴君接洽定爲三時半起講演。一時三刻正在酣睡。茶房破門而入，持何廣漢（號翹森）君名片來請見，謂高中學生將於三時去參加遊藝會，請於二時半去講演。二時將出門，又一陸建唐君攔門請見，請將講演改至夜七時或八時。因有宴會，約以明日下午二時半去。

二時獨去北倉女子中學及兩河中學參觀，均私立。北倉年有經費萬餘元（趙侗之產曾撥歸該校，現收回，由其家年墊七千二百元，餘爲中原公司捐款）兩河僅公家津貼二千元，餘概爲學費（每生每年二十元。）兩校均初中，圖書各有千數冊，頗難得。到兩河時見一女教員教初中學生唱歌，正教黎明暉作之蝴蝶姑娘，深以爲異。閱其他各曲，亦均此類。詢其當事人，據云，教師爲蘇人，在一師教歌舞者。教師範生以各種教材尙可說，教初中學生亦以此，頗不宜。

兩日來之感想如下：

一、北方學生甚儉樸：女生均布衣，且極少用脂粉者。在北倉見女生均自己洗濯衣服。男生亦未有一服西裝或綢衣者，此在南方實不可得。蓋此地尙是由農村走入都市之過渡地方，農村之舊習尙未盡去也。（大學生每年二百元，中學生每年百元即可過去。）

二、不清潔；男校尤甚，無論何地均可看見紙屑滿地；衣服不整齊者亦多。女生較好，但與江南比則遠不如。不過江南之修飾成爲病態美，此地之不修飾尙有自然美也。

三、設備不注重爲中國各地學校之通病，北方尤甚。即以桌椅論，不整齊與破碎者極多，且高低不稱，學生脊柱常受影響而彎曲；至於電燈光綫不夠，與無電燈（電燈公司之電常有毛病）而用洋燈



之與目光有損，更無人注意及之。

四、教具素不講究，故一切教科書均爲文章。看某校上生理課，由教師印極詳之表，而無半張圖，更無標本。

關於一般社會之感想如下：

一、人民甚勤樸，但知識甚低，對於官廳尤服從。省縣兩黨部之富麗堂皇，尤爲他省所不及。

二、生活低廉：鄉人每月二元，學生三元即可過活。交通不便，水利不講，一切都靠天吃飯。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逐漸擴張，更無法生存。惟有淪爲匪世界而已。

三、此地教育經費自十年李廉方任教育廳長確定契稅後，至今未曾動搖。今年除每月照發外，還有餘款還四五年前之舊欠。此爲中國全國所無者。

夜在又一村宴李廉方君等，到李、劉、王、王及施友忠、高芝生、張賓、趙青譽及王澤生與張某共十一人。席間，有王公度君函廉方邀我明日爲注音符號傳習所講演；初本不應，因廉方固請，乃允明日午前十時去。王爲教廳三科科长，該所即在教廳也。

席間聞知開封私立中學達十校之原因，爲近來因軍事影響，四鄉不能安居，稍有資產者概遷城

內，需要增多而然。

返寓時，見街中有吹笛之小樂隊（兵六人，三吹笙，一鼓鼓，一吹笛）後兩人擡火一盤，又一人執一方架。據行人言係搬家。

此間少雨，故一遇雨，人民即視爲重大事件，每每閉戶停業。蓋地無陰溝，交通不便也。

館子吃飯，先用清湯一碗，菜則由堂倌在每客之旁報菜名，由客各指定一樣，亦此地特俗也。

五月八日 星期五 晴

午前八時，教育廳第三科王公度君復親來約爲注音符號傳習所講演，允十時去。八時半去民衆實驗學校參觀，見其婦女補習班上課，年二十以上者僅一二人，餘均未成年者。詢以困難，據稱婦女之已嫁者，忙於家事，無暇讀書，未成年者亦常因家事牽制，而不能按時或長期上課，且家庭應用文字之處亦甚少，故學生與用字機會兩問題亦無法解決。十時去傳習所講演，題爲鄉村教育問題：分小學教育及民衆教育兩部分；小學教育以實用爲主，不事形式，民衆教育須注意教育以外之社會生產與交通問題。教學則主張以單級、導生、諸法解決之。

十一時半講畢，王等堅請午餐，因日來多說話，胸膛感痛，本不欲去，因其意甚誠從之，直至一時半

方散。午後二時去高中應講演之約，至則全校正開運動會，乃留一名片而返。

四時孟哲讚君來訪。七年前東大附中之學生也，現任河南民報編輯主任，相談甚歡。

五時半起行赴鄭州，火車六時開行，八時半抵鄭，即投分局。經理李申祥君返籍，由同人張君招待寓大金臺。

### 五月九日 星期六 陰

午前八時即去店同張君赴扶輪第一小學、扶輪中學、私立第四中學、私立女學參觀。後三校因參加五九紀念會放假，僅看其校舍。一小雖成立僅兩年，但學生秩序甚好。校長赫春林（號杏邨）北平人。辦事甚勤敏。有圖書室、備兒童書不少，有儀器室、雖所備不多，但爲此行所僅見。扶輪中小學均鐵道部爲鐵路員工子弟所設，經費較充裕，（但近亦常欠至四五個月）不受地方政治影響。小學校長佟廟華君北平人，年四十餘，長此校九年，甚精幹。爲談兩年來軍隊佔據學校事及應付之情形甚詳。校址係租借民房，但寬敞適用。成績室陳列男女生成績甚多。圖書室除學生及教員贈送之舊雜誌外，少新書。據謂每生初入學時繳圖書費五角，故經費極少，又謂學生勤操作，教室及隙地均自己打掃，且均甚清潔。中學成立方二年，共五班，初中一二年級各二班，三年一班，共約三百人，男女同學，女生四十餘人。

均極樸素。教師均南方人，校長黃富強君，粵人，年二十餘，畢業於滬江大學；並晤教員馮維廉（名義）亦粵人，均甚英俊。據謂學校直屬鐵道部，不受各方影響，可自由處理校政；又謂同人均甚負責。圖書館備有四部備要及萬有文庫，對於男女生之處理尤爲慎重，以冀引起社會信仰。下午並擬闢高中部。

因兩年來軍事不斷，飛機時臨，今日所過各校均有特建防空地洞。但據修君言，此舉亦不過聊以安心耳；實際上飛機若擲下炸彈，等不到集合已受害，若正中地洞則更無倖免。爲言兩年避飛機之情形，繪聲繪色，可作小說聽也。

今日之感想如下：

一、此地據隴海平漢兩路要衝，商業頗發達。商店之形式甚壯麗，但文化甚低，學校亦甚少（兩中學，五小學）出版物除教科書外，最流行者爲半舊半新之小說。

二、因交通較便之故，人民較清潔，各校之清潔程度幾與江南各校相等，徐州、開封遠不如。

三、馮維廉君言中國地大物博，各地方生活情形，教科書應注意將各地方生活習慣，互爲介紹，以

謀全國之統一。史地中應特別注意及此云云，甚是。惟各地方之特殊情形如何，事實上不易得明確之材料。若交通發達，隔閡自會減除。

四、馮黃言下對於本地生活頗不滿，但待遇尙好（每月教員一百三十元，教十六至二十小時）事尙易辦，故勉強留之。此實中國社會上之一大問題：凡能力較好之人，均不願去內地，實交通有以阻之。但求學習慣之不良，亦一大原因。若有好習慣，儘可於必需之經費中籌一部份購訂書報，亦何嘗不能求進步。（近豫教廳擬籌百萬元爲各校設備，但不知如何用法；用不得當，有款亦無益也。）

上午去中國旅行社定票，因係中途車，須明晨九時方有正式之票出售。因大金臺甚鬧，下午移至國民飯店，甚清靜，午後靜臥幾二時。店員宋世有君送滬寄到之教育建設方針二十本來，當告以斟酌贈人。

四時去外攝影，風景平淡，天氣又暗，無所得。

飯後無聊，去雙慶戲園看戲，所演者爲滑稽雜耍，不感興趣。

五月十日 星期日 陰

午前九時半出寓，由郵局張君送至車上，十時五十分開車。頭二等擁擠異常，僅有上舖四，幸昨日早至旅行社得購一票，否則無舖位矣。

因熱達七十四度，夜間不能睡，三時即醒。

十一時半過黃河時，曾攝電影二十餘呎。過河之鐵橋二百餘墩，車行二十分鐘，建築誠偉大。現在河水乾涸，只五分之一之河床有水，如黃泥漿，泊岸之船極少。

車停黃河兩岸時，見黃丘之下土洞甚多，洞外有門窗等，詢之同車者知係本地人之住宅，舊戲薛平貴回窰之窰即此物，南方絕無所見。惜時間促迫，不能入窰內看其詳實情形也。房屋低小，屋頂均以泥糊麥桿而成，略作曲形，非如南方之作人字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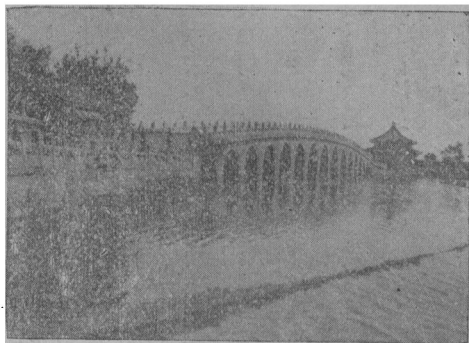
## 五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

七時過保定，下車攝電影數十呎。十一時四十五分到北平前門車站，楫已在站招手相迎。下車後同去分局晤經理周支山君，由周導至東交民巷利通飯店，即寓居於此。楫君於七時邀至且宜川菜館，八時同至彼校。據謂師大自去年起男女宿舍完全開放，故約我去一看。彼現與妹同住一室，頗精緻，談至九時方返。

## 五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

數日來旅中疲勞異常，擬休息三日，再看學校。故早起甚遲。

十二時，楫君同其去中國醫院診病，她之鼻病已半年。完全為氣候關係，故久不愈，暑假後去滬，當



海 北 平 北

可不發。

下午四時同楫君去北海及中南海公園，風景甚好，地面亦寥廓，但遊人甚少。在中海池畔石上坐談移時而返。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

午前囑分局預備明日去西山，後日參觀學校諸事。下午

楫來相

與閑談，

至晚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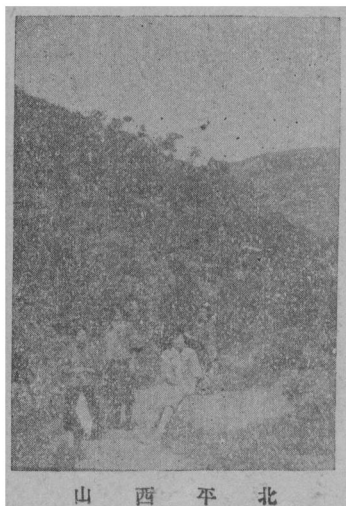
後方去。

五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

早八時分局以汽車來，即去師大約楫君姊妹及

叔和去西山，十時半達到，先遊八大處，至第四處即大

雨傾盆，且雜大雹，半時方止；再上時衣履為濕。但遠矚



山 西 平 北

雨後山景頗爲爽適。一時半去香山，午餐於路旁小館。三時去碧雲寺，看中山先生停柩處。寺中惟水泉院最幽靜。四時去玉泉山，泉水清澈異常。五時去燕京大學訪張東蓀君。七時返。

五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

午前九時常燕生君來訪，請其代約李大年余子淵於午後一時前來此午餐，當與王綽然君同去。燕冀中學女子部及市立第一小校參觀。女生僅十餘人，單獨設校頗不經濟，設備亦甚簡略。

標語在北方成爲流行病。第一小學中即貼有「某某先生來是我們的幸福」之語數張，均爲教師所寫。看其上國語時，對學生無從解釋，蓋語言之含義，原只如此而已。六年級教六厘法，係本局教本。此法固不適社會需要，教師照教授書唸，更無辦法。英文照直譯法而不注重發音。一二年複式手工，教師在黑板上畫若干摺形之線，而不實際教之如何摺，亦係教授書所誤也。

十一時去市立第四中學，校舍很寬敞，學生很樸素。此校在平市中最難得；蓋校長每任職達八九年，而對於學校之用費限制極嚴，通知家長，每年不許超過一百七十元也。圖書館僅兩小間。藏舊書五千餘冊，新書甚少。

五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



午前八時半，同王君去北郊看改良私塾二：一名廣育學校，校長（教員也是他）丁君，年約五十，以私塾方法收學生七十餘人，學生納費每月自一角至一元不等，並有免費生二十餘人。據云每月可得薪修近三十元。學生分爲四級，合一班，除教科書外並讀六言雜字、百家姓、千字文等。校址卽其住宅。一名麗澤小學，校長呂君，學生亦七十餘人，情形略與廣育等。但室內外貼有標語甚多；並有所謂教務處、校董辦公處、圖書館整理委員會、出版委員會等之名目。實在均共一人之獨脚戲也。所謂圖書館者，占面積不及一方，有破舊不堪之致。科教授書百數冊，灰塵已數分厚。所以須整理也。兩校均於午前八時上學，十時放午學，下午一時再上課，但課程表則規定爲八到九，九到十，十到十一，十一到十二等均有課。十一時看民衆第一小校，則完全一初級小學也，不過學生年齡有大至十六歲者耳。男女同學。

今日之感想如下：

一、私塾以教師爲主，學生入學均係自願，故經費上不發生問題，更不受政治影響。若國家予以監督，其收效未見得比新式學校不若。

二、私塾學生甚爲發達，自然是得着當地人士之信用，也可以說其辦法還適合當地社會之需要。（如不放假暑假，習珠算讀千字文之類）教育行政機關，何以不顧社會現狀，而必各地學校放不

必要的假期，與讀不必要的書。

三、百家姓、千字文、六言雜字等從新教育原理上講，固然不合，然而在現在的社會，還很有用處，教育行政機關何以不根據社會需要編輯基本課本。（現在的民衆千字課可以說與社會的需要相去很遠，）就兩校的情形看來，畢業生在社會上作事，反較從正式學校畢業者受歡迎，則現在的課程應當注意如何於迎合社會需要之中改進社會，而不當努力於強制灌輸現社會所不需要之知識。

四、我國社會生活的階段實太多而相懸太遠。就北平言，城內與城外儼然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時間上至少相差五十年。若不努力於求平衡，則愈去愈遠，將衝突至於無辦法。

五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

約定覺明十時來同去故宮博物館，因楫昨日言，叔和將於十時前約同趙望雲來訪，久候不到，以電話促之，十一時半始同來。趙爲畫家，修養甚好，帶贈畫集兩冊，還贈以美的西湖一冊。

五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

風大，灰沙甚多，鼻中竟乾燒至於流血，眼睛亦不舒服。閱報載，北平各醫院統計，呼吸病竟達五分之一，可見灰沙對於身體之影響。楫之病固由此而來，倘再不迅離此地，會將生命葬喪於此，真不值也。

八時半同王君去孔德學校參觀，由其校務主任李君引導。校址爲舊宗人府，甚寬敞，設備亦好，其特點如下：

一、自小學至大學，均男女同學，十餘年來即已如此。

二、幼稚生及一年生均教注音符號，在文字教學上得益不少，學生之發表力，亦遠在他校之上。

三、於普通教室之外，並採道爾頓制方法，設理化、音樂、文科、圖畫各作業室（高小即如此），由教師指導學生自習。

四、教學均採自動主義，用啓發式（繪圖閱書等均由學生自動，教師從旁指導。）

五、圖書館藏書亦較他校爲多。每年經常費五萬元，圖書購製費約一千元。

因照相機關不良，於十一時即返，三時去北平圖書館訪覺明。因圖書館正在遷移入新館，故書籍零亂，無可參觀，只同其在周圍一遊，攝電影二十餘尺。四時，至建築尙未成功之圖書館，據云共費百二十萬元，但房屋並不多，書庫只能容書六十萬冊。只因一切均照美國圖書館辦法而設備又極華麗，遂致費用太多，於中國社會情形相去甚遠。實則與其以如許雄資建一圖書館，不如劃一部份作購書費。常年經費二萬餘元，但閱書人數不及一萬，真可謂不經濟之至。因此款爲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之一

部，主其事者大半爲美國留學生，自難求與中國之需要完全適合也。

書架均鋼製，間隔之高低，可自由推移，甚便，可仿辦也。

五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

午前同王君參觀藝文中學，爲高仁山君所創辦；中國中學完全實行道爾頓制之第一校也。高十六年因黨務關係被殺，由其友人及其妻陶會毅等繼續之，現已六週。設施較一般學校爲好。現任校長爲查良釗君。查在陝西從事賑務，由薛培元君代理。薛甚能治事，對於圖書之設備甚爲注重。除英文以講授爲主外，餘均用道爾頓制，設有各科作業室，學生八十餘人，男女同學。並有小學及幼稚園。參觀畢，薛謂其國文教員閩人陳璧如女士，因四年前看我致青年教育家一文而辭去教員一年半，後經幾費周折，始招之返。當約其談話，思想甚清敏，讀其六週紀念上之文章亦很好，誠女界中不可多得之人材也。

四時半，支山來，談營業及編輯上各問題，七時同至東安市場六華台晚餐。此小館爲北平之最時髦而最貴者。其鷄絨湯包，係將鷄湯成凍包入麵皮中，蒸熟後，包中全爲湯水，頗不易抓入口，菜四樣，共四元餘。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

午前八時荆植新君來訪，八時半查勉仲（良釗）君來訪。查述其在陝西放賑，所見災民之苦爲人所想像不到。並謂今春曾爲綁匪綁去八十一日之經過。以爲人到極苦處，什麼都平靜。卒以無條件放回。歸後仍無所懼，而繼續從事於此。九時同王君去師大中小學參觀，晤中學主任張鴻來（號少元）君。小學教員某君。設備教學一如普通學校。中學圖書館尙有書數千冊，小學之新書籍甚少。兩校未及兩小時即畢，只是走馬看花而已。十一時一刻，參觀師大圖書館；建築既不適用，書籍亦甚少，晤其主任黃象文君。十一時三刻訪李湘震（建勛）君於教育系。該校原有教育閱覽室，但書籍甚少，中國新書尤少。李之名久熟，但見面爲初次，頗爽直。請其爲教育界作中國教育的出路一文。

三時半，瞿菊農君來訪。據云甫自定縣來，爲談定縣平民教育會之情形甚詳。他們從美國方面募集基金數十萬（現每年用二十餘萬元）在該縣作實驗。認定中國現在的問題，爲窮、愚、弱、私四事，故以生產、文藝、衛生、公民四種教育補救之。其進行方法，完全注重從農民現在經濟能力、社會習慣之下逐漸改進。用「表證式」使農民從實例中自願改進，不爲施予，亦不借政治力量。經過五年的時間，據說頗有成效。其方法未嘗不善，但如此迂遲進行，不知國際壓迫能否等待耳。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晴

午前同楫君去頤和園。園爲清慈禱避暑地，建築甚雄壯。有山有水，昆明湖水之清澈尤爲難得。門票極貴，全遊統券售二元四角一張，楫來此多次，故道路甚熟。二時在園中午餐。

四時半，去清華園訪朱佩弦君不值，乃與楫君在園中漫走，並攝電影照片。五時半正攝其大禮堂時，洪範五君走來，彼此深以爲異：蓋他不知我來，我不預備訪他也。當由其約至校中合作社吃點，並約定下星期六同去故宮遊覽。六時返城，赴菊農家晚餐，席間晤孫伏園，初從法國歸，談甚歡。在菊農家談至十時半方返。返寓得師大教育學會公函，約請講演。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

午前九時陶國賢來訪，陶成高之舊生，畢業於清華研究院。十時師大教育學會派代表陳曾兩君來接洽，約定明日下午八時至十時赴師大講演，講題定爲中國教育出路問題。



青 華 園 內

十二時去楫君處午餐，飯後同去萬牲園（現改名天然博物館）樹木甚茂，有水田莊稼，但遊人甚少。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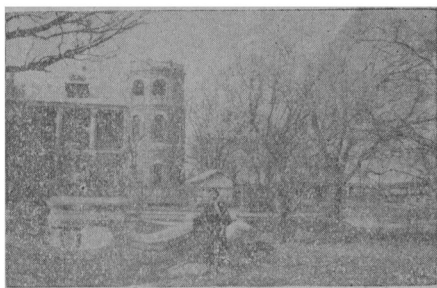
午前十時陶君來訪，十一時半朱自清君約我及楫君午餐於慶林，談笑甚歡。二時同楫君遊天壇，攝電影數十呎。七時返寓，晚餐後即同至師大，八時起演講二小時，聽者數百人，因座位不敷，立聽者不少。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午前九時師大英一學生吉林人馬文煥談邊疆教育問題，謂擬辦二日刊，將各刊物之佳作剪集於此刊之上，分寄邊疆小學教師，用意甚善，但經濟人力均無辦法。下午四時同楫去中山公園，七時同至黔陽館晚餐，大吃貴州米粉。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

午前九時，趙望雲攜其書兩張來，蓋昨日在公園中見之，約其來此一談也。其人甚樸素，對藝技視如生命，窮不改志，將來之成功無疑。第一次見畫時印象極好，幾日來常想設法助之，昨日見之，更思延



萬 牲 園

入局中任事。

決定下午二時去定縣，午前約平民教育促進社於十一時半送車票來，（因非該會不能購特快車票也）並將不用之書籍等交分局代寄上海。

上車後，中華送紙烟六罐，當取其二。適在車上遇莊澤宣、王西徵、熊佛西諸君，沿途相談甚歡，頗不寂寞。我與莊及熊均爲初見，但思想素相通，故在教育上與莊王談甚暢（二人之見解均超出一般人之上，莊尤精闢，絕非普通留學生所能望其項背）。在藝術上與熊談甚暢（熊並將其最近所演之愛情的結晶劇情詳說一次）。八時至定縣車站，即有持「平」字白旗幟之人照料，乘人力車至其特設之招待所，九時方到。街上無電燈，但路甚好。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

午前六時即起，與莊等同去平民教育促進會總辦事處，晤其職員熊君、鄭君，即在其食堂早點。

八時半起，晤其幹事長晏陽初君，學校式教育部主任湯茂如君，社會調查部主任李景漢君，文藝教育部主任陳筑山君，每人均將其所主持之事件詳加說明，大意與菊農所說者無出入。十二時湯君宴於其家，設備甚富麗，房屋亦寬敞。蓋此地生活程度甚低也（雞蛋每元八十枚）。下午二時復晤筑



山，由其詳述公民教育之種種問題與計劃。三時去城外農場，晤其主任馮銳（棣霞）君，改良農村之設計甚有成績；五時去東門外之牛村，該村有平教實驗區事務所，設職員二，理補習教育諸事。有一表證農家，一係受農場指揮從事畜牧者，其成績甚好。有保健事務所，為該會衛生教育部所設，備有簡單藥品，每逢星期三、六派醫生去該處診療。全村共一百五十餘家，一千餘人。每次受診者二三十人。有閱覽室，備有該會出版之書報等。見有閱報者四人，年齡自十歲至二十餘歲。七時返寓，略事休息，赴晏宅宴會。各部主任均列席。八時半食畢，晏再三欲請我與莊表示意見。我謂他們之熱心可佩，在中國教育上確是一個出路，但僅從枝節着手，而不注意於整個的社會，仍恐不免發生更困難的問題。所謂一着失錯，全盤毀棄也。並告以注意於養成地方獨立進行的能力，與不必注意幼稚教育而以全力注意於成人補習教育諸事。莊則謂看見他們現在的設施，尚嫌其不能將所受西洋之束縛解放，遂致仍多落到現在學校窠臼處，望他們再胆大一點。晏湯陳三人均有答詞致辯：蓋在他們初不知我這兩書獸子如此不客氣也。

今日所看雖極匆忙，但所得不少，簡括之如下：

一、他們認定窮、愚、弱、私為中國現在之四大病，而以生計、文藝、衛生、公民四種教育補救之。他們將

此四者並列，不分輕重緩急。實則應以生計教育爲目標，其他都只能視爲達此目標之手段，必欲四者平列，反失去重心。然而他們却絕不承認此說。

二、從實際生活去求教育改造與社會建設的道路，方法誠然是對的；但忽視社會經濟及國際勢力而僅僅努力於目前的問題。結果縱如所願，萬一社會組織驟變，至少亦是前功盡棄，甚且形成一種死制度，反與社會有害，但是他們主持其事者，絕不注意及此，而且嫌其對於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之常識不十分充足，一切都Y M C A化也。

三、他們方法之中最可以採取而最有成績者爲農事試驗場之農事設計，與社會調查部之各種調查。前者就現在農村的經濟能力爲之改進生產，後者就已然的事實中指出問題，均是根本工作。然而這種事情，大學的農科社會科及專科學校職業學校均當負責任，並不必另起爐灶也。

四、他們在成人補習教育上很能超脫東西洋現行教育制度之束縛，但學校教育又陷入現行教育的陷阱中。在鄉間十歲以下之兒童可說是不需要受現在學校式之教育，而十歲至十二三歲之間，則確要一些生活必需的知識。他們將學校教育分爲二歲至四歲，四歲至八歲，八歲至十二歲之三段，又中了兒童中心主義的毒，與社會不知相去多少萬里也。

五、從他們的方法中聯想到師範課程應該加農業、治療等實際科目，對於現代社會背景亦當注意；小學課程應當根本改造，應以農民之生活背景及其需要為根據。

六、現在的教育可說完全失敗，要改造是多數人所感得到，但應當從何處下手，則各人之意見不一致。莊主張高等教育革命；蓋謂中小學之壞係模倣大學而然，倘大學及留學教育能養成真正的領袖人材，移風易俗之力甚大也。其方法，則主張就當地情形設專門學校（如東三省之殖邊工業發達區之機械科等是。）我亦贊同其說。

###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

晨三時即由工人叫醒，因特快車過定為五時也。收拾畢，與莊起行出城，王熊二人則後日方返。因莊等嫌此次之談話時間尚不夠，約定星期日午前十二時在熊家午餐，並邀菊農入座。我則於晚間大宴北平學術界。

夜因月光甚好，與楫同至店外小花園閑坐，巡警竟來干涉；謂此園為美領事署所有，不許國人入內。上海公園昔曾如此，現今已成過去，不料北平現在尚有此種事。

###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

午前八時半電瞿菊農，告以佛西之約，他乃於九時來談，略將昨日之感想告之。十時去基金會訪任叔永、余上沅二君，談關於中國教育問題達一小時。他們對於科學教育的補助大爲失望，擬改弦而無辦法。我告以兩事：第一是補助農業學校，一面責其研究學術，一面責其將研究結果，注入民衆生活。第二是自辦師範學校，予以特殊訓練，使之能擔負改進農村生產之責。十二時訪杜廢之、邱大年二君，即在大年處午餐。二時半訪師大校長徐旭生（炳昶）君談我之三館制。五時訪周啓明、孫伏園兩君，周允爲世界文學名著譯日本小品文章若干。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

早八時半，杜廢之君來訪，九時莊澤宣來，九時張半向覺明來，十時雇一汽車同去宣外南橫街岳雲別業，張百熙之祠堂也。張爲清末管學大臣，與近代教育史之關係甚重要。祠中存有關於譯學館及二十九年十一月奏復張之洞辦學章程之奏稿（此稿共二十字十二行之紅格紙十六全張，兩半張）



其論學校教育與應學哲學之處甚詳；並有遺像一。當將其遺像及奏稿攝下。十一時去陶然亭。十二時返寓。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

十二時赴熊佛西之宴，與王西徵、莊澤宣、邱大年，等暢談至四時半方返。二時羅隆基君自滬來訪，約之同去攝英晚餐。

六時去攝英。此次發請帖六十餘份，除有約不能到者外，共到四十六人。可謂集學界名家於一堂。席間相談甚歡，九時半席散。共費一百元。

席間與黎劭西君約定明日午前參觀中國大辭典編纂部及改進社藏書處。

六月一日 星期一 晴

午前九時去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晤劭西，由其引導參觀全處。其組織及工作另有印刷品說明。其主要工作為蒐集、剪貼、整理；蒐集司從書中集合材料（如巴字之「巴不得」從水滸中求證）剪貼將各書同樣之字與詞一一剪出貼在一處，再從已剪之各片中尋遍其釋義。惟經費有限（每月千元）故進行甚慢，預計非三十年不成。同時另編各種通俗應用之辭典，與出版界訂契約，收墊款及版稅以

補助同人之生活。他謂中華大字典確爲歷史上最有價值之書，惟各字義無總括，遂至閱者得不着明確的概念；且釋義太多，有許多非現在所用者，亦宜刪去。他並擬代爲修改，允以返滬商定後再說。於談話中，忽想及我之國民百科辭書有迅編之必要。他談及劉半農君近發明一直點鉤檢字法，擬與我一談，遂約定在同和居午餐。十一時去帝王廟中華教育改進社舊址，看其藏書，甚凌亂，晤王西徵、莊澤宣、張百齡諸君，西徵堅欲請至其家午餐。十二時半至其家，約湯茂如、錢玄同、劉半農及劭西等同席。談檢字方法，覺劉氏所發明者仍無用處，反不如四筆計數檢字法之便。二時半返。決定明日去天津。楫君與其妹本擬同行，以楫現病，而我在天津濟南又須耽擱數日，故我先去，俟到濟事畢，再電約同車去滬。

## 六月二日 星期二 晴

十時去琉璃廠看舊書一無所得，當至分局辭行。

四時，支山來送行，四時三十分同去車站。於門口遇澤宣。

車五時一刻開，與澤宣談甚暢，他並約我下年表中山大學講學一月，當允之。

八時二十分抵天津老站，即直趨日租界明石街熙來館飯店。

## 六月三日 星期三 晴

九時電告津局經理張杰三君，彼於十時來訪。

十一時費鴻年來。他們謂昨日曾去車站接兩次未接到。十二時同去小食店午餐，下午一時雇汽車同杰三訪南開中學蔣君及大學黃子堅。黃君習教育，澤宣曾爲介紹，相談甚歡。出訪教廳廳長張見庵君及陳筱莊先生，均因去平未遇。張爲舊識，陳則於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收集甚富，非一談不可也。七時方返寓。

## 六月四日 星期四 晴

午前八時半同分店李君去南開小學。晤其指導美國女子 Rankin 及主任錢君，談甚歡。R女士提議我們應注意編中國史地小叢書，專供小學一二年生之用，並介紹西書多種，用意甚善。十一時半返寓。

下午去第一女師範，看其檔案，選定最初之奏議章程等，囑由杰三派人去抄。四時返寓。

六時宴天津教育界於分局，到三十餘人，席間致歡迎詞，由陳筱莊作答。散席後，與陳談關於近代教育史之各問題達二小時。並約定我去滬後爲之續成其學制史。他則囑其書記將所藏各史料之目錄查出寄滬，待我選所無者再行借用。此行以此事爲最愉快，最圓滿。返寓已十一時。決定明日去濟

南。

六月五日 星期五 晴

早八時鴻年即來，漫談至十二時方去。下午二時去店，晤連君，談教育問題一時餘，四時返寓收拾行李，六時半鴻年約赴美麗川菜館晚餐。飯後並與杰三送至車站。

六月六日 星期二 晴

午前九時五十分到濟，初由中西旅館接住，因無房間而改至正陽旅館，設備極不好，及電分局李雲亭君，因年邁，由其姪通甫代表來寓，當同去膠濟飯店、平浦賓館、濟南賓館各處，尋房間均無空。最後寓於中原旅館。李邀午餐於某飯館，雲亭亦到，為七十五歲鬚眉皆白之老者，但精神甚健，且能讀我之中國教育建設方針而大加讚美。當於席間致楫一函，囑以如不能按時起行，則以電達中原。下午原擬去齊魯大學，因過疲而止。四時去分店，同二李遊大明湖；湖在城中，蘆溝四達，佔全城面積五分之一，濟南之唯一名勝也。



大明湖遊艇



六月七日 星期日 晴

睡至八時半始起床，但實在不曾睡得兩三小時，胡思亂想的結果，竟得惡夢。起床後去街上購應用物數事，十一時返寓。二時同通甫去公園一遊。園甚小而布置不佳，蓋樹木過密也。三時去省立圖書館參觀，館長王君外出，晤其職員某君，導視全館。內藏中國舊書約三萬冊，新書數千冊。新書均用開架式，陳列閱覽室內，聽人自由取閱。在國內圖書館中尙少見；其兒童閱覽室亦如之。惟參考閱覽室之書，則由館員取攜。藏有漢魏以來之石刻數千方，當托通甫代爲拓出。並闢有古物展覽室，藏古彝器數千種。五時同通甫去趵突泉；大池中有泉眼二，水向上突出數尺，清澈異常。

六月八日 星期一 晴

午前八時去分店，同通甫參觀市立第一實驗小學，校長陳劍恆君，治事頗有能力，設備亦不錯，爲女生設有縫紉室，爲他校少有。惟以行政費三分之一出一實月刊，而每月書報費不過十元，未免不相稱（全校十三班）。

九時半去第一師範，十時半去第一女師範，設備均平常，但學生頗儉樸。圖書館書籍極少；男師有數千冊，女師千數冊耳，且係舊籍。照山東省各校預算，設備費佔全校經費七十五分之一，實在無辦法。

一師教務主任王硯晨君談及鄉村師範與師範學校問題，以爲二者不宜並存。我則主張師範教育鄉村化，無所謂鄉村非鄉村。蓋中國現社會爲小農制度，所謂教師均鄉村教師也。他謂地方教育行政人員養成之重要亦不下於教育，但現在師範學校並不注意及此，亦甚有理。

在一女師，其教務主任劉君談及十六年革命軍初佔濟南時之教育情形，頗覺有趣，亦中國近代教育史中之一段史料也。據謂當時一切由省黨部主持，而主持黨務之人，又爲黃浦軍官生。於是凡學校之設施，教職員之進退，與學校的規章，均非經黨部許可不可。主持者則以辦軍校與辦黨的方法辦一般學校，教職員非黨員不用，各校師生均須早操，上食堂課堂均須排隊點名。據云每天排隊至十二次之多，教師學生均不堪其苦。（優良之教師更早他適，）而以職教員限於黨員之故，教師更不能如學生意，於是風潮迭起，不半年而將此種軍隊式之辦法打破。可是改變方針之後，師資更爲不敷，蓋舊者優者均他適也。去年來始逐漸恢復原狀。

濟南在「五三」時，受損失甚大，各學校均有軍隊駐紮，設備幾完全毀棄，現在所存每不及舊有的幾分之幾。

下午二時同通甫去第一鄉村師範學校，地在東門外，爲舊時之醫專，甚寬敞。學生三班，本科兩班，

三年畢業；特班一班，兩年畢業。共百十六人，女生十二人；附有小學，學生年齡最大者達十八歲。校長卽鞠思敏君，甚儉樸。請爲學生公開講演一次，題爲鄉村教師所負的使命。謂其責任在發展農村經濟，改良農民生計，指導地方自治。於書本知識外更當注意於應用技能，及堅毅意志。並主張其加社會調查學科。講一時餘。

四時半返寓休息，六時正欲赴鞠宴，余天休君來訪，談其近來主持之社會調查工作（他任齊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甚詳。指導學生爲實際社會生活之調查，結果甚好；有印刷品，明日擬去訪之。七時赴宴，座中有省立中師各校長及教廳義務教育委員等。席間談各種教育問題，至十時方返。並約定明日午後四時去教廳訪廳長何思源，談義務教育、師資訓練、民衆教育諸事。

## 六月九日 星期二 晴

午後二時，圖書館長王獻唐來訪，贈海源閣書目一冊，談半時而去。王年三十餘，甚精緻，負責任。對於圖書館之常識亦不弱，其成績頗可觀。告以在館內作定期講演，作書評，設巡回文庫（據云工人閱書者甚多）以車推書至各地三事聯絡讀者，增加效率諸事。他甚虛心。

午後四時訪教育廳長何思源君，告以義務教育、師資訓練及民衆教育諸事。因他正在開高等考

試委員會，談半時而別。約明後日在其家晚餐再談。何年三十餘，甚精幹，其辦公時間每日自早七時半至午後九時。勤勉如斯，殊不易得。

## 六月十日 星期三 晴

午前九時去齊魯大學訪余天休。該校爲英美十三個教會所設，甚寬敞。天休所作之研究工作甚多，編有三百字課及改良中國文字計劃書等。十二時同至德人所設之飯店石泰岩午餐。餐後復同至寓，談至五時方出。

## 六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

五時獨去公園，購報閱讀，時局仍混沌如故。默想三小時，苦悶異常。昨晚致伯鴻函，尙自以爲在教育上有一自信之辦法，擬與南京教育當局談之，今日細想，則其辦法亦不可靠。蓋中國今日教育之與社會需要不相適應，誰也知道是由於歷史上的官僚教育及君子教育與近來國際勢力所造成。更誰都知道要改良教育非從發展生產（尤其是發展農產）入手不可。然而辦法如何，却是最大的問題。昨日以前，我以爲從訓練鄉村教師入手是一個辦法，今日覺得很不可靠：第一、歷史上的傳統思想不容易改變，第二、無人負訓練之責，第三、無適當的設備可資應用，第四、少年氣血方剛，作事一遇挫折，便

易變卦，殊不易訓練，第五，即使各項均無問題，國際勢力是否尙能容許我們如此從容幹去也是問題。想至此，苦悶不堪，消極之念油然而生。對於社會既找不着出路，對個人更感到無聊。

九時天休來談，告以所感，他以為不必如此悲觀。儘可從「實際使人得利」上着手去增加生產，並舉各國及其友人之往事爲例。繼思其言甚有理：因現在一般知識分子擠於官僚教師之兩途，第一是歷代士君子教育之影響，第二他們無實在的技能可謀生。倘若我們將其設施改變，使之有技能去開拓他業，自然不會擠在城市。因而將一月來縈繞之中國教育出路的零碎思想，構成一圖，備明日午後六時何思源宴會席上與之詳談。天休十時半去，並約明午再談。此行在濟見他，爲益甚多。

六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

午前九時去車站接楫君，忽遇悲鴻同其學生數人，他們本想去泰山寫生，因團體車票不能用，改至下午行。相談甚快。正午約天休來午餐。他爲樂觀主義者，對於社會上之一切問題均當作參考資料去研究，所以一切對他都不生苦感。我則生活太認真，所以昨日在公園竟至無辦法。六時赴何宴，與談教育問題達三小時。決定明日上午起行返滬。

六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九時李通甫來送行，天休亦來，九時五十五分車到，幸由分局虞君先佔得臥車一間，得不侷促。十

時三十五分車南開。

夜間與楫談及婦女問題。她以爲在現在社會情形之下，女子高等教育乃非必要而浪費的。蓋在個人方面，女子終不能不嫁，嫁後，即爲家事與生育問題所困，無法再從事學術，只要有點家庭及人生常識，便已敷用，根本上用不着高等教育；倘欲從事社會事業，則除犧牲家庭外實無辦法，然而非人人所能辦到，則高等教育之一段時間與金錢多係白費。因此她自知不宜於家庭生活，而愛情又無法磨滅，在不能兩全之中，只有以愛情滿足生的情感而努力從事社會事業。



## 從上海經杭州到南京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二 雨

杭州與南京本是常遊之地，但由公路從上海經杭州而去南京，則此行爲第一次。

伯鴻自十八年而後，常患病，最有效之治療爲溫泉療養。南方只有南京附近之湯山爲最便。彼於月初去該處，因外出不便，於日前函囑放一汽車去，因我須去南京接洽稿件，乃請我與楫君押車去該處一遊，我們於今晨七時半起行。

十餘日來都很晴朗，不料昨夜忽然下雨，好似我們每次出遊，都得遭天妬一般（去年去揚州即如此。）所幸今早雨漸小，起行後，在牛毛似的細雨中微露陽光，從滬南方斜路至漕河涇即入滬杭公路，空氣清新，綠野在望，頗爲爽適；而新雨之後，灰沙不揚，更是公路旅行之難得機會，則昨夜之雨，反大有造於我們也。

漕河涇入滬杭公路之起點處有兩亭柱，標明自此至杭二百十九公里，通常四五時可到。我們以日前報載衛生局局長胡洪基在新路開快車致車覆人亡的消息，而今日又在新雨之後，更恐路基



不固，發生危險，乃決定以七小時達到；再加途中休息及午餐，下午四時前可達杭州。同時因今日爲陰歷九月十九，海甯尙有午潮，並決定於十二時到海甯午餐，藉便觀潮，故規定車行速率每小時至多得超過三十哩。（約五十公里。）

八時到閔行，因黃浦江橫亙其中，橋樑尙未建造，渡河須以小火輪拖平底蘆船擺渡。每人取渡資銅元六枚，汽車免費，但營業汽車則須納全程通行稅數元。過河後，天氣逐漸陰黯，寒風襲人，雨亦漸大，而道路係沿海塘新築者，土方尙未堅牢，經昨夜之雨更爲鬆脆，故行車既不能快，而且顛簸異常。過平湖，路漸低斜，入海鹽則路面甚狹，兩車經過，須慢慢讓過。在海鹽境行未幾，前途忽爲車阻，（沿途停車十餘輛，無法前進。）最前一西人，帶領工人數名，正在用起重機引曳墮入堤邊之一新汽車，據云卽係胡氏之車；此處本係彎路，又係新築，而胡氏之速率達六十哩，遂致轉灣不及而覆車。經十數分鐘，覆車不能拖起，而後來之車愈增，始讓出路面，聽我們通過。出海鹽經澉浦、黃灣而入海甯縣境。此段係就舊日之驛路改建，故比較堅固，但仍有顛簸，不過不如海鹽境內之大起大落耳。到海甯縣城近十二時，卽在城外午餐，據當地人說，今日下午一時半有潮，故飯後卽去海濱觀潮。

海甯之潮聞名中國，十八年居杭州時，曾兩度觀覽，茲錄當時之日記如下：

「九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

「午前七時，同李勗人劉範猷等至新市場中國旅行社候海甯觀潮專車，八時三刻方開行。沿途風景甚佳，惟灰塵極大，頗不適。十時一刻到海甯觀潮處，則人山人海，擁擠不堪，旅行社之圍場亦無座位，我與勗人即共踞堤邊，靜候潮來。

「十二時四十分潮來，遠望如白練一道，漸近漸大，同時聲震耳鼓，有如千軍萬馬奔騰前進。及其退也，則海面呈浮沫，極顯污濁，故觀潮最好只觀其來而不送之去。今日之潮高達十二呎，據云爲數年來所未有。下午四時方返。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因岳麓舊同學陳雲卿現在海甯縣署任職，日前來杭談及海甯潮之佳處不在海甯城外之觀潮處，而在離海甯城二十里之八堡；且陰歷九月十七、八之潮較之八月者尤大，故昨日與伯鴻決定今晨重去海甯觀潮。但陳君在杭有事，不能即歸，而我們不知八堡之所在，非由人引導不可，乃由陳君函介該縣縣長閻幼甫及李文俊君。

「早八時即與伯鴻夫婦同車赴海甯，因中途迷路，誤至臨平，迂走二十餘里，故到海甯已十

一時因閩縣長已先得陳君函，故在署等候，見面未就座，即促李君引導立即起行赴八堡。到八堡爲十一時四十分，在車上即聞潮聲，下車即見潮來。因有東西兩潮相撞，故聲高而流激。兩潮相擊時，有如山崩。擊後水漸平，未及全平而二潮又至。二潮激初潮之水上湧，聲勢更壯。至兩潮相合時，波浪高出堤岸五六尺，雖經李君關照，遠立堤岸丈餘之坎上，然衣履亦被濺濕，否則將與波臣爲伍矣。今日之潮，可稱壯美已極，以觀潮處之潮與此相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李君謂本地人好觀潮者，均來此處，而夜潮尤美；若在月夜之下，靜聽潮聲，遠望白練，更是一番風味也。二時返縣署，即由閩在縣署招待午餐，亦力言夜潮之美，而邀留我等於夜間再觀一次，我們以無時間，且不便過擾辭之。

「飯後由李君導至海神廟遊覽。廟爲清乾隆時所造，殿由大理石方柱十餘建成，大可合抱，高五丈餘，工程之巨，可以概見；出廟至堤上散步。八時半即驅車返杭，途中與伯鴻商定贈閣及陳李諸君以我等著作數種以爲瑤報。六時半抵杭，即在伯鴻所寓之新新旅館晚餐，談至九時半方返家。」

今日之午潮甚小，且無觀潮者，故堤岸極清靜。我在海甯觀潮今日已是第三次，無特別感應，而楫

君則爲第一次。她的觀感據其日記所載如下：

「午餐畢已一時半，我們冒雨走出飯店，沿着大道向左，再右轉直至堤的盡頭處，即達高坡的堤岸。滔滔的錢塘江水橫在目前，遠遠地傳來軍馬奔騰般的聲音，知道潮已來了。這神祕的聲音愈來愈近，循着牠望去，是左前方的一條高數尺的直綫水沫躺在黃濁的水面上，形成一道白光，很迅速地向前奔來，沖動岸邊的石牆，激成浪花，立即經我們站立的地方奔向左前方去。吼吼之聲亦在這潮水進行中不斷發生，只是愈響愈遠，愈遠愈輕，而黃濁水上那道白光，也越走越遠，越遠越細，以至小得如一根白絨線而慢慢地看不見。

「我不覺低頭暗想：神祕的潮只是如此。恰問我的感想如何，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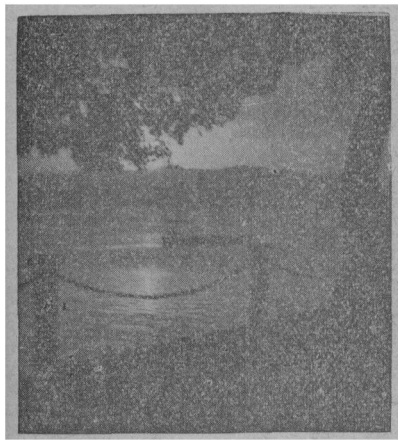
「浙江潮嗎？一道美麗的白光，一陣奔騰的怒吼。牠們起焉勃然，滅焉倏然，正好象徵短促的人生！」



潮 寧 海

我們在車中偏促了四小時，坐得腰酸背痛，乘着觀潮的機會，在曠野舒散舒散，談談閑天，雖然潮不大，不能如我們的預期，但於我們的身體總是有益的。二時回到車上，繼續前進。過海甯縣城，即不再走沿海塘的路，而入平原曠野。雖微雨濛濛，我們不能從車窗中遠望一切景色，但清澈的大氣却給予我們精神上許多的滋養料。入武康縣境而後，道旁修竹，五十餘里，尤為楫君所心醉。她謂幼在故鄉常喜在竹園裏生活，居北平時，亦每因看竹而去中山公園；南來年餘，雖然泛遊江南各處，但極少見竹。今日遇此長廊竹道，應為生平快事，故與我下車步行，而令車夫前開一哩等候。此一哩竹廊，我們慢步偕行，且兼攝影，遂至費去半小時以上，到杭州已是下午四時。但此行之最愉快者當推此竹廊漫步。

我們以新市場一帶太鬧，故驅車直往裏湖之新新旅館，但該館無停車處，不得已而轉至西湖飯店。因連生（車夫）從未到過西湖，想遊覽而不敢開口；楫君揣知其意，乃於房間住定後，命其開車，從湖南之公路經蘇堤出岳墳經玉泉去靈隱一轉，並在岳墳玉泉小憩，令連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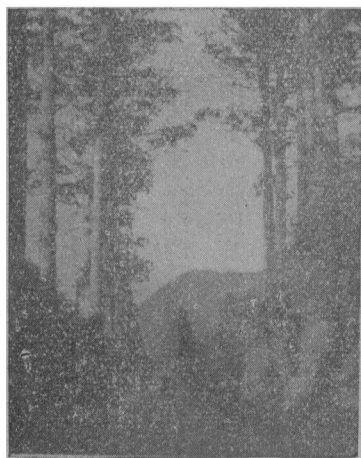
濱湖

入內看岳墓及秦檜鐵像與觀魚，償其夙願，六時半方返。七時半赴西園下小館晚餐，餐後去湖濱公園小立（因曾下雨，公園椅不能坐）靜觀環湖燈光映在水中，因風閃動，有如歌舞明星穿上珠翠舞衣，在燈光之下周旋進退一般。兩年前我們在湖濱夜談的種種情景又一湧現腦中。只以天寒霧濃，未半時即返飯店。

##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三 晴

昨晚打聽由杭州去南京，公共汽車要十二小時，私人汽車要九小時，但因昨日下午過雨，車行較難，至少也得準備十小時，再加上午餐及中途休息，總要費上十二小時，所以今早六時即起，匆匆早點後，六時三十分即上車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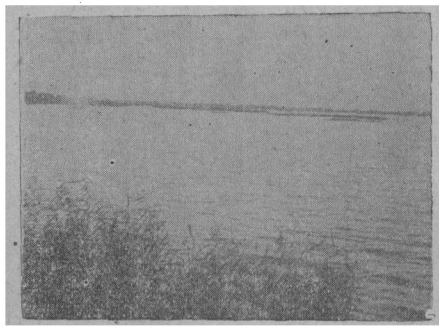
由西大街出城至莫千山一段之公路甚佳，平坦與上海附近之方斜路相當（十八年曾兩度去莫千山，因路係新修，車行頗苦。）過莫千山入長興境，達宜興，以及由溧陽達句容，均時而碎石路，時而泥土路，高



中途山于莫至州杭由

低不平，車子跳動異常。偏促車中，手足無法伸展，已覺難受；而有時泥路凹凸太甚，車子上下跳動，竟至頭碰車頂而發昏；在碎石路上，則車磷磷振盪，有如在四川簡陽一帶坐鷄公車（獨輪車）。但因要趕時間，既不能中途休息（只在宜興城外午餐時，休息半小時），又不能開得太慢。我們因偏坐太久固然叫苦，連生也常叫兩膀酸痛，只望速到。這種乘自備汽車在碎石路上爲急遽的長途旅行，不知者以爲是享福或出風頭，身受者則情願乘公共汽車。因公共汽車，車廂大可以伸腰，且沿途停靠，可資休息也。（由杭至甯若作兩天行走，則乘自備車亦不甚苦。）

由宜興到溧陽之一段，路較平坦，且沿太湖環行，風景亦佳，但爲趕時間之故，仍未下車休息，只在車窗中遠望水天一色的湖面，四周圍着蒼翠的綠野而已。不料由溧陽到句容的一段，路面更壞，每遇低窪之處，積水很深，車子經過，不獨車身車窗都濺滿了污泥，有時且跳起一二尺，而每感到會蹈胡洪基的覆轍，真所謂心驚膽戰，「慄慄自危」了。所幸到句容還只有五時半，離湯山不過半小時的路程，而路面亦較平，乃在城外較清靜的地方略停片刻，大家



太 湖 之 濱

下車伸手足之後，再開慢車前進。行抵離湯山三里的地方，遠遠地望見路中站住兩人，招手停車，近前視之，則伯鴻與其公子銘中前來接車也。於是停車請其上車，詢其何以知道此時必到，彼謂自有神機妙算。實則下午五時彼即攜銘中在途中徘徊也。到陶廬，只六點過五分。

陶廬是一所私家花園式的旅舍。正廳之外，有樓房一座供客住宿，浴室即在樓房之旁。湯山本爲濯濯童山，無風景可言，惟以溫泉而著名，故來遊者，大抵以沐溫泉浴爲目的（此廬在數年前只有正廳，偶有遊客來居，即在正廳兩旁設榻，近因金陵建都，來遊者衆，乃新建樓房爲客室，廬旁並有軍事委員會俱樂部及名公鉅宅），故我們到正廳坐就，即由伯鴻夫人命侍者開浴室；坐未幾，即入浴。此地溫泉爲石灰質，頗與日本日光者相似；浴室爲池堂，亦似日本式。我們經一日之顛簸，驟下車，頗感暈眩。坐在客廳中仍覺如在車上行走而有搖搖欲墜之感。經溫泉浸浴移時，精神大振；出浴室後，雖仍感蕩盪，但不過如下秋千後之情景耳，暈眩已全去。入伯鴻代爲預定之客室略事休息，即至正廳晚餐。由伯鴻特備此間名菜清烹鴨子等數種，相與大嚼，一日勞頓，已在談笑中消散，而恢復平日的舊我了。飯後談至十時半方就寢。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四 晴



昨日到此，卽感氣壓重，呼吸促，楫君頗以爲異。告以此爲溫泉地帶之普通情形，她謂北湯山並不如此，當爲水質之不同而然。

晨六時起，沐浴後，同銘中去湯水鎮上一遊，市房湫隘，街道狹窄，完全內地之普通鄉鎮也。惟鄉人在此交易者不少，挑柴者（南京附近均以山柴爲燃料）尤多，以至街道湧塞，行走不易。由銘中開路，匆匆走過全街，卽返寓早餐。伯鴻夫人知我素以掛麵與雞蛋爲早點，特囑廚房早爲預備。楫君謂作客而有如此主人，情願天天作客，永不歸家。伯鴻則謂我們都是客人，此處只有陶保晉君（陶廬業主）是主人；再推而言之，陶君亦非主人，真主人惟此湯山與溫泉耳。實則楫君不知伯鴻夫人之賢惠遠不只此；蓋伯鴻忙於職務，在私生活方面她固爲他的保姆，在公生活方面，亦爲之分勞不少也。

我雖於民國十二年至十七年寄居南京，但以爾時交通不便，未曾遊覽。伯鴻則以療病之故，在此寄居數次。飯後彼乃自稱湯山通，而大談其湯山溫泉。他謂湯山的溫泉有五源，均出於湯山東部。已受變化之石灰岩中，沿東北麓而東而南順次排列，成一弧形。最北的名湯山溫泉，爲湯水鎮公所所有。十七年新建鎮公所，內設浴池大小各一，其設備略如普通浴池；浴資分三角、二角、一角、二百文、八十五文等，可容納四五十人，現由商人租辦，每月付租金數十元，營業頗不壞。該處之北面附設民衆女浴池，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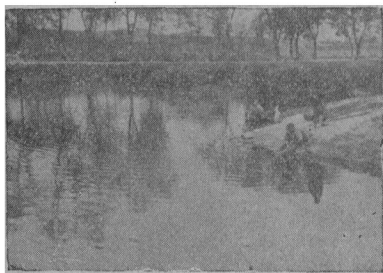
而設民衆男浴池，任人入浴，不取分文。此三浴池之溫泉皆出一源，即第一泉也。由此往南約五十步，有湯山女浴池，亦爲鎮中女子公用，東去不遠，則爲軍委會之俱樂部，內有浴池四所。此二者由第一泉分成，合稱第二泉。再南則爲陶廬，有浴池十所，浴資每次一元，住宿連飯食沐浴（每日兩次）每人每日五元至十元。其泉稱第三泉。但係由廬後相距二十餘步之兩泉匯流入宅，故有人稱湯山六泉者，即將此二流分計也。由陶廬南去百步外有桃花泉，即第四泉；稱桃花泉者，因此泉僅於桃花盛開後方大湧，秋令量微，甚至絕源。現經某鉅公鑿深數尺，水量驟增，終年不竭，但聞對於他泉之流量頗有影響。第五泉在湯王廟之南，離鎮約里許，惟鄉人沐浴其間，但天旱則流甚微。他又謂湯山溫泉，經由北平協和醫院化驗過，據云含鈣及重碳酸鹽甚多。以之沐浴能健胃活血，並能療治筋骨酸痛及肺病、皮膚病、脊髓癆、半身不遂、各種慢性呼吸病；而飲用則能療心胃疼痛、腸胃病、傳染病、風濕病等。彼每來此小住，頗有效驗云。我謂如此爲陶廬現身說法作廣告，陶保晉君至少應不收費，相與大笑。因顧蔭亭君約定我們今日在其寓午餐，乃於九時半返私室略事休息，於十時同伯鴻等起行赴南京，十一時達戶部街顧君寓所。

午餐後我與楫君移寓中央飯店，伯鴻等仍返湯山。寓定後即雇車訪友，因與大部分人接洽稿件，

而其辦法又相同，爲節省時間計，乃約十餘人於中央飯店晚餐。十時散席，一切事務均已解決。

##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三日來勞頓異常，不事休息，勢將生病。故昨日伯鴻主張今日在此或去無錫休息一日。並謂若在此，必得換房間改姓名，否則不獨不能休息，且要被宴會吃壞。蓋知我在京之友人甚多也。昨晚與楫君商，去無錫雖可清靜，但旅途仍多麻煩，不如從伯鴻之計，當即改換房間，而以她的姓名懸諸門外，並囑侍者如有人來訪，則告以某號客人已於夜車去滬。今日九時方起，十時半雇馬車去玄武湖。因屬冬初，天氣漸寒，雖天晴，但遊人仍甚少。到碼頭決定租一小船自行駕駛，便在湖中停留或駛入僻偏處所晒太陽。當去與船主言明至下午五時止，租金一元。彼利租金較平時多出一倍半，亦無異議，但碼頭旁之警察則不允許，謂此間無客人自行駕船之事。詢其故，則謂恐旅客生事或自殺。我們請其檢查，告以不曾攜帶武器，當然無法爲非作歹，至於自殺，無論從何方面看來都不像，當示以有頭銜之名片，並告以我住南京六年，到過玄武湖幾十次，對於湖中的地方都很熟悉，也曾自行駕駛過多次（民



一 之 湖 武 玄

國十六年前確可租船自駕。我們欲自駕船是要自由駛到各處觀賞風景，採集植物標本，攝取美術照片；公園規則並無禁止遊客租船自行駕駛的條文，則我們自願駕駛，船主又經允許，當不違法。彼乃再四將我們注視，並將名片細閱，知道不會出亂子，遂聽我們上船。於是我持篙，楫君操槳，慢慢從馬路東之湖中駛去，但以湖水過淺，不能於通行航路之外多闢航綫，雖在途中水較深處駛出數次，但最多亦能離通行航路數十丈，仍須從原路繞公園前進。不過在紀念碑外之蘆蒿中停半小時，以晒太陽，並得照片數張，總算不負此行。

下午一時半至五洲公園上岸午餐，因遊客稀少，較大之火食館均停歇，僅一甚小之本地菜館名金陵者猶在招客。入內詢之，則只有活魚及鷄蛋兩味。蓋今日爲星期五，遊人在湖中用膳者極少，故只備可以儲存之菜，以備萬一；非若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之多備可以出售也。詢其價則鯽魚清燉紅燒均取值六角，溜黃菜四角。因無其他客人，我們決定親自下廚，請主人取魚三尾，聲明由其供給作料，我們自行烹調，價格不減；主人取魚來謂每尾有一斤重（實際不過半斤）三尾須售二元，亦允之。於是



二 之 湖 武 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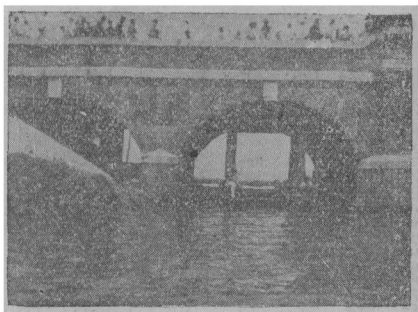
由楫君作四川式之乾煎鯽魚一味，我作湖南式之紅燒鯽魚一味，再教廚子作一味清燉鯽魚湯，命堂信將棹椅移到該館對面的竹林裏，清閑自在地吃我們的鯽魚席。直至下午二時半方返船。由西路撐回，即算包圍五洲公園遊覽一周。抵玄武門已五時矣。當雇車至高樓門附近之孫僂工家中。他和王夢痕女士很驚奇地以我們自天而降，立即由僂工去三牌樓買菜，歸來並親自下廚，八時方晚餐。餐時爲之述今日之生活情形，給他們平添許多笑料。九時半雇車返寓，惟分局送來伯鴻一信耳，無任何客人。伯鴻之計，可謂售矣。楫君謂此公真妙人且解人，將來下雪時，當爲之塑一雪像以誌感謝。我謂當將此意告伯鴻。臨睡，將帳目結清，決明日早車返滬。

## 青陽港及崑山

一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六日 星期六 晴

今年來楫君與我都爲職務所忙，就是星期日也少外出，頗覺於健康有妨。前月與伯鴻談及，他以



青 陽 港 橋

爲我們應當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常常旅行，以期變換環境，鍛練身體。長期旅行雖有不便，但星期尾作郊遊是沒有什麼不行的；且介紹我們去青陽港。所以今天我們都請假一天，於早八時由家起行，赴上海北站，九時開出的京滬快車，十時十九分到青陽港。（由滬到青四十九公里。）

我們只從報上及伯鴻口中知道青陽港有鐵路飯店可居，有小船可划；推想起來以爲至少當是一個

小都市的商港，不料在十時十五分之後，遠遠看見青陽港車站的路牌處，只有一座長不及二丈的公事房，連交車的軌道也沒有。下車之後，詢問鐵路飯店之所在，由收票員很客氣地指着隔河對面的一座孤零的洋房說：「那就是，請過鐵橋向右走下去，不數十步就到了。」我們照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果見那洋房的外牆有「鐵路花園飯



青 陽 港 鐵 路 飯 店

店」六個見方大字。等火車開行之後，走數分鐘便達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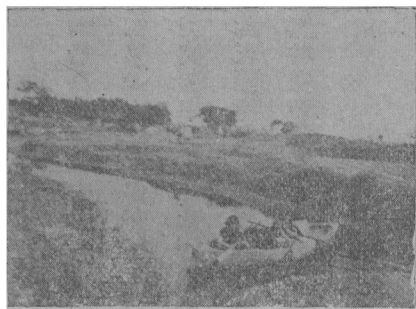
進店門有門房式之小房間，上懸「問訊處」木牌，入內告以來意，有穿白色制服之侍者引導入內看房間。飯店爲一私家花園，佔地數畝，亭榭池塘假山均備。其正屋爲二層樓之住宅式洋房，下層爲食堂，會客室及辦公室等，室中設無綫電收音機及沙發等；走廊則設籐椅茶几，便遊人休憩。樓上有頭等客房二間，二等三等各一間，及浴室盥洗室等。一切設備均西洋式；房屋租金亦照西法計算：即頭等房金一人四元，二人七元，三人八元；二等爲三元、五元、六元，三等二元三元（三等房只可住二人）飲食中西均備，每頓每人西餐一元二角半、一元五角，中菜起碼一元。我們以頭等太寬，二等太小，乃由侍者引至園中之平屋：該屋計四間，均二等，但面積與樓房之頭等者相若，故住定其最左面之一間，因隔壁及前面均爲花園，空氣清新也。

住定後，先至園中巡視一過，平屋之左有假山荷池，池右爲工人室之平屋一排，池左有小坪備石棹石凳。我們住室及樓房之對面均爲綠茵之平地，並有養鳥之鐵絲網小房兩處，其中養白鶴芙蓉鳥等；屋後爲蔬菜場，廚房即在樓房之後。設備與維持所費甚大。詢之侍者知爲兩路局所經營，目的在發展鐵路營業，提倡正當休閒；因此間之水不潔，飲水亦由滬運來，故每年賠萬餘元。此園本爲南京富紳

蔣某之別墅，因年久不用，損壞甚多，路局向之租賃，第一次之修理費亦數千元云。

店之大門臨通常熟、太倉及崑山而入太湖的河。河面寬數十丈，水甚清徹，小汽船及帆船往來甚多。此地人烟極稀，且離崑山不過三公里，火車不到十分鐘，而獨設一車站者，據飯店經理陳君（亦路局職員，此間一切人員，均由路局調來）說，是二十六年，前英人亨利管理滬甯路時，見此地河水清澄，特闢游泳池，以便來此游泳；並設划船俱樂部（後以水中有吸血蟲不便游泳而中廢，只划船俱樂部開設至今。）平日由會員自由練習，每年春秋兩季各比賽一次，故車站設備至簡。而平時之來此者全為划船俱樂部會員；彼等生活習慣與國人不合，且離滬甚近，大抵朝來夕返，午餐均由滬帶來，故二十餘年，除賽船時為供應觀衆有零食攤外，始終不能成爲市集。兩路局長黃伯樵着眼於發展農村經濟，始於今年六月設此飯店云。

我們均好划船：我幼時最歡喜在水上生活，楫君在北平六年，亦常在北海，中南海盪舟。前年來，我們雖曾遊過西湖、玄武湖、瘦西湖、南湖，但均不能由遊人駕船（前年在玄武湖中，曾經租一船自行駕駛，



青 陽 港 盪 舟



但非練習體操之船，無意義。上海雖有所謂栗娃栗達，有小船出租，而是死水、河小、船又不合用（平底）划起來太不過癮，所以去一次即不再去。此地河流廣長，飯店所備之船為尖底，槳有脛，可坐盪而週身用力，頗於身體有益，故我們於十一時租船一小時（租金每小時四角）十二時半午餐後，大睡一覺，至三時又划船兩小時，夜八時又划一小時。三次之中以夜船為最美：因河中一切靜止，惟有我們的槳聲與偶然火車往來之聲打破大地的沉寂。槳聲如訴，車聲如吼，有如天籟，而飯店路燈之倒影映在水中則有如星斗。我們在一葉扁舟之中，佔有了全宇宙，少年心情陡然增長，乃放乎中流，引吭高歌。飯店侍者聞之，尋聲而來，謂寒氣逼人，且恐生變，乃於九時後登岸入店。

### 十月七日 星期日 晴

昨夜睡甚美，今晨八時方起。早餐時，陳經理以路局所印導遊叢書之一崑山相贈，且力勸我們去崑山一遊。據該導遊所載：「崑山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所產魚蝦蟹類，風味最為鮮美；鷄鴨亦為著名食品，喜嘗異味者不可不一遊。」又載古蹟名勝有十二處，其中馬鞍山一處在車站及飯店花園中均可望見。我們都是山野之人，除去二十年在北平去過西山外，近年不曾遊過山。該山雖只高七十丈，廣袤二里，在我們的眼中不足以言山，但牠那「孤峯特秀，極雲煙縹渺之觀」（導遊中語）的描寫，却引起

我們的興致；而况有鮮美的魚蝦鷄鴨可以果腹。所以我們於早餐后即乘十時十九分的京滬車去崑山，八分鐘即到。因係初遊，雇車去東城橋北之半繭園。園爲明嘉靖間葉氏所闢，名繭園初佔地六十餘畝，清初析而爲三，其仲子九來得東偏之半，從事修葺，名半繭園。園中有小池及供人遊憩之亭舍，有茶及零食出售。以地面甚小，僅在其假山上小坐，即驅車入城，至北大街雲記館以鴨麵及魚麵爲午餐。餐畢去馬鞍山。據導遊所載，左爲驛雲峯，右爲文筆峯，南有桃源洞，北有鳳凰台，東有東崖，西有一綫天諸勝。山頂一浮圖名凌雲塔。山之勝處，尤在東崖，石壁聳峙，震川所謂蒼碧嶙峋，不見有土，傍有一小徑，蜿蜒其上，莫測其所往。我們由公園之運動場拾級而上，未十數分鐘即達山頂文筆峯，再以一小時之力遍走全山之小道，實覺不夠爬山之味，乃在山後松林中靜坐談天，復至水城門（城牆已拆，水城門係特爲補葺以存古蹟者）看水攝影。四時起行返車站，五時乘火車返青陽港。晚餐後仍划船半小時，蓋因陳經理之警告，不敢遠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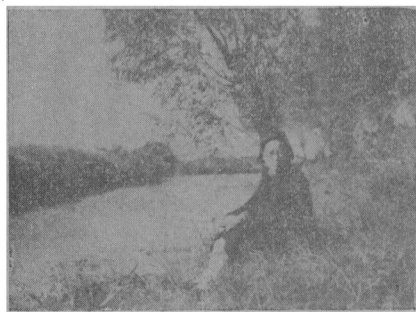
此間一切西洋化，寓客室中只備冷水而無茶。昨夜與陳經理



崑山松林

閑談，彼曾讀我書，知我姓名，且與老友王克仁甚相稔，承其另眼看待，囑侍者特在室中備茶一壺，真不勝感謝之至。

今日爲星期，由滬來遊者數十人，但大概一飯即返，雖亦有租船者，但爲數甚少，且有雇鄉人代划者。返觀車站旁之划船俱樂部，則會員數十人，男女老少均赤膊划船，倦了即睡在草地上晒太陽，中西人士對於身體之鍛練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據侍者言：此店開張四個月，國人租船自划者不多，女子尤少；於星期口早五時車來，租船一日划至崑山者只有日本人及西洋人。據此則黃伯樵之設此飯店，於發展農村經濟外，提倡國人作郊遊以鍛練身體，可稱作一件社會教育及國民體育的功德。以後有暇，當約集友人來此。楫君聞侍者言，告以遲一二星期我們將五時車來，划船去崑山午餐，再划回起五時車返滬，以雪國人之恥。侍者之中有老李者，向在莫干山鐵路飯店服務，自稱識我。詢其故，則謂十八年夏，伯鴻住該處，有坐汽車之客人訪彼，將汽車停在山麓，上山下山均步行，他們視爲奇聞，所以雖然隔了四五年還認得



崑 山 之 麓

我的面貌聞楫君言，特意恭維，而欲我等再去時，先以長途電話通知陳經理，以備預備一切。本店有長途電話及郵政電報：電話利用路局專線，信件電報則利用火車爲之遞送。

## 十月八日 星期一

今日下午五時必須起行返滬，早起即決上午去鄉村遊覽，下午划船。早餐後出店過鐵橋至車站。在鐵橋上極目四望，只見田野中極零落的幾座平房，看不見大村落；至車站則站門緊閉，闕無一人。走下橋去，在寫着由青陽港至常熟幾個字的碼頭上，看見一位臨時小食攤販的長者，向他做了一筆生意（購四個萊陽梨）之後，詢他附近有無市鎮，有無土產可買。他說青陽港並無市鎮，所有食品或雜用物，都是從崑山用小船搖來的。只有離此三里的一個村莊蘇家莊或施家莊，有幾十戶人家，有茶飯出賣。要去的話，通過這道小橋循大路直走就是。

我們照着他的指示過小橋沿溪西行，穿過許多稻田，經過一個叢密竹林的農家，陡然跳出三隻惡犬，擋住大路，我們檢取地上的棉花桿和石子當武器，鼓着勇氣與狗作戰。費了許久的時間，纔通過這道關口。再前行里許，達到一個茅屋櫛比的村莊，即所謂蘇家村了。但只有十數戶土牆屋子連接着，一條街堂，無店面也無行人，更無謂出售茶飯的地方了。再走過去，看見溪流之旁幾戶人家半掩在茂

林之中，屋前堆着尖塔似的稻草，旁邊臥着耕牛，水中浮着幾隻鴨，連那房屋草堆的倒影映在水中，儼然一幅畫圖。我們爲此美景所繫，在那裏徘徊十數分鐘，而計議着將來回到鄉下去的種種生活。

爲着要滿足我們跑路的慾望，歸時不走原路而從田坎中的小路向着車站走。不料看來甚近，但四處爲小港所隔，又須與村狗作戰，以致走了一時餘尙得不着通大道的路；而烈日當空，汗流浹背，走近大河沙灘坐下，將梨解渴，再沿河前進，以爲不久可以回寓；但行不數十步，又爲小港隔斷，幸有鄉人駕載草的小船經過，乃予以一角而渡達彼岸。返飯店已十二時矣。

午餐後略事休息，將零物收拾寄交待者，結清帳目（共二十一元餘，連往返車費及崑山所用共三十元）仍租一船放乎中流。前昨兩日我們均在大河中盪舟，今日爲欲探視鄉村生活情形，乃划入小港。自飯店對岸之石橋駛入，沿港西行，遇鄉人之稻草船，航船（代步者）甚多。彼此經過時，楫君特被注意；以鄉間無此等裝束之女子盪舟也。港邊小孩常隨舟叫洋先生洋太太不置，我們雖出身於農村，但現在則和農村相去太遠了，不勝感慨係之。途中雖有村犬狂吠，但彼等不能遊水，我們以槳挑水與戰，彼等亦無如之何。三時一刻由原港返大河，尙只四時半，楫君忽謂我們久不乘海船，波濤經驗已漸忘去，何不划至江心，聽小火輪掠過，藉其波浪顛簸吾船，略嘗風波之味。當即稱善，且一面高唱伏爾加

船夫曲，一面努力盪槳，她之和之。未幾，一小輪船經過，排浪達數尺，我們竭盡餘力推槳前進，使舵穩船平以迎之，波浪掀吾船如盪秋千，儼似海船遇風，我們大樂，再高唱漁夫曲。直至五時始將船還飯店，匆匆取行李至車站，乘五時二十分之快車返滬，六時十五分即到北站。

此次三日之遊，飽嘗山水田野風味，而划船尤屬難得。晒太陽三日，於健康尤有益。當與楫君決定每月各出十元存儲，專去該處划船。預計每年春秋佳日，不過六、七個月中二十餘個星期日可去該處。如早去晚歸，自帶午餐，每次連車費船租不過七八元，我們的預算可敷用也。

## 二

###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自本月六日去青陽港後，決定每星期日都去該處划船，前星期日該處開菊花展覽會，以雨未去，殊爲快快。今日早起雖天陰而有雨意，仍與楫君冒險起行。幸抵該處，天氣放晴。菊花會即設於飯店之花園，無慮千數種，大半均各站鐵路苗圃之出品，杭州市政府及各縣政府之出品亦不少。今日爲菊展最末之一日，故由滬來此之遊客不少，飯店中幾無隙地，飲食均不易得。幸我們此來以竟日划船爲目

的，早帶午餐，不成問題。到店在菊花會中遊覽一過，於十時半即雇船去江中蕩漾（遊客雖多，但划船者甚少，飯店所備的八隻船，我們租得第一號，）我們初擬一直划到崑山去，但慮氣力不濟，時間不足，故只在大河中划一時餘即轉入小港，經一時許，至一不知地名之草坪，將攜帶之麵包牛肉開水取出果腹，並在地上採野菊花靜臥，下午三時再上船划回。到飯店已四時半矣。因五時半之快車脫班三十五分鐘，在將昏的夜幕中，車站竟擠滿了人（大約有四百）；車到時，搶着爬上，車上無座位，一直站至上海。到家已七時三十五分矣。

### 三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日 星期日

午前九時同楫君去青陽港（已是第九次，）遊人極少。午前去青陽港飯店者，華人僅我們兩人，西人則有十餘，均係上海划船會會員。他們除嚴寒酷熱大雨雪外，每星期必來此划船一次。年齡大者有六十歲以上之老叟老婦。彼等視運動爲人生之必需工作，故能如此也。

下午一時半起划船，因風大，未遠盪，只在小港划三小時，於五時二十分車返滬。三等車客甚擁擠，

空氣尤壞，我謂以後應改乘二等車，楫君謂何划船有能幹而在車上無用耶。諷喻得有理，以後還是平民化。

#### 四

五月五日 星期日

楫君今日宴錢歌川、張夢麟、倪文宙夫婦於青陽港。前晚曾以長途電話通知青陽港飯店陳經理備五元之和菜，水菓點心則自行帶去。今晨八時到車站，除倪君夫人外，其餘均到，錢君且攜其女公子同來。到飯店後，略事休息，即去花園一遊，再出店至鄉間散步。午餐後租船兩只，我與楫君及文宙駕一船，張錢兩對夫婦共駕一船，由大河入小港，最後返入大河。兩船比賽，彼等以經驗不夠，不能掌舵，弄得船在河中打轉，結果是由我們划去給他們幫忙調整。所謂競賽也者只是說說而已。

#### 五

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



昨夜睡甚適，因昨夜約定黃九如王獨清今日去青陽港，（我們已去過二十次）故今晨七時半備一切，於八時起行赴車站，未幾黃等來，九如並攜其子山衣同行。當即購票上車。到鐵路飯店即租二船出遊，於十二時抵一小港休息，將自備之炊具取出，於草地上煮麵食。獨清以體重行動不自如，竟於登岸時撲地。我適在另一船中，不能相助，費楫君等數人之方始爲之曳起，然已衣履盡濕矣。即由九如爲之洗濯晒乾。我則於食後在草地上酣睡達一小時。五時二十分車返滬。

## 六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星期六

午前九時正獨赴車站；車於九時四十五分開行，十一時五分到青陽港。（已遊二十五次）至旅館開房間，則全部由西人於兩星期前定去；蓋今明兩日爲上海西人在此舉行夏季賽船期也。本想靜居一日，不料連住所亦不可得。但欲等楫君等不願即返，乃電崑山趙百川縣長，又謂兩日方返縣。無可如何，乃以長途電話告楫君，請其於一時二十分乘特快車來青，二時十一分可到，七時四十三分回滬，尙有五小時之遊覽，亦可滿足徐鴻方之願。電話畢，即在客室靜坐三小時。初擬屏絕一切文字，但結果不

獨四壁之文字印入眼簾，無法拒絕，且於無可消遣之時，在火車時間表中計算來去時間與價目。由此可見我尙不能耐閑。

楫君鴻方按時到，適已定五號房間之某西人不來，乃決定共住一宵。惟此爲頭等房，一人須四元，二人七元，三人須八元耳。五時至六時划船一小時，划至划船俱樂部，電燈輝煌，有如白晝，無線電放音，歌聲震天。西人則在其中喧飲跳舞。可謂狂歡也。夜七時至八時又划船一小時，因天涼，楫君少帶衣服，致未久划。

###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昨夜因牀褥爲西式，墊物過多，感熱，睡不甚適。早餐後擬租船，則八船已概租去。蓋每星期日，上海七時五十五分之特快車停青，八時四十六分有許多遊客從滬到青。今日之人尤多；連由滬乘自備汽車到此者無慮千人（汽車近百部）而鄉下人更多；沿旅館及俱樂部兩岸，以及鐵橋上概擠滿是人，長達里許，走路亦去不通。車站與俱樂部之道旁則擺滿各種零食攤，河中之船亦較前爲多，旅館隙地亦擁擠是人。不獨我們所未見，據侍者言，亦是此地空前所未有。因恐七時四十三分之快車太擠，乃改於三時九分，乘錫滬區間三四等車返滬。但在南翔等快通車，本當四時半到滬者，至五時方到。

# 七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午前九時同楫君攜湘、淞、甯、湖、杭五孩去青陽港，十一時到鐵路飯店略事休息，即出外遊散，十二時返店午餐，下午租兩船，由我帶甯等三男孩，楫君帶湘、淞兩女孩教以盪槳掌舵之方法，不半小時均經學會（湖、杭曾同遊數次，略知駕駛之方），乃划入小港，聽孩子們依男女分據兩船，自由競賽。初以不會駕駛常在港中打轉，後經我們分別把舵，由彼等盪槳，結果很能順利進行，但進程不相上下，以甯等三孩均爲湘、淞之弟（杭且僅只八歲）也。四時半靠岸時，湘將槳一只在碼頭之木柵上碰斷，照章賠償二元。五時車返滬。

# 八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五日 星期日

午前七時半攜湘等五孩獨去崑山。初擬於青陽港下車，划船一小時，再乘十一時五分車去崑；因

青陽港旅館已停閉，車不停，遂直赴崑於八時五十四分達到。結隊步行，十時四十分始抵馬鞍山下之公園，由園後直上山巔。除淞外，其餘四孩，均行不由徑擇無人行走之處，翻越而上。山上所有建築物如測候所、塔、寺、灶君殿等，不到一小時均遍歷已盡。乃再從灶君殿之後山越石壁而下，復至前面之水城門牆上。再由後山翻上經公園，入北塘街，百花街轉縣西街至縣正街午餐，尙只十一時三刻。午餐畢，方十二時一刻，乃由正街東轉入廣仁醫院之後面半繭園。途中見有新造房屋出租，雖係平房，建築不十分堅牢，但佔地約三分之一畝；有正房三大間，小天井二，廂房下房各二，正房及廂房均有地板，每月只二十元。據謂修造及地基共須四千餘元，如此租價，可稱甚廉。湘等甚羨慕，欲其母來居此。只惜彼等須求學，不能離滬耳。甯、湖、杭在山上以及半繭園等處，均雙足不停，跳躍不已。帶彼等旅行，頗非易事：因既須能與彼等競走，爲之照料一切，又須爲之攜帶衣物也。幸我甚健，尙能對付；再過幾年，體力就衰，恐亦不能領導也。一時三刻，由半繭園返車站，到近車站之途中，看鄉人捕魚。以水車將溝中水車乾，再以小網或手捕捉；所謂「竭澤而魚」者是也。孩子們從無此經驗，看來頗有奇趣。

歸來之車，爲上午十時由鎮江開來之鎮滬三四等車，應於三時四十六分到崑山，乃在崑即已脫四十八分，中途又等滬上開出之快車，應於五時二十分到滬之車，至滬已六時半矣。車中人甚擠，竟至

站立亦無隙地，湘與淞在車上站立達二時之久。

##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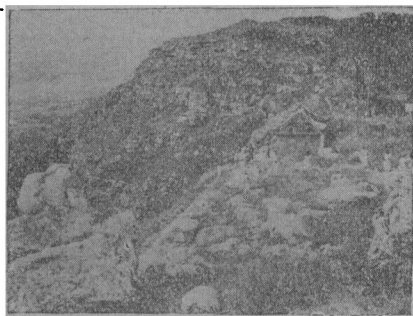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午前七時半與楫君起行赴車站，乘八時特快車，於九時抵崑，即步行上馬鞍山，風甚大，途中頗覺寒。但努力前進，體溫增而寒亦減。初自正路至玉峯亭、文筆峯，攝影一幀，再沿山路經一小石洞（入洞遂跑行）至山脚，再溯另一山路上行。見有五工人，以四人在山頂挽鐵纜，一人在山下跟隨一木箱，此箱繫於鐵纜之上，中載火磚百數十塊。依纜之挽轉而上升。詢之工人，據謂每日能挽九次，可升磚約千塊，如用人挑則每次只能挑十塊，每日不過四次，則五人只二百塊，故此法甚好，惜其發動之齒輪過小（只五吋直徑）費時仍甚多。彼等二人一班，輪流挽轉。我試爲之，一人亦可挽動。再從五峯閣入寺，經測候所，循灶君殿至山麓水城門，攝影數張。再由山後入玉環湖，循山路至測候所下公園。前後計三上三下。因着軟底鞋，頗感脚脹。至城中午餐，已十二時半矣。飯後去半藕園。二時五十分上車返滬。歸寓即將照片洗出。

## 常熟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五日 星期六

早六時即起，六時半早點後同楫君去寶山路虬江路車站，以為中國旅行社當如其廣告所言，隨到隨開。不意今日經由該社招待去常熟參加曾孟樸追悼者僅十五人，候至七時二十分車方開。途中經嘉定、太倉，至常已九時五十分矣。當照旅行社所指定去寺前街大新旅館更衣，全車連該社領導員共十六人，除楫君與我外，皆乘轎上虞山。我等乘人力車至旅館稍息，即雇車出北門去興福寺。寺在虞山東麓，佔地數十畝。花木亭榭，有如公園。遊人甚衆。除當地人外，尚有上海清心女學之團體女生數十人。十二時一刻午餐於該寺。因導遊者錢某為常熟人，為此寺施主之一，故四元素餐有四碟六盤一湯，味均可口，平時不易得也。因係初次去該地，故於逆旅中雇嚮導一人隨行，計工資五角。飯後由彼導遊三峯寺、萬松林、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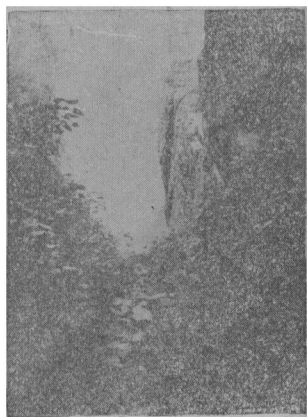
虞山全景

師殿、拂水岩、劍門、維摩寺、石屋洞、桃源澗，由北門返寓，已四時半矣。山並不高，且有大路，故行走甚易。途中惟劍門風景最好。係數十丈之岩石中裂一縫，由縫中亂石中爬上，隨時回頭遠望，南湖之水色田景概收目下，開闊之至。萬松林回望，可遠看長江。而常熟城之建築物如星羅棋布，遠列目前，亦甚有趣。兩澗甚大，惜秋深無水，名不足以副實耳。

六時略購土產，七時去山景園（書院弄）晚餐，由旅行社預定二席，每席十元，有六碟十碗，有本地之告化鷄、新松菌等，味均可口。飯後於街上遇本所同事錢歌川等十三人，由沈元針（本地人，現爲本所圖書館員）領導，亦在街購土產，且寓於大新。晚九時即就寢。

### 十月六日 星期日

七時起，早點後，徒步出西門，擬去南湖邊。出城遇一橋，並遇沈君。沈君謂經此再前行，誤聽爲越此再前行，遂致入歧途。及詢鄉人而轉，則已費去半小時，信步至一高橋而止。於十時赴西門內逍遙遊藝會，與曾氏追悼會。此地爲一遊戲場，依山建屋數幢，輓聯軸幃，懸滿走廊屋內。至十一時方開會，十二時半



門 劍

尙未散，我等因須遊言子墓、新公園及虛霏居等處，故先出外至石梅（曾氏招待處）午餐。餐畢，雇車去虛霏居，即曾氏居處。佔地數畝，亭榭、花木、池塘無所不備，著作讀書之良境也。追悼會致詞時，有當地蔣子範者，年已七十，精神矍鑠，音調鏗鏘，演說移時，略無倦容，爲吾輩四五十許人所不及。出曾園雇車至早北門、新公園及言子墓，再步行返寓，已三時半。適元針父親及其兄送來禮物一份，且親來相訪，當辭謝不收。三時五十分至車站，本欲乘旅行社定備車，不知何人竟強拉至普通客車，上車即開行，中途停車，至六時方抵滬。

## 蘇州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四日 星期日

今日爲兒童節，各處均舉行紀念儀式。

午前七時寧即與其同學尤振華及湖杭來寓，七時半與楫君及其母攜寧等赴北站。因已向經濟旅行社報名，當向該社換團體票乘八時十分該社之定備車赴蘇州。該社計備三車，共三百餘人，每人均有座位。友聲旅行團亦於今日旅行蘇州，無錫備車五輛，共五百餘人。車站旅客擁擠異常，單獨購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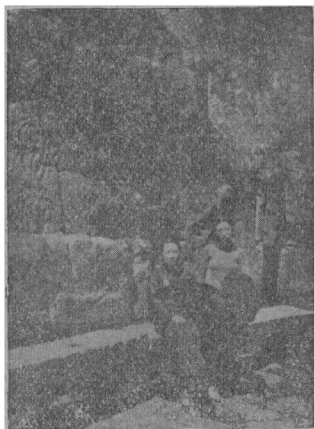
者極難有座位。與旅行社同行，頗爲便利也。九時三刻即到蘇，由車站步行至虎丘，經小街行一小時方到。於十二時在該處冷香園午餐，每桌十人，六菜一湯，味頗可口。一時出發去西園、留園，仍步行。因久未去蘇，竟將西園在路東之方向遺忘而向西走過留園，乃未及入內，循大街前進，愈走愈無遊人，乃疑而問詢諸途人，始轉入留園。兒童



園 留

體行動至此而止。以後則聽各人自由行動，惟須於八時齊集車站耳。在西園勾留近一小時；十九年夏

每人有摸彩券一張。寧等得鉛筆、書本、牙刷、皮球等各若干事。劉、範、猷君夫婦亦率其子女同行。在虎丘起行時，其女敏君不欲乘車，隨余等行；彼等先至西園，余等則先至留園，久候彼等不至，乃去西園；及抵西園，不見彼等，乃又送其至留園，於門首遇之，遂又回至西園。當出留園時，旅行社且各贈成人小麵包二枚，兒童亦二枚。旅行社之團



池 劍 邱 虎

楫君初至滬時，曾攜湘同其遊蘇一次，在西園放生池及江干攝有電  
影及照片，舊地重遊，頗多逸趣。孩子們則在水邊山上據土丘爲城，以  
兩人爲一隊互爲攻守，以衣包爲目的物，互相爭奪。因臨行匆匆，寧之  
衛生衣竟忘於園內，至晚飯後加衣時，方始發覺，已無及矣。（寧在虎  
丘並遺書兩冊。）

四時半由西園沿河步行至閘門，再乘車至城內觀前大街。從前  
各街爲麻石道，寬不盈丈，現在均改爲馬路，寬三丈餘，可走汽車。去觀  
前本無目的，不過欲寧等知道蘇州城內爲何種現象耳。故下車後即  
步返閘門，於途中略購零物，楫君及其母先攜湖杭乘車行，我攜寧及尤步行。至閘門一小館，以麵爲晚  
餐，共食麵十餘碗，費一元八角。赴車站時，寧欲乘馬車，乃以六角雇一輛，寧與趕車者同座，得意揚揚。蓋  
好奇也。八時二十五分專車返滬，十時十分到。當由小弟將寧等及振華送之返。

## 無錫



西園

一  
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下午三時，同楫君赴北站，趕四時車赴無錫，至錫爲六時五十五分，天已昏黑，本擬即在城中寄宿，因月色甚好，乃雇汽車去梅園，車費二元。上車後，因司機有三人，露夜走鄉野中頗有戒心，恐楫恐怖，乃故爲鎮定，不二十分鐘抵梅園，幸得無事。入太湖飯店後與楫道此事，她謂亦頗有戒心，但不敢出諸口耳。因途中疲倦，飯後即憑欄玩月，不去園中，九時半即就寢。

三月十六日 星期六

昨夜住十五號，有三窗（價三元八折）頗爲舒適，但今日該房因有人於昨日上午定去，故晨起即遷至五號。該館之客室共兩座，一至十號爲舊造，係正屋，每間均二元五角，但較鬧；十一至十五號爲新造之獨院，極清靜。現以遊人甚多，房間均經預定，今日只此五號可住，其餘均已客滿也。

午前八時半即同楫步行去錦園，距梅園約四里，費時三十分，渡湖至鼇頭渚，翻山至東岸聽濤聲、晒太陽、濯足、攝影，倦則臥於亂石之上以資休息，直至十二時半方去小館午餐。叫菜三味，費一元半，而

味極壞，殊不值得。

下午本擬至五時方返，乃二時後，風浪大作，寒不可當，故三時即與楫返錦園，復至背風處晒太陽，至四時方返旅館。於園中三樂農場售品所購土產三元餘。

因下午吹風過甚，楫君頗不適。

七時晚餐於園中一小館，蛋炒飯甚美，而取價只一角，蓋鄉人之爲園主守房屋者，帶作生意，不須房金及他項開銷也。返館遇高踐四君同梁漱溟君來尋屋不得而返。約定明日七時去教育學院出席中國社會教育學會理事會。

### 三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晨六時半即起，七時乘人力車去教育學院，途中甚寒，至八時方抵該院，於行人道上遇高踐四、趙步霞、劉虛舟、俞慶棠諸君。早點後，由趙引導匆匆參觀其展覽會中之圖書館及工場；圖書館集書不多，但有條理，工場之利用廢物，製造各種科學用品，頗爲難得。

九時開會，議決建築社屋及下屆年會等案，十二時方散。此次赴會，本欲與諸人接洽民衆文庫之稿件，略爲談論，悉該院民衆讀物，每年可獲利數千元，則無條件印行之議，當談不到。而就各人之言談

看來，似均偏重於教育八股方面，而少社會基礎，乃未深談，僅購其出版物而已。下午二時同張炯君至梅園，因微雨，在室小坐，彼申述其在教育部任社會教育司長二年餘而少成績之苦衷，忽於民衆文庫之辦法有所悟。彼去後整理得辦法七條如下：

- 一、以一千字至三千字寫各種讀物。
  - 二、從連環圖畫研究。
  - 三、從通俗小說研究（小小說可加入）。
  - 四、從公民常識研究（新編）。
  - 五、從民衆教育機關已有刊物研究。
  - 六、請各專家供獻意見刊書目。
  - 七、從民歌研究（黎錦暉有辦法）。
- 照此辦法，有特色，材料亦易集，且能適合需要也。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一

上午微雨，擬去宜興一遊，因雨而止。遂於十時三十五分乘江南汽車公司錫宜長途汽車至火車

站於汽車站購票時，詢悉遊宜興善卷庚桑兩洞，須由此乘早七時半之車可以當日來回。惟汽車顛簸甚厲，自梅園至車站之二十五分鐘行程尚感頭暈，若欲續坐兩小時以上（由宜至錫共二時十分）實吃不消。故上汽車時，楫深以此次未去宜興爲憾，及經過二十五分鐘之顛簸至火車站，則又以不去爲幸也。

十一時五十三分車開，二時到上海。

## 二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午前八時獨去無錫，十時三十五分達到卽寓無錫飯店。於十一時半去社橋教育學院訪劉虛舟、俞慶棠兩君。朱若溪、甘導伯、陳逸民諸君均來談。俞頌華君亦在該院兼課，（每兩星期由滬去一次，教近百年史）聞我去亦來談。卽在該院午餐。飯後導至該院在鄉下所設的惠北實驗區，先至王家宕分區。該區有縮短義務教育四年至兩年之實驗班，按照農村習慣，不放星期日及暑假，收九歲至十四歲之學生；教材由該院教師指導學生研究編製，概用混合式。現在辦理不及一年，但成績甚好；上年與無

錫小學共同測驗，該校學生反優於錫小；當時以課文詢其學生，亦能對答。現在之義務教育，完全抄自歐美富國，在中國人民實無如此經濟力。學齡改遲三年，不放星期及年暑假，兩年實可以受畢四年之課。教材混合編製，尤能適合兒童心理及需要。當向俞借該項教材全部，她允寄滬。至惠北總部，所列書報頗多，職員均在各分區工作，總部僅一主任、一職員處理事務。至衛生所，有醫師一人，上午診病，下午輸流至各分區視察，開辦二月，全區人口三萬餘，但每日來診者達三四十人。現正訓練助手，訪視家庭，灌輸衛生及防病常識。同時有農業推廣及合作等組織，造福利於民衆者頗大。返寓已五時半。六時半由劉等公宴於西門聚豐園，八時同頌華導伯去南門參觀其蓬戶實驗區及工人教育部。該處爲該院畢業生茅仲英主持，辦理極有成績。蓬戶卽竹蓬之戶口，均爲江北苦力。據其調查，百分之七十以上均因天災不能生存而轉徙，其餘則因家庭、無業種種問題而來此。初來時大概舉家住於艙艙船中，而駕駛至各口岸覓生。其職業：男爲拉車、小販，女爲洗衣、縫紉等。得一較可資生之地，卽將船定居於該地。俟船不能在水上應用時，再移諸岸上，舉家仍住於其中。經過若干日，木板風化，不能再用，然後視其積蓄之多寡以二三十元至五六十元造一蓬戶。此項蓬戶，在錫城有八千餘家，四萬餘人。其人口約佔全城人口六分之一，在教育治安上均屬重要，但平時殊少人注意及此。彼等乃先作戶口調查，舉行人事登

記，組織保甲；以十戶爲一甲，甲有甲長；十甲爲一保，保有保長。凡關於衛生、教育、事業，均由保甲的議決執行。其最重要者有消防隊之組織。自前年開辦，現已二十一個月，從未着火（流氓因敲詐不遂懷恨，去冬放火五次，亦均未成災。）街道均輪流掃除。就觀察所及，其戶內戶外之清潔，有勝於上海普通弄堂。近更提倡種花，每家門前均有二三尺之小花園，更非上海中下級社會所有。平日賭博最盛，近已完全自動禁絕。在經濟方面，由該院予以借貸，每戶信用借款，可借兩元，二十一個月之中借去九百元；但從無人不還或短少。現在因車業小販均能生活，更提倡儲蓄。由辦公處製成儲蓄箱，存於甲長家中；每家每月將其餘錢送置箱中，每十日開箱一次，俟成整數再送至銀行存儲。據其統計，儲蓄之最多者十日中小洋八角，最少者銅元十六枚。該院在實驗區中照式製一茅蓬辦公室，派職員兩人，日間爲之教管兒童，夜間爲其成人教學，區中男女老幼，無一不願就學。茅君同去時，蓬戶中之老幼男女，無不叫茅先生。可見其得人之信仰。實驗區辦理未及一年，其他蓬戶均起而請求同樣辦理，該院以經費不濟却之。惟近來某區則自造一辦公室，請其派人相助，該院允之。但成績較實驗區更優，以其爲自動也。九時去其工人教育處，則設施與普通學校無異，但校址則由工廠供給。十時返寓，覺其深能實事求是，在義務教育實驗與民衆教育實驗兩方面，其教材尤可供人應用。途中頗思有以合作，乃約虛舟於明日午



前再談。

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

午前九時半古柏良來訪；彼從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研究教育，故其見解較一般教育家爲高；彼對於彼等現在之辦法，雖認爲較舊法爲好而應當作，但欲以此爲救國之唯一道路，則未免過於奢望。其言甚是：蓋不平等條約不取消，關稅無辦法，出超無法減少；國內不安定，生產無從增加，社會經濟上無辦法，重工業不發展，立國無辦法；枝節的努力，絕不能解決整個問題也。十時虛舟來談，該院有北夏實驗區及城中之民衆實驗學校，亦均有特殊工作，擬遲一二星期再去參觀一次而決定與之合作之辦法。就大體言，現在之學校制度與社會需要相去太遠，各方面已感覺不安而各謀出路；我們仍抱殘守闕，在營業上殊無辦法。能與之合作研究出若干良好教材，不獨社會有益，於營業亦大有助也。

十一時五十七分車返滬，與頌華同車，且遇傅煥光及吳之屏。頌華謂我們應注意兩點：（一）得風氣之先，（二）廣大民衆之需要。甚有見地，應時時留意也。

三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午前八時同獻之、文叔、汝成去無錫，十時半到錫，即驅車去教育學院，晤虛舟、慶棠、頌華等，即在該院午餐。下午一時一刻由朱秉國（該院編輯）君領導去北夏實驗區參觀。北夏離該院約二十里，人力車費一時二十分始到。其主任趙步霞君適患瘧疾，但仍力疾招待。由其簡略報告該區組織與辦法後，即由該區經濟指導張霞仙陪同參觀第一第二中心民衆學校及倉庫。民衆學校之辦法與他處相似，不過要負輔導普通民衆學校之責任耳。倉庫則係就民間住宅之空間堆放米糧，農民於米賤錢缺時以米麥等來抵押現金，於糧貴時取出，相當於舊式之押質所。江蘇農民銀行亦辦理此事，利息且較低，但以距離較遠，而手續又繁，故農民樂於趨此。詳細情形，囑文叔記載於教育界發表。午後六時半返，由虛舟、慶棠等招宴於大中華。飯後由實驗民衆學校主任馬君陪同去該校參觀。同時上課者有十班，其組織分初高兩級及補習班、托兒所、工藝班。初高兩級爲正式之民衆學校，每六個月畢業一次，教材均由教師研究實驗。補習班收高級已畢業之學生，爲之補習相當於初中一二年程度之英文國文等；工藝班教婦女縫紉；托兒所則爲以上各級學生之有兒女而不便讀書者，准其帶來交與保姆施以幼稚教育。其經濟方面，有同學生生活互助會；即學生之職業門類甚多，凡同學之需要某種工作或物品者

由他同學代爲工作或購買，取值較廉；同時爲之代謀儲蓄與放款；即收取學生由工作收入剩餘之款轉放之於經濟困難者，彼此供求互助，消極上得益不少。學生之畢業者有同學會，與在校者共同按職業分組若干職業團體，亦爲具體而微之工會。校方每年可畢業千人，將來之發展無窮。不過我以爲有兩問題可慮；第一是同學會有力量之後，難免無不良份子操縱利用，第二是政府之干涉；但在現在亦無從顧忌也。九時一刻雇車去太湖飯店，獻之已太累，腰痛脚酸，明日不能再去參觀矣。

####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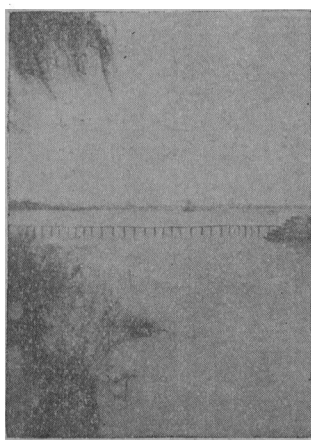
午前六時即起，在園中散步，九時爲獻之等攝影三幀，購糖果數包，九時一刻同汝成、文叔至教育學院，參觀其工場，十時文叔、汝成、同王、尙去、惠北參觀，我與慶棠、虛舟等議民衆教科書合作辦法。我擬年費二千四百元，與之共同作民校教材及義務教材與理化用品之實驗研究。因踐四去、京，具體辦法須俟其返滬後再商。十一時半起行返滬，由慶棠送蜂蜜二瓶。二時半到寓，即赴所治事。

#### 四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 星期六

七時於細雨中同楫君等三人起行赴北站，十時二十分抵錫，雨已止。初擬雇汽車，以索價太昂，正在講價，楫君爲人力車夫所包圍，均強欲將其帽子交彼。彼憐其苦，囑我乘人力車，言定先至惠山，再去蠡園，最後至梅園，車資大洋六角。不料至惠山遊覽後，轉入梅園蠡園，歧途中，車夫放下車子再講車價，楫君怒極而哭，堅欲其拉回車站，我與其母及友雲勸慰之始首肯，而車資已增至一元一輛與汽車相去無幾矣。至蠡園已十二時三刻矣。

我們常去無錫，但去蠡園今日爲初次。由車站至惠山，人力車行半時，再至蠡園費一時，爲程當在二十里上下。園在揚名鄉之青祁，有馬路直達，臨五里湖濱。十六年由土禹卿建築，佔地數十畝，水多陸少，亭榭花木，假山水池，布置尙稱得宜。現在正建築新屋，其中亦可住客。惟房價較昂（自二元至八元）。我們午餐於此。飯後去漁莊，與蠡園比隣，佔地亦數十畝，惟除點綴風景之外，小池外均爲陸地。莊中假山佈置頗佳（此兩處均須五分購門票），遊覽一週，即乘車至寶界橋，連接陸地與鼇頭渚（即充山之麓，遠在山之西端，但人不曰充山，而以鼇頭渚概全山）孤島之橋也；本地



寶 界 橋

人稱長橋，經橋有馬路可直到鼇頭渚之長春橋，由該橋渡河，即是錦園，再三里便是梅園矣。但車夫欲省擺渡之煩，乃由長橋轉回梅園。至梅園已近五時。遊客甚多，幸早到數分鐘，得樓上十一號房一間。

#### 四月十九日 星期日

昨夜甚熱，睡不適。早六時即醒，未七時起身，與楫君等在園稍散步，即進早點。八時半步行去錦園，沿途攝影採小蒜，走一時方到錦園。乘小輪渡河（每人取資一角，木船五分），漫遊鼇頭渚，且上走廣福寺經太湖別墅而下湖濱，至該墅所建之網球場外木場上臥晒太陽，至一時返長春橋午餐。飯後直循長春橋沿馬路前行，至廣福寺下入松林中之新闢馬路，至太湖別墅之萬方樓賓館，該館據山巔，前望太湖，水與天齊，後望松林，綠波蕩漾，風景絕佳。住室自三元至五元。再由該館折回鼇頭渚燈塔下，坐臥石下，聽濤曝日，至三時半，方乘船返錦園，再乘人力車返梅園，於四時四十分返城站。因為時尚早，又去城內公園休憩，至七時回至工運橋，福祿壽晚餐。八時三十四分乘車返滬。因遊人過多，加車五六節，尚擁擠異常。

## 五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四日 星期五

早六時半即醒，準備去無錫，幸昨晚楫君將行李收拾就緒，無多預備。臨行時告楫君電廉銘謂我去錫，並電湘來面告之。於七時四十分雇車去北站。十時二十分至錫。

去梅園之汽車須十一時開行，乃至郵局購信封四個，致一快函於楫君，謂彼明日下午一時車來錫，可電告太湖飯店。及抵梅園，則有兵站立門外，不許進去，且不說理由。詢車夫，始悉現在園內建炮台，太湖飯店已閉二月餘也。不得已，雇車去小箕山。渡湖至太湖別墅萬方樓住居。此處爲王心如（崑崙）之別墅，在山巔建屋數楹，有三座客房，共十四間，均小而貴。五元一天者不過方丈之地，三元一日者，僅容一小榻、一桌、一椅耳。因係一人，揀定其最高峯（名七十二峯山館）之小間住下。各室所懸時人（要人尤多）書畫甚多，惟設備甚簡，無電燈電話；沐浴另收四角一次，但熱水只一小桶，而客廳尙不許旅客坐。此處地皮甚賤，房間本不必如此之小。既小而貴，且任何人付錢即可住，則明明商行爲，但帳房不許說旅館，爲欲保存縉紳氣派也。此類矛盾，在現代隨處可見，本不足怪，不過不痛快耳。夜間蚊極多，室外不能坐，室內雖有紗窗，但侍者不知關閉，蚊仍極多，故住客只有數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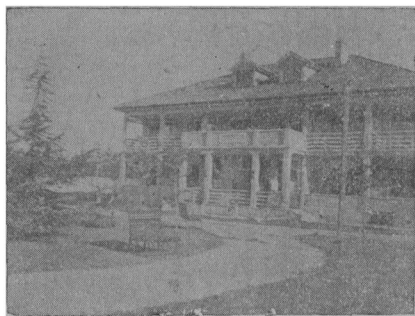
夜間獨坐庭外，遙見星光與漁火相映，靜聽秋蟲唧唧，頗想與楫君共話，只可惜彼此時不能來耳。

(每日只通郵一次，由送報者帶去。午間又快函楫君，告以住此，交通不便，請其明日不來。)

## 九月五日 星期六

昨日熱至九十度，夜間亦無風，且床爲鋼條，凹凸不平，睡不適。早六時即起，七時早點後（湯麵三角、客飯六角），補寫前兩日之日記，九時方畢，決定遷居蠡園，以其交通較便而設備較好也。

蠡園爲王禹卿（名爾正）所經營，新建屋二所：曰頤安別業，爲六開間樓房，有屋十六間，每天自三元起至八元止；曰景宣樓，在別業前之三開間樓房，有房五間，上二間六元，下二間四元，後一間二元。六元以上者均有私浴室，四元以上者均有抽水馬桶、洗臉盆。有公共浴室，每人每天沐浴一次不收費。有汽車間，並有汽車汽船等出租，有中西餐所，各種冷飲，完全商業化，故陳設考究，房屋寬大，且有簡章規定食宿各項辦法，旅客頗便。十時半到此，別業已預定一空，在景宣樓得四元者一間。至十二時，則所有房間均售空，旅客以西人爲多數。



蠡園

十時三刻卽叫長途電話，接至十一時三刻尙未接通，詢其何時可通，則不能預定。恐電話達到，君仍不能趕下午一時車；且天氣甚熱，又不願其奔波致病，乃白費三角五分手續費取消之。當發一快信，告以遷居此間。

天氣甚熱，雖湖邊有風，但室內仍難受。不知何故，對於攝影亦無興趣，兩日來只攝一張，今日雖曾攜鏡至湖濱，但未啓鏡箱。

七時食畢，正從食堂出來，忽聞有女子叫聲，且酷似楫君者，轉眼望之，果然是她。甚爲驚詫，坐定詢悉，彼於一時車由滬起行，主要目的，在爲我送衣服來，因日來太熱也。四時到錫，卽由梅園直趨萬方樓，而該樓之侍者不告彼以我之去處，亦不說我已結帳；囑其電此間，亦收費兩角而托言電話要等候，且欲其在彼居住，故延宕至半小時以上，不明言電話是否可通，我是否再回該樓。她囑其將原住之房間開視，見無行李，知當赴蠡園，但返至鼇頭渚（上下太湖別墅均步行）則已無行人矣。適有一汽車載行李開過，乃請附該車回至蠡園。但車中原有客人須上山吃點心以後再去萬方樓開房間，而將行李置車上，致她在該處等候一時餘。又恐我不在此，且知此間早已無房間，乃與車夫約，如找不着，仍乘原車去車站於八時半特快車返滬；不料進門卽見我也。夜間與之共步月下，靜聽濤聲，別是一種世界，兩



日來之寂寞，多少時的煩囂，亦已滌盡。她謂昨夜不知何故，一夜未眠，今夜當可熟睡補足之。此種廝守之習慣不易改變，亦即所謂愛戀不易撕滅也。十一時方就寢。

### 九月六日 星期日

楫因昨日疲勞，今晨八時半方起。九時早點後，在園內散步，十時乘人力車去鼇頭渚。以遊人稀少，單程亦須車力四角。由太湖別墅湖廣福寺至萬方樓，於該樓下之茅亭中靜臥約半時，再上該樓小憩，則所有房間均經住滿。除三中國人，其餘全爲西人。憩後本擬去山底之游泳處，因腹中不甚適而轉向鼇頭渚。本擬在該處午餐，再去湖濱靜坐至三時半渡湖去錦園，由梅園乘四時四十分汽車返車站，楫即乘五時三十三分車返滬。至湖濱，恐錦園無人力車，走至梅園未免太吃力，即使有車，自現在至車站亦全不能休息，未免過勞。故決定返蠡園，於一時刻起行，四十分鐘即到。去食堂購食，則全部坐位爲西人所佔（共二十餘人），且亦無西餐，不得已叫中餐菜二，麵二，至寓處之外廳食之。食畢，已三時矣。楫君須於四時行，方能趕五時三十分之車，故囑帳房須雇一車（車力四角）候之。正四時，她即上車去車站返滬。

### 九月七日 星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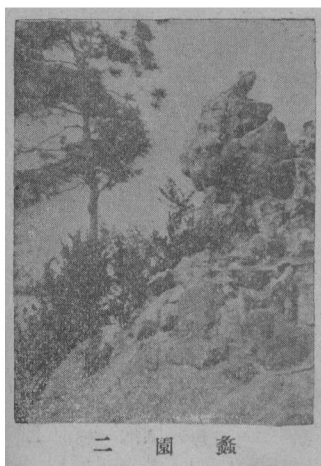
昨夜七時後，完全無風，八時半忽起大風，房屋爲之震動，楫將於八時四十分到滬，深恐滬上有雨，彼爲省節，不叫汽車，當在電車上遇雨也。

日來均熱，今日稍涼。早七時起，園內走一週，吃牛奶一杯，麵包三片。早點時，詢此間帳房以營業情形：照我估計每年可作三萬元，彼謂無此數；前月較好，亦不過千元，惟此專指房金而言，中西菜及茶座均另包他人（中菜月出租金二十元，西菜三十元爲底子，生意好再拆帳，茶座每月租數元），其收入不計也。全部計之，全年之數當亦在二三萬元之間。據謂平時無甚客人，只星期六星期日生意較好，來往者十之八九爲外國人，國人不多也。

就近兩日之情形看來，中西人士之生活習慣與體力相去太遠。此兩日中，此間與萬方樓之旅客，西人當佔十分之九。此等西人就其生活形態言，貧富甚懸殊，品類亦不一。彼等固有自備汽車，經濟充裕者，有雇汽車遊覽，經濟平常者，亦有雇人力車或步行者。在萬方樓之西，有男女老幼七八人，共住三元一間之小房兩間，自帶炊具，自行煮食。彼等星期五即來。其主要目的在爬山、洗湖水澡。就經濟能力講，國人之中產者即優爲之，月薪百元以上之小家庭亦優爲之，富厚者更無論矣。然而遊覽者竟如此之少。西人之品類亦至複雜：有五十以上之老太婆（本園及萬方樓各有二人），有鬚髮盡白之老頭

子，有摩登少年男女，有兩歲以上之小孩。但均講究步行，晒太陽，洗冷水澡。男人及小孩之短衣短褲無  
論矣，老少婦女均短褲袒背（所謂袒背者，將乳部圍以布，背與臂全露在外）在太陽中遊行。國人之  
住居此間者。女子之旗袍高跟鞋無論矣，男人及小孩，亦長袍短掛，優遊自在，紆迴慢步，以顯其斯文。至  
於爬山巔、晒太陽、洗冷水浴、則更未之見也。我國以農立國，農村有工作代運動，不必講究運動，讀書  
人則講究斯文，不要運動。近數十年來，與西洋交通，關於物質上之享受力求西洋化，而精神與體格之  
鍛鍊，則不受西洋之影響。以故國人之有錢者，消閑於嫖賭之中，生活可過去者消閑於影電場跳舞場  
之中，少錢者消閑於遊戲場之中。此等處所惟有頹廢精神，斲喪身體，遂致優秀分子之子女，身體日壞，  
而常與醫藥爲緣。此種舊風氣不革除，強國強種之事難談  
到也。

園中聯對甚多，有兩幅可見園中風景與主人懷抱，長  
廊中一聯云：「百尺愛長廊，風景宛如遊北海；四時饒勝境，  
煙波不再憶西湖」（蔣士松撰書）；在南方實未見倚湖  
長廊達數百尺者。長廊面對五里湖，且有小山環列，風景雄



二 園 蠡

偉過於西湖。蓋清秀雖埒西湖，但得天然之勝，晚霞尤佳，非如西湖之人工之纖小見勝。景宣樓堂前一聯云：「烟水老漁情，任憑人事滄桑，且消受物外田園，眼前風景；湖山故鄉好，占得天然圖畫，更近傍舊廬門巷，疊舍絃歌。」此聯爲園主自撰，下聯述地勢，上聯則其人生觀，抑亦我國名士之人生觀也。近數日不看報，不讀書（今日得楫君所遺之海外二筆偶閱數張）不聞世事，不問局事，亦世外桃源之人也。且頗思在此處等築室終老，不再治事，不知此種思想，表現個人之易老，抑或爲多年勞碌之反響。

## 九月八日 星期二

昨夜因晝寢達三時，晚間不能靜睡。早四時即醒，五時披浴衣至湖濱靜觀日出。初見魚肚白色，自東邊之山巔隱約出現，逐漸見紫雲層巒，起伏有如畫圖；未幾轉成金黃，有如火簇，再轉而如水如鏡。斯時有漁舟蕩漾，微風吹拂，更將寂靜變呈動態，而如火輪之初陽，則由山峯雲層之中冉冉上升。此時自然之美景可以嘆觀止矣。抽鏡攝影數張，但現之紙上必不能見其萬一。此時全園只我一人，湖中除三數漁舟外，亦無他人。而漁夫忙於生活，固不能領略風景，則此全部湖山，可稱由我一人享受，一人管領。昨夜想將此次在錫之生活情形記下，曾擬定題目數則，錄於下：

憩之衝動 述「從此無家」與「從此不問一切」及日常生活之機械而極思休憩，因偶然的

刺激立即決定出遊。

去無錫

出外之目的在休憩，故擇地以靜為主，青陽港火車太鬧，且須遊侶，西湖太洋化，蘇州太舊，無錫自然環境偉大，社會朴素。

萬方樓

天然環境不亞於日本之熱海，夜間鐘聲、濤聲、蟬聲相和，於月夜靜聽，更足發人深省。夜半撞鐘，佛門須勤；振翼不息，動物須勤；與石相激，湖水亦勤；則世上無易事。欲求人己兩利，為社會謀進步，更須勤勞。蚊為生存，徹夜飛鳴，擾人清夢，固屬可惡，但在彼則固勤也。樓主王心如為「老回志」，於其廳中所懸近時偉人之匾聯知之。惟名士氣未脫，故為商行為而不願純粹商業化。

蠶園

一切摩登，且道地商行為，頗痛快。我擬借箸一籌，請其設游泳池、遊船、網球場等及與鍛鍊體魄有關之設施，多用廣告招遊客，以改變國人之生活習慣；同時吸收遊資，發展事業。

中西人生活之比較觀 昨日日記所寫之事實。

習靜記

四日來靜居之經過，而歸結於只可用靜變換生活，不可永久靜居，徒將有用之精力

消耗於無用。

午間食西餐，一湯四菜一點心，外加咖啡水菓，取值一元五角，味尚可。食時另有三青年在旁座，係由上海初到者，談話時十之九用英文，二人尙流利，一人甚勉強，此種亡國心理不除，精神上便不能自強。新運諸公，但提倡禮義廉恥，獨未聞注意及此，是可慨也。十一時致一電於楫，告以明日歸。

下午在長廊散步錄聯消遣，廊中之聯爲西蜀何一夔撰書：

訪蹟自西來，遠瞻霞日繽紛，紅拖浙北。

問春將東去，環視煙波浩渺，綠滿江南。

大門進長廊處，橫額爲「天開畫圖」四字（思恥題）木聯爲七字句：

是處真堪論風月，他鄉無此好畫圖（懸汲題）

轉灣處有華昶集唐宋絕句一聯云：

千步迴廊聞鳳吹，兩山排闥送青來。

長廊對面有一方亭，中有華世奎題「晴紅烟綠」四字橫字匾，旁題一黃色木聯云（徐用錫撰）

萬頃茫然，短棹扁舟幾少伯；

一亭屹立，春花秋月屬先生。

湖上草堂（在景宣樓東）之聯最多，其正門一聯云（高翔撰書）

萬頃漾澄波，正微雨晴初，曳將坡老茆枝，六曲迴廊楊柳岸。

九峯浮遠渚，趁夕陽明處，着箇放翁艇子，數聲柔櫓水雲鄉。

門內左右壁題二聯，其一黃色木製，陳宗彝撰書：

輕舫到青祁，看湖光潑灩，巒影空濛，暢好似聖因風景。

名園依綠水，羨家足稻梁，手移蒲柳，願常過何氏山莊。

其二爲黑漆製，范廷銓撰書：

輞川秀絕人環，琉璃世界，卷畫樓台，儼然在水一方，八景溪山都入妙；

閩苑飛來天外，花木長廊，烟波別墅，願得浮生半日，五湖風月坐中看。

正中黑漆聯爲孫肇圻撰書：

眼前風景不殊，宛披摩詰畫圖，別墅輞川開粉本；

湖上秋光如許，可有漁洋詩筆，夕陽疎柳寫新詞。

正廳右爲黃木聯，侯學愈撰，華莪菴書。

風月暢無邊，看遠山作障，近水通池，賢主人嘯傲烟波，少伯高蹤廣絕代；  
林泉客小隱，喜曲榭宜詩，迴廊入畫，嘉賓從流連觴詠，右軍遺韻想當年。

正中左邊一聯爲孫揆均撰書：

一舫來時，正春水猶香，好山未老；

百花深處，有明月作畫，微風動裾。

正中之靠背一聯爲丁鶴振撰書：

大好湖山，紅蓼岸，白蘋洲，鼓櫂來遊，數點烟雲入畫；

不殊風景，杏花村，桃葉渡，攜樽對坐，幾人樓閣平分。

正廳後面之棹上置有橫匾一方，題曰「涵碧」，就其跋觀之，知係草堂前八角亭之橫額，爲曹銓所題，其跋云：

蠡園以水勝，斯亭前臨漆湖，與石塘雪浪諸山隔湖相望，巒影波光，照映几席，則尤斯亭之勝也。蠡



園主人屬以榜題，因撫「涵碧」二字顏之。戊辰展重陽，次菴曹銓。

右屋角並置兩聯，一墨聯爲高汝琳撰書：

山澤見招，何年雲壑容高隱；

湖天如畫，是處烟波憶釣徒。

一黃木製聯爲沈壽桐撰，俞祭書，並有跋：

對石塘山麓，勝境天然，瀕湖景色無邊，最宜看風雨波濤，春秋來此；

繼高子水居，斯亭翼起，列岫煙雲在望，真箇是晦明氣象，朝暮不同。跋云：此亭築於乙巳秋月，原

以松木爲之，陋甚，當撰斯聯，聊資點綴。今亭既改建，聯亦重新之，以留鴻爪。不計其句之工拙也。戊辰冬月，西苑沈壽桐錄舊句並識。

就以上各聯觀之，可見主人之交遊也。

下午無聊，再在長廊蹀躞，數其壁洞，自進門至月窟（通景宣樓之處）共三十七洞，自月窟至轉角出門處之二十七洞，每洞之下，有石刊一方，刊各種法帖；過此，則左壁有石刊十方，正與洞對，但洞下無之。自面湖之廊起（有十洞爲左壁所掩，不面湖）每兩洞之下置長椅一，短椅夾小棹二，相間爲之。

而題壁之字無奇不有（雖有佈告懇請勿題亦無效）有「我與某某女士同遊者」有「某某某於某月某日來遊者」有關於兩性者，有罵主人不該收費者，而打油詩尤多。在湖上草堂壁上有一詩最大衆化云：「有興到蠶園，三月天氣暖，同來廿餘友，明年再相會。」

以上種種均是習靜記之材料。在萬方樓完全不注意此等事。我在前昨日兩日，亦未注意及此，今日則大半時間消磨於此。足證無聊之程度日深而不能靜下去也。具體寫起來，是一篇好小說也。

#### 五、五點半想起從此無家之節目錄下：

一、接繼母死訊時，計劃將家產全部捐作教育費，而陡感「從此無家」而嗒然若有所失。

二、並非爲遺產而悲傷，因不受遺產之誓立於二十年前；計劃捐遺產作教育費亦決之於十年前。亦非對故鄉有所歉然：因爲除小學外，未受公家一文津貼，但對故友之相助者稍爲不安耳。

三、爲「家」之幻想破滅而悲傷，明知在事實上不能返故鄉，但幻想着有家可歸，於無聊時自慰，失意時自傲。

四、愛家之念非由於衣錦榮歸，而由於愛鄉村生活之閑，故鄉風景之美，在主觀上以爲無處可尋，故愛之深。兒時生活痕跡時時映現腦中，捕魚、吹笛、架船之印象，永久不能忘去，故時時幻想有

一日能回到故鄉過兒時生活，更與兒時朋友相聚一堂，共話桑麻。兒女不知鄉村生活，與真正的中國隔離太遠，常常幻想攜彼等歸去，看看祖先遺澤。

五、從前雖知不能歸去，但因「家」在故鄉，不時尚作歸「家」之想，今後雖亦可歸去，但既無「家」就真能去，在觀感上與前大有差別而不易去。

六、此後只是在「寓」中過生活，如浮萍之無根，隨風飄蕩（就往事論，於南京與杭州均想安家而不能，至上海則永久只視作「寓」而絕不願當作「家」）天涯茫茫，何處是家；只感着「無家可歸」耳。

### 九月九日 星期三

昨夜八時後即風雨大作，頗涼。

數日來自己分析終非事業家。就某君論，其人之本質並不壞，負責任，肯努力，是其長處，惟自視太高，牢騷太多，遂使人不快耳。雖非永久伴侶，但亦非不可共事者。我在最近每對事生厭，可見氣質未到爐火純青之時，此後當切實於「懲忿」上用功夫。其次，我不能效和尚之絕世：數日來，不讀書，不看報，置一切理亂於不聞，且足不出園外，自然環境亦不能刺激我；與從前較，已是進步，但對於國事、局事、家

事，以及兒女之事業、友朋之委托（三日晚陳鶴琴與何德奎兩君各托一事，允爲即辦，至今未辦，頗爲歉然）仍縈擾於懷，所以現在尙不能絕世。且在我之人生觀上亦不主張絕世；如要絕世，應當先「絕我」，即先將我與世界脫離勿爲世界累，如效僧人之所爲，即是我爲世界累，而又不事生產以爲世界助，則是社會之罪人，我絕不爲也。我不自絕，必爲世界努力。不過就近數日以及平常自省之結果，我最宜之事業仍是著述：第一因爲數十年生活之素習，文化成分太多，既無企業家之天稟，更無企業家之手腕，故置身企業界中，既苦動輒得咎，更苦精神不安；若以我之修養，從事著述，其影響及於社會者，當較從事企業爲大也。

午前十時去帳房結帳，共二十六元八角四分，連小帳給以二十九元。晨間大雨，且甚涼，十時十分起行，雨已止，至十一時二十分抵車站，因有加車，乃先上去。不知此兩節車與南京來者不相通，故自此時至二時二十分至滬，連水亦無法購得一杯，其他更無論矣。到滬時雨甚大，乃叫汽車返寓。楫君以昨日之電見示，則電局將「佳返」之佳字誤譯爲卽字，致被昨夜一夜未睡，靜候我歸。但如重譯一次，則可發見，我笑謂此爲偷懶之罰也。

# 宜興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星期六

午前十一時三刻即與楫君及九如在寓午餐，十二時一刻起行赴北站，十二時半到站，向經濟旅行社幹事換車票上車，於四十五分開行，三時半到無錫，寓社中指定之新世界旅社三十二號。行李安置後即雇車去惠山。從第二泉上惠山頂，有頭茅峯小庵一座，其中婦女唸經者有數十人。自山麓至山頂約一里餘，同行上下頂者十數人，女子僅楫君九如二人；往返費時四十分。下山後至寄暢園一遊，園中古木參天，有數株大可逾抱，年齡在二百歲以上。中有池，有假山，有石徑，鳥鳴風靜，清幽宜人，以時近晚，忽忽返北城，至老聚豐園晚餐。該園甚小，全園只可容六棹，但以招牌老，佈置至今尚係舊式；（將廚房安置在進門處）以烹調好，顧客特多。飯後步行返旅社。九時即就寢。

四月十八 星期日

夜間客人鬧，茶房尤鬧：因昨日下午上山疲倦，雖時被雜聲鬧醒，但仍能隨時入夢，九如楫君均不能熟睡。四時半，茶房即叩門叫起，雖覺其太早，但人聲嘈雜，不能再睡，遂於五時起。因昨夜下雨，早起仍

有微風，故較寒。六時至旅社對面之聚商館早點，每人由社供給麵一碗，（由社印就各種代用券訂爲小冊，每人於換票時發一冊，每飯一次撕一張交飯館。）照該通告，原爲六時半上汽車去宜興，但至七時方行。此次該社共五十四人，包小汽車九部，每部坐六人，依報名之先後，編號入座。我們報名最早，故稱第一號車。同車者另高姓之中年男子及金姓之母子二人。母年近六十，但甚矍鑠。

九時半至宜興車站。稍息即去庚桑洞，九時半方到，由後洞進，前洞出。洞有木門，入內非舉燈不能行走。初入時地位甚狹，沿石級而下，至前洞有一大敞地，名海王廳，可容二三千人。洞口有光射入，但入洞底，須自廳右沿石級下，極屈折，僅能容一人行走。上下凡百數級，仍須舉燈。再至洞口之下面，有一平台稱天師台；再上爲天門，有三亭，且有雜樹，人稱此爲洞之天窗。再上有門，即前洞之進口處。即沿山路而下。此洞最特別處爲鐘乳甚多。海王廳之兩柱大逾合抱，亦全爲鐘乳。

十時半由庚桑轉善卷洞，兩洞相距十一公里餘，十一時方到。洞外有亭榭一所，可寄腳踏車等。再進，則上中下及水洞總入口處。入門有櫃台，有人售土產及關於兩洞之印刷品。常購一冊備考究。正中爲善卷旅館，詢之館中人，據云房金每日一元及一元五角兩種，火食另算。向左門進，即爲各洞總入口處。屈折隨石級至洞口，有小須彌山立洞口中，左右石壁爲獅王、象王，爲石壁形狀之似獅象者；其中最

寬敞，可容數十桌；友聲旅行團二百餘人即於此時在此午餐也。稱中洞。至寬敞處之尖端，有門曰雲口，在中洞末部右角。進洞沿石壁半腰曰天腰者環徑而行，盤旋而上，凡二層，若樓閣然，是爲上洞。由上洞下，有一大道通下洞，亦稱水洞。石旁流水潺潺，並以人工爲堤，水自高三四尺處流下，有如瀑布。路約數十丈，水爲深潭，寬十數尺，有小船數隻，備遊人乘坐。水洞有三灣，約百餘丈。至水盡處，仍乘舟回至大道，直到水洞口：口有瀑布，但甚小，再轉至中洞敞地而由原路出洞。此洞大於庚桑者數倍，最奇者爲水洞。兩洞本屬舊有，但年代久遠，遂漸湮滅，民國十年宜興儲南強斥資重修，至二十三年方畢，費數萬元，工程可謂大矣。因天氣不佳，洞口難攝影，僅於兩洞口外攝電影五十呎，照片數張。在善卷購得陽羨奇觀一冊。

照旅行社通告，本應在善卷午餐，但十二時半，社中幹事即囑起行赴宜興，謂在宜興午餐，只得隨行，至一時半方達宜興車站，二時在車站之某小館用膳。依通告須三時由善卷返錫，二時已至宜興，則由宜起行赴滬，應遲三刻，故飯後在宜興瓷店購物。不料未及二時半，即由幹事催促起行，致九如與楫



洞 水

君欲購之物均未購得，頗爲不快。蓋已發行之通告，在法律上爲一種契約，不能隨便更改，即萬不得已而要改，亦須說明理由，先行通知，俾他人有所準備。如今日午餐既改於二時，在宜興進膳，則六時早餐至午餐之間相隔有八小時，至少應由各人預備點心，否則太餓；而下午六時晚餐，相去又太短，亦不合宜。且此來爲遊兩洞，而在兩洞之時間過短，在無錫之時間過長，均屬不善處置。故九如楫君極不痛快，而稱此次爲「不痛快的旅行」。

六時在聚商館晚餐。七時十分附車返滬。車中以社中主持人劉君及旅行團主任閔鎮華頗殷勤，乃將上面之不快及法律上、事業上應負之責任告之。並告以凡參加旅行之人，對於當地之種種均欲詳知，如能於出發前略查各種遊記或誌書等，將所欲遊之地之紀載，不論是屬於風土或人情者，摘錄油印；社員讀之，必極感興趣，於該社事業之進展固有益處，且爲一種特殊之教育也。楫君謂我三句不離本行，一切仍不脫教育家本色，亦事實也。

## 瘦西湖裏三小時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因爲楫君在鎮江省中任職，我雖曾於九月二日親送其去鎮，十月返梓及本月返滬都曾在鎮江停留過，但始終無暇遊覽；對於隔江的揚州瘦西湖更是我們夢遊的資料，而終於不曾將夢變成事實。本月十二日我由湘過鎮返滬時即約定本月同去揚州一遊；但初返滬時忙碌異常，本週方約定我今日午車去鎮，當晚去揚州，翌日返鎮。後日回滬。不料近數日陰雨連綿，好似遭天妬一般，楫君連日來函詢問是否必去，我昨日復以決定以人力戰勝天意，即使下雪也得去；並約她在車站等候。今晨起來，果然陰雨濛濛，但不顧一切，仍於九時快車起行，預備趕下午三時開揚的小火輪。孰意天不作美之外，又爲人事所阻；即很少誤點的快車，今日竟誤兩小時半，我到鎮已是五時，楫君則已在淒風苦雨之中靜候三時了。開揚州之末班船期已過，而雨則於我到鎮後更似傾盆，當時無法去揚。不過我們的決心會不稍挫，乃雇車去鎮泰輪船碼頭萬全樓寓居，便明晨乘頭班輪船去揚州。住定後，冒雨出外晚餐，因天氣陡冷，衣服不夠，便遂在洋貨店購衛生衣一件，楫君並購橡皮套鞋及雨傘；歸寓即將各物放在一起，且囑侍者明早六時即叩門，以便盥洗畢即趨碼頭購票。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天未明，即聞侍者叩門聲，且謂已六時矣；取錶視之則只五時半。匆匆起身，叫麵兩碗爲早點，六時

半去碼頭，以每張一元六角之代價購房艙來回票兩張。船七時半開行，十時半即到揚州。

船甚小，乘客則有二百餘人，蓋本船之外尚有拖船兩艘也。我們坐本船的房艙，五六尺見方的房間，坐着五位大人兩個小孩，再加上一些行李，已無迴旋餘地；而其餘的三個大人，都是吸烟的，以至滿室的烟霧，有如重慶城上煤烟，幾至對面不見人；三人中有一位生病，不可以風，窗也不能開，連兩岸的風景也不能看。我們枯坐烟霧之中，惟有玩照相鏡和看故鄉所攝的照片。我此次特意帶着自拍機，滿擬在瘦西湖中拍幾張雙影，不料打開來看，則機中的彈簧不知什麼時候斷了。將全部拆開，終於無法修好，而三小時的烟霧生活却無形中過去了。

在船上曾詢同行者以遊瘦西湖的途徑，他們知道我們在揚州只能停留四小時都覺得很奇怪。有位老者告我們，謂瘦西湖不過一湖污水，有什麼可遊；而且要雇船代步，要遊也不是幾個鐘點所能遊得了。不過他告我們以去瘦西湖的道路和勝景。

船靠定碼頭，我們即匆匆上岸，照着那位老者的指示，立即雇人力車去綠楊村。途中經過些大街小巷，完全是內地的城市範疇，而硃漆馬桶擺滿許多街巷的角落，則不是一般內地城市所能見到。

我們對於揚州的風景可稱「腹儉」之至，只從杜詩「二十四橋月明夜，玉人何處教吹簫」中

知道有座二十四橋，此外則從同船的老者口中，知道入湖的起點爲綠楊村，終點爲平山堂，途中要經過徐園、湖心寺、法海寺。我們預定趕下午三時的輪船返鎮江（明日雖爲星期日，但楫君學校有事，所以必須趕回。）除去由輪船碼頭乘人力車來回要一小時，並須以半小時作預備時間，在瘦西湖來回只有三小時。所以車到天寧門外的綠楊村便跳上遊船。據同船的老者說，此時的船價不過四角，而且有很多的船孃，在那裏操舟候客。可是時間太匆忙，我們既不能和船夫慢慢講價錢，而且也無餘暇去欣賞船娘的盪舟；我們惟一的條件是快，而要船盪得快，必得要船夫有氣力，所以首先揀定一位年輕的船夫，跳上他的船，不等他開價，即告他願出加倍的船錢八角，但必須於來回三小時遊遍瘦西湖的上面幾處地點。他也很知趣，一聲不響地持着篙將船撐開，向狹長如溝的瘦西湖駛去。

綠楊村在我們的理想中，以爲一定是一處極美麗的村莊，可是經過該村，只見面對着湖，少數飲食店掩着雙扉在那裏靜着；除去偶然有三數小孩在門前遊嬉外，不見其他的人物。楊柳看去不少，敗枝雖然也有拂着飲食店的屋頂的，但現在已屬冬初，所謂綠楊是看不見了。據船夫說，當春秋之際，湖中遊人如織，大半都得在綠楊村店家喝茶打尖，所以市面很盛；現在時屆冬季，而且這幾天又下雨，所以無人來遊，飲食店也關門休息了。

出綠楊村經過一座園林，船夫說是西園；再前行過一座孤橋名虹橋，始入瘦西湖的領域。過橋左岸爲長堤，楊柳頗多，名長堤春柳，只惜我們不於「春」時來此，惟有從清水影中看其殘枝爲風拂動，而想像其爲綠楊耳。再前行便抵湖畔的徐園。我們依船夫之囑，登園一遛。

徐園爲徐寶山的祠堂。園雖不大，但設計頗佳；花木樓台，假山奇石，很有與蘇州留園者相似之處；陳設也很整潔。向湖的一面，有竹林一片，中有一亭，懸有

「日暮倚修竹，隔浦望人家」的對聯，頗雅緻。徐園隔河對峙的是湖心寺，寺後有揚州有名的小金山，可惜時間太匆忙，便只在徐園水濱略爲瞻望：只見一座古刹浮水上，一個小丘聳空中而已。再前進，經過一破廟，據云爲法海寺，遠望有一巨塔，船夫說是乾隆遊江南時，鹽商集資



圖 徐

一夜造成的。究竟事實如何，我們無暇研究，更無暇登臨，再進經過一座荒蕪的莊子，據說是鳧莊，蓋其形似鴨子浮在水面也。與鳧莊相近之處有一橋，上有小亭，據云是五亭橋，爲揚州名橋，但亭將傾圮，我們只在船上略爲瞻仰，不敢冒險登臨。再前進轉彎，便到所謂二十四橋。可是只是一座小橋，並無二十

四座。所謂二十四橋者，當係指瘦西湖中所有之橋而非指一橋也。再達湖之盡頭處，有一座高數丈的山，有三個山峯。船夫說：右峯是司徒廟，中爲平山堂，左爲觀音山。我們在中峯登岸，取錶視之，尙只十二時半。我們來時曾在徐園及二十四橋登岸兩次，且因觀覽風景四處攝影，慢慢蕩漾，尙只費一時半，則回去一直前進，至多不過一小時。於是決定在該處流留半小時。

登岸循平鋪石級而上，右有古刹，雖然船夫說刹中有天下第五泉，其水如何清香，但我們以不知刹中歷史，恐匆匆一覽，不過得些片斷印象，而路左有很多古老參天的松柏，松濤壯美，最足以洗滌我們枯居城市的煩慮，於是決定不去刹中，而向松林中覓亂石靜坐。一面迴望瘦西湖的樹影塔影，一面泛談我們的生



平山堂松林

活往蹟。下午一時，即上船直回綠楊村，可是到岸時尙只一時三刻。今日的船夫頗有書生氣，對於沿途風景既指示甚詳，而態度又甚好，所以下船時，給以一元，並不向之索找頭，彼亦不再要索，可稱痛快。但預算尙有稍許剩餘時間可以遊覽，雖然船夫說天寧門外有天寧寺，爲揚州名刹，我們在常識上也知

道此寺之名，楫君頗思雇車一遊，我不同意。她謂我早知道你的「留有餘地」的人生觀；提議及此，不過和你開開玩笑，實際上今日的時間絕不容許我們不留餘地的。於是將這十五分鐘的剩餘時間，走到碼頭附近的史閣部祠一轉。史閣部者史可法也。他的衣冠塚就在祠的正面，背後就是梅花嶺。只見一位和尚在祠前閑坐，此時梅樹無花無葉，只有若干枯枝在那裏迎風招展，歡迎我們耳。出祠堂即雇車返輪船碼頭，仍半小時即到。我們自早六時早點後，八九小時之間，只在輪船上合吃一碗蛋炒飯，到碼頭後，見岸上有小飲食店，有許多候船者在那裏吃飯，引起我們飢餓之感。信步走入一家，告以將起船返鎮，有什麼最快的菜備一兩樣給我們吃飯。堂倌謂船要三點半方開，儘可來得及。我們問船上也是如此說，於是命炒雞蛋十只，三絲湯一碗，並令其即備飯。不料飯甫入口，汽笛一鳴，船即開行，以至我們要吐哺趕船都趕不上，但取錶視之實只三時五分，始知上當。蓋此間船之開行雖定有時間，但實際上是以客人多少為遲早的標準，並不嚴照規定的時間。幸有另一公司之船於三時半開行，只有另行購票。今日因時令與天氣的關係，瘦西湖絕無其他遊人，我倆三小時之遊，可稱佔有全部湖山，而一頓飯則是此遊的一個插曲，重購兩張票，可算是湖山妬我們太閑情逸致，給與我們的懲罰。下午六時半到鎮江，改寓城內三山旅館。為楫君需去校近也。準備明午返滬。

如此匆匆遊覽，而能乘興而來，盡興而去，算是生平第一次。

## 崇明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早五時即起，六時半攜湘等去南市外馬路十一號碼頭，六時五十分到，即上崇明公司之天佑輪，旅客已到者數百人，攜湘等至三層甲板上小坐。船分三層，可容六七百人。周覽全船，於二層室中遇九如及楫君等。乃將室中板凳搬出，引彼等同至三層共坐。本定七時半開行，因等候廚房，至八時十分方起碇。經一時半出吳淞口，再過三夾水至十二時抵崇明。岸上圍觀數千人，蓋此次由中國旅行社及經濟旅行社合包一輪，旅客近七百人，爲該縣人士所少見也。登岸即隨導遊者進城，通過全城，街市甚狹，兩旁店面距不及六尺，多人行經其間，甚覺擁擠。代步者有人力車，數甚少；但小車甚多，價亦廉，每車坐兩人，每小時不過一角（本地人半角已足）。將出城，有電燈廠，據通告謂此爲遊覽地點之一，但以其無他特色，未進內。出城經鄉間小道數里，至鎮橋已一時半。據當地人云，去黃家花園與金鰲山公園尙有十里。而天又甚熱，恐湖、杭兩兒幼小及楫母老大，楫、淞體弱不能支，乃爲雇小車二輛，言明至下午四

時爲止，每輛只需三角。過鎮橋，卽有公路，又十數分鐘至文廟，甚幽靜。廟外有操場，有學生正在練籃球；廟旁有初級中學一所。一時五十分到黃家花園，未審園主爲誰。寬十數畝，佈置尙好，花木雖多，但無大樹；園中房屋亦爲水門汀所製，當係近時人物。二時五分出園，去金鰲山，據謂離此五里，半時方到。則所謂山者，只在公園中高數尺之土堆（連土丘都說不上）耳。園中有荷池，有茶座，並有紀念碑，紀念「一二八」之役也；均以電影錄之。園中有售似水餃之攤，每九只售一分錢，我等購四百文共食之。三時出該園，沿河濱行四十分卽抵輪埠，四時十分開行，八時一刻抵滬。

此次旅行社承辦諸人，費力甚多，但不討好。第一、午餐爲洋式便餐。每人一湯一飯菜。十時起進餐，第一次尙依號次，第二三次以後，則秩序大亂，餐室設在底層，故門口擁擠百數人，等候多時不得食。坐在食棹者則久候無人照料，實以秩序亂而人手少也。該社向商家徵得贈品不少，但仍不敷分配，且抽取時擁擠不堪。午前午後均於底層有游藝，但屬低級趣味之蘇灘文明戲等。因觀衆大多數爲普通商人，非此亦不能迎合其心理也。第二、時間之支配亦不合；在崇四小時，途中卽費去三時有餘，而城市遊行，實不必要；既無特點可看，又無特產可購（途中熱甚，湖等渴極晒極，乃爲之購生梨及傘與扇等費二元。）最好是沿河步行，專遊覽黃氏花園與金鰲山兩處，則時間充裕，遊覽休息均可充足，行路亦不



過多，而爲一般人能勝（沿江來回只十餘里）也。

## 佘山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九日 星期日

午前八時同楫君自上海西站赴松江去佘山。九時半到松，公共汽車方開出，候至十時半一班起行。平日赴佘山者必得在松泗綫之磚橋站換車，今日因赴佘山之人甚多，故直開佘。半小時到磚橋，又一刻至佘山東山下之新鎮（由松至佘十四公里，爲松江九峯之一，分東西兩山，均不甚高，東山只三十丈，西山四十丈，新鎮在東山上，由汽車公司經營店面數間，售日常食品，並有遊艇出租，每二小時四角。）（由松至佘，水道可通，二小時即達。）到站後即在鼎亨商店午餐，並購佘山小誌，及佘山指南各一。初以爲小誌係紀歷史及現狀者，實則詳於古而略於今，不足參考。東山有小路直達山巔，山後略有竹林，無建築物，西山爲天主教之聖地，清同治三年由法教士購山巔築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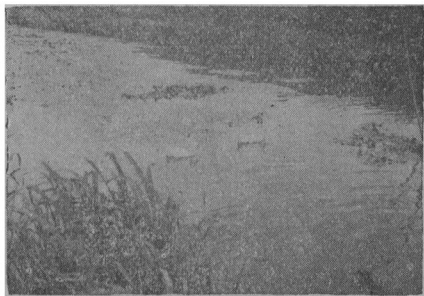


佘山山門

光緒二十五年並設天文台於其旁，民國十年改建。現在教堂之巍峨爲上海所未有，天文台亦與徐家匯者相埒。據云改建費時十六年，費金六十萬元。

東山麓有牌坊式之山門，惟上置聖父像。門內爲石級大道，樹蔭蔽日，頗爲幽靜。現值大瞻拜期，信徒來自各方者絡繹於途，一日達萬數人；道旁懸宗教旗幟，甚多。循大路而上，至半山，有廣場，亦有屋數椽，曰半山堂。左下有聖父聖母像，隨石級上則爲「之」字路，曰經摺路。先見天使像嵌石壁中，過此則成屈折；共十四折，每折有小亭，內嵌浮彫石像，詳述基督被難狀；至教堂下有十字架亭。信徒經此路必跪唸教經，曰拜苦路。經過時，鄉村婦孺之跪拜唸經者不少。教堂高二十餘丈，方落成堂中置几甚多，建築爲哥薩克式，甚精美。信徒在內唸經者不少。堂前有小屋售飲食，購茶一壺解渴。

山不大而建築物又少，故未二時即全部看完。因今日遊人太多，恐最後一班汽車（四時一刻由余開）不能擠上，特於三時趕回車站，備乘三時一刻車返松。因爲過於倉卒，竟將電影鏡頭未開即行



余山鄉景

拍攝。及發現，欲轉回原片，乃又將鏡頭開啓，遂致有二十五呎影片毀去。不料三時五分至車站，則車已開出，此時欲再上山，既爲時間所不許，近處又無可遊覽者，只有枯立道旁，靜待下次車開。四時售票，擁擠異常；四時二十分方來車一輛，候車者蜂擁而上，幸我等氣力不小，能在車中佔一席之地；如攜兒童同行，將無辦法矣。五時十分抵松，二十一分乘火車返滬，六時十五分即到西站。

## 嘉興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早七時即起，七時半同楫君起行去嘉興觀兩路菊花展覽會，十時半到鐵路苗圃。該圃佔地數百畝，植菊與各種花木。各地之菊與養者甚多；杭州市政府之大帝暉，花瓣大而圓，各瓣均有如齒之刺，誠佳種。園內設有飲食店，即在其中午餐，費一元一角，得一菜一湯（連飯食小帳在內）甚可口；蓋承辦此店者爲該地著名之東園菜館也。



楊橫之樓兩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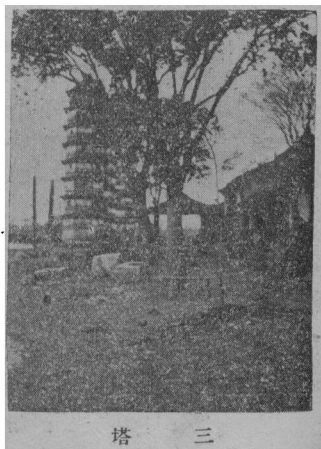
午後一時，雇舟遊南湖，煙雨樓及三塔。煙雨樓在南湖之中，略如西湖之湖心亭而較大。以時間匆促，遊覽一週，攝影數張，即趨三塔。三塔離城將及十里，沿小港航行約一時始達。三塔平列於岸上，已破碎不堪，塔後有寺曰茶禪寺，亦荒蕪。去時見嘉興中學軍事訓練班旅行其地，服裝頗整齊，惟學生之身體較差耳。

嘉興無多名勝，其僅自誇之煙雨樓，亦極平常。而遊船之設備頗好，有船娘操舟，此間所謂船娘者，頗多少女，據云歡迎單身男子，與楫同行，不歡迎也。而路中兜遊客之小女孩，一見遊人，即如蠅逐臭，擾人不快。船價講定之後，又自相爭奪，無船供客，以至強曳其去，見警察，始得一船，殊可惡也。

## 杭州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午前七時與楫等出發，乘七時五十五分特快車赴杭州，十二時二十分至杭，因微雨未便遊覽，乃



塔三

驅車至國貨商場及三元坊購衣料。國貨商場在五年前爲極熱鬧市場，今則樓上之店已關去一半以上，樓下亦關去一部份。三元坊之大綢緞店均門可羅雀，雇客不及店員什一。杭州有所謂「三冬靠一春」之諺；此時春來，正遊人最多之時，但今年則甚寥寥。五年前之此時，所有旅館幾無不客滿，今則空房甚多。小遊船，市政府規定每日一元四角，現則八角亦可雇船一日。人力車規定每日二元，市價則一元一日。杭傘從前售五角者，現售二角。民生之凋敝，於此可見。

午後五時，雇小船遊三潭印月及孤山，僅費小洋四角，合大洋二角八分耳。

## 四月二十九日

午前八時半雇船至岳墳，四人僅小洋二角。在岳墳小憩，步行至玉泉，再由玉泉去靈隱，途中乞丐甚多，令人生厭。在靈隱午餐後，徒步上靈隱寺及韜光，於觀海處攝得美術片一張。同至靈隱寺門乘車去黃龍洞，返寓已五時半矣。即約定原車於明日遊南山，每人車價一元二角，車夫飯茶資在內。



韜 光 觀 海

四月三十日

七時半車即來，八時早點後，乘車先至龍井，由龍井後門去九溪，再轉理安寺，經二龍頭之江大學，回至六和塔，即在六和塔下小店午餐。菜貴而味淡，兩菜一湯費一元五角餘。

午餐後去虎跑小憩，過石屋洞，轉水樂洞，徒步上棲霞洞，歸途在靜慈寺看運木石井，歸寓已五時矣。

五月一日

午前八時乘汽車至孤山中山公園，周遊全園，於九時雇舟遊阮公墩、湖心亭及三潭印月，在三潭印月坐移時，於十二時返新市場；一時起行，乘二時快車，返滬七時半。

此行共用七十二元。所得印象，爲農村經濟衰落，民不聊生。但建設方面頗有進步，公路較前發達，街市亦甚清潔，惟最令人不愉者，小路之乞丐，公園之售零食者，湖濱之船夫，街市之車夫太多；無論何時何地，總有人包圍叫囂；即在公園小憩，亦有售零食者包圍，使人無一刻寧靜，實爲市政上之大缺點。

奉化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午後四時去金利源碼頭登新江天輪，中國旅行社派徐君在船上照料。我倆住六號官艙，兩人一間，靠外邊，空氣甚好，內有被褥等，設備亦頗適當而清潔。五時正開船，七時至吳淞口，猶隱約望見對面之啓東縣在海中。六時晚餐，菜有九樣，但均粗礪，飯爲小米且乾燥，楫勉食一盤，我仍照常食兩盤。八時即就寢。

六月十三日 星期日

昨夜風甚大，九時後，浪大作，船顛簸不能立足，惟勉強臥於榻上，至午前一時風方息，

四時半即起收拾行李。五時茶房以早點進；一杯咖啡，兩片麵包也。官艙票價三元，酒資照加二成，隨票代收，已有招商局以油漆黑牌佈告於蘆船上，但船將到岸時，徐君關照，每人須給酒資一元，回程如之。招商局爲國營，爲求遵行新生活而規定酒資二成，隨票帶收，船上所懸塘荈新生活之標語尤多，但事實上是如此，頗可慨嘆。

五時半到寧波，自提行李上岸，左行數十武，停有甯穿公司大汽車一輛，同行二十二人即一擁而上。車身甚低，座位亦小，雖有靠背，但均爲木板，故雖可坐而仍吃力。車沿江行不數步，須經浮橋通過入

寧穿路；因載重過多，將達對岸時，兩船相交之處，須貼木板，使車輪由木板通過，但幾次不能直上。乘客自動下車，始能過去。走未幾即達寧穿汽車總公司，由徐君下車，與公司交涉票價，停約一刻鐘。入寧穿路，經寶幢，四十五分鐘即達育王寺。時爲六時五十分。陰雨濛濛，道路濕滯，抵車站，候於道旁之籐轎甚多；蓋由旅行社預爲吾輩備赴天童來回也。下車後，即將行李交徐君照料，自由至寺內外遊覽。七時四十分乘轎經少伯赴天童寺，計程二十三里；因路濕，至十時方到。自由遊覽一小時，十一時即在該寺午餐。五元一席之素菜，甚可口。十二時由天童起行至少伯計十三里，已走一時半，再回育王轉寧波，費時甚多，且不舒服。而少伯有小火輪達寶幢，既舒適又省時。故主張棄轎乘輪至寶幢，彼等均不知此路由，惟我知之，故依余言。當購由少伯經寶幢由汽車至甬之聯票，（每人三角二分，二十四人可放一專車）於二時起行，河中風景頗好。二時二十分即至寶幢，再由寶幢電達育王站，將定備汽車放出，於二時四十分即起行，三時至甬之寧穿公司。三時十分由該車送至鄞育路汽車公司，換車，行四十分，於四時達溪口武嶺公園（蔣介石先生之故鄉，



少 伯



有武嶺學校，基金六十餘萬元，武嶺公園及蔣自住之文昌閣（在校旁）均爲蔣所建。園內有旅行

社招待所，招待所主任錢君，招待甚殷。園之左旁即爲溪水，有竹筏載人（今日友聲旅行團有二百餘人旅行雪竇）。四時半起行，五分鐘即達入山亭；轎子與轎夫甚多，爭奪不已，若無旅行社與當地頭腦支配，將無法以行。

### 雪 竇 寺

由入山亭至雪竇寺只五

里，山路略爲傾斜，但不甚陡峻。

以測高表計之，寺離海拔只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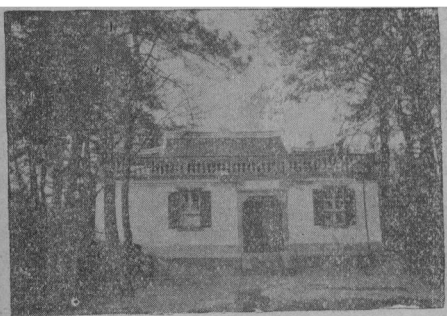
百公尺（天童百公尺）。但該

地轎夫氣力甚小，不僅走得極

慢，遇稍陡之坡，且不肯抬。如非團體同行，我倆絕不要轎。五時半經

關山橋（橋上有亭曰青鎖亭）下有水，即千丈瀑之源泉。百數十

步至飛雪亭，俯瞰千丈崖，因霧甚濃，由亭下望，惟見如蒸籠開蒸時



妙 高 台

一道漏氣之白練而已。白霧與瀑布之白練不分，而其聲有如雷鳴，震動山谷。有人以大邊炮燃着擲下，回聲更大。

再上里許，爲妙高台，高達三百五十公尺。有樓房三間，爲蔣介石先生返梓時常居之處。因地高霧更大，幾於對面不辨耳目。惟聞千丈崖之瀑布聲，如萬馬奔騰耳。

六時半至雪竇寺，左有新式房屋一座，爲中國旅行社之招待所，現由張學良居住。山前寺前均有憲兵站崗，遠望招待所有兵士甚多，據云爲保護張。寺中已有三一旅行團數十人先到。我輩到無房可居，由錢君請憲兵將右耳房之樓房六間讓出。未移時，彼等攜槍襍被去藏經樓之敝樓下，我等乃得安居。

寺中裝有電燈而無電（據云近損壞），故用煤氣燈與洋油燈。晚餐菜甚多，但不及天童寺之精。我倆住五號房，八時即睡。

天童與育王，十九年四月二日，我曾與蔣竹莊季融五兩君同遊一次。爾時無公路，由甬至天童須乘小火輪至少伯，計程四十五里，四小時方達。現則只須四十分即達。爾時育王之天王殿燬於火，現已肯構肯堂，壯麗異常；天王寺之天王殿亦於二十一年毀於火，現亦復修。

今日爲端節，陰雨迷濛，終日不斷，攝影頗受影響。於飛雪亭以二元購得現成照片兩打，電影仍略攝若干。

楫來滬已七年，同舟旅行是第一次。端節吃素一日，更是第一次。

十九年遊天童育王之日記錄後以資比較。

「十九年四月三日，陰雨。晨六時到寧波，由茶房代雇挑夫挑行李至鄞東凌波輪船公司，余等即在功德林早點。到輪埠正七時，但船至九時方起碇。船極小，用柴油爲燃料；拖船達六艘，每小時行二十里，十一時半達少伯，計程四十五里，船票二等小洋三角。到時即有天童中院之和尙接待，至院午點，即起行赴天童山，計程十五里，蔣季以輿行（每人一元五角），余因攝影步行。沿途微雨，風景尙佳。四時半方達，彼等已先到一時半。

「四月四日，午前九時由寺派人爲導，遊玲瓏菴：菴在半山，爲天童絕勝處。山爲石質，樹蔭蔽人，亂石參差，頗爲幽邃；沿途攝影十餘張。並從茅路登玲瓏峯，可望甬江，歸時已十二時矣。飯後即雇輿赴育王寺，經少伯而西，爲程共三十三里，四時始達。休息片刻，即去寺之周圍遊散，林木茂密，寂靜宜人。寺之天王殿，日前毀於火，正在移瓦礫。

「四月五日，因昨日吃得不舒服，至此即慫恿蔣持片候方丈，出而接見者名遠行，據謂出家不過五年，前在教育界任事，故識余等名。因而昨夜今朝，俱係盛席，吃得很痛快。但三人一夜費二十二元，亦可觀也。午前七時看舍利；舍利爲梵語，乃屍體燒燼之結晶體也。佛有舍利四千八百枚，中國惟此爲真。看時先由一僧持一小木塔，塔中有縫，可由之窺見內藏一小鐘，鐘底有一小珠，由反光作用，初黑而漸紅，但李獨不見。據信佛者云係無緣，亦殊有趣。舍利看畢即由知客導遊寺內外。尙有老育王，離此七里，惟季獨去。十二時由寶幢乘小輪返甬，計四十里，午後二時到。」

### 六月十四日 星期一

陰雨迷濛，無異昨日。早五時即起，收拾行李時，始發現昨日在育王寺所攝之一捲電影片失去。當換片時，即置於雨衣袋中，一日之間，換車、換轎、換船之次數甚多，竟不知遺在何處；但告徐君，請其代向各處查詢，以冀有萬一之希望耳。此捲五十呎中，只有育王寺之十六呎無辦法，其他爲上海風景與字幕，尙易重攝也。

昨日由育王至天童，轎夫視我爲胖子，以三人輪抬，至入山亭後不用三人，以路近而走得甚多也。今日則決定我與楫君聯合兩轎輪抬，蓋楫輕於我四五十磅，專抬他未免太輕也。

六時早餐，素菜甚多，雖不如天童之精，但尚可食。六時四十分，於迷霧中乘輿出寺，沿右手之泥濘小路而行。半時至偃蓋亭，已達三百七十五公尺，再行半時達四百五十公尺，即逐漸下降。至四百三十公尺時，即聞瀑布聲。道旁有瓦房數間，各轎均停止，即隱潭廟也。過小橋，走十數步，有石級如梯，循之下數，則達二百三十六級。與石級平行者爲瀑布，即上隱潭，亦稱第一隱潭（隱潭者不知水之所自來也）。上下相距達二十米。石級頗陡峻，脚力不健者，頗不易來回。至潭底，亂石參差，霧甚重，數尺即不辨人。瀑布之水花四濺，沫達十尺外。其聲則洪壯可聽。其時爲八點，鐘光綫較好，攝電影數尺。



上 隱 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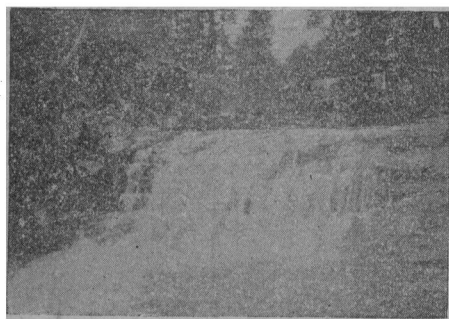
八時再乘輿行，自此以後，概屬下坡，約一刻經中隱潭（即第二隱潭），只於路左見寬丈餘之溪流耳，均未下轎。再一刻於斜坡停轎，左行經一茅亭，有出售茶水者。約半里至下隱潭，以氣壓表測之，計爲三百公尺，有瀑布數丈，自懸崖從測面傾下，其來源若不知所自，實則即上、中兩隱潭之水，至此陡由懸崖下流耳。正對路面爲削壁，下有微凹之穴似拱門。水則自其旁下流，故看此瀑布，必得於路盡處從

爲隱水（或引水）橋。過橋後，向左上行，約里許，有一小石橋，轎均停於此；由此可望千丈瀑。步行約半里達千丈瀑；此瀑即昨日在飛雪亭所俯瞰者。今日至此，將近十時，故光綫較好，能見其全景。此地計二百公尺，飛雪亭爲三百十公尺，則此瀑有百十公尺，在各瀑中爲最高。故水濺石上，聲似海濤，沫如細雨。離瀑底十數丈有橋曰仰止橋，橋旁有平坦之水門汀亭，有梯可至亭頂遠眺；但亭與橋均爲飛沫沾濕，泥濘難行；而照相鏡亦每爲沫濕而不能感光。橋上有人



潭 隱 中

亂石走至對面，方能見其陡峻；僅在路旁佇立，則惟見水花四濺，泉聲雷鳴而已。離潭不遠有石筍，甚平常。近九時，再由轎下行，不一刻至一平坦之澗底，水面十數丈，但甚淺。以高約二尺之整齊石塊爲踏步，行人可不涉水而過澗。詢之輿夫，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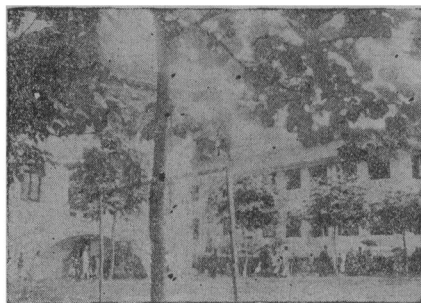


瀑 丈 千

出售茶水及零食，但非附耳不能辨聲。其聲之宏，可想見也。勾留約一刻，仍從原路返，過隱水橋，再從原路下行約半時，於十一時一刻即抵一小市鎮曰亭下者，所有轎子，均於此卸下。（轎夫仍索酒資，予以二角）旅行社預定一竹筏（共三排），二十二人均由此筏載往溪口。

竹筏之製作，據司篙者言：每年於春夏之交，採山中嫩竹去其青皮，僅留內層以減其重量而增其浮力。更將其一端以火薰熱，壓灣，便作筏頭，以減輕水之壓力而利駛行。通常每竹十數根結成一排，視載重之多寡與面積之需要；通常殆三四排或六排爲一筏。今日我們所乘者，即前後各結三排，共六排而成。筏上置木板數道，便放竹椅。椅前置木條一根，便擱脚。自亭下起至溪口止，水面闊度自三四丈至十餘丈，深數寸至丈餘；雖係溪流，但不甚湍急，而竹筏之吃水又極淺（不過二三寸），故露坐筏上，衣服亦不虞爲浪所濕。自亭下至溪口武嶺公園，計程二十里。十一時五十分即到。（竹筏有三人撐篙。）

至公園入招待所小息。十二時午餐，四菜一湯，頗爲可口，惟分量過少，故不能下飯。



武嶺學校

一時出公園，沿溪口街行里許至武嶺學校參觀。武嶺爲山名，蔣介石先生於其地建學校，自爲校長，收容當地幼童。校內有醫院，診治當地人民。校址佔地數百畝，校舍建築甚堅樸，禮堂廣大，可容數千人。設備完善，樹木幽邃，溪水環抱，環境極佳。校之對街有文昌閣，爲臨溪之石山，有屋數椽，該校卽位於其間。匆匆一覽，攝影數張，電影十數尺。

二時至溪口站，乘專車返甬，三時到。因中餐未飽，於江邊青年會略進點心；後在市場上購零物，於四時上船，四時半起碇。

此次共遊兩日，同行二十二人（中有一人爲旅行社幹事）連楫君只有三女子。同行者之年齡自二十（旅行社之幹事徐君）至五十六歲。除我倆外，均爲商人。故同行二日，面貌雖相善，但接談甚少。此二十二人中，除我與楫君外，其餘均爲江南人，故走路之力量均甚薄弱。

此次每人除繳社十五元五角外，計天童育王每人轎費三元四角（四角爲飯錢）我因加一人，計五元一角。自入山亭至雪竇寺一元二角，今日三元四角。我倆除小帳外共轎費十七元七角。再加船



文 昌 閣



上小帳四元，購照片二元餘，及零用照片等，已是六十元。如加電影片當爲七十五元，亦可謂貴矣。

旅行社所收之十五元五角，除船票車票及行李運費外，只天童及招待所之午餐，與雪竇寺之一夜兩餐費及竹筏費。每人至少當可多五六元。但如個人單獨去，則此十五元五角恐尙不敷；因亭下之竹筏，單送要一元五角，而彼包一筏，二十餘人亦不過三元耳。至於其他麻煩更不待言。卽如昨夜，倘無旅行社，憲兵能搬讓與否，恐是問題。結果恐無處可住。卽能住，恐亦非最大之代價不可也。故欲去內地旅行，以團體去爲便。惟欲同團體去，除去遵守團體之規章外，最少須具五能，卽能飽、能餓、能跑、能冷、能熱是也。

去雪竇最可注意者有三事：（一）瀑布：論山景無茂林修竹，其他各種景色，他處亦易見到。但瀑布則爲他處所少見。飛雪亭之俯瞰千丈瀑，妙高台之靜聽水聲，遠望削壁；第一隱潭循石級而聽泉聲；第二隱潭之側視瀑布，仰止橋上之仰視白練，浴身水沫等，如非久住山中，則可遇而不可求，均是絕景。但天晴過久則瀑甚小，以至於無，故看山景以晴爲佳，看瀑布以雨爲佳。最好是雨過初霽之時。（二）竹筏：竹筏在湘黔等省本是平常交通工具，但江南平水則無此物。如久居上海之人，至彼一遊，乘竹筏浮水中，靜觀兩岸山色雲烟，變化萬千，不獨心曠神怡，而空氣清新，於身體之健康亦大有裨益也。（三）武嶺

學校：此校之規模、設備、環境，均足令人神往。至於天童育王，則平常景可去可不去也。

旅行社印有雪竇山小冊，可備參考。

六月十五日 星期二

昨夜風較小，故船上顛簸不大。五時一刻即到上海，天已放晴。前昨兩日，似天公故意與我輩爲難。但瀑布甚大，爲平時所不易得，而霧中山色，亦別有一種滋味；故亦不得謂之全無是處。他日有暇且有錢，當再去奉化一遊也。



## 香港六度行

一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九日 星期三

下午二時赴新關碼頭小輪，二時半開，十五分鐘即到其昌碼頭，上加拿大皇后號大船。赴港之人甚多，直至四時，小輪方起旋返新關，本輪於四時半開行。

船上設備甚好，最上層爲運動場，第二層頭等會客室、吸烟室、寫信室、閱報室、兒童遊戲室及走廊，地氈沙發均極富麗堂皇，有類宮殿。第三層有郵電處、小銀行及頭等客室。第四層爲頭二等客室、醫藥室，第五層頭二等食堂、游泳池、三等客室等。上下有電梯，晚餐時並有樂隊奏樂。我住頭等客房二二八號，在第四層，爲裏室，只一小窗，但只一人（本爲二人）。

船開行後，風平浪靜，以連日處理工潮過勞，在室靜臥。晚餐時遇冠龍之姚君，建設銀公司之袁君，青島中國銀行之孫君共餐桌，略有談論，尙不寂寞。夜間因窗用螺絲旋緊（畏浪侵入）不能啓，熱至

七十六度，故睡不適。

## 二月十日 星期四

七時起身，八時補寫昨日之日記。

昨晚細思此次工潮至今尙未至不堪收拾者，最主要點，爲伯鴻之堅持不談判。彼所以有此堅決主張，則其心目中以此項之辦法遠優於法律及章程，故自前月迄今，函電數十通均不許與「同人會」談判，卒不得不興訟，而使我不得不有此一行。彼將法律規定與契約行爲混爲一談，在訴訟進行上誠易麻煩，但有此一「混」，却增添我的人生經驗不少，此行之閱歷，猶其餘事也。

午前以昨日滬電告港以我之行期及船名，而未有艙位，恐接不着，擬補發一電告之。以羅馬字爲代，共七碼，需美金一元九角八分，合國幣六元餘，未免太貴，遂撤回。

十二時風漸大，但因船大，不甚顛簸。

昨晚在三樓之商店購照片七張，幽默雜誌一冊。今晨寄楫君及湘淞寧諸兒各一明信片。該商店甚小，除明信片雜誌外，均爲女人用品及兒童玩具，而女人之拖鞋尤多。

船上布告：下午二時一刻在走廊救救生帶用法。此事至簡單，房間已懸有極詳細之說明，但照例

教到，足見其辦事之認真。午晚餐及下午茶點均有音樂。四時致楫一函，詳告以船中生活情形，並謂享用超過生活標準，中國侍者不能說國語，在中國海乘外國船，生活嚴格外國化，頗不適。即使將來有錢能使我倆同去歐洲亦不願爲之。四時半茶點聽樂師奏月光曲，感觸殊深，五時又致楫一函，告以聽音樂時之種種幻想。

夜九時在大客廳映有聲電影，十時半畢。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五 陰雨

船上佈告，赴馬尼刺之客人欲在香港上岸者須有英國醫生之已打防疫針之證明書。並在早餐桌上每人發通告一紙，告以關於香港之種種手續，但此係對中國以外之人之說話。以國人赴港無須護照也。

昨晚將窗留一隙，室內溫度仍有七十四度，雖較前夜稍低，但仍不能安睡，當係日間疲勞過度所致。

船於三時即入口，兩岸均紅石小山，水口甚狹，不過百數十丈；左爲香港，右爲九龍，岸上房屋均爲平頂式。三時三刻抵九龍之尖沙咀碼頭，四時，周開甲君同鄭寶麟君來接，行李由鄭着人送分廠，並由

彼代覓旅店。周與我乘七路公共汽車（此間少人力車）循彌敦道直趨伯鴻寓所。

八時半由開甲同至彌敦道彌敦大酒店三百二十六號。室寬八呎，長十三呎，一床、一椅、一沙發、一澆洗台、一小衣廚，日取三元二角。電梯司機及房內侍者均爲女子，着短旗袍。其中亦有能滬語及國語者，語言間尙無大困難。九時鄭健廬來訪，因過倦，談未幾即去。

## 二月十二日 星期六

因房間正在路口，而房門之上端及兩間間壁之上端均有木格小窗（其建此之目的當在透氣）終夜來往人聲及女侍語聲不斷；且外窗正對床，寒風侵入，雖有絲棉被，但過厚不能用；幸有一氈，再將自帶之氈加上代被，雖較舒適，然猶嫌冷，遂致一夜不能安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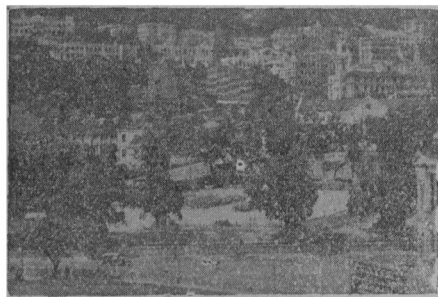
八時起，至街上覓早點店，遍尋不得。因此間立春後，即有三個月雨季，故行人均帶雨具。此次未帶雨衣，欲購傘遮雨而不得。又因烟咀在船上遺失，走遍大小街十餘條購一烟咀亦不可得；蓋此間非商業區，除食用品外，稍稀用之物，均須往香港購取也。在街上購中英文報數份，回旅店，至其餐室以二角吃鷄粥一碗，甚可口。

十時開甲丙吉來，同至馬頭角本公司分廠（乘十一路公共汽車）參觀。分廠三層，鋼骨水泥，佔

地四畝餘。分印書、印鈔兩部。印書部有輪轉機一全部，密力機八部，工友二百餘人。印刷部大電機四部（現開三部）四色機一部（尙未裝畢）小電機數十部，工友近千人。於廠中晤汪寶祥、白純華及蔡同慶諸人。蔡謂西南及中部之書當能運出，分局解款，本年當得百餘萬，預計本屆營業或可得四成至一半。上海之書均陸續運此轉運。運漢之貨現因虎門封鎖，每噸需五十餘元，平時則不到三十元。

二時三刻同伯鴻夫人及其男女公子至港（輪船每十分鐘一次，船費一角，不購票，即在入口處交付）赴分局訪健廬；分局經理鄭華基及寶麟均在。由健廬寶麟陪同至先施永安購物；各物並不大廉於滬，德法貨反昂，惟英貨較廉耳。僅購小鐘一座（四元二角）、小梳一把（五角五分）、烟咀一枚（六角五分）、照片半打（三元三角）、藥品則較滬貴二成，其他非必需之品均不購，爲免浪費也。

六時由健廬宴於大同酒家五樓。入內，只聞麻雀聲；據云自滬戰發生而後，香港九龍驟增七八十萬人，多江浙籍，遊戲場與旅館酒店之生意特好。叫菜六樣，一湯，費十餘元；每層女招待三人，均着短旗袍，



香 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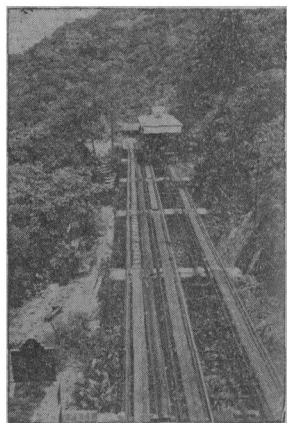
年少有姿色；彼等收入據謂月有五百餘元。臨行時，伯鴻夫人予以一元，我亦予以一元，其進益當可知也。

夜間由寶麟代換三〇七號房較靜。因此地溫熱不適，頭甚脹。夜服洛定片一枚。

## 二月十三日 星期日

上午雨，下午晴 午前九時補昨日日記，十一時一刻去伯鴻寓。

下午二時，同伯鴻夫人及銘中赴香港，由健廬華基在碼頭等待，到埠即雇車週遊全港；首經香港大學之工科及圖書館（各科分開）；再經香港仔，該處為香港未開闢前之商埠，現在仍為漁船聚集之所，途中尚殘留若干原始人民之住所，與內地之鄉村相似。再經淺水灣，為游泳場所。有旅館及游泳室等。過筲箕灣，商務工場在焉。擬明日往訪之。回至皇后碼頭之上山電梯車站（此間稱纜車）來回取費四角（單程三角），由車站至頂，十分鐘即達。山高離海拔一千三百〇五呎。出山為山頂道，可望九龍及香港全部建築物。頂上



山上電車

有兵營，住兵數百人。與銘中沿自來水管上山，頗陡峻，至頂，感頭暈，後經坐下，始清醒。可見身體已不如前。七時返寓。於寓外晤吳明然，約明日送物品來帶交其父鏡淵。

與伯鴻談及香港爲自由港，各物無稅，何以外國貨反高於上海？彼謂近數月上海富庶來者太多，各貨定價抬高三成，故本地人可得八折至少八五折之利益。他國貨較英貨昂者，政府有種種限制也。

##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九時半丙吉來寓，同至廠醫鮑志成處種牛痘，並出證明書一紙，便持去購船票。當交丙吉帶交寶麟。

因日來甚疲，晚上又睡不好，下午三時在沙發上假寐半小時。醒後精神較好，五時將日記寫就。

香港之路均稱道，如皇后道、德輔道、彌敦道之類，英文則 Road, Avenue 均譯道，Street 則

稱街。街與道似無區別，不知何以在英文中用三字也。旅館之房間上有格窗，初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伯鴻謂夏天甚熱，非透氣不能過也。普通住房均以層計，通常下層爲商店，二層以上爲住宅，除二層外，愈上愈廉。普通一層一大間約長十八九呎，寬十三四呎，再加兩小間，各方六七呎；二層不過十六元，三四層十四十二元。食物較貴，肉八角一斤，鷄七角。

夜開甲，健廬、華基、明然來。明然送藥來，健廬、華基談港局事，開甲送瑾士之電報來，電謂江銘生吐血，入醫院，與張錦濤四人談三次，甚洽，昨忽變云。江爲此事，本甚苦，又加戀愛，更難免戕身。彼本一可造之青年，竟因知識幼稚，受人利用而至於此，可勝浩嘆。開又謂江等已呈文行政院，文由滄局轉到，已由伯鴻擬稿呈復。

船票已購就，法郵 Aramis 二等艙之 D 二一一號。票價八十九元。十一時半由寶麟送來，並帶來楫及淞各一函。楫道相思，欲我不去滄；淞之文詞頗可讀，欲我帶水菓、戒烟。

## 二月十五日 星期二

昨夜以談話過多，又悶熱，睡不適，至二時半猶未入夢，而念楫甚，以至輾轉牀褥，未五時即醒，醒後即不能再睡。九時去香港，乘電車赴商務書館訪雲五、伯嘉。

十二時赴分局，由健廬、華基陪赴金龍茶室吃點心。據謂係香港最大之點心店。各種點心十餘類均嘗之，排骨飯亦如點心。據云粵人午餐均吃點心，下午吃飯，故點心如此講究。共費二元四角餘，連小費三元。飯後至植物公園一遊，攝電影若干呎。港總督府即在園下，但甚小。

## 二月十六日 星期三

晴熱，室內達七十六度，空氣潮濕，悶熱難堪。據健廬云，此不過香港濕熱之初期，陽曆四、五、六月更厲害。

午前赴理髮店理髮，連洗頭費七角；洗頭之設備甚好，只要在椅上躺下即可；蓋另有一管接水流入盆中也。通常只一角五或三角，我所就者爲美文，外人出入之所，故比他處昂。

十時半，寶麟來結帳，住五日，房金十七元六角，連小帳二十元，給以五元請代購水菓，但價昂於滬。又還彼十五元。此次個人用十四元九角五分，公司用三十元〇五分。

三時起行上船，銘中送至船。丙吉、健廬、華基、寶麟均來送行，船上甚熱，着夾衫，猶流汗。船爲法國郵船公司所有，只萬五千噸，較加拿大皇后號約小一半（二萬八千噸）；且爲新式，尖底，故六時起行，七時出港口，卽感搖動。船室分五層，最上層爲排球場，但全部只此一球場，第二層爲頭等旅客休息室，第三層爲二等旅客休息室及醫室，第四層爲客室，第五層爲食堂，以下爲貨艙。設備尙好；二等之閱覽室（字室在內）有鋼琴及無綫電，地氈亦甚好。不過較小，長約三十呎，寬約十四呎耳。其隔壁同大之室爲吸煙室及酒吧間。

二等室三床，有洗臉盆二，靠邊者一鋪，中間雙鋪，甚狹小，但通常只售二人。同行者爲一少年，雖交

談，但未通姓名。

六時半晚餐，隨意入座，七八十人，國人佔十之九。湯一菜三（一素兩葷）一點心，一水菓，一咖啡或茶。概由船規定，不能選擇，味頗不合胃口。侍者均法人，略能英語。全船只見中國侍者數人。

## 二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

昨晚船甚搖動，天氣初熱後涼，晨起頭暈，不進早餐，九時在甲板上散步時許，十時返室睡。十一時午餐，菜數與昨晚無異，不過變換樣數耳，但均不合口味。特食麵包兩枚，而又無牛油或菓醬。四時午茶亦只餅干數片。如此生活，殊不易過。然此係二等，三等更不知如何也。

下午五時看海上太陽，只見水與天齊，碧波白花，映如晴雪。所有海天之間，除此船而外，不見一人一物，似此世界全爲此船所有。而此船之中，有各種族之人，有各等階級，有各種語言，有各種工作，亦一縮形之世界。在此世界之中，各種語言相通之人，均集於一處互相談笑。晚餐後，十餘操英語之歐美男女集於休息室，大談上海百樂門麗都跳舞場，笑聲振耳，且依無線電中之音樂跳舞。國人則分團集於他一室漫談。惟我獨坐不發一言，不與任何人接談，惟默念楫君，設想彼如同行，固當慰我不少；但船搖不堪，必病無疑，則又以不同行爲幸。同時並想到長途跋涉，遠渡重洋，實至無聊。

下午船侍攜行李報關單來，單上註明。如有貨物須報關驗明，即新衣服亦須收稅。凡自用或已用之日常物品可免稅，但無綫電、留聲機、電影放映機（照進機在外，我之電影機，不知何故昨日起即不能動，到滬必須修理）即係自用且用過甚久者，亦須納稅。後日到埠，擬將行李交旅館接客者以省麻煩（到香港如行李不交接客者，檢查異常麻煩，所費每超過應付者多倍。）

見歐美中年男女之生氣勃勃，談笑生風，不勝感慨係之。我輩少年所受之教育固不如彼等，而國家多故，社會一切，未有常軌，治事作人，時時在應付之中過生活，故心境常似受重壓，不能舒展。半年以來，除偶有快樂外，無時不在緊張之中；而此快樂，亦係偶感，不過將苦悶暫時丟開耳，非真有如彼輩之愉快也。

九時半出閱覽室，於甲板上見皓月當空，有如天燈，映照碧波如鏡，浪花如雪，而濤聲如吼，破此寂靜，有如萬松林中之天籟，精神爲之一爽，獨惜未能與楫君同賞此美景耳。

二月十八日 星期五

昨日入浙江境，風浪漸平，睡較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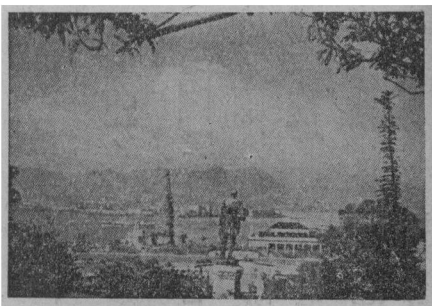
晨七時一刻起，將行李重爲整理。以他人托帶之物，雖係自用，但不將封皮撕去散於各處，海關查

驗時易生問題。故不可不預爲之備也。

八時早餐，侍者頗不週到，叫各種食物，久等不至，叫之再三，始得鷄蛋二枚，牛肉一片，橘子一枚，茶一杯，而菜單則尙有麥糊與土司也。飯後至甲板散步，紅日東升，海水帶黃，風平浪靜，四週偶有帆船往來，點綴海景，有類天空之星星，與昨日之狂風怒濤及昨夜之皓月碧波較，又是一番景色。昨夜曾發幻想，如不幸而船遇礁石，或機器損壞，縱有救生帶、救生船，亦必飄流凍餓以死，故心神極爲不安。我於此世間並無留戀，所不安者，只是人事上之葛藤耳。其他所謂事業名利，均是過眼浮雲，等於虛渺之幻景，與我之本身無與也。今日如遇不幸，波浪既小，四週又有漁船，則生之機會較多也。

至香港見其交通及其他設施，可見英人之眼光遠大。香港四週均係荒島，但軍事之設施甚固，外表且無從看出。在香港，淡水是生活上之極大問題，平時全賴雨水爲水源，而儲水之地，其重要不亞於軍火，故植物公園（俗稱兵頭公園，港俗稱總督爲兵頭，該園有某總督銅像故云）之下爲大水池，上面則爲草場及蒔花處，使他人無從知之。滙豐銀行之建築，高達二十餘層，材料均爲極堅之鋼骨水泥，上爲圓頂，以小轟炸之目標；頂下爲水池以儲淡水，底下有容數千人之室，據云凡自英國來之英人，有事時均可集居該室，淡水無虞，食料易儲，卽有千數磅之炸彈或至大之砲彈，亦不能將該行毀盡，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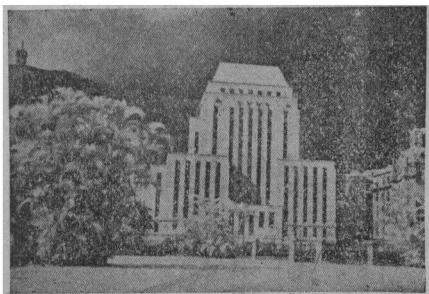
並不許作其他不正當之事；但實際上以婢爲妾者甚多。據健廬云，香港初時，對於國人政治事務，設撫華司，現改爲華民政務司。其他如郵政局，俗仍稱書信館，警察局稱綠衣館或差館，警察稱綠衣等。對華人不言維新，如陰曆節氣，港政府均放假，教科書多用民十以前者；工商日報等之船期均以陰曆計算，中文報紙均陰陽曆並用。而鴉片、土娼，亦所在多有，故在港九住居者，對於國家每多爲不識魏晉之消費者（工業極不發達，工業品最缺乏。）



兵 頭 公 園

居其中者罹難。而總督府之外表，不過一較大之居室，但依山建築，據云地下頗有設施，惟外人不知耳。

港律不許爲人口買賣，但蓄婢之風仍熾。婢女土稱妹仔，妹仔依律須向政府登記，並須給十五歲以下者月薪一元，以上者元半，



匯 豐 銀 行



夜間，西洋男女在閱覽室及烟室大飲香檳，大舉跳舞，返觀我之精神與身體均遠不如彼等，不勝感慨繫之。

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船於二時即抵三夾水停泊，六時再入吳淞口。早五時，侍者即叩門叫醒，略進早點，即將行李收拾，由侍者集於一處。八時船停虹口公和祥碼頭，法人以日人甚多，恐生問題均請至甲板上；經一小時，再上小輪，十時抵新關碼頭，燻芬已在，即同到瑾寓。

二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三

午前九時同楫君去憲文處接其至店小坐，將店事料理完畢，於十時同至新關碼頭，十時半到加拿大皇后號。船於十二時開行，風和日暖，頗為舒適。此次因法幣下降，每百元只合美金十六元上下，本擬購三等票，但以美國友人沃德生之堅勸，且為代購遊覽票，謂在滬過忙，應在船上謀舒適之休息，以便到港辦事，早日返滬，遂亦聽之。所謂遊覽票者，住頭等房間，食二等火食，於二等票價外加美金五元，

共爲美金四十元。起坐室與頭等者同，惟飯廳與飯食不同耳。

夜間會客室舉行跳舞會，國人少參加。

今日爲聖安得烈日 (St. Andrew's Day)，例有娛樂，故晚餐時，每人席前均有紙帽一頂，顏色形  
式，五花八門；又各贈玩具一件；有可吹者，有可搖者。餐時，各人將帽帶上，吹搖玩具，以致室中五色雜陳，  
吹打齊奏，頗爲有趣。由此可見西人對於娛樂之重視也。

下午致楫君一英文函。相識十四年，相處八年，以英文寫信於她，此爲第一次。

## 十二月一日 星期四

上午致楫君英文信兩函，共九張，在二千字以上，下午又致一函，即將要說者完全以英文達之。

午餐時，船上各發旅港須知及日報各一紙。前者所載爲關於赴港旅客攜帶貨物驗關及防疫證書檢查諸事之規程，後者則以廣告爲主，先期印就，留空白兩小塊，俾當日加入新聞。今日之新聞只兩事：一爲日本拒絕英人要求開放長江，於英國助華尤爲不滿；一爲法國工黨，反對達拉第復興政策，全體罷工。

夜爲頭等旅客及觀光團放電影。

## 十二月二日 星期五

早七時船到港，因候醫生檢查（僅查三四等客人），八時方靠岸，經半小時靠定，九時一刻方上岸，因旅客擁擠並等候接行李之人也。王瑾士夫婦及蔡同慶、胡庭梅、陸林根諸君均來接，當同憲文至分廠預定之彌敦酒店寓居。

十時半同瑾士至伯鴻寓，此次赴港爲彼電召，詢其有何要事，彼謂無要事，不過有許多事不明白，欲與一談耳。並謂法郵霞飛將軍號八日，加拿大皇后號九號開滬，故今明兩日可陪憲文遊覽，後日同去看雲五，下星期一正式談問題。乃將由滬帶來之件完全攜返寓所，僅略談滬上一般情形耳。夜與憲文及符滌塵在寓晚餐。

下午二時至分廠，請同慶發電去滬報告安抵港。並在廠見徐悲鴻，蓋彼由滬抵此，攜其所品甚多，在廠攝影片。在川所畫各件均佳。四時同至寓，談其與某女士之葛藤，至六時方去。

## 十二月三日 星期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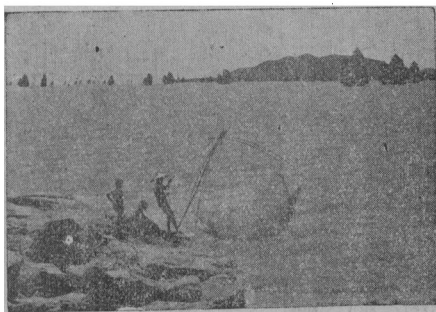
午前鄭子展來寓，雇車同憲文遊香港各名勝，並去香港仔及淺水灣小憩，於淺水灣酒店外之麗都咖啡館各飲咖啡一杯，連小帳一元三角。十二時一刻遊畢，付車費七元（每小時三元），即同子展

赴利園應簡琴齋及徐悲鴻之午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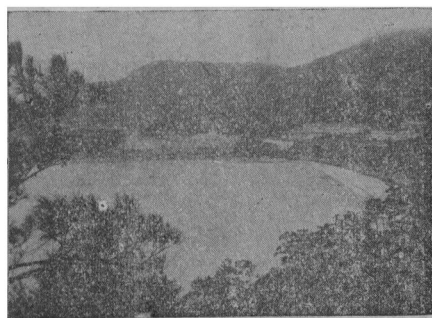
利園爲利姓之私產，位於小山之上，樹木蒼翠，百花爭妍，頗爲幽靜。入其中，有幽居山林遠離城市之感。山巔有榕樹一株，數百年前物，大逾數十圍。最特別者是從枝幹上倒生根數十，一面入地，一

面連枝幹，形成天然支柱；枝大有逾合抱者，枝葉散布方十餘丈，終年常青，可稱奇觀。爲同遊者攝影（按底片於返滬船上失去。）園中建築物均爲平房，式樣甚舊，但佈置頗精，友好可隨時借以宴客。其廚師亦佳：今日之菜雖只十餘件，但件件可口，於魚之烹調尤佳。

座中有歐陽予倩及王禮錫夫婦。禮錫夫人陸晶清女士，與楫君曾在女師大一度同學，彼等在滬時常相過從，故見面即大呼姐夫，致同座者以爲我與禮錫眞爲連襟，後經悲鴻說明，始各大笑。禮錫夫



香 港 仔



淺 水 灣

婦因二十二年之閩變，赴英，近始返國，擬赴內地爲國宣勞，偶然相值，均感歡欣。彼夫婦均甚憔悴，蓋在國外之生活甚苦也。相與談往事，頗多感慨。

夜禮錫送其去國草詩集來，當全部閱過，詩均佳；惟英譯詩六十餘首，不及其原作。

### 十一月四日 星期日

午前九時半，伯鴻來寓，同訪雲五於其寓，泛談時局營業諸事。

下午獨居無聊，去大華看電影，美國片，內容無聊，但攝影甚佳。

七時伯鴻於其寓招宴，同座者有悲鴻、憲文、瑾士、庭梅、秀山、健廬等。

席間伯鴻託健廬購返滬船票，以加后爲主，不得則霞飛亦可。飯後健廬同悲鴻至寓，談至十時半方去。

### 十一月五日 星期一

晨五時三刻卽爲市聲鬧醒而起，盥洗畢，遍購各報讀之，戰事無大變動，惟日人有攻桂之企圖耳。申報港版，於今日增加一張，共爲兩大張，有陳友仁之論文，主聯蘇。

午前九時半至伯鴻寓，莊澤宣先在，泛談移時；莊去，與伯鴻商滬上事務，解決小節數十件，下午二

時返寓。

十一月六日 星期二

昨夜睡不適，因太鬧也。八時半起行赴伯鴻寓商滬事。夜約禮錫夫婦，悲鴻、健廬等晚餐於寓所對面之桂園，悲鴻同陶亢德來。該園專治川菜，烹調頗佳，可與上海之都益處媲美。在座均舊友，談笑甚懽。返寓，悲鴻並以其在渝所作壽韻君之牛及牧童一幀題詞見贈。

十二月七日 星期三

午前去伯鴻寓，十時同彼至我寓所解決數事。下午三時再去彼寓，將滬上各事大體解決，八時方返。

十二月八日 星期四

午前十時步行至伯鴻寓，沿途攝照片數張，十一時方達，與談滬港各事，下午二時返寓，澤宣來談，四時半方去。五時赴港爲銘中購電影機。八時半去勝斯酒店訪瑾士，十一時半返寓，又有客等候，至一時方就寢。

十二月九日 星期五

晨，伯鴻遣其兩女於赴校時送一函來。十一時半上加后，十二時開行。健廬、華基、憲文均來送行。出口，風漸大，入夜尤甚，顛簸如在搖籃中，但未嘔吐。以昨日夜過於疲勞，午餐後即在室靜臥，甚適。

###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六

早七時半，天氣漸寒，改着襯絨袍子。十時半，樂隊四人在二等休息室奏樂。

全日整理到滬應辦各事。

###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日

昨夜風甚大，入夜漸息，今晨十時入港尤平靜。下午三時至虹口碼頭，三時半到新關，獨攜皮包出關而至店，令人攜報關單去取行李。在店得伯鴻兩電，當去沃德生家晤開甲等，將在港商定各事分別交辦，至五時半方返家。

### 三

###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八時半略吃早點，九時楫君約至大東茶室早點，則人山人海，擁擠不堪，費數分鐘週巡全室，始得

一空座：因在家中已用點，故僅食三事，連茶共費七角，可稱至廉。因時間尚早，故步行至江干。十時半達到。沃德生兄弟及烏訓卿與魯玉、亮伯、竹亭均來送。因所乘之船爲北德公司普士丹號，無三等客艙，故旅客不多。

於小船上遇王志莘，彼特選此船赴港，與其新華銀行副行長孫君及大生紗廠之羅君同行。其臥室爲二二三號，卽在我之二二六號之對面，過從甚便，且要求餐食主任將我們四人排在一桌，佔一小室，談話尤便。故此大旅行，可稱最愉快之一次。

此船建造未久，燃料用柴油，故船底尖，噸位不到二萬噸，故行駛不如皇后號之平穩；但無風，亦甚安。二等之房間與休息室頗寬舒，較加拿大皇后及法郵亞林米斯均優。飲食亦佳，每日六噸，卽早餐（八至九）早點（十時半）午餐（十二時至一時）午茶（四至五）晚餐（七至八）晚點（十時）尤爲他船所無。於音樂甚重視，午晚兩餐及夜九時均有樂隊奏樂。所謂樂隊，實止四人，二人奏小提琴，一人奏中提琴，一人奏鋼琴或和合琴，但遠聽之似爲大隊所演奏，於用和合琴伴奏時尤顯然；蓋和合琴能兼發管樂與鍵樂之音也。德人於啤酒亦嗜好至深，晚間樂師奏樂時，各喝一大杯，有一人且喝兩杯；德國旅客亦無不以啤酒爲飲料。



夜致楫君一函，告以今日船上情形，大致如上述，並告以特殊之三事，茲錄如下：

「今日在船上有三事最足表示德國人之精神：第一全船服務人員，無一非德人，而態度與語言之謙和，尤非其他各國船員所及。第二是發售德國貨品，矮克發照相用品之廣告尤多，走廊客廳等處之畫片均為該照相紙所放大，且有沖晒放大室。第三是船上發行馬克流通券：船未開時，即有莊某者，專在各輪船上做兌換生意，向我等兜售流通券。因志莘為銀行家，向之購三十馬克，計五馬克券四張，為紅色鈔票紙印刷，十馬克券一張，為黃色。票面注明數目及簽字，並規定使用日期以四月三十日為止；期內船上通用，過期作廢。現在馬克匯兌，法幣百元，只能換三十八馬克半，照中央銀行之法定價目，亦只七十五馬克，而莊某則以一元一角一馬克賣給志莘，是與市價相差五分之三，與法價相差六分之一。與志莘等於此研究甚久，以為德輪之發行此項流通券，第一是德國統制貨幣，禁止其外流，故在國外，不易得該國之通貨；第二是防船上人員以通貨流行於外，致損國內經濟；其用心不可謂不周。結果則船員因對外購進物品之需要，於是將船上之通貨廉價出售，以期求得外幣。是該國之貨物，仍以廉價售諸國外。不過船上所售之物品種類有限，只鐘表及少數日用品。但售價均甚昂。志莘以八馬克購四用鉛筆一支，十三馬克購女用之手工工具（如織絨線之針，裁衣之剪刀等十數種，共裝一皮包

之內)一件。於此足見德國統制之嚴，而人民亦未盡能與之合作也。

三月三十日 星期四

午前再與志莘研究船上流通券問題：彼謂經昨夜細究，德國有兩種幣制，一爲登記馬克券，一爲國外流通券，後者在上海市上值法幣五角六分，但在國內不能通用，在船上亦不能通用。在法令上，登記券不能帶出，故在船上無該國之貨幣可用，於是發行流通券。但事實上則登記券仍有潛行流出者，此券在該國之所值甚高（上海市上每百元兌三十八馬克半者即此種券），但因其在国外不通用，故在滬之市價甚低。於是莊某以低價收進此種券（每馬克一元），而以之兌船上流通券，以一元購進，一元一角售出，則已賺一角矣。實非船員之不奉命令，而係金融市場有此秘密也。該券並說明，如在船上不能用盡，俟該船到德國後匯還云。

下午船上布告謂大概明晨八時可到。則此行只費四十三小時，可謂速矣。今日風和日暖，風平浪靜，頗舒適。

志莘又談及昆明爲昆緬、滇緬、滇越鐵路之交點，將來必大發展，此時可投資地產及旅館等業，頗有見地。又談及中國出版業之浪費，主張聯合組織。告以我本有種種計劃，但因事實上之困難而不能

實行。

下午致滌及湖杭滬各一函，告以船上之生活。預計可於四月四日之兒童節寄到，即算禮物也。

###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昨夜八時即遇霧，輪船之速率甚慢，有時停頓，而汽笛聲終夜不絕，且天氣悶熱，故睡頗不適。所謂今晨八時可到，當然成爲泡影矣。早餐詢侍者何時可到，均答不知。九時船上佈告謂下午二時可到，霧亦漸稀，乃未移時霧又來；午餐時又佈告三時半可到。至三時半已到港外之鯉魚門而霧更大，且無領港（該處有封鎖物），直至下午六時領港始到，霧亦稍稀，慢慢開行，於七時抵碼頭。七時半泊定，見瑾士、季安、同慶、克勤、林根，際增六人在岸等候，但以檢查外國人護照未畢，不能離船，亦不許人上來，直至八時半始能通行。彼等自上午八時起已候一整天矣。當同至瑾士家晚餐。即電告伯鴻。十時至九龍酒店開定二一號房間。室內容一榻二櫥，二椅一桌，日租港幣四元（合國幣七元餘），連食六元。

### 四月一日 星期六

因錶未開，天亮未幾即起，看旅舍鐘尙只六時半。但不能再睡，即出至碼頭購報紙，歸而詳讀之。八時再出外尋早點店而不得，仍返寓早餐。此酒店係國人所開，但管理組織均西化，只有西菜無中菜，早

點牛奶一杯，麵包兩片，火腿蛋一盤；價八角。

下午於市上購得英文書十二冊，費六元，爲英國 Penguin 書局出版之普及本，其中頗多名著，作者有威爾斯等。每本均六便士，售港幣五角。七時於北京街尋得一廣東小館，以麵一碗當晚餐。七時去 Star 戲院看大地。就電影技術言，甚好，內容反不如原書。

#### 四月二日 星期日

午前莊澤宣來訪，下午去伯鴻寓談公司事，即在其家晚餐。餐後訪沈君怡於太子道，彼對於戰後復興問題，頗感興趣，謂近感各處人事支配之不當，無業者固苦悶，有業者因用違其長亦不愉快，故主張聚集各部門有經驗有學識之專家，就各種問題爲具體之研究，擬定切實合作之計劃貢獻於執政人員，現正組織經濟建設協會云。

#### 四月三日 星期一

午前購當地風景照片及明信片各若干。明信片分寄楫君及湖杭滬三孩。下午購得跳舞書二冊，又購人生四十始一冊，頗膚淺；美人著作大抵如此也。二時看電影。今日未與伯鴻晤。

#### 四月四日 星期二

午前電同慶送百元來備用。附來一函，爲文叔所寫，後附廉銘批語，謂子敦於三十日在辦公時大吐血，當請醫生打止血針，但須絕對禁止勞動與談話云云。以編輯所無人簽字，當電商伯鴻由我去一電請叔辰代。電由港店代發。

午前十時半過港至店訪健廬，未幾季安、克勤亦來，與健廬、子展等共午餐於中華茶室，四菜數點心，共費七元餘，除去匯兌差，比上海尚貴。今日爲兒童節，在百貨商場爲孩子們購得玩具數事。

### 四月五日 星期三

午前過港購書。

下午二時赴伯鴻寓商公司事，四時即在彼寓開保安公司董事會。至六時半出，同瑾士等至康際增家晚餐。九時半赴半島酒店聽音樂。半島酒店爲港九最大最闊氣之旅館，有類上海之華懋及國際。今晚之音樂爲馬思聰、思洪兄弟等之提琴四重奏，在該酒店最上層之玫瑰花室。該店在九龍尖沙咀輪渡碼頭旁，面對香港，高十數層，房價自十一元至三十元，可稱貴族化。該室爲長方形，高二十餘尺，四週懸厚幕爲帘。長方之一端爲門，一端爲台，甚低。音樂奏手四人，三小提琴，一中提琴，僅一節加鋼琴伴奏。票價分一、二、三元，共四百餘人。樂曲爲馬查與蕭邦名曲，甚優美。

## 四月六日 星期四

午前十時同憲文去伯鴻寓。

六時半去君怡寓，約黃伯樵共晤談。彼等又談及經濟建設協會問題，謂（一）有章程欲代印，當允之。（二）欲我局搜集此項材料，並出版此項書籍。告以在不妨礙公司生存條件下當盡力爲之。並允其年支二千元專購此項國外資料，請彼等選定書目。如欲翻譯則請先行選定欲譯之書，次請專家翻譯，文字須力求暢達。此類書，並宜分兩部分，一爲理論，準備鼓動知識份子，注意此問題，一爲技能，俾有助於一般人生活問題之解決；而發表更須擇適當時機：如於戰事稍平，一般人均感此需要時而爲之，則其效方大。黃因病糖尿，不能外食先去。君怡謂該會會員現只十二人，我知名者爲吳蘊初、王志莘、鄒秉文、彼與伯樵及若干工程師。現在理事五人，並有總幹事等。彼個人於前年自滬去廣州助某軍建廣州防綫，在人事方面請軍部建設廳、財政廳主持，彼從旁贊助，故能進行順利。據云此防綫甚好，較上海者爲優。但迄未用過，殊爲可惜。去年夏去漢口，任資源委員會祕書，因鑒於政治之不振作，一般人員幾日以宴會爲事（據云無事可辦，而多數無家，遂以宴會爲消磨時間之處），乃中途離去。但未幾又復任，則發起同鄉、同學、同僚聚餐會。至九月病盲腸炎而至港，現在任該會技術處處長。擬從聯絡專家從事

戰後建設之研究着手，以期厘訂若干基本方案。嘗告以一切建設工作都須與政治融合，故對於政治動向須加注意，不可再效二十年前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時代之書生氣而蹈其覆轍云。

日來頗寒。據報紙紀載，近日之寒爲三十餘年所未有，其溫度爲五十餘，與上海情形略相當，濕氣亦不重，故頗舒適。只將大公報前日之紀載錄下：

「二日大風雨之後，本港天氣即突轉寒冷。前晨五一·七度紀錄，已將一九〇五年之五一·八度最低紀錄打破，但昨晨又造五〇·四度之新紀錄。按本港之最低氣溫紀錄爲三十二度，第一次爲一八九三年一月八日，第二次爲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昨晨五〇·四度紀錄，比較去年四月份最低氣溫紀錄低十度，比較平均紀錄低十七度，較諸上星期日則低過三十度。據山頂方面報告，昨晨七時山頂之溫氣紀錄跌至四十三度。」

## 四月八日 星期六

午前八時半伯鴻遣車來接，九時同去保安參觀。

午同銘中返寓，即共午餐於對門之俄國菜館，下午不適，未外出。

下午四時滄分局王伯城來訪，談吉安被炸情形甚詳。夜致楫君一函，告以現在去滬者太多，船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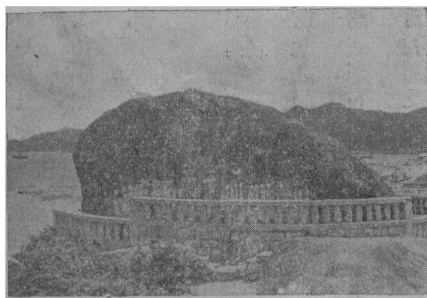
不易得，如不能購得十四日之船票，當於十六或十九行。

## 四月九日 星期日

午前八時送信至郵局，於途中遇志莘，彼已於日前遷至香港京都飯店，以無要事，未去訪。

下午一時半，銘中以車來，同至沙田訪澤宣。彼住在沙田道道廬第一家。房間甚大；有寬二十長三十呎之大房四間，並有涼台花園，空氣清新，花木茂盛，極爲難得，而房租只百五十元，可稱甚廉。廠之彫刻部十餘人住其樓上。彼之書籍盡在杭州被毀，現在不過百數冊耳。

從事研究，殊非易事。彼欲於暑假去滬住兩月，當允之。由尖沙咀乘火車去，二十分鐘可到，汽車約半小時。譚約一時，再去大埔、元朗、青山灣、城門水塘、九龍城等處，返寓已六時矣。沿途略攝電影，而於九龍城攝得較多。因一八六〇年北京和約割地時，將九龍城外之四週給英國，而獨留一近五十畝面積之城及附郭之若干地。後一八九八年擴充新界，亦將該處除外，故該處至今爲中國所有。城內外住戶各數十家，污穢不堪，大小便橫溢，與週圍之英屬地比，不啻天淵；由此可見國人



合 王 宋 龍 九



管理力與自治力之差也。今日沿新界行（全港連九龍新界計三百九十英里，香島只三十二方英里）計長五十六英里。道路平坦清潔，路旁樹木蒼青，令人心曠神怡，一入九龍城，則掩鼻不暇。真不勝感慨係之。城門水塘工程浩大，自一九三三年起，歷時四年方成。據云內部有軍事設置。

## 四月十日 星期一

晨起沐浴，十時致文叔、廉銘一函，交由季安帶滬。告以子敦須切實靜養。

十一時去香港訪季安。克勤於六國飯店。十二時同克勤、季安至其附近之蜀珍川菜社午餐。

下午本定去伯鴻寓，一時半，銘中以車來，謂其父以今日天氣好，特囑其來約同去香港攝影。遂偕其由佐敦道過海，香港九龍間，惟此處可以汽車過海。每次收費一圓，至利園及淺水灣各攝影片若干。利園之榕樹，本為香港惟一大樹，前此照片失去，故此次特以電影攝之。可惜榕樹之空地，租給國家影片公司攝製電影，搭有棚帳，不能全影，殊為可惜。六時返寓。七時看電影。九時半至柯力芝總統號送季安等起行返滬。

## 四月十一日 星期二

午前十時去伯鴻寓，商要事。

四月十二日 星期三

午前九時開甲來，談世界風雲。九時半澤宣來略談教科書諸問題，請其加意研究。十一時去伯鴻寓，二時返，憲文、瑾士來，談至四時方去。

九時半君怡來訪，仍談經濟建設問題，覺其人甚精幹，有爲有守。

四月十三日 星期四

昨日由開甲購得英國輪船公司 Carthage 之二等船票兩紙，伯鴻夫人初擬同行，但以身體不適而退票。船公司謂今日正午開行，故九時去伯鴻寓（行李由旅店直送）商公事。十一時半由瑾士、銘中同送至船上，則船上佈告須明日午前八時方開，只得下船；但送行者如憲文已早到，同慶、開甲、際增、襄亭、林根、庭梅、秀山未幾亦到，使多人撲一空，實不安。乃又同憲文、銘中至瑾寓午餐。三時又至伯鴻寓，教銘中用新購之電影工具。

夜七時又至瑾寓晚餐，健廬在座，閑談至十時方上船。船以一萬四千五百噸，較皇后及總統舊而慢，須三日方到滬，但無三等，故容人不多，甚清潔；侍者均印人。

四月十四日 星期五

夜睡不適，六時半即起赴碼頭購報紙。因手中只有散幣一角一分，如購英文報須一角，不能再購華文報，斟酌再四，以六分購華文報三份。未幾銘中來送行，乃由其代購英文報一份。

船於八時起碇，八時半早餐，一時午餐，四時半茶點，八時晚餐，飲食尙可口，但不如德船之豐盛。此船只有頭二等，故客人不過百餘人。招待頗週，不獨超過皇后總統號，且超過德郵。對於房間常有侍者來詢問需要何物，船公司且佈告請旅客有感不舒適者不論飲食起居各方面，均儘量告之，當設法謀客人之舒適云。

船上所用各物，均爲英國或其屬地所產。水菓不用花旗橘而用暹羅橘，火柴亦其本國所製，火柴桿長二吋，大於我國所通用者四倍（一可分爲四）從所未見也。

同房共四人，餘三人均粵籍，不能國語。有馮達純者，年六十八，髮鬚全白，但精神矍鑠，食量與余相等，立志欲學國語。有暇即捧國語交際會話誦讀。不時向我詢問，其熱心學習之處誠不可及。（彼舊爲教師，現在粵港滬各處經營地產）待以長者之禮，隨時助之。彼不識英文，餐時均代爲叫菜。

夜遇霧，行甚慢。九時一刻有跳舞會，但參加者僅五六對，國人則只一對也。致楫君英文信二，致杭兒一明信片之信。蓋船上有印就之本船各部設備之照片五張，併在一紙，摺爲信片式，備旅客之用也。

四月十五日 星期六

早起沐浴，因霧行甚緩。無事又寫英文信致楫君，述船上生活，並附火柴、草紙，（甚特別）俟到滬交郵寄去，不直交。

正午船上佈告，謂昨日行五十六哩，（八時至十二時）今日（昨日一時到今晨十二時）行二百六十七哩，尙餘五百哩。

四月十六日 星期日

正午過舟山羣島時風甚大，許多人未午餐，我亦少吃一菜一點心。上午睡二時餘，下午閱英文成功之路。昨日行三六八哩。

夜八時，船到吳淞口外下碇。天稍寒，船上開水汀，又熱不可耐。船到時，日軍艦用探照燈探照。夜致淞湖、杭楫各一信，致湖楫者均用英文。在船內四夜無音樂、無電影、殊無聊。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一

早六時起碇，至公和祥碼頭已九時。因行李甚多，由大船搬至小船已九時半，到新關已九時三刻矣。在大船即將行李交中國旅行社照料，隻身出關。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十二時一刻由新關碼頭乘小船起行，十分鐘即靠虹口碼頭。但小船離大船甚遠，須行數分鐘始到。行李由旅館照料，並由克勤派金發攜零件至船上，故無甚麻煩。於小船上遇李叔明，彼亦乘此船去港，可不寂寞。船為意大利 Lloyd Trinstino 公司之 Conte Biancomano，約萬餘噸之中等郵船。我居四十一號，有三床位，但實際只我一人，以現在二等票美金三十五元達國幣四百七十八元，乘者甚少也。船上設備一如一般郵船，不過不及英皇后船及德郵之攷究，較法郵則稍優。客艙組織亦甚特別，即頭二三等，不以層次分（他船均等級越低越居下層）而以段落分（即頭等居船中之一、二、三層，二等居中後部，三等居後部）；蓋採船行時振盪程度之大小而分優劣也。水汀雖有，但溫度甚低（不過六十二三度），熱水亦僅微溫，吃煙不備火柴，房間不備肥皂，向侍者（均意人）索取始各予少許。飲食尚好，但遠不及英、美、德船。下午及夜間有音樂（夜為舞曲，但舞者只兩外國人），我將英、美船之一切比大小爺，德比暴發戶（其設備與飲食之攷究遠過英美）、法比窮小子，意比創業者；蓋雖

簡陋，而能表現其刻苦之精神，並不現小家氣也。

叔明與其妻弟葉達卿同行，葉由香港大學畢業後，去法兩年，最近始返國。現已三十歲，爲葉琢堂之子，尙未娶。談吐頗現溫文，並謂最近曾讀我之留學史而得許多益處云。我們在餐廳同桌，李能意語，葉能法語，故與侍者談頗洽。得意大利特產之各種麵食。另一莊女十則不懂外國語，一切由我等助之。

###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天氣晴和，風浪甚微，故頗舒適。早七時半方起，飯後九時半又睡，到十一時方起，補寫昨日之日記。下午致楫一函，告以船上情形。

夜間因慶祝耶誕，船員演劇。因不識意語，且與葉莊談天，未去聽。叔明嘗去聽一齣，據云無多意味。葉謂英人統治殖民地之方法，是容許當地人民有錢有名，而不許有權，故人樂受其統治，可稱有見地。談至十一時半方寢。

###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十一時即進港口，十一時半方抵碼頭，經過驗護照（西人）等手續至二時半方下船。早由陸林

根君在船迎候，並由其預定香港勝斯酒店四一六號，當即同其過海赴勝斯，以四一六號爲室內之室，空氣不佳，改至三〇六號；僅一床、一櫥、一小桌、一小寫字檯、一沙發、兩椅，無浴室，而取值港幣六元，以匯價算，較上海不只貴一倍。下午訪伯鴻於其港寓，晚餐於瑾士家。

##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昨夜爲耶誕之前夜，故旅館第一層舉行跳舞會，至二時方散；加以房間臨街，四時後卽有車聲，故睡極不適。早起至市購報，並尋早餐處不得，旅館又無麵食，乃不得已而叫西菜。港幣一元，有茶、麵包、水菓、點心、麥片、雞蛋、牛排，與上海國幣一元之量相去無幾；但均不熱，味亦不佳，只有糊塗食之。十時雇車赴瑾士寓，進門時，伯鴻亦到，共談港滬各事，卽在瑾寓午餐。

晚至皇后道中，見有某餐室之招貼；載有聖誕大餐十八樣，只取八角。入內一試，則一切之量極小，一片青豆，亦算一樣，實只一湯、一魚、一雞、一冷菜耳。味既不佳，且均過冷，食竟未飽。沿途購水菓，油頭密橘，二角五一磅，香蕉兩角一磅，費一元只得橘六只，香蕉十二條，較滬貴一倍以上。

夜擬致沃德生及楫君英文信，拆開打字機則空格失其作用，仔細檢查，則被人跌過；蓋後之鐵皮亦破半寸，曾取下螺絲釘拆看，不得損壞處所在，只有送修理耳。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昨日下午遷居三一二號，比較清靜。睡較適。

九時去波斯頓之小西菜館早餐，牛舌意大利麵一碟，蛋一碟，麵包一塊，共費六角。因打字機急待修理，午前約子展來，交其着人修理。下午去伯鴻寓商公事。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午前得伯鴻電話，謂黃伯樵有信欲印中國經濟建設學會之著作，欲我去訪之，並謂已允其代爲印行。十時半訪黃於畢打街七樓四號中國工程師學會，悉君怡赴渝出席工程師年會，今日可返港。略談時事，俟怡君返港再暢敘。

下午致沃德生一英文長函，述來港後之生活及與陸王接洽經過情形。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十時半伯鴻來電，約下午四時去其家談話。晨致楫君英文函一，附致沃之函之副本，使其知我在

港生活情形。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午前十時去分店訪子展，因開會未遇，即返寓。未幾健廬來談，至二時，同子展等三人去灣仔東美林午餐。店爲渣華買辦林君所設，傢具俱從美國定製，極講究。菜之材料亦佳，惟分量不多。取價一元七角五分。決定乘六日之渣華船芝沙丹尼返滬。該船因須靠廈門，須三日方到滬，船票頭等百三十五元港幣，比意郵二等尙廉十一元；二等爲八十元，本可坐，但船票須下月三日船到方能決定有無，故決購頭等票。上午在店購得張君勸著之立國之道一冊，讀其敘文及最末一章，頗有見地。夜沐浴，晨致楫兩函，告以歸期及近情。

##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六

午前九時半莊澤宣來談，彼現任嶺南大學文學院長兼教育系主任，謂教部欲嶺大遷入內地（有補助費四萬）而內地生活既貴又無設備圖書，故頗爲困難，但仍決定遷一部分去。談未幾即去。十時一刻伯鴻來，同去商務訪王雲五、李伯嘉。相與談中學教科書改諸事，並約二日下午六時由彼在華人行華商俱樂部請宴再談。

各處過年，獨居無聊，於晚間至街途躑躅，至電影場本擬進去，但以孤獨無聊而止。信步走大華飯店，則客人甚多，室內滿座。露台茶座之人亦甚多，且多成雙結隊而更感孤寂。乃食雞絲麵一碗（麵價

五角，連茶及小帳八角）而出。返寓致楫君一長英文信。在寓中一磅，體重得百五十二磅，紀錄卡亦寄楫君。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一日 星期一

昨夜因街頭炮竹聲與樓下歌唱聲、舞跳聲，不能安睡。於十二時後致楫君一中文函，述旅中感想。

九時三刻同慶來，囑其將教部審查諸文寄去。十時同伯鴻銘中去沙田莊澤宣處，沙田在九龍，離尖沙咀輪渡約十哩，平時有火車約二十分時可到，汽車則須半小時，因沿山而行走曲路也。去年早春曾去過一次。地甚幽靜，有山有水，同趙俊及中去其室後之道風山遊覽。山巔有荷蘭牧師所辦之基督教叢林；一切建築均平屋，仿佛教稱某某堂，過道走廊並附有「道風大千」四字，有學生數十人。堂外並砌石爲洞，曰蓮花洞，洞中有十字架及香案、跪墊等，地約方丈，容十數人。進洞門口有小室曰懺悔處，爲個人懺悔場所。山路平坦，可行汽車。往返歷一小時，即在澤宣處午餐。其夫人爲粵人，故爲粵菜。飯後閑談，到四時方返。到寓已五時。

一月二日 星期二

八時半開甲即來，同去加拿大早餐後去瑾士處，即在瑾家午餐。二時同去淺水灣，在草地晒太陽，

至四時半方返，淺水灣爲游泳勝地，有淺水灣飯店及麗都酒店。灘旁有小屋百數十座，爲富室及酒店所建，專爲游泳者及俱樂部部員之用。每座爲一二小間，正對海面，頗幽靜，暑季遊人甚多，現則極少。通過東山台人伯鴻寓稍息。六時同伯鴻赴華商俱樂部（大華飯店樓下）應雲五之宴，除王外有李伯嘉、韋彘卿及同慶。

### 一月三日 星期三

上午同慶來談印書事。午間同至 Jemie 午餐。店爲外人所開，一湯、一魚、一菜、一點心，取值一元，略似滬之沙利文，量雖少而清潔。

下午三時去伯鴻寓，晚餐後方返寓。

### 一月四日 星期四

昨夜得瑾士電，謂芝沙丹尼將於明日午前九時開，是提早一日起行，所有諸事須早一日處決。於是忙碌異常。上午整理待辦之件，十時在寓會周尙；君怡來訪，無時間，同去 Wiseman 午餐，以吃飯之餘時談話。下午一時祝百英來訪，二時去店，三時在寓會伯嘉，四時去伯鴻寓，談至七時去瑾寓晚餐，十時返寓收拾行李。

一月五日 星期五

早六時三刻伯鴻之車夫即驅車來，七時伯鴻以電話商滬事，七時半同慶來，八時健廬來。而船靠香港鯽魚港太古糖廠碼頭，由寓去該處須半小時以上，由健送至船上。船甚小，不過五六千噸，設備略似長江輪，甲板稍大，但與郵船較則相去甚遠，故其價之頭等與郵船之二等票相等也。頭等在第二層（第一層為船主所用），二等在第三層，三等第四層，有烟室飯廳等。惟均小間，而房間則較郵船者為大。無音樂而有無線電收音機，故亦頗不惡。我住二號房，與胡庭梅同室。

一月六日 星期六

天氣晴朗，海平如鏡，故船不顛簸，甚舒適。

七時到廈門，侍者扣門，謂海關將檢疫。九時關員始到。將注射證書閱，惟吸煙及飲咖啡而已。船再開近廈之海中，上下客人數百，但無貨。廈門之大建築物上均有日旗及五色旗飄揚，但街上行人極少。其對門之小島為鼓浪嶼，係英、美、法、日之公共租界，房屋櫛比，但遠望街道行人甚少。船於十一時一刻起碇；據布告，由廈至滬共五百七十六哩，後日可到。午前行十二哩，尚餘五六五哩。

下午致楫君一英文函，夜又致彼一中文函。

下午漸涼，以愈北行也。略讀英文小說。

## 一月七日 星期日

晴朗如昨，風平浪靜，一無顛簸。正午船上佈告，謂昨日一日間行三一七哩，尙餘二五八哩，明日午  
頭八時可到滬。

同船有孫洪芬君，十餘年前在東大任教，現任文化基金會幹事長已十年，昔雖通訊，但未晤面。此次同船同桌，但未通姓名。下午在甲板閑談，始互通姓名，暢談多次，甚歡。彼常往來港、昆、滬等處，謂昆明米達六十餘元一担，學生火食至低二十元，稍佳者要三十元；教授最高薪三百元六十，除去五十元基薪外，其餘之三百十元，去年爲七折，今年八折，實得不足三百元，在昆欲維持三四人之家，家庭生活亦甚困難。因租房兩間須五六十元也。某教授因未計算，令裁縫製絲綿袍一件，尙係舊綢面，結帳爲九十元，僅縫工已是二十元。故教授學生之穿補釘鞋者遍街皆是；書籍尤不易得。重慶食物稍廉，但與上海較亦貴一二成。書籍則更貴。中大曾有圖書館，但懼空襲，寄存鄉下不敢取出，非萬不得已時，不能借用。蓋人力車起碼爲五角，每費車資三五元尙取不出一書也。

## 一月八日 星期一

船於午前七時入吳淞口，八時抵浦東 Holds 碼頭，海關未檢查即入小輪，歷二十餘分鐘始達新關碼頭。因船上無旅行社接客者，乃將行李隨身攜帶。關上檢查甚隨便，於十時半即返家。

## 五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七時半由家乘一路電車赴新關碼頭，並在車站購報紙數份，到新關只八時五分。小輪之人甚多，但大半爲送客者。輪上牌示謂該輪返時不靠新關，囑送客者不同去。及開船時，不過百餘人耳。八時四十分滕克勤獨來送，與談數語而別。小船八時半起碇，二十分鐘到浦東得基寶所泊之碼頭，由吊橋上去。

得基寶爲荷蘭皇家公司所有，載重一萬五千噸，全身白色，造於一九三八年，故甚新，速率亦佳。據船員言，後日上午可到，與皇后總統船相去不遠。上船後由招待員指導赴辦公室覓舖位。我之舖位爲二十八號，在辦公室之下一層。該室雖有房間，但無房間號數，只有舖位號數。二十八號之室共六舖：二十七、二十八及三十一爲下舖，三十、三十二、三十三爲上舖。除床位外，只三折椅、三洗臉盆、六玻璃杯、兩

電燈，若干衣鉤及六救生衣、一草地氈；此外，無他物。而洗臉盆無自來水，上有一磁箱，箱上有孔及蓋，水則臨時由人倒入，但係冷水。且三盆只兩盆之上有水，一盆無之；盥洗須赴盥洗室。船開行後，由茶房置冷水及茶各一壺。侍者均粵人，粗作爲黑人，只少數上級職員爲白人。

船之最上層爲船主室及無線電室，第二層爲救生艇，第三層爲游泳池及頭等起居室，第四層前半爲頭等餐廳及客室，後半爲二等起居室、餐廳，第五層左面爲二等客室，右面爲船員室，第六層前半爲三等客房，後半爲大艙。大艙之客人須自帶被褥、睡吊舖。二等有華人西人之分，房間餐廳均不相混。（西人餐廳及起居室在中間。）華人起居室只兩丈見方，置小方桌一、四椅、六扶手椅、一沙發，均柚木製；後有藤靠背。一小書桌、備寫信，上有小櫥，置中文書百數十冊，均爲中華文明出版之新舊小說，無他家刊物，亦奇事也。

船票收後，卽有侍者來詢食中餐或西菜。我決食西菜。但午飯只一清湯、一豬排、一冷菜、一水菓、一咖啡。因菜量甚少，不够飽，食麵包四大片，牛油不少，但仍不够。而中菜則更壞；只一麵一粥。食物如此之簡單，爲我赴港五次所未見。下午四時有茶點，但只餅干二三片，亦無濟於事也。同室五人，均商人，雖互通姓氏，但立即忘去。下午一時午睡，至三時半方起。因各處燈光弱，夜間不能治事讀書，故睡起後卽寫

日記，並致淞一函，答彼昨日所提出之甲乙丙丁問題（謂有甲乙兩姊妹，家庭封建思想甚深，不送其讀書，只在家略識字。有兩男之家與甲乙之家爲通家，自幼卽由甲乙家將甲許與丙，惟未經訂婚手續；但丙不愛甲而愛乙，乙家惡之，將乙許與丁，而乙不欲。甲則謂丙如娶乙，當以死相挾。丙雖肄業大學，家亦小康，但現尙無業。丙乙欲雙逃，但乙只十九歲，未達成成人年歲，丙恐羅法網，且無法生活，所以無法解決，而來問我。昨日以忙未與詳談，以其爲現在過渡時代之社會問題，故就我所見，爲各方借著一籌。）

晚菜有一湯、三菜、一點心、一水菓，勉可果腹。

####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天晴無風，船行甚速。正午船上佈告，謂已行四百十哩，尙有三百八十哩至香港。

早五時，同室之江蘇銀行嚴君起而看日出，我亦隨之起。惟有霧，太陽與海面成三十度角時始見之，故不甚美。午前卽將所見詳函楫君。

下午讀林語堂著英文生活之重要數十頁。

####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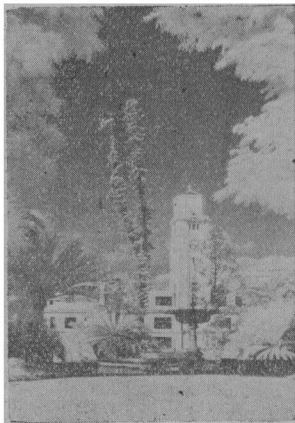
昨夜漸南行而漸熱，睡不適。右足稍腫痛，似爲濕氣。昨夜曾沐浴一次，冀以海水療之也。今日稍好。



午前十時即進香港口之鯉魚門，因等驗關及領江，至十二時始靠定香港太古船塢之碼頭。健廬子展早在等候，十二時半由彼等引導至德輔道之思豪大酒店 (Hotel Cicel) 以九元一日租一雙舖之房間（原價十元，因彼等在該店有俱樂部減一元），並有涼台及浴室，論房間價格不算貴，但我無須如此之大，可稱浪費。只以行李講定送此，姑住一夜。彼等即在此午餐。二時瑾士與唐長庚來訪。三時半去伯鴻寓，至晚九時方返。

####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十一時半健廬來結帳，共十三元餘，連小帳付十五元。再加昨日彼等接我之汽車費五元，我去伯鴻處一元二角，及報紙零用等已是二十二元餘，合法幣將九十元，雖由公司付款，但究屬所費太大，心頗不安。十二時後至跑馬地之山光飯店，居二百〇六號，有涼台，房間雖較小，但新式而合用，室內有電話，每日五元。而午餐西餐只六角，有一湯、二菜、一點心、一水菓，味甚適口（較荷郵之二等客菜為好），晚餐只八角。較思豪當少一半。



山光飯店

所省多矣。因其地較僻，故取值較廉，而屋頂之餐間（平常吃飯在店之地層），陳設頗佳，共兩間，一大一小，室內均備紅木傢具，頗宜小宴。健廬言，一月十五，港政府公佈檢查條件，任何刊物以及筆記本均不許帶出，如欲帶必得先送檢查，否則扣留處罰。昨日所帶行李未被檢查，係由運輸公司專辦，但亦不能絕對保證不檢查。斯返滬欲帶文件頗麻煩也。不得已，只有先送檢查。

下午三時，伯鴻來寓，同訪雲五於其家，談到七時方返。

####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悶熱，下午大雨，午前九時半同健廬至先施購物，爲湘、淞、寧各購錶一只，原價二十元，以該部主任爲健廬學生，允四十元購三只，減達三分之一，但合國幣仍百五十元。又以七元五角（原九元）爲楫君購春季衣料一件，十五元（原十七元五角）購毛毯一件，共省二十四元，合國幣爲九十元，可謂巨矣。

十二時訪黃伯樵、沈君怡於中國工程師學會，並晤陳仲瑜及張延祥。陳爲少中會員，張爲工程師，正研究書籍開本標準問題。偶談及捲筒機之耗紙問題，彼願爲相助。當電告伯鴻，同慶開甲接洽。同慶謂五月一日P. & O. 公司有船開滬，即請其購票。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上午陰下午晴

午前十時吳沛然來訪，同至伯鴻寓，商安達租屋事。

下午四時半伯鴻同胡庭梅來訪，五時，同伯鴻至華商俱樂部應雲五之宴，十時方散。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十一時健廬來午餐。下午六時半健廬、子展請晚餐於彼寓，即在離此數百步之山村道三十五號。彼等住正房四間，月八十元，其設備及餐具均西式；蓋子展之夫人生長於美國也。同座者有伯鴻夫人及其子女，（伯鴻應張一磨之宴未到，）子展夫人習於美風，雖有女工，但親自下廚，故味均可口，苦瓜一味尤佳。子展三十七歲，其夫人亦相若，有子女五人，長十四，幼八歲。至十時方返。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下午二時去店，三時赴伯鴻寓，出席保安公司董事會，因帳目未完備，改談話會，明日再開。六時同瑾士、開甲、長庚至寓晚餐，談保安諸事，彼等堅欲我明晨去保安及分廠巡視，允之。

五月三十日 星期二

早六時半即起，將行李略為整理。七時半即起行去九龍，八時到尖沙咀碼頭。保安之汽車已在等

候，當去保安宿舍勝利道某號，約胡唐同去保安，巡視一週，即去分廠，十二時返。

十二時半王雲五、李伯嘉、沈百英等來，即在四樓午餐，商議小學教科書小本減圖及港之書業公會攻擊商中書價諸事。所有決議辦法及致分局通告均詳議案，由伯鴻雲五簽字帶滬。至三時半方畢。前日定菜八樣，價十元半，今日添炒苦瓜一樣，但帳單爲十八元餘，連小帳二元已是二十元有奇，合國幣爲八十元。

下午由分店將書籍文件送郵局檢查，有信稿兩冊及通告不許隨帶。交郵寄滬，其餘則照單檢查，交一證明書，遇在碼頭檢查時，交檢查者，查明即可帶去。因日記未交檢查，且今日之事，尙未記畢，故決定由郵寄去。

### 五月一日 星期三

今日爲國際勞動節，廠店放假。早六時半即起，收拾行李，閱讀報紙，八時半命旅館侍者將行李送至健廬寓所，予侍者小帳五元（帳目已於昨夜由健廬結清，連請客之二十餘元，共五十八元餘，連思豪之十四元餘及今早小帳共八十餘元。再加自付膳食等食宿零用總計爲百二十餘元。）即步行去伯鴻寓，十分鐘達史塔士道，再十五分至嶺南分校，又五分至東山台口，又五分至伯鴻寓，共爲三十

五分鐘。十時保安董事會重開，直至下午四時方畢。

昨日本約定伯鴻同去赤塔，今日因遷廠問題，伯鴻須與瑾士同去銀行，且時間亦太遲。乃同庭梅過海，先至 Shirala 船上一看，我之床位爲五十二號，在二層樓。船甚小，全船毛重只七八一噸，淨重四八七一噸，故房間極小；一室四舖，僅可容四人直立，面盆及小櫥均只一只。因航行印度，故印人甚多，白人亦稍有之。以行李未到，又須明晨開行，故即同庭梅赴勝利街保安宿舍晚餐。

九時至船上，行李已到，因熱而船又不開，乃至九龍大飯店附近之景星戲院看影戲。該院於九時二十分開演，我至已九時半，但客人甚少，以四角購後排票一張。片名罪人借血記 (Full Confession) 內容爲宗教宣傳：述一犯罪者經神父之感化漸能改行，但終以本性未泯，最後因不信神父之言，而打神父一拳幾死；神父入醫院將死時，罪人乃自悔孟浪，願輸血與之，卒被救活。十一時散場，即在院中費二角稱體重，爲一百四十六磅。

十一時半返船，晤沛然及其姊文劉君與彼等同伴李君等。沛謂據人言，船行甚慢，且須靠廈門，故五日恐難到滬。因船上有電話，乃電健廬將致滬電報改爲六日可到滬。

五月二日 星期四

昨夜因船未開行，頗熱。今晨六時起棹，七時出鯉魚門，同室四舖均有人。有少年顧君者（香港新亞藥廠職員）能作粵語國語，常往來港滬，談話頗佳，再有沛然及沈百英等頗不寂寞。但對此船欲行四日以上，均不滿。且荷郵得基寶亦於今日開行，而旅行社不之告，故均不以該社爲然。因船小而載重不多，故開出海口即在無風時亦顛簸異常，沈劉均暈船，午餐亦不能食。我尙不大覺得，以習慣也。早六時半有早茶一杯，及水果麵包。早餐有麥糊、魚、雞蛋、肉、水菓、咖啡，十一時有冰淇淋，下午四時有午茶及點心。午晚兩餐均有三菜一點心，一水菓及咖啡；惟午餐無湯，晚餐有之耳。終日無音樂，無無線電播音，無游泳池及兒童遊戲室等；蓋本屬貨船也。

英國以爲現在與德開戰，故船身全黑色，即船名亦黑字。恐客人上船不易尋覓，乃臨時懸一白字之牌。船上前後各裝有一砲。入夜將兩邊之帆布蓬放下，走廊無燈，起坐座及房間雖可開燈，但窗外均置木牌而掩大半。所有各室除客室中間外，均用關門開燈之開關；蓋門關燈開，門開燈熄，光不外露也。

### 五月三日 星期五

昨夜熱甚，即單綫氈亦不能蓋。晨五時因同室之某老先生起亦起。六時進廈門港，七時下棹。八時廈門海關日警及稅吏來驗。對於三等客檢查甚嚴，上岸者尤嚴。據云上岸之客六十八人，有十餘人經

醫生檢視防疫證書，再視手上未見癍痕，強其種痘始許上岸。於行李檢查尤嚴。眼見某人帶兩氈而納稅十五元。對於頭二等客之未登岸者亦檢查防疫證，惟僅一閱覽而已。檢視完畢，再開至廈門與鼓浪嶼之海中停泊，備客人上岸。接客者均乘小划，於船未停定時，即以篙頂上預備有鈎之粗繩，鈎掛船上人即拉繩而上，兜攬客人。可見生存競爭之烈。十時三刻方起碇。

船上佈告無綫電新聞，歐戰聯軍不利；上海國幣昨日由四便士半陡跌至三便士二五，謂將聽中國經濟狀況自尋外匯水準。近日滬市均為四便士一二五至二五，絕不會有四便士半者，當為電傳之誤。至於三便士二五當屬可能。果如此，則法幣照最近價又跌四分之一，港幣當達四元五角，美金當為二十二元餘一元，英鎊七十三元一鎊，而西貢米應為五十元以上一石，煤球當達十元一百斤。上海月薪階級及工人生活當大成問題。公司固當想方法，國家若不設法補救，前途亦至危險。（此點四月二十九日之香港大公報曾有社論詳言之。）

下午悶熱，下雨，熱至八十二度。船行甚慢，每小時不到十哩，後日恐尚不能抵滬。

夜因佛航續娶問題與沛然談民法上之家庭及繼承問題。依民法後妻之子女雖與父為血親，但前妻之子女與後妻則為姻親。前後妻之子女均可繼承父之遺產，但後妻之私有財產則只可由其本

人之子女繼承而不及於前妻之子女。是夫對於後妻之贈與雖可自由，但在人情上如後妻之私有財產過多，則對於前妻之子女頗有影響；似此，娶後妻者對於家庭及前後妻子女之財產之處理，不可不有權衡。至於男女在法律上，雖有同等繼承權利與同等扶養義務，但民法同時規定：女子因勞力或無償取得者為其私有財產，對於家庭生活，除夫無能力外不負支付責任。在事實上，則女子結婚以後，最大多數不能生產，須賴夫扶養其本人，可稱生活不能獨立之人，依法不負父母扶養義務。則事實上女子扶養父母之義務亦是具文。故繼承法規定特留分為二分之一，意即暗示父母可以特留分之餘額以遺囑贈與其子，而以特留分子女平分，以濟法律之窮也。此點一般人多不知之。

### 五月四日 星期六

漸北行天氣漸涼，上午過福建洋面風尤大；船上下顛簸，同行者多不能食，我幸照常。晨起換襯絨衣衫，下午稍暖。見西洋六十以上之老夫婦一對均着夾衣，夫每日以織絨綫自娛，且教其十餘歲之兩子作木匠，其身體與責任心可羨。

### 五月五日 星期日

早餐與劉君談一般公司之行政主持人員，於學識上少修養，每致能力不能與事業俱進。在事實



上欲一人兼備各種常識，因時間精力及平時修養之限制亦難辦到；故較適當之辦法是仿舊時大吏聘請幕僚之辦法，而聘請各種專家爲顧問，無事爲友朋之清談，有事備顧問，於事業之進展頗有裨益。此事在年前曾與某大企業家談過，今因偶然之談話而言及，彼亦甚以爲然。

十二時到浦東其昌碼頭，以行李搬運費時，四時方達新關碼頭。此次行李甚簡，當即雇車返寓。於途中見黃金牌價爲七百五十元，足證二日外匯變動之非虛。抵寓電詢釋如則昨日匯價稍長，但亦不過美金四元半，金磅三便士三一八七五耳。

## 六

民國三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午前八時湘兒即來寓，九時同楫君一先同車送至新關碼頭，沃德生兄弟及魯玉季安等均先在。因與王心齋滕克勤兩君同船，送客者熟人頗多。但小輪不許客人上船，故碼頭上之人多於船上之客數倍。小輪於九時半起碇，二十分鐘即到格蘭總統號。心齋克勤居百〇三號，有浴室。須另付美金十元，蓋沃特備此以優待心齋也。心齋現年六十六，身體頗健，且能談，故途中頗不寂寞。我居一二號，同室

之另一人爲陳金莊律師，蕭山人，杭州電廠之常務董事，亦能談。

到船未久，心齋等之友美人杜白（Derby）謂船將改至夜十二時起碇，最末由滬開船之小輪爲十時半，但午晚兩餐仍由船上供給，故由船開滬之輪有兩班，一爲下午一時半，一爲七時半。午餐與心齋、杜白、克勤同席。杜欲返滬，初擬同行，後以歸無多事，而反煩擾楫君等，故下午靜臥兩時餘。三時半沐浴一次。五時半致楫君一函，告以今日情形，於下午七時半於克勤心齋登岸時交其帶去。

夜讀陳鶴琴著之我的半生。全書約八九萬字，以二小時讀完。所謂半生，只敘至一九一七年時回國時爲止。彼生於一八九二，照中國習慣彼今年五十歲，特寫以自壽者。其幼年生活極苦，求學甚努力，亦有若干教育史料，文字亦可讀。

船果於十二時起碇。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格蘭總統號雖爲郵船，但設備遠不如皇后船。船客無等級，票價與他船較，此均爲頭等；除房間較大外，食堂、休息室均不及皇后號之富麗堂皇，卽與荷蘭皇家公司之得基寶號比亦不如；蓋建造已久，爲舊式也。食堂可容二百餘人，在第三層；食時無音樂，休息室及煙室可各容數十人，游泳池雖有而無。

水，以天氣太寒故。第三層甲板走廊寬二十八步，長八十六步。客室在第三層至第五層之中央，共百餘間，可容二百餘人。前後爲貨艙，其長各與中部相當。估計之大概有二萬噸上下。客人中中國人佔半數以上，美僑不過數十人，所謂撒僑云云，外交詞令而已。昨晚開出吳淞口即停泊候潮，至八時方行。上午過舟山羣島時小有風浪，但午餐未入席者達三分之一以上。昨日下午鄰座有女客四人，均不識英語，亦不識國語，以致侍者將各菜送至均不食，彼等需要何物，侍者亦不知；我等見狀擬爲相助，但以不通粵語亦愛莫能助。此不獨對彼等之挨餓有無限同情，對於國人因語言之不能相通不能互助亦有無限感慨也。

客室有飛歌之落地無綫電收音機，形式甚佳，有八個指標，但短波有開關而不能收聽，詢之侍者亦不知。大概係短波壞也。不得已於五時二十分收上海民主電台之報告，八時收阿爾考脫（Alcott）之報告。民主之中文報告略有所聞，悉南斯拉夫革命，政府被推翻，華盛頓方面宣言援助。阿氏者則聽不到。據某美人言，彼請假數日，由他人代播，但其電台之聲音亦不聞。

夜間無電影、無音樂。惟休息室中有中年美人及一少女彈鋼琴甚佳，少女之手法姿態尤佳。九時侍者打鈴，謂煙室中有蘋果遊戲，往視之則爲一種博具，英文名（Bingo）。其法：參加者各取印有數目

字之紙片一張，其數自一至八十一，但每張只有二十四個數字，如 1 5 12 25 30 51 53 等，彼此不連貫。由侍者二人在室中將八十一個數字之籌碼置於鐵絲所製之圓球之中，由一人搖球，每次有一籌入球之一端之洞中，另一人取出視其數目而大聲報告，參加者則聽其數字爲己片所有者即置一圓木小片（略如象棋子，惟無文字）於其上。如直行五數之任何一行填滿，或填滿之數成十字形或×形即爲勝利者。每次取注每人自二角美金至二角五三角不等。勝者除去侍者取稅四分之一外，視勝者之人數而均分。又有一種爲全紙之數字填滿者爲勝，每次只有一人，故所得較多。心齋以閑坐無聊，與克勤等竹戰消遣，後心齋亦加入玩蘋果。有某大公司經理之夫人，年三十餘，風流嬌豔，能滬、國、粵、英四種語言，衣服入時，日換數次。亦與心齋同桌爲戲，某次得全盤填滿獲美金四元半，喜至拊掌。蘋果場中三十餘人，中國女人惟某夫人及又一女子，外國人亦有女人，而男子則中國人多於西洋人。西洋女子中有一中老者，終日爲子女（有四女同行，最小者不過三四月，白天睡眠即用臥車置於甲板上，此項習慣自幼養成，故抵抗力強。嫻嫻少外出之習慣非痛爲改正不可）製衣服（帶有手搖縫衽機）一五十餘歲之婦女則終日繡花。其他男女則閱書者不少，中國人閱書者惟我一人耳。偶談時事，對手均爲美人。談時彼此不問姓名，亦無題目，但津津有味。我每開無綫電，卽有美人多人集而閑談，彼等不知其

機關運用，亦隨口詢問；某美人並將其所攜之旅行無線電機帶至休息室開聽。由此可見中美人民之文化程度與生活態度也。

夜室中因有水汀而窗壞不能開，特熱，至十二時後方睡。

###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昨夜因太熱睡不適。今日船上改照香港時間，將鐘點撥慢一小時，午前船上各發行李單一紙請旅客照填，此爲昔日所無者。午前十時，船上公布無線電新聞，每室送一張，南斯拉夫革命之消息證實。香港電訊，我軍在江西大勝。

下午練習着救生衣，以赴港多次，對此甚熟知，未參加。漸南行漸熱，室外亦七十五六度。下午過台灣海峽，船頗顛簸，但無所苦。

### 重讀馮友蘭之新世訓。

據侍者言，此船已行二十年，故設備舊而駛行慢，須明日方能到香港。

晚餐時，食堂之電燈忽熄，只留兩盞，詢之侍者謂爲慶祝生日之禮節。若有人於此日誕生而立出桌外，則船上將預定之禮物如壽餅香檳等送至其前。燈熄時即聞鼓掌聲，未幾燈復開，但未見有人出

來。結果則禮物由船主接受。

夜間最上層有露天電影，但未去看。偶至烟室，則有麻將一桌，撲克四桌，參與者三十餘人，佔旅客全數三分之一，該室已全成賭場矣。

飯後與赴馬尼刺之某美人談時勢。彼近從日本歸，對日之觀察與對世界戰事前途之觀察，頗爲精確。彼在滬專營女內衣，其材料爲美國用煤、牛奶及氧氣（Oxygen）所製，較真絲尤牢。雖在戰時，營業猶未衰。彼在馬尼刺神戶上海均有支店，常往來於各地，談吐頗佳。三日來爲無綫電收音談話頗多，今日則互談關於時事問題達兩小時，但始終未通姓名也。

### 三月三十日 星期日

昨夜船過福建洋面，波浪甚大，幸爲順風，故船僅左右顛簸，但海水隨浪花濺至三層甲板之上。甫惺忪，又爲船簸而身體在床上轉動，故睡頗不適。同室之陳君則以初次航海，恐水淹入船上而更不敢睡。

午前十一時休息室集美人男女數十作禮拜，琴聲（由日來習琴之少女奏琴）歌聲，以及祈禱講道之種種，頗有使人置身教堂之感。十時半，無綫電新聞印出，無特殊事變。新聞後附有布告，謂船於

下午七時半到九龍碼頭，夜飯提早至六時，並每人發登岸證一紙。此爲從前所無。蓋現在香港以緊急時期而特布之新辦法也。

午餐時，每人贈旅客姓名單一，可折之爲小冊一本，印入到達各地旅客（香港馬尼刺等）之姓名外，有船主及船上重要職員姓名，總統輪船公司之各地支行，及航海之專門名詞釋義，此爲他船所無者。

下午致楫君一函，至旅館方寫定。

船於六時靠九龍碼頭。香港政府自去年公布移民律以後，檢查頗嚴，船靠定，即有移民局及醫生上船，檢查旅客入境證、防疫證及護照（西人）等。須待全體檢查完畢方可離船，故直至八時十分始啓門。所有接客者均不許上船。與心齋等登岸後至船埠第一道柵外，即聞中國旅行社穿制服之人叫舒某及王某之名，謂受陸林根君之托特來接行李者；並謂旅館已定妥，我寓雅蘭亭，王膝寓洛斯（Ritz），當將行李單交之。行至第二道柵口，由警察將船上所發之通行證收去。出柵即遇林根與蔡同慶君，我同蔡赴雅蘭亭，王等同陸去洛斯。

雅蘭亭爲新闢旅舍，在彌敦道西之麼地道（Mondy Road）四層洋房，完全爲公寓式。當至二樓

看房間，初看七元半一日（連食，均西菜，連午茶四頓）者有涼台而無浴室；後在三樓看定十九號有浴室之一間，定價爲每日十元，現售九折，住一星期以上日取八元，一月二百二十五元。遂即租定。房間高爽，面積亦大，連浴室當有四方丈。一切設備均西式，有沙發二，衣櫃二，寫字枱一，茶几三，地氈二，電燈四。惟無熱水，而在浴室中設自來火熱水爐，如盥洗需熱水或飲料需開水，均得自煮。但數分鐘即可有開水用，故不甚麻煩。同慶九時去後，即自煮水沐浴。常電伯鴻告以行程，並約明日上午晤談。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午前七時半起牀。日來香港頗涼，室內只六十二度。故昨日睡不甚適。遍讀各報無特殊消息，惟英印軍開抵新加坡，在遠東局勢中稍帶重要性耳。

早餐至食堂會食，頗整潔，菜亦不壞。食麥糊、牛肝、火腿、雞蛋、土斯等。十時半，雇汽車去伯鴻寓。彼夫婦均有病容，其夫人尤甚。其子女均在校，而車夫又他就，故外出之時間極少。

下午二時半乘三路公共汽車赴分廠，不知道路，在途中見有 *Howa* 及有限公司英文字樣即下車，且直入其內尋同慶。但是一切景象有異舊觀，以爲係去年有所改造而然。由門警攜名片入內甚久，返謂無同慶，且詢我訪何公司。告以故，則謂係香港船塢，再諦視之，則其英文招牌，確爲香港船塢公司。



詢以中華何在，彼謂當在左近。乃出門右行直至海濱，並無分廠，再回至下車處，仍乘三路車前行。再經四站方達分廠近旁。晤同慶將致叔辰電發出，並批他處來函數件。午前曾電尋瑾士，謂赴港。下午四時，瑾士來電，謂即由港返廠。未幾即到，談話間略悉廠中工作情形。

五時下辦公室，心齋克勤林根均在室外，與開甲等同至王之寓所洛斯，並於開甲處借滬上影印之西書三種。七時同去桂園晚餐。心齋年獨長，但數小時滔滔不絕，所講軍政商之故事每為他人所不易知，尤饒趣味。其精神之矍鑠誠足羨也。

## 四月一日 星期二

下午二時去香港分店。分店於二月由皇后道六十九號新遷至五十號之陸佑行，門面闊十九呎，因底層高近二丈，故間七十呎為閣樓。閣樓分為臨時棧房、會計室、經理室、會客室。進門之左鄰為電梯間，其臨街之前段約二十呎深，十六尺寬之閣樓亦屬我有，設臨時圖書室兼客室，可兼作會議室。設備頗精。房租每月一千八百元港幣，加棧房及宿舍二幢二百八十元，連薪工火食電燈等每月開銷約三千餘元，每年須有三十萬營業方可過去。就近兩月計算，門市不過每月萬元，尚不敷開銷也。不過地段好，店面堂皇，在廣告上或有效用耳。

與健廬子展閑談時，得悲鴻自新加坡三月二十三日來信，謂在星展覽得國幣十餘萬元，概捐災黎。且將赴美，欲印畫若干，由其本人出資，當復允照辦，並函達廉銘附去原函請其辦理。又致楫君一函，告以定十九日起行返滬。

據子展言，香港淺水灣旅館只要七元一日，食宿沐浴在內，比現寓尤廉，當電伯鴻決定一二日後移居該處，靜息數日。六時返寓，大公晚報載上海煤球昨日陡漲至十四元一擔，滬上同人生活當更困難，為責任心之驅使，頗為不安。

### 四月二日 星期三

大公報載前月上海物價指數達六七九·九九，較二月又高七十八；法幣一元只值戰前之一角四分一厘七毫。

上午十時去廠參觀新購之橡皮機，該機每小時可印五千至七千張，較舊機速三分之二，大電機亦開工。此兩部工人不到百人，所謂機器與人爭生活也。四色大電機現雖開工，但只印兩色。

下午六時同健廬去九龍支店，計門面兩間，同事七人，主任為余錫恩，房租百八十元，日收數十元，可勉強開支。

四月三日 星期四

午前開甲約來午餐，便談保安事。

下午二時攜行李兩件（一大件存雅蘭亭）渡海赴淺水灣飯店。登岸即雇飛星出差汽車，共駛十五分鐘，計二元五角。到店由門口侍者將行李攜至大食堂，再去辦公室，簽姓名後即入預定之三二一五號房間。

淺水灣酒店爲香港大酒店之聯店，位淺水灣之山麓。山在海濱爲半抱形，中有三峯，兩旁各有數小峯。酒店即在三峯之下。進門之處爲一字式大平房，中間爲舖有地氈之過道，兩邊爲食堂，可容數百人，設備堂皇，有類宮殿。食堂與大廳之裏進爲辦公室及客廳。客室在廳左右，依山勢之高低而建一字略屈之樓房。其右第一段爲一樓，依次爲二樓三樓。上樓有一大會客室，經一部分一〇若干號之客房，再經一長廊而爲二〇若干號之客房。再折上一樓，其建築略與以前之屋成丁字形，而爲三〇若干號之房屋，即三樓，實則所謂三樓者依地形高出一層，與前座均爲兩層樓房也。靠右只有與左邊對稱之一排兩層樓房，無三樓，蓋爲地勢所限也。三二五號窗對石山，其下則有甬道入二樓後之大花園。三二五號之對面亦爲客室，面對大海，單房每日取費九元，對山者則取七元。入室未幾即由辦公室送來公

函一件。內附由此至香港大酒店之來回開車時間表及免費乘車證一紙；又食堂時間表一紙，洗衣價目表一紙。食堂時間早餐爲七時半至十時，午餐十二時半至二時半，晚餐七時半至十時。車行時間每日開行十四次，星期六、星期日及假日開十八次，故往來甚便。八時赴食堂晚餐，國人僅我一人。照菜單所印，晚餐爲五元，早餐兩元半，中餐三元半，午茶一元半，共十二元半，而全日連食只取七元，且有免費車票，可稱至廉。七元之單房，兩間共一浴室，但熱水常備，清潔與清靜尤屬難得。全店不過客房百餘間，而茶侍花丁及職員等亦百餘人，水電所費亦甚大，且全年只有夏季營業最佳，冬季少住客，約爲計算，亦殊無利可圖也。伯鴻多年前曾居此若干日，據云每日需二十餘元，去年亦需十餘元。今年獨特別廉價者，以香港政府去年命令其本國人民及婦孺疏散，英美兩國人民又不許非事務上必要之人來遠東，因而住客特少，故特別減價。但國人來居者仍極少；以此間遠在市背數十里，依山臨海，有如鄉野，雖設備甚佳，但非習靜之人則覺其過於寂靜而不能享此清福也。

三時半假寐半時，四時先至住室前之坪台上遙望海面，水平如鏡，惟數小漁舟在正對面之三數小島旁往來點綴其中。未幾由正門之石級下至沿海濱之麗都冷飲場旁入海灘。從前來此，海灘一無障礙物，任人自由來去。今年則沿灘均置鐵絲網，只有數小道可入水濱，因湘等欲集貝殼，乃沿海濱漫

步一時餘，檢得貝殼及小石子積一小巾包，明日爲兒童節，可以此爲諸孩之禮物也。六時返寓，八時晚餐。餐後下至大路旁之石砌靜立移時。半月當空，時爲雲掩，有如美人含羞，以巾掩面者然。而店後羣山與海中小島於朧朧月色之中顯成黑綫與黑點；海上之探照燈時發強烈之白光一道，漁舟遇之，其形畢顯；路下之汽車時發咤咤之聲與路旁草中之蟋蟀（本爲春天，但有蟋蟀聲，花卉則桃菊爭春，亦奇觀也）聲相應和。酒店與麗都之燈光，更指示寂靜之山海中有鬧市，實一幅天然圖畫也。流連夜景，思潮萬端。初想到如此良宵美景，恨不能與楫君共享；繼想到大好河山，本爲我有，然而國人不知寶貴，不知經營，百年前固屬荒島，自經割與英國之後，經其銳意經營，現在不獨爲良港，爲要塞，而西方之一切設施與享樂亦均移植於此。在此孤寂山海之間，能使習靜者樂於靜而能安於靜，則政治修明是其主因；如在仙處，則路劫時聞，卽有如此設施亦不能供人享用；卽有人來此，於心亦不能如此安舒也。又想到現在世界風雲變化萬端，一旦太平洋發生戰事，此處能否保持舊觀殊成問題。我到香港已六次，雖曾來此遊覽數次，但從未寄居於此；今日獨居此間，與洋紳士同等分享一切，可稱機會；然而想到地本我有，今竟托他人之福而享此不必享之福，內愧而外，且感憤慨。更想到行年將五十，自己欲作之事百無一成，欲寫之書無一完畢，而猶碌碌於生活。兒女雖成行，但離自立之期尙遠；鬚髮盡白，恐仍不能

不爲生活忙，而不能安心於我所要作之工作。而且生活日艱，此後精力日衰，即使終日煩忙，恐亦難維持子女輩適當之生活。至於國難廠憂（公司現在在經濟上雖可過去，但太平洋發生戰事即將不了，即無戰事而人才之缺乏，戰後復興亦大難事）更時時縈擾於心。想念及此，真是憂心如焚，慄慄危懼。

#### 四月四日 星期五

昨晨熱至七十六度，睡不適。早七時即起，八時早餐。酒店爲西人訂英文華南早報，爲國人訂大公報一份，故山居猶知世事。（昨日大公報載有黃炎培通信，謂韓國鈞猶健在，前此自殺之說係誤傳。）見報載宏興行今日售鷓鴣菜，有贈品，乃電健廬代購四元，指定一元五者取象牙彌勒佛一個，一元二者取女孩衣衫一件，一元者取望遠鏡一只，三角者取小賽璐玩具三件，備攜滬爲兒女禮物。並請代留國民日報及南華日報備返港取閱。

清晨即聞山林鳥聲，而畫眉之啼聲尤佳。此鳥在故鄉爲常產，幼時曾畜養若干時，常驅之使與鄉人所畜者鬥以覘勝負。勝則雀躍，敗則喪氣，其情緒頗似自己與人決鬥者然。今則轉眼已是三十年前事。雖居寧滬亦曾見有售此鳥者，但從未購置，近則所畜數年之芙蓉亦由湘取去，久已不聞鳥聲，更久

不聞山林之晝眉聲。今驟聞此，童年生活，宛在目前，而鬚髮則已斑白，故鄉生活，固不可再復，爲生活故，靜聽鳥聲，恐亦難多得，故爲記之。

#### 四月五日 星期六

昨夜又熱至八十度，終夜不曾睡好，晨起仍熱，詢侍者有無面海之空房，則謂須詢帳房間。正早餐時，管理員卽來言，謂將爲我換房間。詢其是否面海，據云然；詢其價格，謂一日九元，一週則每日八元。食畢回室，則正由工丁移至樓下之二二〇號，窗正對海面及花園。室較三三五號爲大，有兩床兩椅一寫字檯一梳裝台，兩衣櫃，單人雙人沙發各一，且有獨用浴室，可稱奇廉。當電伯鴻，彼亦頗以爲異。此室空氣流通，隔窗眺望，風景宜人，而花香鳥語，仍一樣可以聞聽。惟外加兩種聲音，卽濤聲與車聲，但均相去甚遠，不覺喧擾。故決定再住一星期，至十三日方遷回九龍。

日間悶熱，下午五六時之間尤熱，室內達八十四度；而八時以後起風，溫度隨降，至十時則已降至六十六度。

二月間湖兒有信提出問題十餘則，大半爲一般青年之問題，久擬復之而無暇。今日以全日夜之力寫成七千餘字，但尙未完。

四月六日 星期日

今晨起室溫降至五十六，與昨日下午相差二十八度，故將所有衣服穿上而尤覺寒。十時健廬來電謂有信在店，且有張女士者，於昨日到店要會我。乃於十一時乘旅店汽車赴市，二十五分鐘即到香港大酒店。當至店，則有同慶送來高教季刊之校稿及九如一函，內附致梁光女士函，請其將大公報婦女週刊之稿費交我爲之代購手錶。當將附函交健廬飭人去梁處收取。

十二時過海赴伯鴻寓，則黃秀峯及開甲瑾士均先在，未幾克勤心齋林根來。伯鴻今日宴客只此數人，故其夫人及子女均入席。菜爲香港大華飯店承辦，寥寥十數樣（小盆多於大件），十一人食僅可飽，但所費已是三十元。加上匯水，較上海不只貴倍蓰。

三時去伯鴻隣街之彌福道四號訪莊澤宣，談時餘。彼現教中國近代史，對於新史觀頗有見地，在教育家中不可多得之人也。四將半返港，因下雨雇汽車至尖沙咀，過海再在店取報紙等（囑其每日爲留國民日報、南華日報各一份）。則有張霞如女士者留條謂鄔一先有函托彼晤我。平時在中國銀行存款部，晚間在女青年會十一號房，但電尋不得。於六時返寓。夜續復湖函二千餘字，仍未完。

下午七時黃秀峯來電託詢此間長住價，謂除星期六星期日及假日外不寄午餐，可否再減若干，



洗衣費若干，將來加價時可否以長住不加。當詢司理，據謂面海房位單人日九元，住兩人十五元，一週則爲每日八元及十四元，每月則爲二百元及三百七十五元。洗衣費每人每月十五元。不論寄午餐或全不寄餐均不能減讓。詢以可否在香港大酒店寄午餐，亦謂此爲五六年前之辦法，現在不行。並謂此處在二十七八年間，我現住之室，單人每日二十元，包月七五折，前月亦是論日十六元，論月四百元。現在減去一半，實不能再少；因旅店付廚房之伙食要五元，每月卽是一百五十元。餘五十元不敷汽車及水電之開銷，房間可算送住，所以不能再少。但星期尾（卽星期五下午至星期一晨）只收二十元。至於將來夏季後加價則現在不能預定不加或照加，大概總可便宜一點云。當電伯鴻瑾士詢黃之電話均不知，只有明日下午俟其來電。

#### 四月七日 星期一

昨日因在九龍受寒（較香港風大而涼），夜十一時半沐浴，水又太冷而更受寒，以致昨夜睡不適。晨起洗熱水浴一次，熱至發汗，早晨後又靜臥時許，始稍舒暢。

十一時半健廬來電謂張梁兩女士均有電話來，要於下午三時至店會我，告以須去伯鴻處，不能返，請其代電二人，改於五時半在店晤面。

下午二時起行赴伯鴻寓，三時方達。因五時前即須起行返港局晤梁等，故僅談一時餘。

下午五時三刻張霞如女士來談。一先有若干稿件擬寄滬，囑其送分局代為設法。未幾梁光（淑德）女士來談一時許。彼為曹亮之夫人，粵產而學於滬江大學，故能滬、國、粵、英四種語言。常識頗豐，談吐亦好。現主編中國婦女會所辦之婦女週刊，且每日去婦女會辦公。約定星期四上午同其夫去淺水灣飯店暢談。七時半返寓。今日報載巴爾幹發生戰事。

## 四月八日 星期二

午前正復湖信，約十一時，庭梅忽來。談保安及彼個人情形。至下午一時，即約彼在此午餐。於二時同車赴先施公司，為九如換一威來游泳表；因梁女士謂有稿費三十餘元，可為購一較好之錶，終身應用也。又為湖以四元五角購一手錶。出該處至店，得楫君二十九日之函，五時返寓。今日下午本約去伯鴻處，一時半彼來電謂午前余某至其寓談三小時，疲倦異常，請改於明日去而止。夜將復湖函寫畢，已十二時。共有一萬四五千字，為致孩子們信中之最長者。彼現在雖不能盡懂，但所問者均為青年之一般問題，將來發表，可以供一般青年之參考也。

## 四月九日 星期三

午前將復湖之信校閱完畢，又致楫君一函，均交酒店掛號寄去。下午二時赴伯鴻寓談至六時半方起行返寓。

歸時在某西書店購得五十獨幕劇一本，費八元二角五分。

四月十日 星期四

晨大雨，但九時後即停止，惟氣壓頗低，不舒適。

八時，伯鴻來電，謂今日下午有他事請改於明日去。因午前約梁淑德來，恐談話太累，今日不談，正合我意。

午前校二十五年之高師學生生活未及半，已十一時，梁同其夫曹亮來訪。曹爲湘人，年三十餘，雖矮小而身體極好。常識亦豐。談國際事國內事井井有條，見解亦正確。而於國內政治界之情形，尤熟悉。二人在此午餐，三時方去。

梁等去後，午睡一時，爲近日所難得。四時起將稿校畢。五時半去分店得紹華信，當復之。並致楫君兩紙，告以九如之事。六時半即返，夜飯後在飯店左花園靜坐半時，復至前馬路下之荒草地徘徊移時。想到文人生活真太困苦，其原因是由於不會賺錢而善用錢。所謂不會賺錢，一由文人大抵恃月

薪或寫作爲收入，此等職業，平時可供溫飽，有事則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因生活指數上升而月薪與稿酬不能隨之上升也。二則無商人之技巧與識見以謀利，三則要保持士大夫身份，雖爲生活壓迫，而仍要顯示清高不願如工人之明白爭鬥，惟在暗中求憐也。

巴爾幹戰事消息，德軍進展頗速，昨日佔薩隆尼加，南斯拉夫與希臘兩軍間之聯絡已被其切斷。

##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五

午前十時半起行赴市，十一時至皇后戲院看中央電影場攝製之新階段，計映一小時，座價爲二角、三角、四角；因其爲宣傳片，且爲午場，故取費特廉；通常爲八角至一元六也。由余仲英編輯，羅學濂監製。其說明書計分九段，末附新聞片四本，最末爲國歌。剪裁尙佳，惟光線均感過度，故反差不強而白色太多，令人生疲倦之感。配音亦太簡單而不清晰，歌聲既少，歌詞且聽不清。此均爲技術不如人之處也。惟自戰事發生而後，看本國新聞宣傳片此爲第一次，故感動頗深。

十一時五分出戲院，至德輔道數錶店看錶，雖稱特價，但仍不能廉於先施。十二時至加拿大餐室叫麵一碗爲午餐，費五角。此來未食中國麵，故思一試；但不夠飽，如添一碗又太多，遂亦聽之。食後去分店稍息，囑店友購時事解剖刊號，及國際通訊四十三期各一份。二時半去伯鴻寓，三時到，談未幾，

瑾士、開甲同唐長庚來，五時方去。與伯鴻再談滬上生活情形。

## 四月十二日 星期六

午後二時半起行過海，爲經濟時間計，約保安之汽車至尖沙咀來接。三時一刻至分廠，與同慶處理數事，四時十分去保安，先與庭梅在其經理室中晤談。辦公室現移至第一進之左面，設置頗佳，經理室尤佳。

七時恆豐由王心齋、滕克勤、陸林根具名宴客，伯鴻未出席，由我與銘中同去。七時半抵大華，計兩桌二十餘人，中華佔一半。九時乘六路公共汽車返寓。沐浴後獨至花園靜坐至十二時後方就寢，冀其有月而卒未見，惟遐想與楫君在草地共同賞月耳。

## 四月十三日 星期日

十二時健廬子展兄弟來，當同去海濱一轉，於一時十分返店午餐。今日午餐有特別音樂，時間自一時至三時，樂師五人，鋼琴一、提琴二、采羅一、管樂一，在大廳之音樂台演奏。正對音樂台設有案，置燒烤牛羊鷄鵝及臘製品若干種，廚子在案旁司割切，客人可自選各品。因有音樂會及特菜，故取價較平時加五角而爲四元。單食菜單中之冷餐要二元五角。今日爲耶穌復活節中之星期日，故特備盛饌及

音樂也。

飯後結賬，十日所費共一百〇三元餘，蓋客飯五頓費十八元五角，電話洗衣報紙（大公報開賬每日一角，實則零售四分，每月一元；電話每次一角）數元，本人房飯只七十八元。臨行時付食堂房間小賬五元，苦力、門僮各一元，信差四角，上車時，門警亦要錢而車已開未給。因雇酒店之汽車送至尖沙咀，又給車夫兩毛。此種外國酒店，侍者分工細，臨行時送行者成排，表面爲客氣，實則索賞錢，不過不如上海茶房之先行講定盤子耳。此次十日連去時汽車費共約百三十元，合國幣六百餘元，個人零用尙在外。以國幣而在港生活，殊困難也。

三時健廬同過海，回雅蘭亭，住其二樓一六五號，與前此所住三樓十九號爲上下層，惟此室有兩床。因係老主顧，每日減五角爲七元五角。但與淺水灣相較，則昂貴不止倍蓰也。

行李安置畢，卽同健廬去看王心齋。王近病，現已愈，惟體力未復耳。瑾士開甲等均在克勤室中。瑾謂蔡禹門亦來港，寓國際，乃同往訪之。蔡年六十餘，鬚髮盡白，精神矍鑠，此來爲與其三女婿團聚也。

五時返寓，電伯鴻告以今日甚倦，不去談。在室中休息三時餘，睫欲交而不入睡。八時晚餐後，獨去漆威道（Chatham Road）公園散步。因南國天熱，入晚在公園散步者甚多，雖有座椅，但均爲人先佔，

乃沿疏利士巴黎路 (Salisbury Road) 至海濱，再入彌敦道 (Nathan Road) 而回寓。初本擬去景星戲院看卓別林之大獨裁者電影，以時間不合而罷。在街上遙見月光如圓盤自海上冉冉上升，對於淺水灣忽懷遐想：蓋初去數日有月而不圓，前昨兩日月近圓而無月，今夜月圓，如在該處，當可細賞其自海涯上升之美景，但又已離該處，所遇合不巧也。但如今晚果在該處，對於月亦未見得特別留意。（昨夜曾獨在花園坐至十二時後，冀其有月而卒無，不得已始就寢。）人生之矛盾每有如此者。

#### 四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晨看報悉日蘇於昨日三時在莫斯科簽定中立協定，即他國成爲第三國之軍事目標時，另一簽字國於戰爭期中保持中立。期限五年。詳細條文雖未宣布，但影響在遠東及世界者當甚大。

午前九時去香港商務書館訪王雲五李伯嘉兩君。下午三時去伯鴻寓。

#### 四月十五日 星期二

午前十時周尙來談移時。同慶報告船票已無問題，惟須十八日方能取票。

六時從伯鴻寓所出，直赴曹亮（如璧）梁淑德夫婦寓中晚餐，因其住堅道四十四號，從未去過，故渡海即雇汽車去，費六角。實則即在皇后道後面，由皇后道直上頗近。在座有林康侯及其婿楊君與

孫傳芳之子與陳瑞英女士及又一粵女士。菜甚豐富，有鴿兩道、鴨兩道、鷄一道及魚蝦蔬菜等，即材料費亦在二十元以上也。林年六十七，精神矍鑠，望之如五十許人。言談頗有風趣，據云住雅蘭亭已七月餘。八時半返。

###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三

早九時約定王志莘、孫瑞璜明日在香港格樂斯打八樓午餐。

下午二時半去景星看卓別靈之大獨裁者。爲對希特勒之諷刺劇，在滬不許演。但除笑料外，與事實相去太遠，平常之作也。

五時去伯鴻寓，出席保安董事會。

### 四月十七日 星期四

午前十一時赴分店，得楫君七日函，當復之，又致吳俊升一函商高教季刊事，交由同慶錄稿寄去。一時在格羅斯大酒店八樓應志莘之午宴。

三時半雲五、伯嘉、鵬卿來，四時伯鴻到店，共商上海營業問題。

今日香港舉行燈火管制，自六時四十八分日落時起，至十時止。故各店均五時半休業。我等談話



亦於五時半停止，當與伯鴻同渡海。六時四十八分後街燈不開，曾於七時後至尖沙咀閒遊，見公共汽車輪渡與私人汽車仍照常開行，惟燈光減至極小，僅前後各有如豆之光。偵察機轟轟在天空飛行，探照燈四處照探，且時有高射炮聲。各住宅窗上均以黑布遮蔽，不露光於外。旅館客室之大燈泡取下，小燈則以黑布罩圍之，並將厚帘拉攏。食堂各窗均遮蔽，但內部則光明如平時。其他各公共場所亦如此。故星報有諷刺小言一段頗有趣。剪下。

『今日燈火管制演習，起於六時四十分，至十時即告終止。

『某小姐云：最舒服之「避難」計劃，乃在六時三十分入香港大酒店晚餐，繼入皇后看七時一刻場之「新月」，既畢，則或入舞場，或過娛樂續看九時半場之「蠻女撒嬌」，至十一時興盡而歸，則演習早已完成，「成績至可滿意」矣。』

## 四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晨八時庭梅即來，十時方去。

下午三時去伯鴻寓，談帳務及股息花紅等問題。六時半同瑾士過海，赴德輔道大同酒家應商務李伯嘉章勳卿之約，九時返寓。

四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晨由店派人將隨帶之文件書籍送檢查。早餐後去小書店購英文書二冊，粵語舉要一冊，因來港多次，語言不通頗不便；購此稍閱，將從無線電中練習聽覺也。昨晨購得前年出版英人等醫生所著之自然避孕法，根據科學研究甚精，文字淺明，圖表甚多。

午餐遇叔明，據云十五日方自美歸，詢以美國情形，謂對於軍事準備甚力，對華之觀感亦佳。約明日上午十時去伯鴻寓再談。

上午致朱復初楫君各一函，復歌川一函。

四月二十日 星期日

十時去伯鴻寓，途中遇雨。悶熱異常。至彼處，室內熱達八十二度。未幾叔明至。談一時餘。悉彼此次赴美係與其妻舅達卿陪其丈人葉琢堂先生醫病。葉現年六十九，患肺癌，病狀爲大吐血與氣喘，病象爲肺部潰爛，在中國無辦法，到紐約亦無辦法。卒至波斯頓某醫院開刀，將右肺割去兩葉醫好，據云醫生之手術甚高明，彼之抵抗力亦強。此後至少可再活五年。

下午過海購鞋一雙，計二元五角，較滬好而廉。

六時約志莘及孫瑞璜來談。十二時在廠取得船票，船名柯力芝總統號，二等美金三十五元，計港幣一百四十五元〇八分。艙位一五七號A，二十二日上午九時半開行，行李須於七時半送船塢檢查。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午前九時半起，大雨如傾盆，熱達八十二度。雨至十時半漸小，十一時全停而現太陽。雨最大時，街道每積水，但停止未數分鐘即可行走。十時三刻雇人力車赴尖沙咀，費一角五分，平時一角已足。渡海至新華儲蓄銀行辦事處：該行在太子行之樓上，因無招牌，四尋不得，最後詢某船公司始知其即在德輔道電車旁，當晤志莘，相與談現在青年問題：彼謂現在職業青年頗苦進修無辦法，修養上因無人指導而因環境之引誘以致無故被犧牲，故擬辦職業青年互助社，令入社者各出費若干，有必要時在經濟上相助；更於業餘聘事業界、學問界前輩指導，以期作育事業上之人材。我謂政治不上軌道，一切都無辦法。若果互助社而有成績，則政客要設法利用，結果不獨社不能存在，主持者且將發生危險。我告以將就個人能力所及為青年寫幾本有關人生問題的基本書，以期讀者個別受益。十二時去店遇克勤長庚，謂旅行社將於下午二時取行李，坐未幾即渡海。

下午二時同慶來電，謂旅行社因今日輪船進出口者多，人手不敷支配，無人來取行李，欲我雇車

同帶行李去。本人須俟檢查畢，方可離開。並謂船於明晨七時開，今晚九時須上船。以曾約定三時去伯鴻寓，不知檢查何時方畢，囑其另派人照料。彼乃約中華運輸公司之陳君來。陳謂自四月一日改訂新章後，亦不曾代客運送行李，不知能否代勞，姑試之。未幾彼之同事又一人帶兩苦力來，將行李肩去，我們則乘三路汽車去。至尖沙咀，則見沿街之行李堆積如山，旅客力夫已有數百，而大汽車與人力車及肩扛行李者仍絡繹而來。而行李房之門甚小，兩扉不到四呎，但只開一扇，由二英人四印人把守。因人衆物多，擁擠不堪，秩序頗亂，費十數分鐘將行李所在地尋得，但無法運入。陳頗機敏，當我等在外徘徊硬擠時，彼謂在外等候半日亦無辦法。不如我以旅客身份，彼持碼頭通行證，從通碼頭之大門入內，再至行李房，立在門內，俟力夫扛擠至近門處，即爲接下，免因內部無人接應而被門警趕回。其策果效。在大門口出示船票及通行證果得入內。進門數步，不直趨船塢，而右轉入碼頭之五十一號棧房。則爲一大空房，檢查者及行李房職員與力夫二十餘人而外，旅客不多，行李更稀疏。轉至門口，等十數分鐘，行李始由原來之力夫肩至門口，即由陳及我分別接入。檢查頗簡單，只略一翻閱即簽字。但有時亦甚麻煩。檢查畢，付辦事處力錢二角，行李即置之棧內，由其負責送入船上之房間。但我等自到該處至檢查完畢，已整整費去一小時。弄到週身汗透，若無陳君帶有三人照料，且得其機敏與語言之助，則不獨無

辦法，行李失去亦未可知。故陳君臨行時，囑其運費向廠算帳外，並強給以車費。爲欲確知船之開行時間，又親至船上辦公室詢問，則船之起碇時間爲明日中午，旅客須明日九時始可上船（依規定旅客只可於開行前一小時上船）而我在雅蘭亭之帳已結，只有去伯鴻寓晚餐後再作計較。

五時至伯鴻寓，心齋克勤等先在，爲辭行也。未幾彼等去，與伯鴻談公私問題。

十時出伯鴻寓，至洛斯酒店克勤處，在伯鴻寓約定今晚至該處寄宿，因彼及心齋長庚均寓該店，可騰房一間與我而不必花費也。

##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今晨溫度已降至六十八度，又感涼。七時起將賬目結清，計二十二日，用去二百五十餘元，除自己購物及零用外（因保安有旅費百元，故零用未開賬），房膳費二百三十八元三角，書費二十元〇一角。前支店三百元，將賬單及現金四十一元六角封就由康際增代交健廬轉伯鴻報賬。又致同慶一函，告以教育季刊之校稿在伯鴻處，請其遣人去取。又附致楫君報歸期電稿，請其代發。

九時早餐後，因涼先上船。此船爲美國總統輪船公司之新船，毛重二萬餘噸，較加拿大皇后號大體相埒而略小，其最上層爲瞭望台，第二層爲船員室，第三層爲頭等客之起居室，據其銅牌所示，繞該

室八轉爲一英里（坎后七轉）第四、五、六層爲頭二等客房及食堂。與二等客起居室，第七八層爲三四等客室起居室及貨艙。頭二等起居室之設備雖甚佳，但不如加后之堂皇。各等客室之界限頗嚴，頭二等之門亦關斷，惟可從醫生室交通耳。因貨物特多，至下午二時半方開行。去滬爲逆風，恐須二十四日晚方可到，故在船電開甲請轉告同慶將電報改爲下午到。並電伯鴻、健廬等辭行。

因楫嗜巧格力糖，上船時特爲購一小包一小罐，費二元。午餐後睡三小時，至六時方醒，因日來疲勞，昨晚又睡不適也。船上飲食頗佳，水菓尤好，所有侍者均爲美人，此爲與坎后不同者。同船之熟人除克勤心齋長庚外，有前次同去之陳金莊律師、項康元、孫洪芬、陸林根等，故頗不寂寞。晚餐後有電影，但未看。

###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漸北行漸涼，今晨只六十二度。船之通風設備甚佳，故室中雖有四人，但不覺悶。惟室不大，牀爲雙層，我居下層，面對遠窗（一五七號爲內層客室，故通船舷之窗爲經過外層客室之夾長道）尤爲舒適。同室之三人，一爲皖人，語言可通，其他二人爲粵籍，則惟有用手勢示意耳。六度赴港均未能學習粵語，此次購得粵語舉要歸擬從無線電中習之。

自昨夜起改爲上海鐘點，故八時早餐實爲七時。風和日暖，雖係逆風，但因船大底平，極爲平穩。午前後均在甲板上散步移時。

昨日及今日之餘暇看馮友蘭之新事論。著者讀書可稱得間。

午前與陳律師談贈與問題，彼謂財產尤其不動產之贈與必有贈與證件及收益與管理權之移轉，否則無效。下午長庚談牛奶花生養鷄法，謂購鄉下之鷄用牛奶花生喂七天，可增重十兩，喂時須不令其多運動，每日喂三次，每次二十分鐘，但初來之一日只給清水，不可喂食物。過七日又太肥而不再長。彼謂照此法，戰前計算，每鷄費食物二角，可賺一元，因肉肥嫩而價昂於普通鷄也。彼初擬以十萬元經營此事，後以戰事而止。

據佈告，今日正午，已行三百六十四哩，因昨夜提早一小時，從昨日下午二時半起計算，實走二十小時又半；每小時約行十九哩，尙餘四百四十哩，約需二十四小時，則明日下午一二時可到滬，三四時可登岸也。

夜九時半茶室開跳舞會，有樂師六人奏舞曲，但跳舞者只一美國青年及兩少女耳。舞前有多人玩蘋果，惟出子不必搖，而由用紙糊留一洞之舊罐頭中搖動傾出。烟室有吃銀角老虎兩只，一投五分

美金，一投一角，見兩人於十分鐘內各輸五元。所謂賭者專門爲頭家送錢耳。但因一可賠三至二十倍，故受誘者不少。實則從常識看來，若賭可賺錢，則聚賭者可發財，而其他事業亦無人幹也。

夜念楫不置，爲之寫兩千餘字一函，備明日面交。

####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昨晚因同室者畏寒，將通風筒掩蔽致睡眠不適。早餐時，食堂主任報告下午一時可到上海，故午餐改至十二時。但十二時到吳淞口外，停輪而不能開飯，候海關醫生檢疫。十二時半，醫生到二等室之大廳，只將各人霍亂牛痘證略加閱覽，十數分鐘即畢。一時午餐，三時始在浦東其昌碼頭外停定，三時三刻小渡輪始開赴新關碼頭。因此次客人及行李均多，共開兩小輪。四時十分到新關。但因行李在另一船上，至四時半方將行李候到。適恆豐有人照料，當即清出檢查，雇人抬至雲飛車站。前月赴港，汽車每二十分鐘尙只三元六角，連小賬四元。甫隔四星期，現爲四元六角，連小賬五元，計漲百分之二十五。五時返家，查閱報紙，則米業停市，暗盤梗米爲百二十七元，洋米二號西貢爲百二十五元。煤球爲十六元一擔，其他各物，無不漲價百分之二十至五十。

此次來回均乘美國郵船，雖爲頭二等，但紳士風氣遠不如英國船。二十七年乘坎拿大皇后頭等



時，每食必有樂隊奏樂，晚餐必着禮服，且極肅靜。美人則甚自由，不獨不着禮服，無樂隊，且笑語喧騰，略無顧忌。惟飲食之豐富與浪費則英美相同：蓋每菜一道可飽一人，而每人食四道五道，大平均略嘗而止，餘瀝均傾之海中也。